



MARRIAGE SACRED

婚姻靈修學



湯蓋瑞 (Gary Thomas) / 著
江淑敏 / 譯

婚姻是個禮物，讓夫妻在其中可以歡然享受；
是一道無可取代的光束，探照自己的內在生命，以及與神的關係；
是一個一個階梯，引導你愈來愈像耶穌。



SACRED MARRIAGE

校園
特價 \$277元

你的婚姻不僅是你與另一個人所立下的神聖誓約，它也是幫助你更認識神、更信靠祂、更深愛祂的一項屬靈操練。

坊間許多書籍都在教你如何追求幸福婚姻的美夢。但是，如果神在你婚姻中的最高旨意並非使你快樂……而是讓你成聖呢？如果婚姻的意義取決於你與神的關係，更甚於你和配偶的感情呢？

本書認為婚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一個潛在預言，它能為你啓示基督的生命特質。作者從婚姻生活的體驗中，為你揭開神無所不包的奇妙旨意，包括：

- 你對配偶的尊重
- 你所謙卑尋求與慷慨給予的饒恕
- 肌膚之親的狂喜、莊嚴與全然的歡愉
- 你和另一半共同寫下的生命歷史
- 更多夫妻間的點點滴滴

閱讀本書可能就此改變你的婚姻，更大的可能是：它將改變你的生命。因為，無論婚姻對你而言是甘是苦，它都能幫助你與神更親密同行，藉此培養出真實美好的靈命，使你成為周遭世界的鹽，散發出基督的風味。

NT\$350

設計 / 小雨

ISBN 978-957587957-0



9 789575 879570

00350



校園書房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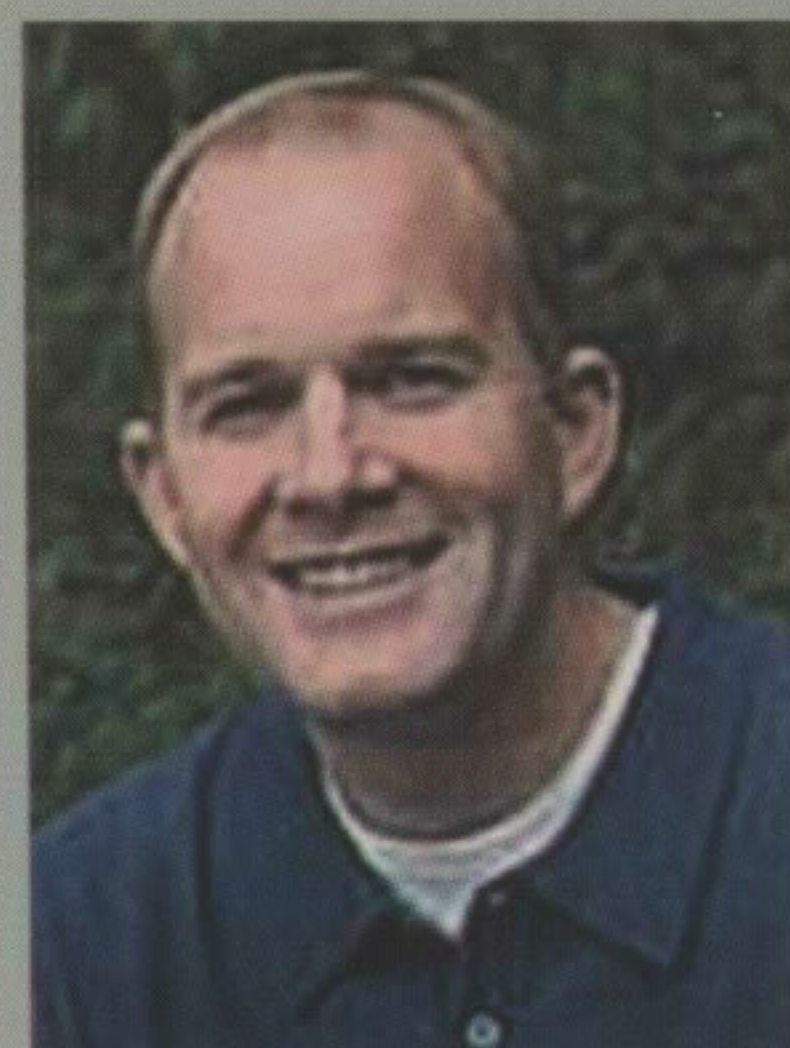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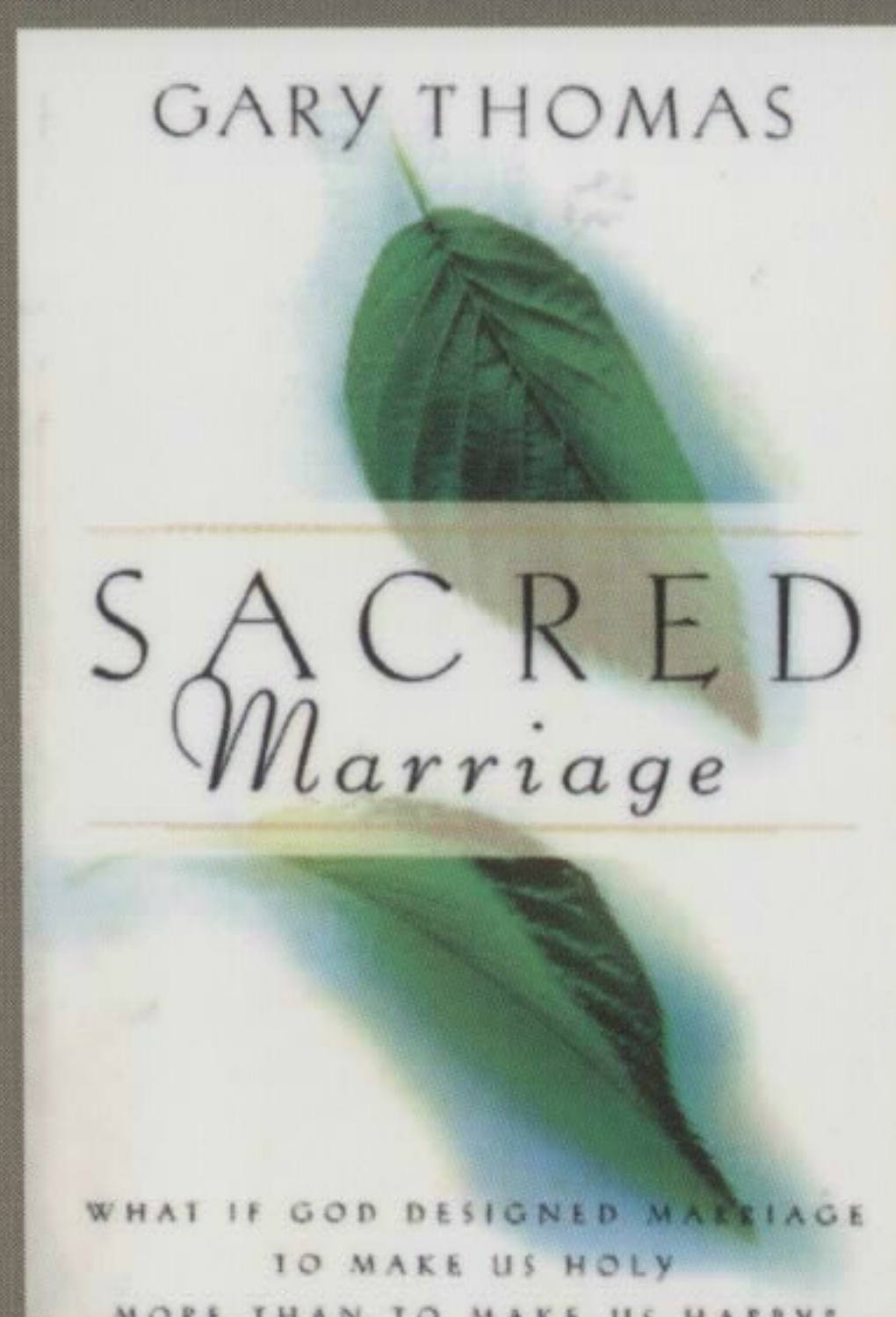
A1174

湯蓋瑞提醒我們，婚姻可以成為屬靈生活的實驗室。他引經據典為讀者提供睿智雋永的建言，幫助夫妻不僅享受婚姻，更在其中為彼此建造基督的生命。

～奧伯格（John Ortberg）
《行在水面上》、《褥子團契》的作者

少有作家能集深度、易讀性與賢哲智慧於一書。湯蓋瑞在本書中巧妙結合三者，相信它必能豐富每一位讀者的婚姻。

～提姆·瓊斯（Timothy Jones）
退修會帶領者，《喚醒我靈》（*Awake My Soul*）的作者



GARY THOMAS

湯蓋瑞

是一位專職作家，也是「福音派靈命成長中心」（Center for Evangelical Spirituality）的創始人兼負責人。該中心以融合聖經、教會歷史與基督教經典著作之智慧為宗旨。除本書外，還著有：*Authentic Faith*、*Sacred Pathway*、*Sacred Parenting*、*The Glorious Pursuit*、*Seeking the Face of God* 等書。現任教於西方神學院（Western Seminary），亦為靈修版英文聖經（*The Spiritual Formation Bible*）寫作群中的一名成員。目前與妻兒定居於華盛頓州的貝林翰（Bellingham, Washington）。在這本書裡，他帶領我們一窺婚姻的奧祕與美妙之處，並鼓勵我們從婚姻的各種挑戰中，追求屬靈的意義、深度與長進。

MARRIAGE SACRED

婚姻靈修學



湯蓋瑞 (Gary Thomas) / 著

江淑敏 / 譯



婚姻靈修學

作者／湯蓋瑞 (Gary Thomas)

譯者／江淑敏

責任編輯／錢占梅

封面設計／小雨

發行人／饒孝楫

出版者／校園書房出版社

發行所／2314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50 號 6 樓

電話／(02)2918-2460

傳真／(02)2918-2462

網址／<http://www.campus.org.tw>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 13-144 號信箱

劃撥帳號／19922014，校園書房出版社

網路書房／<http://shop.campus.org.tw>

訂購電話／(02)2918-2460 # 241~242

訂購傳真／(02)2918-2248

2006 年 7 月初版

Sacred Marriage

by Gary Thomas

© 2000 by Gary L. Thomas

published by Zondervan, Grand Rapids, Michigan 49530, U.S.A.

© 2006 by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P. O. Box 13-144, Taipei 10699, Taiwan

First Edition: July,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 978-957-587-957-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12 13 14 15 16 年度 | 刷次 12 11 10 9 8 7

獻給我的妻子麗莎



目錄

CONTENTS



致謝	007
01 世間最大的挑戰	009
追求聖潔更甚於快樂		
02 在婚姻中遇見神	031
婚姻的比喻教我們認識神		
03 學習去愛	047
婚姻授與我們愛的功課		
04 神聖的尊榮	065
婚姻教導我們尊重他人		
05 靈魂的擁抱	091
美好的婚姻蘊育美好的禱告生活		
06 煉淨你的屬靈生命	111
婚姻揭露你我的罪		
07 神聖的歷史	131
忍耐持守的屬靈操練		

08 神聖的掙扎..... 165

迎接困境，鍛鍊品格

09 傾身靠近..... 201

婚姻授與我們饒恕的功課

10 甘心樂意的服事..... 233

婚姻為我們培養僕人的心

11 性愛聖徒..... 259

婚姻床第能啓悟靈性、塑造品格

12 體驗神的同在..... 297

婚姻讓人敏於感知神的同在

13 神聖的使命..... 323

婚姻幫助你我追求神的呼召、使命與目標

跋 聖潔的夫妻..... 347

附註..... 353

致謝

首先，我要感謝為這本書提供自己生命故事的每一個人。這當中有些人基於個人考量希望匿名，其他人則基於出版社委託律師的考量必須匿名，為此緣故我無法向他們一一致謝，僅能在此深表感激。

在成書過程中，我領受了宗德凡出版社（Zondervan）極美的服事。司龍安（John Sloan）在確保本書主題清晰與結構嚴謹上幫了大忙。博司馬（Dirk Buursma）對本書內容的編輯潤飾，給了我一次最滿意的潤稿經驗。我很感激他巧妙引導我尋找更精確的修辭，同時力保我筆調風格的一貫性。行銷部主任托普利（John Topliff）也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我還要感謝我的經理人威斯曼（Scott Waxman）協助接洽宗德凡出版社。感謝德穆拉夫婦（Rob、Jill Takemura）的支持——他們是我生活上與靈命上的良友（真不知道從前沒當他們的鄰居時，麗莎和我是怎麼過的）。感謝我的牧師史東博士（Bob Stone），他的勉勵與教導持續帶給我鼓勵與挑戰。感謝「至上恩典事工團」（Sovereign Grace Ministries）的麥卡莉（Carolyn McCulley），謝謝她所給予的友誼支持與

Sacred Marriage

婚姻
靈修
學

多方引介。感謝貝騰巴（Gene Breitenbach）眼光獨到的建議，以及他對一位不諳資訊科技，而在網路氾濫的世界求生存的作家所懷有的高度耐心。感謝我的孩子：艾麗森（Allison）、葛瑞蘭（Graham）和雀兒喜（Kelsey），謝謝他們送給我的笑聲、擁抱、禱告，與照亮我生命的每一句話，還有讓他們的生活小故事博君一笑。

最後我要說，這本書的誕生來自於一位無與倫比的女性。我考驗了她，也接受她的考驗；我得罪過她，也請求過她的饒恕；我和她一起歡笑、哭泣，我們同心禱告、共同孕育生命。麗莎，我對妳的傾慕每一天都多一點。我無法想像生命中若沒有妳會是什麼樣子。謝謝妳和我分享此生。妳的性格為我們的婚姻染上了歡慶的色彩，妳的忠貞與信心使它聖潔。妳實在寶貴。

世間最大的挑戰

01

追求聖潔更甚於快樂



無論如何都要結婚。
如果娶個賢妻，你將快樂幸福。
如果討了惡妻，你就會成為哲學家。

蘇格拉底 (Socrates)

婚姻，無論幸與不幸，
都如一切不受情緒擺佈、
而由時間與意志沉澱生成的事物一般，
永遠比愛情，甚至是最濃烈的激情，更引人入勝。

奧登 (W. H. Auden)

Sacred Marriage

我 要把他剖開。

歷史學家不能肯定誰是第一位將這個念頭化為行動的醫生。然而此項「創舉」為整個醫學研究帶來了革命性發展。解剖一具屍體：撕下皮膚、剝取頭皮、切開骨髓、掏出五臟六腑加以檢視臨摹——這是探索人體運作機制關鍵性的第一步。

數千年來，無數行醫者推敲揣摩著人體內部隱藏的奧秘，卻遲遲不肯拆解人體，甚至對之深感嫌惡。有些人基於宗教信仰不願意這麼作；其他人則對於開膛破肚這碼事感到毛骨悚然。儘管偶爾會有一兩個勇敢的靈魂大膽研究屍體，然而要等到文藝復興時期（約十四至十六世紀），歐洲的醫生才開始經常性地解剖人體。

而當他們這麼做時，先人的假設誤解立時傾覆潰絕。十六世紀解剖學家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因為獲得數量充分的囚犯屍體，得以決定性地推翻在他之前逾千年未受質疑的人體解剖學理論，後來他的人體解剖圖成為無價之寶。假

設當初他不願意切下第一刀，又怎能畫出這些寶貴的解剖圖呢？

在本書中我要做一件十分類似的事情——我是說在屬靈層面上。我們將剖開許許多多真實的婚姻故事，將之一一拆解，找出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並接著探討如何從婚姻的各種挑戰中，追求屬靈的意義、深度與

長進。我們並不是在尋找簡單的答案——諸如親密溝通的三個步驟、催化愛情的六個法則之類的說法，因為這本書並不在教你如何擁有更快樂的婚姻。本書探討我們如何運用婚姻中的各種挑戰、喜樂、掙扎與歡慶，更親近神，並不斷培養成熟的基督徒性格。

我們跟著聖方濟·沙雷（St. Francis de Sales）在十七世紀所寫下的智慧走。因為沙雷是個滿有恩賜的屬靈教師，人們經常以書信與他談論自己所面臨的靈命問題。一位女信徒在極度苦惱中寫信給沙雷。她非常想結婚，卻有朋友力勸她保持獨身，說單身奉養父親並在父親過世之後將自己獻給神，是「比較聖潔」的選擇。

沙雷的回應讓這位困惑的女子鬆了一口氣。他告訴她，婚姻絕不是信仰的妥協，在某種層面上，它可能是她在這世間所要面對最艱鉅的事工。沙雷寫道：「婚姻生活對一個人



本書探討我們如何運用婚姻中的各種挑戰、喜樂、掙扎與歡慶，更親近神，並不斷培養成熟的基督徒性格。

Sacred Marriage

的美德與忠貞要求度遠超過其他生活層面。它是永無止盡的操練克己……從這株百里香苦澀的汁液中，你也許可以提煉出聖潔生活的甘美之蜜。」¹

我們看到沙雷提到了婚姻生活有時「苦澀」的本質。要從婚姻中得著屬靈的益處，我們得先坦蕩誠實。我們必須檢



如果神創造婚姻為的是使我們擁有聖潔更甚於快樂呢？

視內心的失望、承認自己醜陋的心態，正視一己的私心。我們還要跳脫「只要更恆切禱告，或是學些基本原則，就能克服婚姻難題」的假象。許多人已經發覺，這些「簡單的步驟」

只能在表面上奏效。原因何在呢？因為在「我們該如何『改善』婚姻」的問題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尚待解決：如果神所設計的婚姻本來就不是這麼「容易」；如果神在婚姻中的旨意超越了人的快樂、慰藉，以及對完美幸福與滿足的渴求，又該如何？

如果神創造婚姻為的是使我們擁有聖潔更甚於快樂呢？如果，彷如沙雷所說，我們必須接受這「苦澀的汁液」，好從中支取提煉「聖潔生活的甘美之蜜」的材料呢？

浪漫主義的媚惑

如果這聽起來像是全然另類的婚姻觀，那麼我們得先提醒自己，現今各種電影、歌曲和廉價平裝書所歌詠的浪漫愛

情，其實對古人而言是相當陌生的。當然有一些例外——比如說，雅歌就是明顯的例子——然而大體來說，婚姻必須具備熱情、滿足與興奮這些條件的觀點，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中算是相當新穎的概念，它大概在十一世紀末才變得普及。²

因為娶了一位臥病女子為妻的舉動，而讓當時許多人感到相當「不尋常」的魯益師（C. S. Lewis）解釋著：有如浪漫愛情觀崛起的重大文化思想變遷是「非常少見的——史上記載的此類變遷也許只有三、四個——不過我相信這確實發生了，而浪漫愛情觀就是其中之一。」³

這不是說追求浪漫或者浪漫情懷本身不好；在一個美好的婚姻中，夫妻會用心維護關係中的浪漫情懷。然而，婚姻只需浪漫愛情，以及在選擇配偶時，浪漫的感覺比其他條件都來得重要的說法，不知毀了多少樁婚姻。

浪漫主義的興起首要歸功於十八世紀的浪漫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柯立芝（Coleridge）與布雷克（Blake），以及他們的文學承繼者：拜倫（Byron）、雪萊（Shelley）和濟慈（Keats）。這些詩人慷慨激昂地主張，結婚若不是為了「愛」（這種愛以感覺與情緒為主要成分），便是一種犯罪；可悲的是，他們有許多人的生命卻成了不負責任的戲謔悲劇。

擁抱這種浪漫情懷的作家之一是勞倫斯（D. H. Lawrence）。他有一個座右銘：「必須與應該與我何干？！」勞

Sacred Marriage

倫斯曾愛上有夫之婦費妲·維克利（Frieda Weekley），並且嘗試橫刀奪愛將費妲搶走——因為「愛」，使他必須如此行。在他一點都不崇高的計謀中，勞倫斯寫了一張紙條給維克利夫人，歌頌她是全英格蘭最出色的女人。

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又曾經歷過幾次感情波折，維克利夫人看透了勞倫斯的感情用事。她冷靜地告訴勞倫斯，很明顯地，他並沒有看過太多英格蘭女人。⁴

二十世紀早期作家凱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哀嘆道：「幾個世紀以來，浪漫愛情無聲無息地溜進婚姻床第，帶來甚是荒謬的想法，述說愛是永恆的春天，而婚姻則是追尋個人快樂的探險。」然而，波特說（我也同意），人類的真實處境是：我們必須從生命不可避免的苦難中「拾撿快樂的殘片」。

波特在一九四〇年代寫了一篇探討婚姻的文章，驚人而深邃（標題很有趣，就叫做〈必要的敵人〉〔*The Necessary Enemy*〕）。文中，她仔細推敲婚姻的極限與深度，並針對一位少婦作了以下觀察：

這位新時代女性察覺自己正面臨著婚姻最古老而醜陋的兩難。她驚惶失措，內心充滿罪疚與不安，因她漸漸發現自己竟然能夠恨自己所鍾愛的丈夫。有時她劇烈莫名地恨他，就如兒時憎恨自己所

愛的父母與手足一般……

她以為自己早已走出這一切，不料它再度浮現，這是一種她控制不住、或說擔心自己控制不住的本性。她必須盡可能在丈夫面前隱藏這種感覺。過去她也是這樣向父母隱藏的。而原因始終不變，也始終是自私的：她想保有他的愛。

最重要的是，她要丈夫絕對信任她的愛，因為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無論它聽起來多麼不合理，儘管她的感覺有時背叛了這一切。她不顧一切地依賴著他的愛。

波特警告說，一個年輕女性若僅僅以浪漫婚姻觀為依靠，將會失去「心靈的平靜。她會擔心自己的婚姻終將失敗……有時候她痛苦地察覺自己對丈夫懷有敵意，卻無法承認。因為承認了這些感覺，便等於傷害了自己眼中理想的愛。」⁵

浪漫愛情是沒有伸縮彈性的。它不能被延展；這麼做只會撕裂它。而成熟的愛，也就是一個美好的婚姻所需要的愛，必須能夠伸展、拉長。因著人類的罪惡處境，每個人內心都懷著各種相互衝突的情感。關於這位少婦，波特解釋道：

— 夕 —

浪漫愛情是沒有伸縮彈性的。它不能被延展；這麼做只會撕裂它。

Sacred Marriage

「她的恨就與她的愛一樣真實。」這是人心的現實面，是兩個罪人誓約共同生活、帶著各自的缺陷共度餘生時，不可避免的事實。

婚姻誓約召喚我們追求最高、最好，甚至是幾乎達不到的理想。它是我們想望的生活方式。然而婚姻生活卻提醒了我們日常生活的現實處境，也就是身為罪人的我們，在這殘破的世間所要面對的真實人生。我們熱切渴望去愛，卻太常陷入憎恨當中。

一切具有屬靈敏感度的成熟婚姻觀，都必須以成熟的愛而非浪漫主義為基礎。然而這樣的觀點立刻讓我們投入了與文化潮流抗衡的追尋之中。

魯益師在他的經典著作《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The Screwtape Letters*）一書中，反諷性地嘲弄了時下文化對浪漫主義的沉迷。魔鬼大榔頭（Screwtape）沾沾自喜地說道：「那些不具有禁慾恩賜的個人會因此怯於以婚姻作為滿足性慾的解決之道，只因並不覺得自己『墜入愛河』。而且，由於我們居中作祟，他們似乎覺得因愛情之外的其他動機結婚是下流的，令人瞧不起的。是的，這就是他們的想法，他們認為存心對願與自己同心協力的伴侶信守忠誠，為了純淨的性和生命的代代相傳而結婚，比一場狂風驟雨似的



婚姻誓約召喚我們追求最高、最好，甚至是幾乎達不到的理想。

激情來得卑下。」⁶

相信大多數結婚多年的人都已有所體會，夫妻兩人一開始甜蜜共乘的浪漫雲霄飛車，最終都要駛向有如美國中西部一望無垠的州際公路——漫長、平坦，偶有一些叉口。而行到此處，夫妻們的反應就人各有異了。許多夫妻因此離異，重新從他人身上尋找悸動與激情。有些夫婦則陷入了一種婚姻游擊戰，在防衛與攻擊的角力戰中，將自己生活的不滿與乏味歸咎給對方。另外有些夫妻決定就這樣「和平共處」下去。還有一些人，則選擇追尋隱藏在婚姻強化性的親密關係背後的屬靈真理。

我們可以逃避婚姻生活的挑戰——就像過去的醫生一樣，一再迴避解剖人體，不願一探究竟。或者，我們可以承認每一個婚姻都帶來挑戰，並要我們正視它、處理它。如果我們發現每一個婚姻都面臨同樣的挑戰，也許可以假定神如此安排有其目的，而這個目的超越了過眼雲煙的快樂經驗。

本書就在尋找這樣的目的與意義——也就是探討我們如何從婚姻的各項挑戰中，把握機會更認識神、深深了解祂，並更愛祂。

許多夫妻在此書中將自己的生活分享出來。因此，我猜想最公平的方式就是讓我自己的婚姻首先接受剖析。



夫妻兩人一開始甜蜜共乘的浪漫雲霄飛車，最終都要駛向有如美國中西部一望無垠的州際公路。

Sacred Marriage

意外的訂婚

麗莎和我常常猜想，如果她當初答應我，結果將如何。

和麗莎交往期間的一次大學團契退修會中，我們有一個下午的自由活動時間。我邀請麗莎和我的一群朋友玩場飛盤高爾夫。

「不了，」麗莎說：「我想散散步。」

她剛從為期一整個夏天的墨西哥宣道之旅回來。這次退修會應該是麗莎和我重聚再敘的時候。我們從國中時期就彼此認識，而正式交往已有一年，並且對這段感情越來越「認真」。麗莎並不知道，我已經請自己最好的朋友羅伯開始為我禱告，看看是否應該向她求婚。而我也毫不知情，麗莎和母親在前一個週六花了一整個下午看婚紗禮服，為的是「萬一」有一天她需要用到。

麗莎不怎麼配合飛盤高爾夫提議，讓我有點洩氣，於是我說：「好吧！那我也不玩了。」

「你去玩吧！」麗莎說：「我不介意自己一個人散步。」

「不，我跟妳一起去。」我說。當初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連串微小的變化將改變兩人的一生。

我們沿著冰河國家公園（Glacier National Park）外圍的谿谷河畔散步，兩人漫談了約四十五分鐘。突然間，我止住

游移在山岩上的目光，完全沒有預警地轉向麗莎說：「我想娶你。」

麗莎張口結舌。

「這是求婚嗎？」她在驚異中問。

我用力點頭說是，驚訝的程度不下於她。麗莎跑上來擁抱我。

「這是表示接受嗎？」我問。而麗莎則肯定地點點頭。

「哇！」過了片刻，她說：「想想看，如果我剛剛答應你玩飛盤……。」

我們都笑了。接著我經歷了一次人生最強烈的感動。有一種奇特得近乎神祕的靈魂交融發生。在我們裡面、在我們周遭、藉著我們，似乎產生了某種足以取代任何實體連結的經驗。它比我們曾經歷過的一切都來得深邃、驚奇，而且富有意義。

在接下來的九個月裡，我們擬定各種計畫，就像所有訂婚男女一樣。我們討論著使命、家庭、神學院、服事神——任何你想得到的議題。那是一段充滿熱情的時光，我們經常禱告：「主啊，不管祢將我們帶到何處，無論祢要如何使用我們，我們都全然屬於祢。」

結婚之前，我們從未同房，因此蜜月旅行也就相當令人心醉神迷。然而蜜月旅行一結束，現實生活便有如西雅圖厚厚的濃霧般升起。

Sacred Marriage

因為我計畫著存錢讀神學院，我們一開始的幾個月就住在一個朋友免費提供的狹小房舍裡。蜜月回來後兩天，我便開始工作。而麗莎，則獨自困在一個無處可去的小社區裡。她開始哭泣。

那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麗莎打電話到辦公室來，問我能不能早點回家，一起到湖邊兜兜風。我覺得她真是瘋狂。

「我不能因為天氣好就提早下班！」我抗議道。

「而且，我才剛開始工作。」



如果我現在看到你的時間比訂婚的時候還少，為什麼要結婚呢？

「如果我現在看到你的時間比訂婚的時候還少，為什麼要結婚呢？」

她抱怨。

是啊，為什麼要結婚呢？

時間快轉十年。我們已經有三個孩子，其中有兩個還在包尿布。我在一個基督教機構工作。全家安頓在北維吉尼亞州的一幢連棟住屋裡，我們的錢還是「剛好夠用」。某天，我們正準備進行週五晚間的例行儀式——洗衣服，然後看一捲從百視達租來的影片。

「妳想看什麼？」我一邊拾起鑰匙走向門口，一邊問著麗莎。

「浪漫喜劇怎麼樣？」麗莎回答。

我感到一陣厭惡。我們一起看的前三部影片都是浪漫喜

劇。如果還要再看一次美得太不真實的男女主角在極度不可能的情境中墜入愛河、爭吵，然後在六分鐘內再度陷入熱戀，我想我會死掉。

我嘆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望著麗莎。「對不起，」我說：「我真的辦不到。我必須看到至少一棟大樓被炸燬，還有一起車禍的場景，如果能找到在這之外還添加一點浪漫情節的影片，我會盡力而為。」

我跨出大門走了三步，然後自忖道：「什麼時候『神啊，請祢藉著我們改變世界』已經悄然變成『我們該看阿諾史瓦辛格，還是茱莉亞羅伯茲？』」我不記得這一路曾經過什麼交叉路口，或見到任何霓虹標示，然而我們就不知不覺地走到這裡。

我仍記得訂婚那一晚的熱情悸動、蜜月旅行的甜美探索、填寫宣教工作初步申請表的心情，還有帶我們第一個孩子回家的情景；然而十年之後，我們卻已「演進」到一個地步，只能看著其他人依據好萊塢情節相戀，來度過每個禮拜五的夜晚。

那一夜，我找不到答案。不過誠實檢視了自己的處境，確實讓我清醒過來。婚姻這玩意兒究竟是什麼？我



什麼時候「神啊，請祢藉著我們改變世界」已經悄然變成「我們該看阿諾史瓦辛格，還是茱莉亞羅伯茲？」



婚姻這玩意兒究竟是什麼？難道結婚就沒有其他目的了嗎？

Sacred Marriage

如何走到這個地步？難道結婚就沒有其他目的了嗎？

「男不近女倒好」

我年紀很輕就信了基督。事實上，我不大記得有什麼時候神未曾在我的生命中佔有重要地位。也因此，我很早就被耶穌基督所吸引。

然而吸引我的不只有耶穌。我還記得自己被女孩子吸引。早在幼稚園的時候，我就為一位棕髮小女孩傾心！而我第一次牽女生的手是五年級的時候。當時緹娜與我在溜冰場上翩然滑行，我們的臉紅通通的，兩人的心情就如木匠兄妹所唱：「我在世界之巔。」就是那種飄飄然的感覺！

長大之後，這兩種律動——靠近耶穌與靠近女性——有時會帶來令人不安的緊張。我最景仰的人，這個我想用一生仿效、學習與委身的人，是個單身漢。

從有記憶以來，我始終清楚知道單身信仰生活的悠久傳統——修士與修女藉著遠離婚姻與性，將自己完全獻身給神。我有一部分的自己希望能夠這麼做；我希望自己可以「完全屬於」基督。而大學時代的我掙扎於保羅的話語：「男不近女倒好」（林前七1）。⁷

事實上，在整個基督教歷史中，常有非正式（有時甚至是極為直接）的說法，認為結婚的信徒是「次等基督徒」，他們不是在信仰上妥協，就是軟弱得無法節制性慾。奧古斯

丁（Augustine）認為自己寫下這段關於生育的論述，已經算是寬大為懷：「婚姻之交合從色慾之惡生出了善果。」⁸ 儘管聖經絕對可靠、甚至完全無誤，基督教歷史卻非如此，而偏見確實存在。

毫無疑問的，史上第一位「教宗」彼得是有婦之夫。（如果彼得沒有太太，耶穌不可能醫治彼得的岳母！）然而聖經中也有證據（提前五 9~12）指出，早在一世紀，年輕寡婦就已立誓獨身。到了西元一一〇年，獨身者能進行與婚約相仿的盟誓。這種風尚逐漸制度化，直到第三世紀，立誓終身不婚的做法已經相當普遍。第四世紀，人們以慶祝儀式來褒揚這種誓約。⁹

雖然基督教信仰源自猶太教——一種將婚姻視為宗教責任的信仰（曾有一位猶太拉比指出，未婚男人無法成為完整的人）¹⁰——然而不消多時，已婚信徒幾乎不再是數世紀的「屬靈神學」著述（指那些研究基督徒如何堅定信心、學習禱告、親近神的學問）所關切的對象。多數基督教經典是修士與修女寫給修士與修女的書籍。已婚信徒充其量只能學學單單追求神的模樣，並沒有人認真思考透過婚姻追求神這件事；相反地，大多數神學論述著重於如何在婚姻之外尋求神。



在整個基督教歷史中，常有非正式的說法，認為結婚的信徒是「次等基督徒」，他們在信仰上妥協。

Sacred Marriage

某種程度上，我也把這種包袱帶進了自己的關係裡面，不過很早之前，我就看見了不一樣的事實。記得有一次弟弟問我婚姻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我思考片刻，然後說：「如果你想自由服事耶穌，就保持單身。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婚姻生活會讓你投入許多時間。不過，如果你想更像耶穌，那我想不出比結婚更好的方法。婚姻生活會將你單身永遠不需面對的性格議題硬生生擺在你面前。」

當然，耶穌終身未娶。因此要說結婚是學習更像耶穌的較佳途徑，似乎顯得有點荒唐。然而耶穌確實生活在一個家庭當中。而正如貝西·瑞可奇（Betsy Ricucci）指出，到天父宣告：「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三 17）那一刻為止，耶穌所做的一切，就是生活在祂地上的家庭。「耶穌做了什麼配得這讚許呢？祂住在父家，孝敬父母，並從事父親的木匠工作，如此而已。而很顯然的，這便足以蒙神喜悅。」¹¹

家庭生活絕不是一種逃避；在你結婚一段時間之後將會發覺，人們對於單身敬虔的崇尚似乎有點誇大了。在全盤考量婚姻各個層面之後，你將體認到性生活在夫妻相處當中為時甚短。我是一群死黨中最早結婚的一個，還記得婚後有一個朋友曾經問我，他還能不能當個「不速之客」。

「你最好先打個電話通知一聲。」我正經八百地說，他不覺豎起耳朵。「夫妻們平常在家裡是一絲不掛的。」

Sacred Marriage

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林前七2）。

如果我說性關係並非此段經文所指，那就是對聖經希臘原文的大不敬——相對於中文的「淫亂」，英文新國際版聖經此處用 *immorality*（道德敗壞）來加以表述；但即使最簡略的聖經解釋都會指出保羅在這裡談到了性。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可以更深入探索超越性關係的另一層意涵。因為我們的內心充滿著各種道德敗壞因子——不只是肉慾，還包括自私、憤怒、控制慾、甚至憎恨——因此我們必須與另一個人進入親密互動中，讓自我潛在的心性與舉止在婚姻關係中展露出來，得以從中改善並成長。

我發現婚姻挑出了我許多不成熟的地方。而關鍵點是我

— 女 —

如果結婚的目的在於享受滿足、追求快樂，那麼我每兩三年就得「重新」結一次婚。

得先改變自己的婚姻觀。如果結婚的目的在於享受滿足、追求快樂，那麼我每兩三年就得「重新」結一次婚。然而我若真心渴望神由裡到外徹底更新我這個人，則必須專注於改變自己，而非改變配偶。事實上，你甚至

可以說，我的另一半愈難以應付，我就愈有機會成長。正如運動時我們全力以赴，「關係的體操」也需要投注精力。如此，我們的心才能受到真正的操練。

我定意改變自己，並不是為了擁有零衝突的婚姻，也不是想讓自己更快樂、更滿足。我抱持的心態是，許多生活情

境能幫助我從神那裡找到自我的意義、目的、與實現，而婚姻生活就屬其一。麗莎並不能使我快樂，我是說在最終極的層次上。我們當然共度了非常愉快的時光，她是這麼好的妻子，超過我所想所求——然而這些愉快的時光乃是散落（有時甚至是埋沒）在按時付清賬單、管教孩子、維持生計、清理房子……等等現實生活的責任、挑戰與期待之間。

我想，我所追求的是一對一的終身親密關係背後那一份更寧靜的滿足、更深邃的意義，與更完整的目的。因為相信我和神的關係是自我意義的根本，我要探索婚姻如何讓我更親近神。

還有另一個理由支持這一點：對所有人而言，婚姻都是永恆中的曇花一現。事實是，我與神的關係、麗莎與神的關係，都將比我們兩人的婚姻維繫得更長久。很可能我們其中一人先進了天家，那時另一半將獨自留在世間，不再是已婚的人——甚至有可能另行嫁娶。

對基督徒而言，婚姻是一種「接近終極」（*penultimate*）而非「終極」的事實。正因如此，麗莎和我可以共同追求神，承認惟有祂能撫平我們靈魂的顫痛，並藉此找到更豐富的人生意義。我們可以將家庭經營得更美滿和諧；我們可以嘗試保持性生活的新鮮有趣；我們可以做些表面上的改變，以保持至少是尊重與禮貌的姿態。然而我們兩人最渴慕的，是親近創造我們的神。如果這一層關係對了，我們將不

Sacred Marriage

會苛求，或期待彼此去填補自己靈性的空虛。

很不幸的，作為會犯錯的人，我不可能像神那樣珍愛麗莎。我甚至還無法以她渴望的方式來了解她。如果我和自己結婚，最後一定會感到枯燥乏味，所以麗莎和我一起生活，若偶感倦怠——或疲憊——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神喜愛我們兩人。祂能欣賞我們的怪癖，也深知我們內心的善意，即使有時它掩藏在荒謬愚蠢的行為之下。

有一件百分之百確定的事：麗莎不能期待我成為她的神。即便我竭盡所能以神獨有的方式愛她，卻沒有一次能完全達到這樣的愛。我盡力而為，卻每天都顯虧缺。

愛，找錯了地方

我們得提醒自己，從人身上尋找只有神能給的東西，何其荒謬。一位好友有個兒子叫諾藍。這孩子四歲的時候看見我搬運著相當龐大的箱子，於是很認真地問我：「蓋瑞，你比較強壯，還是神比較強壯？」

他的父親當時笑得東倒西歪。當然身為大人的我們會覺得拿自己的力氣與神相比十分可笑，可是又有多少「大人」會回過頭來，也許無意識地問：「是你還是神能滿足我？」不知怎麼的，這個問題聽起來竟不如先前的問題可笑了！

我相信夫妻在婚姻中的許多不滿來自於過高的期望。我有一台早已過時的四八六電腦，我知道有些工作我就是不能

奢望它執行；它的記憶體不足，對某些程式的執行效能不佳，無法進行特定合併工作。並不是說我的電腦很差，只是我不能強求它做超乎原本設計功能的事。

同樣的道理，有些人對婚姻期望太多。我們想從婚姻關係中獲得絕大生活滿足。這是一種奢望。沒錯，夫妻相處絕對能帶來快樂時光、意義價值與整體的成就滿足。但我的妻子不能扮演神，而我受造時便已擁有渴慕神的靈。若這份渴望沒有神親自滋潤，我將始終感覺那一份顫痛。

這本書的觀點與眼界超越了婚姻本身。屬靈成長是本書的主題，而婚姻則是這個主題探討的脈絡背景。正如獨身者運用獨身，而宗教隱遁者採取離群索居，我們也可以藉由婚姻來追求相同的目標——在服事、順服與追求神中成長，讓自己更像祂、更愛祂。

也許你已經體悟到自己的婚姻有一個比快樂更深遠的目的。也許你並未以「聖潔」名之，但你明白，在大眾文化所崇尚的膚淺浪漫之外，還有一層超越性的真理在那兒。而我們將要探索這個目的。我們要剖開許多婚姻實例，檢視人的委身在這裡磨損，受毒害的心態在何處隱藏，找出我們需在何處



我相信夫妻在婚姻中的許多不滿來自於過高的期望。



這本書最終的目的不是讓你更愛自己的伴侶。本書的目的在裝備你更愛你的神。

Sacred Marriage

婚
姻
靈
修
學

面對自己的軟弱與罪，並學習在這個過程中成長。

這本書最終的目的不是讓你更愛自己的伴侶——儘管我相信它將達此效果。本書的目的在裝備你更愛你的神，並幫助你更清晰映照聖子基督的性格。讀完本書，至少你對與自己執手共步這一趟旅程的伴侶，將產生一份全新的珍愛與疼惜。

在婚姻中遇見神

02

婚姻的比喻教我們認識神



婚姻是無情的揭發者。
這具強力探照燈以皎白光束直穿人性幽暗死角。

凱瑟琳·安·波特 (Katherine Anne Porter)

Sacred Marriage

每一年，我和八個大學死黨都會舉行一次週末退修會。幾年前的此時，有一個朋友將我拉到一邊說他考慮當天晚上回家一趟；他們夫婦倆正打算再生一個孩子，而根據他太太的估算，那一晚正是時候。

「那就去吧！」我催促他。「你可以趕在明天吃早餐的時候回來。」

「我不確定……」他猶豫著。

「去吧！」我加重語氣，另一位朋友也加入了支持行列。

後來他終於決定回家。那一晚他們孕育了一個新生命。

現在我看著這孩子微笑，猜想著他是否知道自己差一點就與這個世界失之交臂（還有我對他的恩情深重！）。幾乎沒有什麼生命事實，比配合神孕育新生命更令人興奮的了。如果當初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多等了一個月，也許他們將會生出一個女孩，或者矮一點的男孩，或者孩子的髮色會深一些。仔細想想，真不可思議。

在婚姻經歷中，與神合作將孩子帶到世間這件事，對基督徒而言應該是別具意義的（這也是難以懷孕的夫妻之所以如此傷心的主要原因）。神的造物主形象在祂的權威、定位與目的中，佔有核心地位。聖經架構其實就圍繞在「神是造物主」這個事實之上（參：創一 1）；而新約聖經的末了則刻劃出神創造新天地的景象。祂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啟二十一 5）。在這裡「更新」一詞的時態是現在式——也就是說它正在持續進行當中。神在永恆中進行創造。

這只是眾多比喻之一，讓我們從婚姻的經驗聯想到關於神的真理。整本聖經有一道相當清晰的脈絡，將神與祂子民的關係比喻為婚姻。在本章中，我們將探討這些比喻如何藉著婚姻生活的點滴幫助我們更認識神。在步入婚姻之後，我們得以用嶄新的方式來認識祂。

神聖的羅曼史

先知何西阿帶領我們體悟一件驚人的事實——神看待祂的子民有如丈夫看待妻子：「耶和華說：『那日你必稱呼我伊施（註：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稱呼我巴力（註：就是『我主』的意思）。……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



整本聖經有一道相當清晰的脈絡，將神與祂子民的關係比喻為婚姻。

Sacred Marriage

（何二 16、19 前半）。仔細想想「丈夫」與「主人」的不同——以及他們在你腦海浮現出的模樣。神期待我們順服祂乃是出自於愛與親暱，而非恐懼；祂要我們忠於這份神—人關係，而非盲從一套律例典章。丈夫對他的妻子懷有一份主人對僕人所欠缺的真摯熱情。

你怎麼看待神——是主人還是丈夫？



而神卻疼愛我們。祂那超凡的心因我們為之屏息。

先知以賽亞以婚姻意象來強調神對祂子民的疼愛：「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賽六十二 5 後半）。在這個熙熙攘攘的世界裡，人們往往匆忙得察覺不出我們的存在，而神卻疼愛我們。祂那超凡的心因我們為之屏息。

有時候耶穌也用婚姻作比喻。他稱自己為「新郎」（太九 15），天國則是一場婚宴（太二十二 1~14）。這幅圖像更延伸至世界歷史的頂點，正如啟示錄說「羔羊婚娶」之時，「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啟十九 7）。

靈命忠誠度的瓦解也經常以婚姻的意象表露出來。先知耶利米將偶像崇拜比擬為放蕩淫亂：「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為這緣故給她休書休她」（耶三 8）。耶穌也引用這個比喻來描繪一個「淫亂」邪惡的世代（可八 38）。從上下文來看，耶穌此處並不是在講性生活的放蕩；祂乃是悲慟靈裡不忠的以色列國褻瀆了她與神之間的神聖婚約。

在整個基督教歷史中，傳道者始終探索著婚姻的結合與信心的奧祕間所存在的某種相似性：我們看到三位一體的真神，看到耶穌基督集人與神於一身；在聖餐儀式裡，無酵餅與葡萄酒共同組成基督身體與血液的象徵；基督與他的教會聯合；還有其他類似的比喻。

這些類比不僅僅是供人玩味的文字遊戲。對於那些試著在婚姻生活中追求屬靈層面的體悟之基督徒而言，這些比喻提供了可以讓人認真思考的必要因素。神道成肉身，為的是讓我們能認識祂；同樣的道理，神創造婚姻，也絕非僅只於為我們提供生養後代的美好途徑，或建立有益於人類穩定之社會結構。祂將婚姻擺在世間，作為另一式標記祂永恆、屬靈的存在之指標。

身為領悟力有限的人類，我們需要象徵性的意涵來幫助自己洞察真理。藉著容易讓人明白的男女關係，婚姻的象徵意涵能勾喚出無限的意涵。而只有在我們運用婚姻探索神的時候，這些意涵才會油然浮現。若將眼光囿限於配偶的不足與缺陷，我們將錯失婚姻的神聖奧祕，以及它預備授與我們的功課。

接下來我們將仔細探討一個特定比喻，以呈現這些生活圖像如何將婚姻與信心連結起來，並教導我們婚姻的目的。



祂將婚姻擺在世間，作為另一式標記祂永恆的、屬靈的存在之指標。

Sacred Marriage

稍後幾章也許顯得比較「實際」些，然而我們首先仍須一探潛藏在基督教婚姻背後的教義，以及信徒婚姻與非信徒婚姻二者間的差異。這層差異在基督與教會的婚姻類比中清楚呈現。

和好的信息

猶太拉比間流傳著一個古老的故事，描述著決定神的聖殿所在的原委。從前有兩個兄弟，他們共同耕作一畝田，並且一起經營磨坊。每天晚上他們平分收成的穀物，各自帶回家。

這兩兄弟一個單身未娶、一個已婚並組織了大家庭。單身的哥哥認為弟弟供養子女需要較多的糧食，因此總是趁著深夜，將自己的一部分穀物偷偷搬進弟弟的穀倉。而已婚的弟弟則擔心哥哥年老後無人奉養，為了哥哥的將來著想，他也在夜裡起身，暗暗將自己的穀物送去哥哥的穀倉。

一天晚上，兩人在途中相遇，這才明白對方為自己所作的一切。兄弟於是相擁，在這個故事裡，神看見了整個經過並說：「這是聖潔之處——是有愛的地方——我的殿將建造於此。」聖潔之處，是神向祂子民彰顯的地方，「人類在那裡以愛相遇。」¹

婚姻可以是這個聖潔之所，夫妻可以用彼此的關係向世界宣告神的愛，然而基督教思想家卻不必然如此看待婚姻。

儘管對婚姻生活是否為次等生活抱持曖昧的立場，但早期教父至少肯定和好的比喻是婚姻的最高目的，它指向了基督與教會的結合。保羅在寫給以弗所教會書信中探討了這個主題（弗五 22~33）。

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西元 354~430 年）指出了結婚的三個好處：生育、忠貞與聖禮誓約，而且他明白指出這三種益處以誓約為首。因為夫妻可以沒有子嗣或是有可能遭遇感情出軌，然而若要保持婚姻關係，就不能沒有二人相隨不離的誓約。只要夫妻仍在婚約之中，就持續展現著基督與教會的恆久委身——無論他們呈現得有多麼不完全。因此，光是「堅持到底」本身便意義非凡。

幾個世紀之後，聖公會改革者以「三個理由」來回應這三種祝福。一本早期（西元 1549 年）的祈禱書說，婚姻讓人繁衍後代、避免色慾之罪，並帶來相互的慰藉。² 不幸的是，這種說法以太過單薄的主題（關係中的慰藉）取代了婚姻的聖禮誓約（也就是婚姻反映基督與教會關係的面向）。

認清我們為何結婚並堅守婚姻乃是至關重要的事。我們可以在此引用馬里蘭州牧師馬哈尼（C. J. Mahaney）在《婚



儘管對婚姻生活是否為次等生活抱持曖昧的立場，但早期教父至少肯定和好的比喻是婚姻的最高目的。



奧古斯丁（西元 354~430 年）指出了結婚的三個好處：生育、忠貞與聖禮誓約。

Sacred Marriage

姻藍圖》(According to Plan) 有聲系列書中的一段精采講述。此處的關鍵問題是：我們看待婚姻是以神為中心還是以人為中心？³ 若以人為中心，則屬世的慰藉、渴望與期待的滿足，將成為婚姻維繫的先決條件。若以神為中心，婚姻維繫的出發點則在於榮耀神，並向這個墮落的世界指出與人和好的造物主。

婚姻不僅讓夫妻彼此撫慰，它更是一幅「語言圖像」，傳遞了人類所接收的最重大消息——神與祂的子民之間存在著一份神聖關係。保羅在以弗所書中把這個比喻講得很清楚。以下這段話你若未曾讀過（或聽過）百遍，也可能接觸不下十次：「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汙、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五 25~27）。

雖然在神學上我採基督教立場，但我必須向我的中古世紀聖公會弟兄們申明，婚姻這等深邃的「基督—教會」的關係之比喻，竟被貶抑為避免色慾之罪、進行傳宗接代，以及醫治孤獨之苦的經驗，實在可悲可歎。

事實上，新約與舊約聖經都以婚姻作為核心比喻，分別說明神和以色列的結合（舊約）以及基督與教會的聯合（新約）。明白這些比喻背後蘊含的深層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因



屬世的慰藉、渴望與期待的滿足，將成為婚姻維繫的先決條件。

為它幫助我們找出基督教婚姻的真正基礎。當我相信婚姻的首要目的是模擬神對教會的愛，我將以完全不同的動機經營婚姻。正如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二封書信裡說：「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林後五 9）。

什麼事讓神歡喜？

「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保羅這段話為我們回答了許多問題。若是走上街頭問十個人他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你所得到的回答將多得驚人。

對基督徒而言，保羅說得再清楚不過——他的「熱切志向，他一切言行的動機」⁴ 就是要得主喜悅。然而保羅並沒有說得主喜悅只是他的「熱切志向」，他假定這也是我們的志向，所以他說：「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

當一件事成為我們一切行為背後的動力，它便牽引著我們的每一個決定。保羅在此處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們採取任何行動之前首先要問的是：「這是否能得耶穌喜悅？」

婚姻的首要目的——它超越了快樂、性生活、傳宗接代、牽手相伴、相互關照與供應——乃是要得主的喜悅。它以全然無私的生活向我們提出挑戰；我們要以「什麼事讓神歡喜？」來取代「什麼事讓我高興？」。為了確保我們明白得通透，保羅在幾節經文之後又強調一次：「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五

Sacred Marriage

15)。

身為基督徒，我別無選擇。我必須為耶穌基督而活，讓他成為我的熱情所歸，成為我的生命動力。為此，我必須天天向著私慾而死，將那一份以自我為行事抉擇標準的衝動釘在十字架上。保羅巧妙地道出這個事實：「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四 10）。

正如耶穌走上了十架道路，我也必須跟隨祂，視自己承載「耶穌的死」，好讓祂的新生命，祂的動機、目的與喜愛，牽引我的所作所為。

這個事實催促我透過基督徒的眼光看待配偶：「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世俗眼光認人了」（林後五 16 前半，新國際版本）。理由很明顯：「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 17）。這種新身分同時為每一位基督徒帶來新職份，也就是耶穌基督的職份：「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份賜給我們」（林後五 18）。

仔細想想，基督事工的核心本質就是神人和好的事工，祂讓我們再次與神交通。而回應於此，我們也要勸人與神和好。巴列特（C. K. Barrett）將和好定義為「結束敵對關係，並以善意與和平取而代之。」⁵

保羅顯然是指著救恩的信息而論。然而假設我們的婚姻場域充斥著離婚、爭鬥和憎惡，又如何真誠與人談論一種

「敵對關係」的結束，一份「善意與和平」的降臨？我在生命中的一言一行，都必須與這份傳講和好福音的事工相應成彰。而這份委身始於個人關係——特別是婚姻關係的和睦。

我的婚姻若與我所傳達的信息自相矛盾，便毀損了我的下列人生目標：得基督喜悅、忠心履行和好職份、向世界宣告我們可以藉著耶穌基督與神和好。如果我的生命動力正符合保羅所說的，我將定意經營婚姻，使它成為和好職份的強化劑——一個體現和好真理的婚姻，以夫妻的關係彰顯饒恕、無私與犧牲。

我最不希望讓這個世界看到的是：我終究決定不再去愛一個人、我拒絕繼續服事這個人，或是對於許多年前許下的諾言爽約了；而這卻是今天許多基督徒在行動中所傳遞給世人的信息。民調研究員巴拿（George Barna）指出，自稱為「重生」基督徒的族群擁有比非信徒更高的離婚率（27% 比 23%），而冠有「基要派基督徒」頭銜的信徒卻是離婚率最高的（30%）。⁶ 事實上，如果我們不把道理活出來，就無法完好地傳遞道理。



設若我們的婚姻場域充斥著離婚、爭鬥和憎惡，又如何真誠與人談論一種「敵對關係」的結束，一份「善意與和平」的降臨？



如果我的孩子看我信口開河、言而無信，我又該如何堅定不移地告訴他們關於神和好的應許？

Sacred Marriage

如果我的孩子看我信口開河、言而無信，我又該如何堅定不移地告訴他們關於神和好的應許？他們或許能克服這一層人性的失敗，然而即便如此，我呈現給孩子的卻是福音絆腳石，而非踏腳石。

大多數離婚的情況都是夫妻其中有一方（或雙方）已不再將福音放在生命的首位。他們不再照著保羅的指引原則——「我立定志向得主喜悅」而活，即便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明明白白；神也說：「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惡的」（瑪二16）。如果一對夫妻的共同目標就是得神喜悅，他們是不會訴諸離婚的。

我知道確實有例外存在。保羅准許在夫妻有一方是非信徒的情況下離婚；耶穌也認為婚姻的不忠可以是考慮離婚的理由。而當孩子有受父親或母親危害之嫌的時候，我們當然要考慮例外——至少是考慮分居；然而大多數的基督徒離婚並未牽涉到這些層面。最可能的情況是夫妻錯置了生活各面向的優先順位。

我決意維繫婚姻的理由之一，並不是為了讓自己更快樂（雖然我相信它有此效用），不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安全的家（雖然我渴望這麼做），也不是因為看見妻子「婚姻不忠而重新來過」會讓我心碎（雖然的確會如此）。我維繫婚姻的首要原因乃在於這是我身為基督徒的責任。如果我的生命以向世人傳講神的福音為出發點，那麼我不想做任何有違福音

的事。當我自己企圖終結一份關係時，又如何能宣告和好的信息？

這個和好的比喻不僅為人們的婚姻提供其存在的目的，它更在婚姻生活「雷電交加」時，幫助我們活出這個目的。

雷電交加時

站立在一棵七百歲的神木之下，似乎能讓我著迷得出神。「這棵樹剛開始發芽的時候，這裡發生了什麼事？」當我們漫步於華盛頓州北卡斯克德區（North Cascades）西坡山徑時，女兒這樣問我。

「沒有太特別的事，」我笑著說。心裡頓時一怔，意識到馬丁路德出生時，這棵樹已經兩百歲了。

卡斯克德區西坡林木得以存活這麼久，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華盛頓州的森林非常濕潤，因此閃電能引起的火災相當少。一般的森林如果不做好防範措施，平均每五、六十年就會經歷一次閃電所引燃的森林大火。而卡斯克德區這一帶，則要每兩百年才會發生一次。閃電仍時而劃過天際，然而它的殺傷力比不上別處，因此樹木獲得了更加充裕的時間，得以生根、茁壯。

我覺得這幅景象很適合描繪以和好職份為基礎的婚姻生活。穩固的基督徒婚姻仍會遇見雷電交加的時候——性的誘惑、溝通問題、灰心挫折、彼此的期望落空——然而當婚姻

Sacred Marriage

首先浸潤在得主喜悅的堅定委身之中，閃電就沒有機會帶來婚姻大火。

如果我為了快樂而結婚，而我的快樂因著某種原因消褪了，那麼只要星星之火，便足以吞噬我的整座感情森林。然而，我若以宣告並體現神的和好職份為目標，我將不受雷火侵害。

操練婚姻的屬靈紀律，意味著我得將自己與神的關係放



如果我為了快樂結婚，而我的快樂因著某種原因消褪了，那麼只要星星之火，便足以吞噬我的整座感情森林。

在首位。這樣的堅持，本身就是一種得勝，並且帶來榮耀。樹要在一整座森林中出名的惟一條件，就是存活七百年。從純粹的審美眼光來看，你甚至無從窺見這棵華盛頓州七百歲神木的頂梢枝椏。從我們所站的位置看上去，只見一個筆直的龐然粗幹，上面

覆蓋著蜘蛛網。我們走在蔥蔥鬱鬱的山林裡，然而國家公園卻獨獨在這棵樹下豎立標示，原因無它：只因這棵樹存活了七個世紀。它就這麼走過漫漫歲月、歷經時代更迭，因而引人注目。

在人與人的關係經常受到遺棄的社會當中，基督徒只要堅守婚姻就能引人注目。若有人問我們基督徒的婚姻何以如此不同，我們可以向他解釋與神和好的信息，並向他提出邀請：「你是否願意進一步聽聽這個神人和好的福音？」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婚姻可以成為傳福音的講臺。它能吸引世人探索跨今世入永生的真理。憑藉著堅守婚姻，我們就可以劃下和好的信息與實踐的記號。

幾年前，保羅賽門（Paul Simon）寫了一首流行金曲叫做〈離開愛人的五十種方式〉（*Fifty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基督徒只需要一個理由就能留守在「愛人」的身旁，那就是基督與教會的比喻。

Sacred Marriage

婚姻靈修學



婚姻要求我們對配偶付出徹底委身的愛——愛他／她原原本本的樣子，同時渴望他／她活出更美的自己。每一樁婚姻都有兩種發展的可能性，它不是榮耀了雙方，就是貶抑了彼此。

艾倫德 & 朗文 (Dan Allender and Tremper Longman III)

如果你以平庸的眼光看待一個人，他將始終過著平庸的生活。如果你以他的生命潛能看待他，他則會活出寬廣卓越的生命。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Sacred Marriage

如 果你是活在摩西與約書亞時代的男性信徒，你的工作便是操戈征戰。舊約時代，以色列百姓在邁向應許之地的一路上，有時會因懦弱、懶散、拒絕上陣而遭受責罰：「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給你們的地，你們耽延不去得，要到幾時呢？」（書十八 3）

「披甲上陣」曾是神向祂子民發出的長期號召。

而耶穌則帶來嶄新的挑戰，一個遠比深入戰場更艱難的挑戰。有人問祂最大的誡命是什麼，耶穌則以兩條誡命來回答（參：太二十二 34~40）。光是盡心、盡意、盡力愛神，是不夠的。耶穌說，如果真想蒙神喜悅，你還得愛人。

婚姻可以是愛的健身房，它鍛鍊我們去體驗神的愛，並傳達神的愛。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先明白神的愛與人的愛並非兩片相隔遙望的海洋，相反地，它們同屬一條支流滿佈的河川。藉著珍愛配偶，我們表達了對神的幾分愛意。

我們永遠不可能愛一個人「太深」。真正的問題往往是我們愛神過於膚淺。而問題的解決之道不在於澆熄對某一個

人的愛，乃在於滋長內心對神的傾慕。

婚姻所營造的生活情境給予這份愛一項最大的考驗。問題是，這種愛並非人與生俱來。凱瑟琳·安·波特寫道：「愛需要學習，而且是永無止盡地學習。恨則不須經人指點，它只消一點激惹就能爆發。」¹

愛並非人心自發性的表現。迷戀或許是自然流露的——至少在開始一段關係的時候是如此，而恨則有如暗潮伏流，等待著自然迸發，就像黃石國家公園的「老忠實間歇泉」（Old Faithful）一樣。反過來說，基督教之愛需要我們去嚮往、追尋與練習。

大眾文化完全誤解了這個愛的原則。我所聽過最殘忍同時也是最該被譴責的聲明之一，就是當男人為了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而告訴自己的妻子：「事實上，我從來未曾愛過妳。」這是對妻子的嚴重侵犯，因為他其實在說：「事實上，我從來不覺得妳可愛。」而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這也是男人身為一個徹底失敗的基督徒的告解。如果他當真未曾愛過自己的妻子，那麼錯的人不是對方，而是他自己。耶穌教我們去愛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是自己的敵人！因此，一個聲稱：「我從來未曾愛過妳」的男人，其實是在說：



婚姻所營造的生活情境給予這份愛一項最大的考驗。



基督教之愛需要我們去嚮往、追尋與練習。

Sacred Marriage

「我從未活得像個基督徒。」

我們好好地愛一個人，就能討神歡心。這個道理並不難懂。要贏得我好感的最佳途徑就是善待我的孩子。事實上，所有基督徒都是神的孩子；藉著愛他人，我們讓天上的父滿心歡喜。

我是公立圖書館的常客。經常在這類場所走動的人，一

父

一個聲稱：「我從來未曾愛過妳」的男人，其實是在說：「我從未活得像個基督徒。」

定會在天冷時撞見前來躲避寒凍的流浪漢。有一天當我走向圖書館的電腦終端機時，一股幾乎要令人窒息的惡臭撲鼻而來。從眼角餘光中，我瞥見一個駝著背伏坐在桌前的男人，襤褸的衣衫和一頭蓬髮讓人一眼就看出他

居無定所。

在美國有許多男女投入扶助流浪漢的工作。大多數城市都有所謂的「街頭福音事工」，專門收容流落街頭的遊民。有時候我會聽到人們告訴我神如何「使用」我來造就他們的生命，然而當我想到這些街頭事工時，卻只能搖頭喟嘆。當你能舒舒服服坐在家裡的電腦前從事自己享受的工作時，被神「使用」並不難。你有配備齊全的飯店可以下榻，有飛機代步帶你到全國各地，這樣的服事算不上犧牲。

然而，基督教之愛真正的展現乃在於愛那不可愛的人。暢銷作家楊腓力（Philip Yancey）寫道：「歷世歷代，基督

教的眾聖徒選擇了『最不達爾文』的人作為愛的對象。」²這呼應了耶穌的教導，祂說我們擺設筵席不要請朋友，恐怕他們回請報答我們，反倒要邀請那瘸腿的、殘廢的、貧窮的、瞎眼的——那些沒有什麼好報答我們的人（參：路十四）。

這就是耶穌愛的吩咐之所以對人們來說如此難的原因。就某方面來說，愛神比較容易，因為祂沒有令人作噁的體臭。神沒有口臭，神不會以惡報善，神不會惡言辱罵。在這個層面上，愛神是容易的。然而當耶穌將我們對神的愛與對人的愛串聯起來時，祂同時也給了我們一項艱鉅的任務。

在婚姻生活中，我們毫無藉口。因為神讓你我自己去選擇愛的對象。我們挑選了伴侶，然後才發現要去愛對方實際上並不容易；但此時又有什麼理由終止這份愛呢？神並沒有命令我們結婚；婚姻是祂提供的一種選擇。而我們一旦進入婚姻關係，就無法只愛神而不愛自己的伴侶。

離婚意味著我們無法在耶穌的吩咐上堅持到底。這是在聽從耶穌的呼召上半途而廢。如果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好好珍愛，我又如何去愛圖書館裡的流浪漢？如何去愛吸毒、酗酒的人？沒錯，愛自己的伴侶有時候確實不容易，但這正是婚姻存在的理由——它教導我們愛的功課。

讓你的婚姻關係延展、擴充你愛人的能力——讓它教你活出基督徒的

— 父 —

愛神比較容易，因為祂沒有令人作噁的體臭。神沒有口臭。神不會以惡報善。

Sacred Marriage

生命。讓婚姻成為愛的練習場，你可以在其中學習接受並且服事另一個人。我還要請求你別將這樣的「愛」限定在禱告、教導和勸戒等「屬靈」的事上；因為愛的體驗也包括在非常「屬世」的層面上取悅彼此。正如以下所要說明的，這也是聖經中的真理。

神聖的歡愉——花心思使另一半快樂

儘管古時神呼召以色列男丁披甲征戰，然而祂卻開了一個特例。這記載在申命記裡面：「新娶妻之人不可從軍出征，也不可託他辦理什麼公事，可以在家清閒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申二十四 5）。

在過去的神學生生涯中，我幾乎沒有想過神會希望我傾全力讓自己的妻子快樂。這位賢內助的角色，應該是與我一起傳福音、研讀聖經、教導年輕信徒、從事「基督教事工」。「神希望我全心全意使妻子快活以藉此服事祂」的說法，對我來說，實在不同凡響。這難道意味著，假如我的妻子不快樂，我就虧欠了神？



這難道意味著，假如我的妻子不快樂，我就虧欠了神？

儘管申命記二十四章 5 節只提到婚後的第一年，然而我們可以合理推論，每個結婚的人都應該花一些時間與心思為自己的伴侶帶來歡樂，並藉此頌揚帶給配偶快樂就能討神歡心的

深邃真理。從最實際的角度來說，作丈夫的時時用心博妻子一笑就是在服事神。作妻子的為丈夫精心安排一次難忘的親密溫存就是在服事神。作丈夫的犧牲一點好讓妻子擁有她所需要的休閒時間，這就算是在服事神。

當耶穌說：「愛主你的神……要愛人如己」時，祂拆去了圍限我們的框架，將愛的全景攤開在我們眼前。祂所談的聖愛與「信仰」比我們所想的大太多了。

這是給現今社會的一個預言。每年我們看到一本又一本教人如何照顧自己的書籍出版上市。隨著社會結構日益瓦解，人們越來越執迷於為自己設想、為自己堅持、為自己爭取利益。這種對於自我需要的強調有時顯得荒謬至極。我曾見過一本書的廣告，英文書名就叫做“*Sex for One: The Joy of Self-Loving*”（譯註：中文版書名為《自慰》）。

就在這個社會成為自我照顧專家的同時，我們似乎失落了關懷他人的藝術。犧牲一詞蒙上了負面色彩，今天的人寧願當個自私的人，也不願意成為一個「相互依賴」者。

然而聖經卻告訴我們：「要讓你的妻子快活。天天犧牲你自己。只有當你捨去生命時，才能真正找到它。」

經歷過一些事後，校園牧師布萊迪·鮑賓克（Brady Bobbink）決定認真看待聖經關於愛的教導。布萊迪相



犧牲一詞蒙上了負面色彩，今天的人寧願當個自私的人，也不願意成為一個「相互依賴」者。

Sacred Marriage

當晚婚，婚前他已是門徒訓練及單身生活方面相當出名的教師。由於各界邀請不斷，布萊迪有許多機會運用教導恩賜來「服事」神。

在布萊迪向雪莉求婚之後，生活起了相當大的改變。有過一次婚姻經歷的雪莉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婚後不久，布萊迪和雪莉則開始為孕育出兩人的孩子而禱告。

「在這個情況下，愛我的妻子意味著什麼呢？」布萊迪在心中思量。接著，他在禱告中許下了一個誓言：如果雪莉再生下一個孩子，那麼孩子出生的第一年他將不會從事任何目前職務以外的教導事工。稍後雪莉懷孕並且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兒子米加。

幾個月之後布萊迪接獲邀請前往新加坡演講。布萊迪學的是歷史，也熱愛旅行。這趟遠東之行可說是畢生難得的機會，更能讓他教導、服事來自於另一個文化的基督徒。

他興高采烈地告訴雪莉這次難能可貴的機會。而就在兩人對話進行到一半時，他想起了自己的誓言。他停下來，大聲說：「我不能去。」

雪莉試著讓他對這個誓言釋懷，她對他說：「親愛的，我會沒事的！」

此時的布萊迪大可輕易玩起宗教把戲。「我可以拿一個崇高的理由堂而皇之地自圓其說，」他坦承：「我可以說我要向另一個文化族群談道；然而如果我真的如此熱愛這樣的

事工，那麼我早該帶著妻小搬過去那裡了。」

有些人也許覺得布萊迪錯失了一次將福音帶到異國以蒙神喜悅的機會。但布萊迪深知，在妻子特別需要幫助與呵護的時候加倍疼愛她，也一樣能蒙神悅納。在必要的時候留守家中照顧妻子，與單身的時候離家傳道，同樣都是「基督徒的服事」。

布萊迪堅稱：「以愛他人之名來迴避善待妻子和孩子的責任，是一種假冒為善。」

學習去愛

約翰·巴哲（John Barger）博士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向一席男性聽眾發表了精采絕倫的演說。演說中，他見證自己如何從一個專橫霸道的丈夫轉變成為謙卑服事的丈夫；然而整篇講章的主旨不僅在說男士們可以成為更好的丈夫，因為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事實上，巴哲的演說真正激勵我的部分，乃在於他的親身體會：藉著學習愛自己的妻子，他更加懂得如何愛神。

我想與你分享一小段關於巴哲的故事。故事的起頭是巴哲的自我告白，也是許多男性對於女性所抱持的觀感。

我們很容易瞧不起女性，許多男人皆如此。我們眼中的女流之輩顯得柔弱、膽怯、只能做做照料

Sacred Marriage

孩子的卑微瑣事、容易情緒化、缺乏邏輯，而且往往心胸狹隘。或者，我們視她為誘惑男人的蕩婦，我們以情慾膜拜她，以一頁又一頁的雜誌圖片展示她的身體，然而骨子裡卻因為受她性愛的駕馭而憎恨蔑視她。男性對女性的輕蔑，影響著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部分：我們與母親的關係、與女友的關係、與秘書、妻子、孩子、教會，甚至是與神的關係。

我並非僅僅在說你對女性的輕蔑，我這麼說也包括我自己在內。經濟大蕭條期間，我的家人流落街頭，因此我很早就已熟悉活在窘迫環境中的窮人常有的憤怒與輕蔑：男人酗酒，而且不是將女人當作洩慾對象，就是將她當作傭人……因為這個緣故，婚後有許多年我總是對家人頤指氣使，以威權鐵腕支配著內人蘇珊和七個孩子，更拿聖經作為自己特權與威嚴的根據。畢竟，聖經清楚吩咐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多年來對妻兒的支配、使喚，讓他們對我心生憤恨與恐懼，卻不敢挑戰我的權威，生怕惹得我勃然大怒……我使蘇珊和孩子與自己疏離，最後失去了他們的愛。家並不是個舒服的地方——對他們、對我而言，都是如此。及至一九八三年，若不是為

著孩子，蘇珊早就離我而去了；而就連這份對孩子的牽繫也逐漸失去它的力量。

接著我們經歷了一連串打擊，使我的道德、心理及屬靈生活，有了深邃的改變。³

巴哲所經歷的第一個「打擊」是親眼目睹妻子的難產。蘇珊的胎盤脫落，大量出血，最後嬰兒死去了。巴哲博士細述了這次經歷：

清晨兩點鐘，我站在明亮冰冷的醫院產房，左手抱著那具毫無氣息的幼小的身軀——那是我的兒子——我不可置信地盯著他死去的樣子……對於這個嬰兒的死和妻子的冷漠，我可以憤恨不平地大肆宣洩，讓我的家人活得更悲慘；或者，我可以學習愛他們，使他們活得更好。我必須下決定。答案其實很清楚。望著躺在懷裡弱小無助、早已斷氣的嬰兒，我在剎那間了然於心。在那關鍵的片刻，因著神的恩典，我選擇踏上那條費力、平凡而容易令人氣餒的路——試著學習善待家人。

我沒有時間一一細數接續四年我們必須承受的打擊：孩子生病、母親突然撒手人寰、我失去了教職、妻子三次流產，以及一個刺穿我們生命最核心

Sacred Marriage

的錐心之痛。

在這些苦難當中，我發現停止傷害並學習去愛的惟一途徑，就是親身承受苦難，並無時無刻努力抗拒我的憤怒、怨懣、輕蔑、嫉妒、情慾、驕傲，和其他許許多多的惡念。

我開始勒住自己的舌頭。

我開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道歉。

面對嚴厲的評斷，我不再自我防衛，因為真正重要的事不是據理力爭或保持美好形象，而是去愛。

過去有太長的時間，我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裡；從那一刻起，我開始少提自己的憂愁勞苦，而試著了解蘇珊的哀傷與重擔，並且幫助她承受這一切。

坦白說，當我開始傾聽蘇珊，開始認真聆聽她的心聲、任她盡情傾心吐意時，她所流露的傷痛之多、之深，讓我著實大吃一驚……這大半不是蘇珊獨有的哀傷。所有女性都體驗到這樣的傷痛，它來自於女性的生理特質，與為人母親的角色——撫育子女的责任不僅是她肩頭的重擔，更讓她不得不在經濟與精神層面上仰賴丈夫的支持與供應；它來自於她深愛著丈夫兒女，卻無法保護他們不受傷害的

無助感；它來自於一個可悲的事實，也就是在這個社會上，即使最貞潔的婦女，都難逃男人淫穢的眼光、評論與侵犯的威脅；它來自於一般人仍然將婦女視為愚蠢、善變而迷信的化身，沒有什麼價值，也不值得尊敬……

女性……所承受的這些傷痛，遠比我們男人所想像的來得多、來得深。然而除非我們主動詢問，她通常不會向我們透露這些傷痛——或許因為男人太常將她的問題當作芝麻蒜皮的小事，或者覺得一切都是女性的軟弱與好發牢騷作祟……

男人是否能……挪去這把刺入每個女人內心的傷痛之劍？我不認為他可以。她所面對的問題，大多不是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一位朋友在結束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後，聽見妻子連連抱怨著噪音、煩惱與做不完的家事，他粗聲粗氣地回答：「妳要不要我留在家裡做家事，讓妳去上班？」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他無法解決她的問題。然而她究竟期望他怎麼做呢？

讓我告訴你：她期望得到他的傾聽、了解，與感同身受。她需要他向她表示儘管她面對許多煩惱、儘管她疲憊不堪、無暇妝扮，他仍然愛她——

Sacred Marriage

讓她知道她受苦，他也跟著傷心；如果可以，他將為她改變這一切。

巴哲博士重建夫妻之愛與進一步了解彼此的努力，帶來了改變。他三年之久的「耐心傾聽與建立蘇珊的信賴」，和「幾百個鐘頭的溝通與交談」，終於使蘇珊的憤怒消退，排解了她譏諷不平的心情，使她「變得柔軟而溫和」。

在兩人更新的婚姻裡，生活變得甘甜如蜜。約翰與蘇珊相信他們幾乎要擁有天長地久的甜美婚姻。然而就在此時，悲劇再次降臨。

醫生發現蘇珊正處於癌症末期。

為期八個月與病魔的搏鬥於是展開。巴哲博士必須以非常具體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妻子這份新生的愛。照顧重症病患是一件相當艱鉅的任務，然而，約翰將它當作一個「讓她知道我有多麼愛她」的機會。



其中的甘甜，則發自於一份不平凡的愛。憶及此愛，他知道自己經歷了多數人渴望擁有、卻無法獲得的體驗——真摯、而深入靈魂核心的相伴相隨。

儘管蘇珊獲得了最好的照料，病魔終究奪去她的生命。在親友陪伴下，蘇珊握著摯愛丈夫的手，嚥下最後一口氣。

巴哲博士帶著甘苦摻半的心情，回顧夫妻兩人共渡的時光。苦澀的滋味包藏在兩人重生的婚姻裡——就在

他們成為彼此最親密的知己，就在他在真愛中發現生命更深邃、豐富的意義之後，他必須與妻子道別。而其中的甘甜，則源自於一份不平凡的愛。憶及此愛，他知道自己經歷了多數人渴望擁有卻無法獲得的體驗——真摯而深入靈魂核心的相伴相隨。

在一段沉思中，巴哲博士記述與妻子這段經歷如何反映在自己與神的關係之上：

我認為丈夫若要與妻子培養深厚的感情，他必須具備以下美德：耐心、傾聽、謙卑、服事，以及忠實、溫柔的愛。思想一下這些德性。很多時候，神在與我們的互動中都表現得宛如女性——我期望這麼說不至於太極端。

女性能迸發不可思議的生命力，讓身為男性的我們望之生長，甚或恐懼戰驚。然而她的愛卻流露得靜默、悄然；她說話宛如耳語呢喃，而男人們則必須屏氣凝神，才能聽見她愛的言語，也才能了解她。

神不也是如此嗎？

祂不也在多數人生命中輕聲細語嗎？我們若不仔細聆聽，不斷嘗試，便會錯過神聖之愛的微聲低吟，不是嗎？真正愛一個女人並接受她愛的回應所

Sacred Marriage

必須具備的美德：傾聽、耐心、謙卑、服事與忠誠的愛，這些正是我們愛神並感受祂的愛所必備的美德。正如我們不可能在女性面前作威作福而期望了解她、與她更親近，我們也不可能擺出高姿態來認識神、親近神。

我們不可能以命令的方式強索女性或神的愛。我們得耐心等候。女人的心會因男人謙卑承認自己的脆弱而軟化，同樣的道理，神也在我們謙卑承認自己的軟弱時，最顯出溫柔、慈憐。

儘管這一則故事以男性為訴求，但我猜想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女性。那個讓你幾乎愛不下去的男人，很有可能就為你提供了一條學習愛神的途徑；這是聖經真理。主所疼愛的門徒約翰說得很明白：「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約壹四 20~21）。

這男人或這女人似乎與你有著天壤之別。這一點我能了解。這是愛他／她之所以如此困難的原因。你在這個層面顧全大局，她在那個層面權衡輕重。當妳十分確定這個觀點最重要時，他卻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於是你自問：「我怎麼可能去愛一個和我如此截然不同的人？」

然而請再想一想，如果你能誠實問自己以上問題，那麼請捫心自問：你怎麼可能愛神？祂是靈，你則拖著血肉之軀。祂是永恆，你的生命有限。祂聖潔、完美、毫無罪惡，而你和我一樣，一身是罪。

與「人去愛神」相比，男人去愛女人，或女人去愛男人，可算不上太大的挑戰。

然而我認為真理還不僅止於此。我相信婚姻要求我們跳脫自我，並學習去愛「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和另一個人生活在你可以想像得到最親密的生活情境中——一同起居、同床共枕，甚至時而分享彼此的身體——我們不得不去學習尊重、欣賞一個與自己迥異的人。

我們必須跳脫自我，因為事實是我們並不完整。神使我們在祂——全然有別於我的祂——裡面找到滿足。婚姻告訴我們，這個世上不只有我自己；它要我們向另一個人退讓，同時也讓我們在這個人身上發現喜樂、歡愉，甚至狂喜。

作丈夫的無法藉著使喚妻子得到長進；作妻子的也不能以操弄丈夫豎立美好風範。惟有愛能解開這宇宙間的屬靈奧祕。愛推開了永恆之門，使我們得以沐浴其中。

基督教信仰包含對特定真理的堅信，這是無庸置疑的事；然而它的先兆、它的印記與榮耀卻不僅限於以理性相信



與「人去愛神」相比，男人去愛女人，或女人去愛男人，可算不上太大的挑戰。

Sacred Marriage

婚姻
靈修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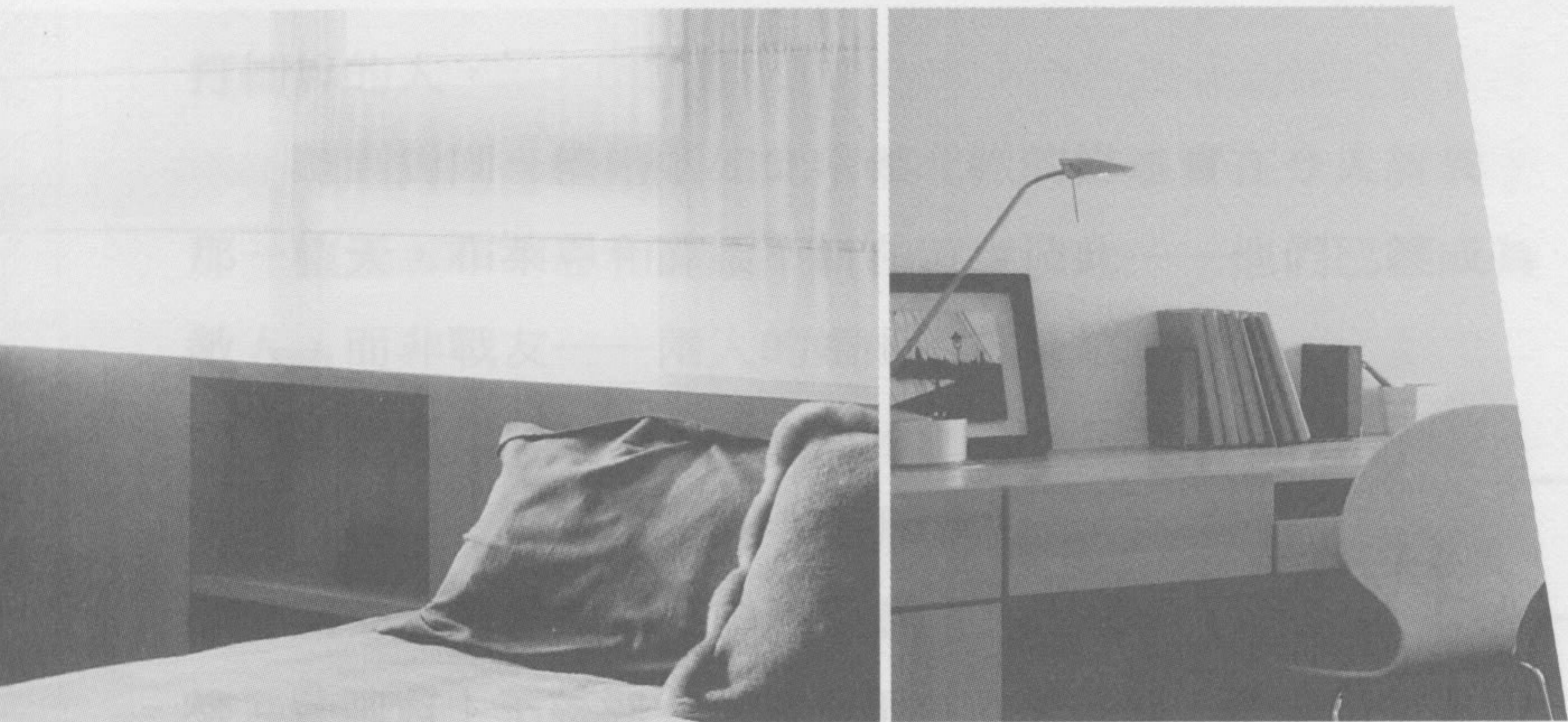
真理。基督教之美在於學習去愛，而幾乎沒有任何生活情境比婚姻更能成為愛的試金石。

沒錯，要愛你的伴侶並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愛神，請低頭看看自己手指上那枚結婚戒指；讓自己重新探索它所代表的意義，並學習熱情、瘋狂、持久、新鮮地去愛使你戴上這枚戒指的那個人。

這可能是一件你所能做的最屬靈之事。



基督教之美在於學習去愛，而幾乎沒有任何生活情境比婚姻更能成為愛的試金石。



我們都在臭水溝裡，但有些人總能抬頭仰望繁星。

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Wilde)

我們不能天真以為婚姻是免於墮落侵襲的避風港……

生命最深沉的掙扎，

將發生在墮落影響所及、最首要的關係之中，

就是：我們的婚姻。

艾倫德 & 朗文

Sacred Marriage

「我工作了一整天，」布萊恩向我快快訴苦：「回到家還要準備晚餐、陪孩子玩、清洗碗盤、哄孩子上床睡覺，然後一回過神，已經是九點半，而我整個人早就累得不聽使喚。」

「那這些時候你太太都在做什麼呢？」我問道。

「她在上網，她把所有的時間都耗在網路聊天室裡。」

「真的？」

「是啊！她每天花上好幾個小時在網路上跟人『聊天』。她跟這些人，比跟我和孩子更有話聊。真讓人受不了！」

一兩個鐘頭之後，布萊恩在幫剛出生不久的嬰兒換尿布，而薛柔開始抱怨起布萊恩如何毀了兩人的婚姻：他使這個家債台高築、從來不陪孩子玩、沒有負起一家之主的屬靈責任，也不肯幫忙作家事。

這使我的妻子大吃一驚。她中學時期就認識布萊恩，一直覺得他會是個孩子的大玩偶般的好爸爸，也是個理財上精

打細算的人。

聽到對同一樁婚姻如此南轅北轍的描述實在令人訝異。那一整天，布萊恩和薛柔不斷在苛責彼此——他們已經成為敵人，而非戰友——兩人的婚姻籠罩著愁雲慘霧。

「就是這樣，蓋瑞，修理他！」

牌局進行到一半，我的一手好牌讓對手布萊恩屈居於下風，此時薛柔在一

旁連連叫好。這不是一個善意的玩笑，而是對於敵人失敗的幸災樂禍。



你要鄙棄輕蔑。

回想這一天的情景，我的腦海浮現出一句話。十七世紀經典名著《成聖途徑》（*An Introduction to a Devout Life*）的作者聖方濟·沙雷，曾在一封書信中寫下了一句簡潔有力的箴言：「你要鄙棄輕蔑。」

布萊恩與薛柔兩人心中充滿了對彼此的輕蔑，他們把時間都花在數落對方的不是。很明顯的，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很可能是兩個人）不是在撒謊，就是對自己的婚姻產生了嚴重的認知偏差。

本章在談對他人的尊重，特別是對你的配偶。可悲的是，認真將尊重他人當作是主的吩咐或屬靈操練的基督徒並不多。我們一心只想得到他人的尊重，卻很少考慮到自己尊重他人的責任。

聖經在這方面說了很多。它吩咐我們要尊重父母（利十

Sacred Marriage

九 3)、尊重長者(利十九 32)、尊重神(瑪一 6)、尊重配偶(弗五 33; 彼前三 7)，事實上，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人，耶穌忠心的門徒彼得勸勉我們「務要尊敬眾人」(彼前二 17)。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股受尊重的渴望。當這份渴望無法滿足時，人很容易會落入自暴自棄的陷阱。如此一來，我們非但未能好好建立自己的生命以贏得他人尊重，反而會轉而貶抑自己的配偶，好藉此說服自己相信對方的輕慢不具有任何意義。在屬靈層面上，這將形成殺傷力十足的惡性循環，很難破除。

神有一個解決之道，我們若肯身體力行，它將使你我的關係完全改觀。儘管許多人一輩子都在追求獲得尊重，基督教婚姻觀卻呼召我們盡心盡力給予尊重。它呼召我們，即便對一個人最隱密的性格缺陷瞭若指掌，仍要尊重他。婚姻呼召你我延展自己，學習去尊敬自己最熟悉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得嘗試「鄙棄輕蔑」。

行到水窮處

婚姻生活的第一週為我留下了許多生動難忘的回憶。有一次我在藥櫃子裡，無意間摸到了一把有點像剪刀又帶著鉗頭的不明金屬物體。「這是什麼玩意兒？」我不解地問。

「那是我的睫毛夾，捲睫毛用的，」我的妻子回答著。

現在捲睫毛已經不時興了，不過在八〇年代早期它可是相當普遍的風尚。

「妳真的有捲妳的睫毛嗎？」我問。

「當然，」她答。

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關於捲睫毛這檔事。我壓根兒沒有想過筆直的睫毛是邋邋的記號。

「所以說，你們女人走在街上都在說些什麼？」我揶揄地問：「是不是說：『嘖嘖，看看那個女的，她忘了捲睫毛，竟然還在大庭廣眾下拋頭露面』？」

「別鬧了！」妻子邊說邊把睫毛夾搶了回去。

婚姻生活一開始可能帶給你許多新發現。你一直以為每個人都把垃圾桶放在廚房流理台的左下方，直到你發現太太娘家的垃圾桶是放在走廊上。

「可是它不該擺在那兒！」你抗議道。

「為什麼不能？」你的新婚妻子回問。

「因為我媽都不是這麼放的！」

我花了好幾年時間才能接受麗莎喜歡把某些藥品放在佐料櫃的習慣。如果你問我，我會說把舒胃錠放在香草精和鹽巴旁邊本來就不對。但這是麗莎家的習慣。

然而在一段時日之後，這些小小的驚奇與神祕感都成了家常便飯——就是在這個時候，輕蔑的態度悄然滲入婚姻。

馬克吐溫曾說過一段關於自己和密西西比河的故事，十

Sacred Marriage

分引人深思。他深愛著這條美麗的河流，自己花了許多時間去認識它、探索它。他將河流的每一道曲線、每一次迂迴、每一處灣流都牢牢嵌在腦海裡。它的美經常讓航行其中的馬克吐溫讚嘆得出神。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懊惱地發現，這條美麗之河竟已失去它濃濃的詩意。一成不變的單調乏味，取代了滔滔大河的神祕之美。對於密西西比河，馬克吐溫愛得生膩。

每一個婚姻都要經過這個階段。熱情狂喜冷卻下來，一成不變的生活悠悠展開。神祕感被一種幾乎帶著喜劇效果的熟悉感所取代——先生剛走到沙發前，太太就知道他的坐姿會如何；電話鈴一響，先生就能預測太太接起電話要說的話。

我們有一位朋友打算送給丈夫一組高爾夫球具作為他的生日禮物。她事先到店裡面向店員說明：「這是買一組球桿的錢。我和我先生明天晚上會來這裡。他會看看這些球桿，然後走過去跟我商量，接著他會走回球桿前，然後摸摸他覺得最好的那一組。在這個時候，我要你走過來對他說：「你太太昨天已經付了這組球桿的錢。生日快樂！」

那位店員聽了相當吃驚，半信半疑地答應配合。

隔天，我們的朋友帶她先生到高爾夫球球具店隔壁的餐廳用餐。晚餐結束後，她先生如她所料，指著球具店對她說：「我們過去看一下好嗎？」

「好啊！」她回答。

丈夫瀏覽過整間店，並在兩組球具前停下來。接著他走回妻子身邊和她討論這兩組球桿，最後回到球桿前，摸一摸他覺得最好的那一組。此時店員走過來，生動演出了他的台詞。

當愛變得如此熟悉，我們是否可能對一個人「愛得生膩」？

據說十九世紀的知名伉儷詩人羅伯·布朗寧（Robert Browning）和伊麗莎白·布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她寫下了經常被引用、諧擬的十四行詩第四十三號「如何戀君深，容我細細數……」）兩人從未裸裎相見。這對夫妻纏綿綿長的愛情成為難能可貴的人間傳奇——是否正因為這份身體的神祕感，使他們的熱情得以燃燒得濃烈持久而不降溫？

當我們愈來愈熟悉配偶的性格與弱點時，尊重對方就顯得更加困難。然而對配偶的輕慢不敬，與其說是婚姻必經之路，不如說是靈命幼稚的表徵。請思考一下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儘管這個教會充滿好起紛爭的人（林前一11）、見識淺薄的人（一26）、「屬肉體的」靈性嬰孩（三1~3）、自高自大、自我中心的人（四18）、一個與繼母行淫的人（五1）、彼此告狀的貪婪信徒（六1），和心志幼稚的人（十四20），保羅仍然敬重他們：「我常為你們感謝

Sacred Marriage

我的神……」（一4）。他很了解這些信徒，也深知他們的軟弱與過犯，即便如此，他始終能為這些人心存感激。原因何在？答案就在第4節後半段：「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楷體字為作者所強調）。

馬哈尼將這個道理闡述得巧妙，當我們花多一點時間尋找周遭罪人身上「恩典的證據」，少一點時間挑他的毛病，就能為他心存感激。如果我的妻子感覺到我專注於她的缺陷更甚於見證神在她成聖過程中的恩典，那麼我就是個律法主義的丈夫，與法利賽人相去不遠。給予尊重是一份責任，而不是恩澤；尊重他人是一種成熟的表現，它來自於一個人對神豐富恩典的深入了解。

挑戰偏見

那天晚上我一進家門，麗莎就立刻把電話遞給我。「蓋兒暴跳如雷，」她說，「詹姆斯說要跟你談一談。」

我接過電話，發現蓋兒和詹姆斯當時的關係確實相當緊張。

「蓋兒說我欺壓她，」詹姆斯帶著諷刺的口吻說。「她認為我不尊重她、瞧不起她。」

「是嗎？」我說。

「是啊！她要求我去見她的諮商師，可是我就是感覺不

自在。」

「為什麼不自在呢？」我問。

「蓋兒的諮商師是個女的，我不是很確定……我不是很確定自己能信賴她。」

「讓我來釐清一下，」我回答。「蓋兒認為你不尊重她作為女性的身分。你覺得莫名其妙。可是你不想去見這位諮商師，因為她是一位女士，這讓你不能確定自己是否能信得過她？」

接著有好長時間的沉默。

我老早就知道詹姆斯遲早要面對這份挑戰。第一次見到蓋兒，我即明白詹姆斯為何選擇了她。詹姆斯的成長環境讓他成為十足的「大男人」，當時的他在尋找「小女人」。我們曾經聊過與他交往的女性，我看不到其中有任何人會挑戰他、強迫他、威脅他，甚至在任何方面與他競爭。這些女性也許受到父親太深的恫嚇，因此能夠安於依偎在大男人身邊，這種男性想擁有漂漂亮亮、纖細嬌弱、隨侍在旁，而最好是金髮碧眼的妻子；她知道怎麼微笑、怎麼應對、怎麼做愛、怎麼照顧孩子。

蓋兒想要擁有一份真正的婚姻關係。她已經脫離了扮演花瓶的階段，而詹姆斯則面臨危機。然而，這個危機並非如詹姆斯一開始所以為，來自於蓋兒的「暴跳如雷」，而是詹姆斯被迫要正視自己對一般女性以及蓋兒所懷有的偏見。

Sacred A Marriage

耶穌也曾刻意挑戰隱藏在門徒內心的類似偏見。他毫無顧忌地打破猶太拉比傳統，和井邊的婦女交談（參：約四）。在此之前，拉比與婦女獨處是從未有過的事，更遑論他能與她談論神學。一位拉比在有人向他建議教導女性特定律法時，如此回答：「一個男人如果授與他的女兒任何律法知識，便與教了她淫蕩之事一樣嚴重。」¹

這就是為什麼聖經以「希奇」二字來形容門徒看見耶穌與井邊婦人談論時的反應（約四27），它的希臘原文 *thaumazo* 帶有不可置信的意思，它在說：「怎會發生這種事？」「我有沒有看錯？」

毫無疑問，門徒心中的詫異多半來自於他們當時所身處的性別歧視文化。在耶穌的年代，巴勒斯坦女性在許多方面遭到社會排拒。要在會堂舉行聚會至少需十位成員，但女性不算在內。在法庭上，女性的證詞毫無效力。女性不適合接受教育（猶太聖典《他勒目》〔*Talmud*〕上面記載：「將妥拉〔*the Torah*，摩西律法〕授與婦女，比將它投入火堆中更

快使它滅沒。」）。女性與社會隔離，大門不出。社會對於女性的蔑視，可以從古代猶太男子這個大膽貶抑女子的禱告中看出：「感謝神未將我造成外邦人；感謝神未將我造成女人；感謝神未將我造成無知的人。」

耶穌以大膽的言詞和舉動質疑這類歧視女性的態度，他提昇女性地位，將她納入自己的密友與支持者當中。

耶穌以大膽的言詞和舉動質疑這類歧視女性的態度，祂提昇女性地位，將她納入自己的密友與支持者當中（參：路八1~3）。祂看重婦女，祂要她們跟隨在自己身旁；然而我們聽不到任何一句流言醜聞，因為耶穌以純全真誠的愛來對待婦女。

我的朋友詹姆斯一直等到婚後才有機會面對自己向女性所懷有的憎惡與輕蔑。他得先聽到自己的妻子說：「你不尊重我，因為我是個女人。」他得先一頭栽進自己話中的圈套：「她是個女的，我不是很確定自己能信賴她，」然後才能看見自己態度上的罪。

男女大不同

我們所面對的許多婚姻難題其實並不屬於某幾對夫妻的問題——吉姆和蘇珊的問題、馬克和黛安的問題、羅伯和吉兒的問題——而是普遍存在於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們基於懶惰或自私而無法深入了解配偶，認識他／她與自己的不同。

我可是在一次慘痛的經驗中學到這一點。對於整件事情的經過，我就不再贅述。那是一趟從華盛頓州貝林翰（Bellingham）前往北卡羅來納州洛麗（Raleigh）的長途旅行，整個旅程包含五個小時車程、四次機場起降、三個汽車租賃預約、兩個非常疲憊的旅客，還有一個活像是《歡樂單身派

Sacred Marriage

對》（*Seinfeld*）劇中人物的瘋狂計程車司機。

我和當時十歲的大女兒同行，預備先帶她到北維吉尼亞一位朋友家落腳，然後再獨自南下到洛麗。由於我們計畫搭乘的一班飛機臨時取消，過了晚上十一點我才將女兒艾麗森送到朋友家。接著我獨自驅車南下，直到凌晨一點鐘，疲憊不堪的我不得不在中途停下來。

隔天一大早我便起身繼續趕往洛麗，當天晚上我得在那裡發表一場規模不小的演說。在演講之前，我必須完成一個電話訪談、快遞一些校樣給出版社，然後回幾通電話——在此同時，我還得擠出一些時間預習晚上的演講。

就在必須抵達飯店會場的一個鐘頭前，我打了通電話給妻子。麗莎沒講幾句話就哭了——家裡電腦某個程式出了問題，是不是還要再花錢買一部新電腦？我盡可能在演講前調整好自己的思緒；在令人筋疲力盡的長途跋涉之後，我覺得自己需要一段專注的時間做好準備——麗莎的眼淚令我煩厭，特別是在那個時候。我還記得當時心想：「我出門在外時，她難道不能堅強一點嗎？我可承受不起這種負荷。」

在挫敗中我試著禱告，卻趕不走心中的煩躁。「好極了！」我心想。「用這副狼狽的模樣來面對我的聽眾！」我努力嘗試不要怪罪妻子，卻顯得有些徒勞無功。

「當一個男人旅行在外時，他需要一個比較堅強的女人顧家，」我不斷在心裡抱怨、悔改，然後更生氣地抱怨。

兩個禮拜之後，我在《華盛頓郵報雜誌》（*Washington Post Magazine*）上讀到一篇相當精采的個人經驗談。麗瑟·曼蒂（Liza Mundy）描寫她在一次編輯會議上驚覺自己正在哭泣的經驗。她當時激動、焦慮、而疲憊——沒有什麼天大的事，但所有的問題加起來卻讓她想大哭一場。她寫道：「突然間，我的臉一陣灼熱，淚水盈眶。我拚命眨眼睛，想把淚水逼退，卻是白費力氣。我的朋友稍後將這次辦公室落淚的經驗形容得很美，他說：『你不再是為他們所說的話哭泣。你哭，因為你想哭。』」

在一兩個段落之後，曼蒂寫了令我大吃一驚的一段話：「『別太在意這些眼淚；它們不具任何意義。我的頭腦很清楚，而這些討論也並未如表面上看起來那般令我不悅。我只是覺得很累、有點壓力、心情激動而已！』這是我當時想說的話。因為我知道，也許對多數女性而言，流淚有時不過像是在流汗。」

身為男人，我將淚水看成軟弱與不知所措的表現。若要在辦公室裡哭，那得發生重大悲劇才行。那時我才明白，也許眼淚所代表的意義對我和對麗莎而言，是截然不同的。我看到她哭，就以為她要崩潰了。事實上，她哭，卻好像流汗一般。

如果有一天我和麗莎為著某個緣故分手了，而我娶了另一個看起來「比較堅強」的女人，我極有可能仍得面臨相同

Sacred Marriage

處境。麗莎令我心煩的特質，可能正是多數女性的特質；這是一般男女差異的問題，而非蓋瑞與麗莎特有的問題。

幾個月後在耶穌受難日那天，我看著麗莎硬生生把淚水吞到肚子裡去。我們的小女兒雀兒喜將一件灑有亮粉的襯衫丟進洗衣機裡。衣服的下場可想而知，而她則無法按照原先的計畫穿這件衣服上教堂。麗莎睜大了眼睛——這個表情十四年來我不知見過多少次——然後她開始不斷眨眼，好讓淚水不掉下來。

我站在門口，心想，有什麼天大的事情好哭？襯衫上的亮粉？有這麼嚴重嗎？

然而我隨即嘗試學習尊重：「蓋瑞，別這樣！眼淚對她而言，意義不同。不要論斷你的妻子。」

我保持沉默，而她的淚水很快退去。我們安然無事地上教堂。

請注意這個過程：我必須先學習了解麗莎，然後才能真正尊重她；在能尊重她之後，我才能完整地愛她。這是一個偉大的屬靈醫治歷程，我得先虛己，而後才能學習去愛人，從中成長。

查理·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提到了「一種生命相互的侵越、兩個自我的破碎，好讓兩人能在彼此的愛中蛻變、更新。」² 的確，我得先「破碎」自我，才能獲得重塑與更新。

批評論斷的態度並不能破碎自我，它只會讓我不斷膨脹。它將使我驕傲自大。而在學習尊重他人的過程中，我的生命得以改變。

屬靈平等

就道德本質來說，男性和女性在神面前平等。這並不意味著男女無異，也不代表男性和女性就會扮演或應該扮演相同的角色。然而，這個真理卻告訴我們，根據聖經的教導，男人和女人都是依照神的形象受造。這是創世記一章 27 節的教導，保羅也在新約聖經中再次強調，他告訴加拉太教會信徒，在耶穌基督裡「並不分……男或女」（加三 28）。

我的妻子乃是依神的形象受造，此一事實召喚著我做出遠比克制對她的輕蔑更為崇高的舉動。當然，因為麗莎是個女人而瞧不起她，是極不恰當的反應；然而僅僅不輕視她與認真看待她具有神形象的事實而尊崇她，這兩者間還存在著極大的落差。

有一次我們全家到國家美術館參觀林布蘭的親筆畫作。我那喜歡觸摸的孩子中有一個伸出手想摸畫。我妻子立刻低聲制止，並在孩子的小手摸到畫布前趕緊一把抓住它。「這可是林布蘭耶！」在守衛銳利的目光凝視下，她小聲警告孩子。「你不能碰這些畫！」

— 文 —
批評論斷的態度並不能破碎自我，它只會讓我不斷膨脹。它將使我驕傲自大。

Sacred Marriage

我的妻子是神親手所造！我怎能膽大包天羞辱她？事實上，這個真理甚至將使我在伸手碰她之前躊躇片刻，不是嗎？畢竟她可是造物主的女兒呀！

敬重我們的配偶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我們必須採取的態度與行動遠不僅止於避免羞辱他。正如貝西與蓋瑞·瑞可奇夫婦所指出：「敬重一個人是主動而非被動的表現。我們藉著推崇與尊敬來敬重自己的妻子：公開讚揚她；肯定她的天賦、能力與成就；對她一切的付出表達感激。沒有表達出來的敬重算不上敬重。」³

對我而言，履行我敬重妻子之責最大的挑戰，在於我很容易因為忙碌而分心。我並未刻意表現輕慢，只是因為心不在焉而忽略了主動尊重她。

我稍早曾提到的馬里蘭州牧師馬哈尼，幾乎能夠以直覺反應來敬重他的妻子。他的妹妹曾描述一次馬哈尼和妻子擁抱著頭一胎孩子的情景。許多作父母的都知道「崇拜第一個孩子」的心情。然而馬哈尼卻在這方面展現了他性格的成熟。有一個人前來對馬哈尼說：「她必定是你的心肝寶貝」，馬哈尼卻立刻指向妻子回答：「不，她才是我的心肝寶貝。」⁴

敬重我的妻子是婚姻的操練，也是屬靈的操練。原因很簡單：我發現我愈能敬重我的妻子，就愈能尊重一般女性。反之亦然。「不過是女人嘛！」這句話顯出了靈命的病態。

這所謂「不過是女人」的女性同胞們，可是依照神的形像受造。說這句話極有可能使人落入中傷造物主的危險——因為是祂創造了我們眼前的女性。

尊重他人能為我們帶來生命與亮光。它最終使我們學會尊重神。祂創造了每一個人，並以祂認為適當的方式來塑造這些生命。尊重他人是不可或缺的屬靈操練，而婚姻則每天給予我們這方面的成長機會。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一些能幫助我們鄙棄輕蔑的實用方法。

鄙棄輕蔑

■ 採取神聖的「雙重標準」

婚後的頭幾年，我在自己和妻子的人格特質上帶來了正負參半的影響。問題是，我花太多時間給自己正面肯定、給妻子負面評價。後來，我讀到了偉大的清教徒學者約翰·歐文（John Owen）的這段話：「惟有認清自己內心罪惡的人，才能被神使用、多結果子，並在信仰與順服上堅定不移。其他人只能自欺欺人，在家庭、教會和一切關係上得罪他人。他們在自我膨脹與批評論斷中，顯露出表裡不一的生命。」⁵

我這才看見了內心自以為是的自欺心態。我該做的不是專挑麗莎的毛病，一心一意想要她改進；而是常常屈膝在神面前，請求祂改變我。這個想法在一次晨更中變得深刻而鮮

Sacred Marriage

明。就在我開始藉著經文禱告時，腦海突然蹦出一個問題，把我嚇了一跳：「麗莎有沒有一種好像嫁給了耶穌的感覺呢？」



聖經一再教導我，我身為基督徒的責任就是：每天要活得更像耶穌基督。

我幾乎要捧腹大笑，卻立刻有另一個想法使我心頭一驚。聖經一再教導我，身為基督徒的責任就是：每天要活得更像耶穌基督。經過一段時日之後，我的妻子應該要能感受到我與

耶穌至少是有幾分家庭成員間的神似。我於是看見自己在為妻子改善自我的努力上，是多麼乏善可陳。

「等一等！」我那自私的本性想要吶喊：「那她呢？」我很快想到妻子可以如何如何改進，我們的婚姻將因此更加美滿幸福。然而此時我又回想起十八世紀偉大的聖公會作家勞威廉（William Law）所寫下的這段話：

若不能對罪人滿懷悲憫，就不是屬乎基督的靈。完美生命的最大表徵，顯現於你對軟弱不堪、缺陷重重的人所表達的愛與同情。反過來說，當你深感自己受人侵犯而忿忿不平時，那就是你最沒有理由對自己感到滿意的時候。當然，一切的罪都是可憎可惡；然而我們看待罪惡要有如殘疾病痛一般，對於生病的人我們總以溫柔憐慈對待。⁶

要接受這番話並不容易。基本上，勞威廉告訴我，當我的尊重變成輕蔑時，問題出在我的軟弱，而非妻子的不足。如果我有成熟的靈命，我將以基督的憐憫來看待她的欠缺。尊重是屬靈的操練，是我對妻子該盡的一份責任。

很幸運的，我生命中的某一個改變，幫助我用另一種觀點來看待這一切。

■ 另一種認識

在我成立個人工作室之後，我和妻子步入了另一個嶄新的婚姻階段。為了節省開支，我們決定將我的工作室設在家裡。惟一的問題是，當時我們住在空間有限的連棟住屋裡。

還有三個孩子。

換句話說，我的工作室就是麗莎和我的臥房。

許多夫妻在知道這件事後都覺得相當不可思議。「這樣你們還能喜歡彼此嗎？」他們問。

其實，在家工作為我們的婚姻帶來許多奇妙的祝福。這是我第一次得以親眼目睹麗莎如何度過她的一整天。當然，在這之前我知道她如何度過週末。然而真正讓她辛苦的可不是週末的那四十八小時，而是日復一日、從不間斷、無止盡教養孩子的責任，還有按時打掃房子、料理三餐、準備她的查經課程。而當你的老公下班回家時，你還得有足夠的精力表現出一副妻子應有的模樣。

Sacred Marriage

另一方面，我的妻子也看到我如何一整天面對電腦螢幕工作。有些日子我很疲憊。有些日子我會生病。有的時候窗外天清氣爽，風和日麗。但無論如何，我都得伏坐案前，孜孜不息地工作。我得打一些必要的電話，儘管有時心底不大樂意。她看到我的定力與自律。在最後期限前完成工作的壓力、為了家計而接下艱鉅任務的壓力，這一切，麗莎都清清楚楚看在眼裡。

一段時日下來，我們因著對方的付出而對彼此滿懷感激。



我們……在爭相消耗我們精力的重重責任下，建立婚姻。這一層新的體認，使我們對彼此的軟弱與有時奇怪的反應產生更深切的同理心。

麗莎和我更深入體會了對方所面臨的各種生活挑戰，以及為什麼有時候要扮演一個完美的丈夫或妻子那麼困難。我們並未在無憂無慮的伊甸樂園中共結連理，而是在爭相消耗我們精力的重重責任下，建立婚姻。這一層新的體認，使我們對彼此的軟弱與

有時奇怪的反應產生更深切的同理心。

要培養這份同理心，你不一定得在家工作。將你抱怨配偶如何不了解你的精力節省下來，努力嘗試了解對方。試著去發現他／她如何度過每一天。問問他／她。引導他／她和你分享在一天中，對你而言最困難的事是什麼？你什麼時候幾乎要宣告放棄？你的一天當中，有沒有任何單調乏味的部分？是否持續害怕著某件事情？下點功夫好好認識另一半所

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別只是數落對方的缺點。

■ 心懷感激

能夠心懷感激是一種特權——它使我對生活抱持正面的觀點——但它同時也是一份責任。「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詩一三六 1），「凡事謝恩」（帖前五 18）。想想保羅如何為哥林多教會肢體心存感激（參：林前一 4）。

當我對配偶心懷感激時，親密生侮慢這份定則便在我身上失去效力。我不斷為新的事物感謝她。我試著不將麗莎的例行工作視為理所當然。我從來沒有到朋友家作客用餐而未表達謝意，難道我不應該對自己的妻子表達相同的感激之情嗎？

很少有什麼事能比聽到自己的妻子或孩子說：「謝謝你為了供應我們這麼賣力」還要振奮我的心。這麼幾個字就足以挪去我肩上的千斤重擔。

輕蔑由期望而生，而感激則帶來尊重。我們可以選擇自己要投入哪一邊——是期望？還是感激？你所做的選擇將孕育出一個孩子，他的名字不是叫做輕蔑，就是稱為尊重。

當我對配偶心懷感激時，
親密生侮慢這份定則便在我身上失去效力。

輕蔑由期望而生，而感激
則帶來尊重。

Sacred Marriage

■ 謹記墮落的因子

我們必須明白這個世界有多麼殘敗。罪在我們的生命中烙下了深刻的痕跡。因著人類的墮落，我必須面對劬勞、困頓（創三 17~19），而麗莎要生兒育女，帶著複雜的動機與令人感到灰心、枉然的目標，進入情感關係（創三 16）。

即使最難能可貴的美滿婚姻，都難逃罪在個人身上及整個社會中所留下的咒詛。艾倫德及朗文便寫道：「我們不能天真地以為婚姻是免於墮落侵襲的避風港……生命最深沉的掙扎，將發生在墮落影響所及的最首要關係之中，就是：我們的婚姻。」⁷

難題就在於，儘管我們無法回到人類墮落之前的牧歌式生活，神卻為你我造了一顆能夠了解伊甸之美的核心，也就是說，我們知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子，只不過沒有能力達到這種理想罷了——「我們的靈魂渴望著只有在新天新地中才能享受的伊甸樂園。我們的心中埋藏著伊甸園的古老記憶。」⁸

這個事實催促著我溫柔包容我的妻子。我渴望她滿有耶穌呼召她活出的樣式，而我全心全意期許自己能助她一臂之力（反之亦然）。然而在天堂的這一邊，她不可能完全達到這個理想，因此我得學習在一個被罪玷汙的世界裡、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嘗試愛她並接受她。

接受這個世界沉淪的事實——以及其間的落寞失望、肉

體的囿限，和無數的責任——讓我更深刻體會麗莎在她的生活中所要面對的困難；而這將進一步幫助我鄙棄輕蔑。

我還記得自己在外工作的那段日子裡，麗莎和我偶爾會計畫兩人的浪漫之夜。白天在激情的催化下，我們說好要來個「酣暢淋漓」的夜晚。浪漫時光總在瞬間飛逝；在短暫的夜晚時分，我們忘卻了這個世界，陶然沉醉在夫妻親暱的甜美溫存裡。

然後次日清晨我出門上班，一天當中偶爾會興奮地想起幾個鐘頭後等待著我的親密時刻。然而一踏進家門，我卻不只一次發現迎接我的妻子只想獨自泡個熱水澡，早早上床睡覺。

「不過如果你真的想要，我還是可以配合。」她或許會這麼說。

「這不公平！」我過去總是這麼想。「我要的不只是個願意配合的太太。我要她主動而熱情！」

如今我看到了完整的經過——廚房地板上足以餵飽一窩老鼠三個冬天的麥片、完成居家教學進度的壓力、要煮午餐、要洗衣服，還得準時帶孩子去踢足球、跳芭蕾，然後……

於是，我明白這與個人無關，有時候作太太的只不過是因為累了。這就是在墮落世界上的生活。麗莎也不想感到疲憊；然而她是血肉之軀——我怎能過度苛求？

Sacred Marriage

在許多研討會中我一再強調：先生們，你所娶的妻子是一個殘敗世界中墮落的女子；太太們，你所嫁的丈夫是一個罪惡世界裡有罪的男人。我保證你的另一半一定會得罪你、讓你失望，並因著體力有限而使你受挫、哀傷。他可能帶著最好的動機回家，卻仍然控制不住脾氣。她可能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是一個墮落的世界。容我再說一次：你不可能找到一個完全不沾染墮落的配偶。如果你因為他／她有所軟弱，而無法尊重這個配偶，那麼你將不可能尊重任何一個配偶。

為對方設想

幾年前在一趟巡迴旅程結束後，我帶著疲憊的身心回到家，感覺自己彷彿徒步走過了這四百哩路。我在四天之內發表了六場演講，開車行經四個州。在車道上把車停好後，我心想：「好累。現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好好看一場足球賽。」一見我走進家門，麗莎則在想：「很好，他終於回家了！一整個週末獨自一人帶孩子已經快把我給逼瘋了。」

這是足以構成神仙眷侶爭吵的原因。這類情境感覺起來就像是地獄的專利產品。



這是足以構成神仙眷侶爭吵的原因。

然而接著我卻驚訝地發現，麗莎和我都成熟了。我試著打起精神陪孩子玩。我幫他們買了些特殊風味的爆

米花，在餐桌上，孩子一邊吃，我一邊和他們聊天——而此時我卻注意到麗莎對於我的疲憊格外細心體貼。

「你一定累壞了，」她說，「今天晚上我來帶孩子。」

聽到她這麼說，反而讓我想要照顧孩子。我看到麗莎即使有充分的理由把晚上的責任移交給我，她卻選擇對自己苛刻一點、對我寬厚一些，這讓我想要自己多忍耐些，好讓她輕鬆一點。

當然，我們並非總是這麼體諒彼此，然而能夠這麼做卻總會帶來美妙的結果。我想我們這種態度來自於使徒保羅，他說自己在罪人中是個「罪魁」（提前一 16）。我認為整本聖經沒有其他方法比此處更能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丈夫或妻子。如果我們假定另一半背負著較沉重的責任，而自己則往往有所虧缺——並憑著這份認知而努力——那麼我們將能找到兩人之間幾乎完美的平衡。

當我們的眼光固著於配偶的軟弱時，就會心生輕蔑。每一個配偶都有不足之處，如果你決意要挑對方毛病，你一定辦得到。如果你想讓這些缺陷盤據你的心，它們將一天天增長——而你則不會有任何長進！

耶穌提供了一個道理簡單而實踐不易的解決之道。祂叫我們在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之前，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太七 3~5）。

如果你現在心想：「可是我的配偶才是那個眼中有樑木

Sacred Marriage

的人，」讓我告訴你一個祕密：耶穌這番話就是說給你聽的。祂的這份挑戰針對你而提出。耶穌並不是在這裡為我們排解法律糾紛；祂乃是敦促我們心存謙卑。祂要我們擺脫輕蔑的態度——也就是鄙棄輕蔑——並學習尊重他人的屬靈奧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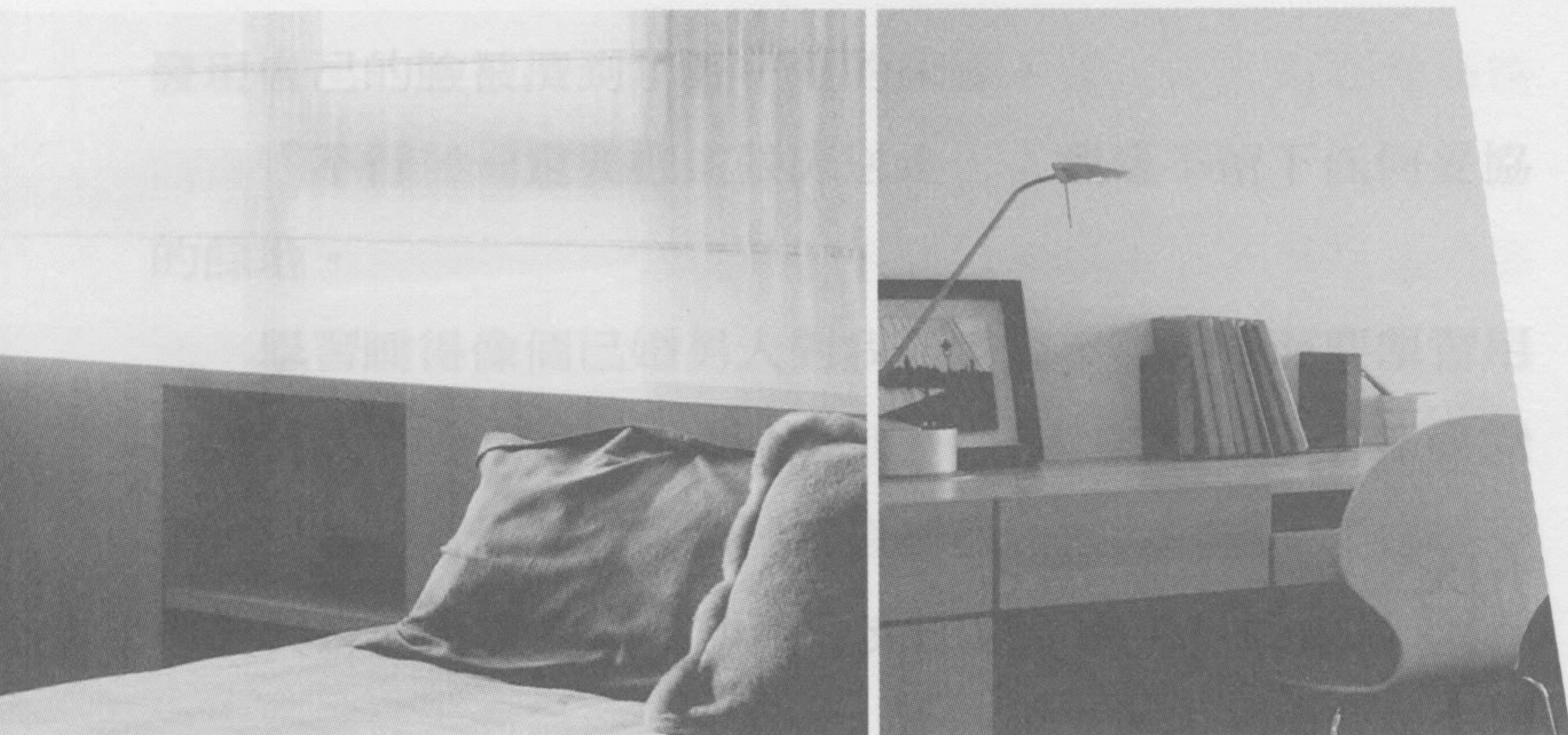
仔細想想耶穌道成肉身時祂所愛的人——猶大（背叛祂的人）、井邊婦人（一個放蕩縱慾的女子）、撒該（圖謀不義之財的騙子），還有許多類似的人物。儘管耶穌全然無罪，而這些人一身是罪，祂仍然尊重他們。祂替猶大洗腳；祂與井邊婦人誠懇交談；祂到撒該的家裡進餐。耶穌——這世間惟一完美無瑕的人——主動關愛罪人；祂邀請你我學習祂的樣式，就從身邊最親近的伴侶開始。

鄙棄輕蔑，給予他人應有的尊重——就從尊重配偶做起。

靈魂的擁抱

05

美好的婚姻孕育美好的禱告生活



卓越的婚姻並未始於夫妻間的了解，
而是兩人對神的認識。

蓋瑞 & 貝西·瑞可奇 (Gary and Betsy Ricucci)

Sacred Marriage

婚姻靈修學

婚後幾個月，為了幫朋友一個忙，麗莎和我同意與另一對夫妻交換臥榻。

這對夫妻有一張水床，可是他們計畫搬進去的公寓樓層不准放水床。因為當時麗莎和我住在公寓底層，水床的重量不成問題，因此我們同意為朋友解圍。

對此決定，我們很快就後悔了。

我很難適應的部分，就是單身時我喜歡獨自睡一張床。然而婚後卻有些沮喪地發現，麗莎是個習慣依偎和擁抱的人。結婚好幾個月之後，我才習慣在睡覺時有人碰到我。

換了水床之後，情形就更糟了。當我們有一人翻身時，那簡直就像是睡在海嘯的頂端。我痛恨這種感覺。更慘的是，麗莎睡著睡著總會慢慢靠向我這邊，把我愈推愈遠。有一夜醒來，我發現自己的臉正緊貼著這張大床的木製床緣。

「這實在是太誇張了，」我心想。然後我爬起來，走到床的另一邊躺下，如此一來就擁有了整張床的四分之三空間。你可以猜想得到接下來所發生的事。隔天一早醒來，我

發現自己的臉被擠到了另一邊的床緣。

「不行，一定要把這張床送走。」我毫不留下任何妥協的餘地。

學習睡得像個已婚男人對我而言並不容易；而要學習用已婚男人的身分禱告也同樣困難。一夕之間，一切都改變了，我的日常作息和靈修習慣似乎都與婚後的生活「格格不入」。我得找出新的方式。

婚姻在禱告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很認真看待自己的禱告生活，而且有充分的理由這麼做。耶穌與門徒所留下的話語，以及兩千年的基督教傳統都印證了一件事——禱告是基督徒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沒有禱告，就沒有信心。要成為堅定的基督徒，就必須成為堅定的禱告者。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保羅力勸我們要不住地禱告（帖前五 17）。這說明了禱告遠遠超越了為人代求的層次。它將禱告標記為我們信仰生活的核心、我們對神時時刻刻的感知、對祂旨意的堅心順服，以及對祂不停息的頌讚與崇拜。

十九世紀英國學者主教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曾寫道：「禱告之於屬靈生命，猶如呼吸與脈動之於肉體生命。」¹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則堅稱：「裁縫師的本分是製衣，補鞋匠的本分是修鞋，而基督徒的本分

Sacred Marriage

則是禱告。」

賴爾（J. C. Ryle）說：「禱告是真基督教信仰的生命氣息。」現代作家泰瑞·格拉斯培（Terry Glaspey）下面這段話總結得巧妙：「若要以永恆的眼光來詮釋今生的意義，那麼禱告便是我們必須全心投入的事業。」

我喜歡他的說法——禱告是我們以永恆詮釋今生的方法。禱告幫助我們調整生活的優先次序、辨認聖經智慧、作出正確的判斷。若沒有禱告，格拉斯培可能會說，我們將活得恍如只有今生的人，擁抱著這個短暫世界的價值觀。禱告將永恆帶回我們的生命當中，突顯了神與你我生活的緊密關係。

欠缺禱告生活的基督徒無法得到屬靈成長，他將始終停留在靈命的青春期。賴爾說：

為什麼有些信徒遠比其他信徒來得聖潔而充滿朝氣？我相信其中差異十之八九來自於個人的禱告習慣。我相信無法活出聖潔生活的人禱告得少，而聖潔的人禱告得多。

當你明白了禱告在基督徒靈命中所佔有的核心地位時，你將發現很少經文能像彼得前書三章 7 節這般驚人：「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與你一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教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當彼得說，男人必須體恤並敬重妻子，好教他們的禱告沒有阻礙時，他將我們對妻子的態度與基督徒生活最基本的操練直接連貫起來。

如果禱告是靈命的根本，而偏差的婚姻態度將摧毀禱告生活，那麼男士們就不得不在此處格外小心。

我很快就發現，感到婚後禱告生活更加困難的男人不只我一個。馬丁路德坦承自己面臨相同的問題，而彼得前書三章 7 節則解釋了其中的道理。在我結婚之後，遊戲規則就改變了。我的禱告生活如今多了一個條件，而它與我如何看待妻子有著直接、密切的關係。

我再也不可能以單身漢的身分禱告。就某種層面來說，神透過我的妻子在看我。這意味著我若要以已婚禱告者的身分成長，就不能假裝自己是個獨身修士。我不能一味模仿中古世紀學者提供給獨身男女的聖潔生活追尋之道。

事實上，許多基督教教導正好反其道而行。我們總是聽人說，要有更穩固的婚姻，就得先改善你的禱告生活。然而彼得卻說：我們得改善婚姻，好讓自己的禱告生活跟著長進。彼得非旦未將禱告視為淨化婚姻的「工具」，反而告訴我婚姻才是淬鍊禱告的利器！

一個男人也許能傳講精采扎實的道理、寫就激勵人心的

Sacred Marriage

著作、甚至將聖經倒背如流。但他若未能服事自己的妻子、敬重她、體恤她，那麼他在靈命上仍然只是個嬰孩。他的禱告生活——他靈魂的活力泉源——將不過是一場騙局。

空洞的成就

福音世界傾向推崇「高成就者」，也就是功績卓著、表現優異的人。然而這潛藏著一種危險：高成就者的配偶有時是最大的犧牲者，而「真正的」靈命成長也可能因此遭到扼殺。

九〇年代早期，比爾·麥卡尼（Bill McCartney）在基督教圈內幾乎是一夕成名。他是大學足球隊的傑出教練，又領導著那個年代最熱門的基督教事工「守約者」（Promise Keepers）。然而在那一段日子裡，麥卡尼的妻子孤單而傷痛。她形容當時的自己處在「情緒冰凍期」，憂鬱症使她整整瘦了八十磅。²

隨著麥卡尼的名氣日盛，他的妻子琳蒂卻道出了這段扣人心弦的肺腑之言：「我只覺得自己愈來愈渺小、愈來愈渺小。」在《銷售一空》（*Sold Out*）這本書中，麥卡尼追述：「聽起來也許不可思議，儘管當時的『守約者』運動深深激勵我整個人的靈命，然而全力以赴投入服事，卻使我無暇在家人面前成為一位真正的守約者。」

值得慶幸的是，麥卡尼在體悟到這一點之後立刻作出重

大改變。他辭去足球教練的工作——對於這個極大的犧牲，他的妻子銘記於心——而麥卡尼夫婦則得以重建美滿的婚姻。

為了放大自己而縮小別人，這是違反基督教信仰的作法，它完全排拒了謙卑、犧牲與服事等基督教美德。不知有多少次，耶穌脫離群眾去服事個人；而我們卻往往撇下個人——尤其是配偶——去迎合群眾，然後再把自己的行徑合理化。

敬虔代表無私。當男女結為夫妻時，兩人就立誓不再將彼此視為獨立的個體，而是合一的整體。在婚姻裡，我不再擁有想追求什麼就追求什麼的自由，我不再是個單身漢。我屬於婚姻隊伍的一部分，我的野心、夢想與精力都必須將這件事實考慮在內。

這股對自我野心的牽制力具有極高的屬靈價值。事實上，就算少了我們任何一人，神的國度仍然得以推進。我們自認為在服事上無可取代，這與其說是本著信心的服事渴望，不如說是一種內心的自大狂妄。在憑藉信心投入神的國度時，我們將能鼓勵並邀請其他人一同服事，而非使他人受到貶損與排擠。聖經真理以社群及社群的服事為基礎——而這個社群始於婚姻。如果一個人野心勃勃，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顧，甚至犧牲配偶的利益，那麼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他將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其他人；他會利用他人來達成自己的目

Sacred Marriage

標，而非邀請人共同服事神。

舉例來說，如果一個男人只把妻子當作替自己料理三餐、滿足性慾、打點裡外的人，好讓他可以獨自去服事神，那麼他也會威迫其他人在服事上「聽令行事」，無論對方是否能勝任他所指派的工作。如果一個女人為了火熱「服事」神而置家人於不顧，那麼她對其他人亦會表現得冷漠而缺乏同理心，我見過這樣的人。這類男女試圖在每一種關係中、每一份工作上，操縱他人以迎合自己，他冷酷無情、多所要求、自我膨脹。他所做的並不能將人帶到神面前。在敬虔的表象之下，你很快會看見他生命中那個污損腐臭的靈魂。

如果只看一個人的外在成就，那麼我們所注重的事物便有了偏差。我們的關係——特別是婚姻關係——是服事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真想在這世上為神作見證、誠實服事祂，最好將賽德（Ron Sider）這段話放在心裡：「如果激進的婦解主義分子聊天，話題轉到福音派男性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這些男人有忠於婚約，以耶穌上十字架的精神愛他們的妻子，你想這會造成什麼影響？」³

方才明白彼得前書三章 7 節的道理時，我驚愕不已。既然我步入了婚姻，我的禱告生活就得通過另一項考驗。堅定不移的意志與自律不再足夠，要享受毫無阻礙的禱告生活，我必須體恤麗莎。我必須敬重她、珍惜她、榮耀她。

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學會了欣賞以「關係」而非「成

就」為靈命真實度的主要表徵。我的教會有個牧師叫吉姆·墨菲（Jim Murphy）。在尚未加入教牧團隊之前，他是個水管工人。雖然他曾修過一些神學院課程，卻沒有傲人的高學歷。他是個善體人意、對宣教充滿熱情的人，十幾年來在助理牧師的崗位上忠心服事。因為還有其他擔任行政職務的牧師，吉姆在這個規模不小的教會（會眾約一千五百人）體制中，甚至還算不上「第二順位」。簡而言之，他的名字不會出現在任何「國家傑出基督教領導者」的年鑑裡面。

然而他可能是我所認識最敬虔的人之一。尤其令我感動的，是有一次聽見吉姆的太太說：「吉姆是個聖徒，名符其實的聖徒。」佩姬說這句話時，吉姆並不在旁邊。儘管佩姬也許不記得這件事，她卻以這短短的兩句話向我傳講了一篇最富挑戰性的證道。至今我仍在學習吉姆的榜樣。我的妻子會說：「蓋瑞是個聖徒，名符其實的聖徒」嗎？她可能這麼說嗎？我想大概不會。⁴

所以，男士們請捫心自問：「我敬重我的妻子嗎？」如果你的禱告生活始終不理想，這可能是你可以追究原因的首要之處。接著，你可以問妻子下一個問題：「我有沒有體恤妳？」允許她、甚至鼓勵她誠實回答。讓她告訴你，在聽見你對兒子說：「不過是女人嘛！」接著感覺你們的兒子對她講話時語氣尖銳了些時，心中滋味如何。讓她敞開心胸告訴你，在她月經來潮時，當她想放慢腳步、也許多睡一點、多

Sacred Marriage

受一點呵護，而她所嫁的這個男人卻一心只在意著晚餐是否準時上桌時，她的感受如何？如果你夠大膽，問她在做愛時，你有多體貼？

你若想更親近神，就必須建立穩固的禱告生活。如果你已婚，那麼要建立穩固的禱告生活，你就得學習敬重並體恤你的另一半。

禱告與性生活的關係

還有另一處經文將婚姻與禱告連結起來。這節經文特別談到了性。保羅針對夫婦禁慾避免行房的事，向已婚男女提出挑戰，或至少是質疑。（對於這段經文正確的詮釋取決於如何斷句與強調重點——我採用戈登·費依〔Gordon Fee〕對哥林多前書的註釋。）⁵ 保羅認為夫妻這種克制性慾的做法有其危險，並提出了相當實用的建議：「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告方可」（林前七5）。

這節經文過去經常被認為在影射性生活使我們無法專心禱告。然而另一種可能的詮釋為：婚姻中的禁慾可能使我們禱告無法專一。怎麼說呢？

對於性生活充滿挫折感的已婚男女，可能因為無法注目於永恆，而倍覺禱告的困難。健康的人在性的渴望上可以獲得滿足。和你的配偶同房，能讓你的心思、情感與靈魂，獲

得短暫的釋放，使你能更專心禱告追求神。歸根究底，保羅建議我們：「依據神的意思來運用你的婚姻。和你的配偶同房，滿足你的性需求。如此一來，你的靈魂與意念將更能投入禱告當中。」

保羅是個相當實際的牧者，他能看出性驅力是生物學上的事實。在一生之久的婚姻關係中享受性生活，使我們避免了一個極大的試探與干擾，而我們的靈魂因此得以安舒。這對於沉思性的禱告尤其重要，因為禱告者在其中必須心無旁鶩。

聽起來也許奇怪，但保羅告訴基督徒夫妻，藉著滿足彼此的性需求，他們不但服事了彼此，更為對方營造出豐富的禱告空間。在我們的福音派文化當中，這種解釋很難令人接受。我從未讀過一本關於禱告的書提到這個步驟：「如果你已婚，請保持規律的性生活。」然而，保羅在此處的教導似乎再清楚不過！

對我而言，這表示神看我的生命為一件無縫的衣裳。我這個人並沒有分成「聖潔的蓋瑞」和「世俗的蓋瑞」兩個部分，也無「身為丈夫的蓋瑞」與「身為基督徒的蓋瑞」之別。渴望在禱告中成長同時滿足我的性生活，並不是一種妥協。

神創造了我——也創造了你——成為一個生命整全的人。我可以熱情奔放地向妻子付出自己，同時毫不保留將生

Sacred Marriage

命獻給神。我可以在婚姻生活中表露自己的性渴望，同時熱情不減地向神禱告。這兩者並不衝突，甚至相得益彰。我的性渴望與屬靈需求不僅不會相互抵觸，二者還能相輔相成。

禱告與爭執

我還發現婚姻生活深深影響禱告的另一個層面，它有時極為惱人；那就是沒有解決的爭執。儘管耶穌在提出以下這段教導時並未談及婚姻，然而這份勸勉卻仍適用於夫妻關係。耶穌說：「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太五 23~24）。

此處我們看到了一個人以禱告來到神面前的情景。在她屈膝跪下之際，她想起自己和某人之間有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在繼續禱告之前，她必須在個人可控制的範圍內（參：羅十二 18）先盡力與此人和好——當然，這個人有可能就是她的配偶。神憎恨紛爭（參：箴六 19），祂看重和睦（參：詩一三三 1）。

婚姻能讓我們更堅強。因為如果我們想維持穩固的禱告生活，必定得學習饒恕的功課。我們必須成為和好專家。事實上，磨擦必然會產生，憤怒也一定會偶爾迸發。因此我們必須學習用一個成熟基督徒的態度來面對衝突——否則你我的禱告生活將岌岌可危。

婚姻可以說強迫了我們深入地學習和好的功課。要與他人和平共處並不難，只要你和他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維持單身，我絕對可以不去碰觸自己某些不成熟的地方；我可以選擇去忽略我自私、好批判的特質。事實上，在過去我就這麼做過，對此我可一點都不自豪。我可以想到一兩個特別難以共處的人，我選擇以與他們保持距離的方式來處理這個難題。我並沒有義務與每一個人深交，因此「迴避」那些會使你血壓升高的人本身並沒有什麼錯。

然而婚姻卻不給人這種選擇。我的妻子和我每天生活在一起；我們必定會在某些事上意見不合，另一方面我則有責任與她維持親密的關係。而當我們期望落空、對配偶大失所望、甚至彼此惡意中傷時，是否將任憑神所憎恨的爭執來主導全局？或者我們願意做出必要的努力來尋求和睦？

如果你想要禱告無礙，那麼你得將以上這個問題當作不問自明的反詰。耶穌直截了當地說，我們若想與神維持活潑、密切的禱告關係，就必須一心尋求和睦。爭執是禱告的一大殺手。從這個角度來看，婚姻成為迫使我們與人和好的一種制度。而與人和睦是靈命存活的惟一途徑。

在這方面，婚姻反倒將人的眼光從配偶的身上轉移向神。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讓我們來聽聽早期教會聖徒雅各的一番雋語：

Sacred Marriage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雅四 1~2）。

許多夫妻間的爭執就起因於此：「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雅各說，我們之所以得不著，是因為找錯了對象。你該做的，不是強求配偶，而是請求神來滿足你的需要。這樣，你才能以一顆服事的心來對待你的配偶。

結婚已有些時日的人，可能已經忘記了所謂的「單身錯覺」。我指的是有些年輕人總以為他們只需要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女」，就能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他們相信，一旦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一切問題都將煙消雲散。孤獨、不安、對於自我價值的徬徨焦慮，以及其他問題——這一切都將在婚姻熾熱的火焰中神奇地熔化。

沒錯，似乎是會有那麼短暫的一段時間。迷戀可以是遮掩各種內在軟弱的麻醉劑。

然而婚姻卻儼然有如一盞聚光燈，它清楚呈現，我們想從另一個人身上尋找「完整」生命的企圖，只不過是幻夢一場。如夢初醒時，我們有兩種選擇：拋棄配偶、尋找另一次迷戀，或者嘗試去了解這份醒悟背後的真義——亦即，我們

應該在造我們的主（而非另一個人）身上，尋找自我的價值、意義與目的。

你我若以正確的態度面對婚姻，將能重新檢視自己在靈命滋長上依賴他人的程度，並轉而培養自己與神的關係。沒有一個人能以我們渴望被愛的方式來愛我們。事實上，就是沒有人能夠挪去神放在我們心中的靈魂想望。

婚姻在向我們揭露這個真理上幫了很大的忙，但它同時也帶有危險，因為它可能使人陷入爭執、糾葛之中。為了美好的禱告生活，我們必須和睦共處。為了和睦共處，我們的熱情與渴望必須歸向神。

擴充你的禱告

「爸爸，你要去哪裡？」

當時年紀還很小的兒子目不轉睛地盯著正在繫鞋帶的我。

「上戰場。」

「外面濕濕的，」他望著窗外說，「你為什麼要出去？」

我嘆了口氣。我們當時住在連棟住屋裡，有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我祈禱那裡會好一些，」我回答。兒子點點頭。

結婚——還有生小孩——讓我不得不擴充自己的禱告生

Sacred Marriage

活。如果我堅持要閉上眼、低下頭，進行一個鐘頭毫無干擾的長時間禱告，那麼我得在清晨四點鐘起床。我們的大女兒像她媽媽，是隻夜貓子。她常常在我入眠後很久才上床睡覺。我的兒子則天生像我，他喜歡搶在陽光從窗邊出現之前，睜開眼睛。如此一來，在一個空間十分有限的房子裡，一整天幾乎找不到一點私密的空間。

然而，這情況在許多方面成為一種祝福。很可惜，過去的我只把禱告當作一項安靜的、甚至是大腦內部的活動。將禱告縮小為「低下頭、閉上眼」的練習，其實大大限制了我們與神互動的廣度與深度。而婚姻可以拆除這種圍限。

依路（Jacques Ellul）在《禱告和現代人》（*Prayer and Modern Man*）一書中，描述了禱告如何「從言語表述的框架中滿溢出來」。他更指出，舊約聖經用來指稱禱告的辭彙屬於「動作性動詞」，像是「輕撫」，或「俯伏敬拜」。⁶

如果能將婚姻體驗與基督教信仰連貫起來，我們將能重新體驗禱告的力量。我透過溫柔愛撫妻子的肢體經驗，或許就能體會禱告的另一種層次。神希望我如何輕觸撫摸祂呢？我口中的頌讚，是否能溫暖得有如輕撫著面頰的一雙手？

我花了好久的功夫才能開始考慮這一點。當你年輕的時候，性總是帶著神祕的面紗，而且往往與罪惡感連在一塊兒——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即使在婚姻關係裡，我還是很難想像：「神也參與其中？！」你或許有時會想在做愛的時

候，大呼「哈利路亞」，但我不確定這種讚美的對象是不是神。

但這個主題值得一探。舊約聖經中的「俯伏敬拜」一詞，留下了一些思考空間。我們不該落入崇拜受造物的陷阱，然而婚姻結合的某些動人時刻、甚至是兩人合一的狂喜經驗，確實會讓夫妻對彼此心生敬畏，而渴望毫不保留地獻上自己。當妻子對丈夫說：「我屬於你」時，她展現了對他的信賴，她知道丈夫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將出自於愛與真摯的關懷。這是一種自我給予和親密歡愉的驚人見證。

人類史上最著名的愛侶之一——阿伯拉（Abelard，另一常見譯名為：亞伯拉德）與哀綠綺思（Heloise，另譯赫絡依絲）——便經歷了這種愛，儘管兩人關係的開始不僅止於貞潔的情感。阿伯拉是十二世紀的神學家兼哲學家。作為一名教師，他誓言保持貞操。這在他深深迷戀上自己的學生哀綠綺思後，受到了嚴酷的考驗。由於肉體的親密被嚴格禁止，而結婚更是絕不可能的事，阿伯拉抗拒了一段時間，但最後仍然功虧一潰。哀綠綺思懷了他的孩子，兩人並祕密完成婚事。當哀綠綺思的父親發現這一切之後，他派人閹割了阿伯拉。阿伯拉將此羞辱視為自己應得的懲罰，並成為一名修士。而哀綠綺思也隱入修道院。

哀綠綺思對阿伯拉熱情奔放、「俯伏」傾慕的愛情，在她寫給阿伯拉的第一封信中清晰可見：「上帝知道，我在你

Sacred Marriage

身上追求的始終只有阿伯拉，我渴望傾慕的是你，而不是你所擁有的什麼。」⁷

哀綠綺思的愛情濃烈真摯，她把阿伯拉比作太陽，將自己比擬為月亮，僅僅反射出阿伯拉的光芒。這種眼光使哀綠綺思貶抑自己，深恐侵犯了情人的榮耀：「如果妻的名義顯得神聖或名正言順，」她說：「那麼我更愛作情婦，甚至——請別惱怒！——作你的妾或娼妓；因為我愈是在你面前貶抑我自己，就愈是渴望蒙你恩寵，也免得我傷你無上的榮耀美譽。」

這種渴望為一個人壓低、甚至貶損自己，而完全投入對方寵愛恩澤的心情，便帶有舊約「俯伏」委身的意味。對於長時間閱讀基督教經典的我來說，這心情與聖徒禱告中的謙卑告白近似得驚人。就是這種神聖自貶，鼓動了早期基督徒苦行僧式的禁慾克己——這些人或數十年靜坐於長杆之上，或生活在狹小的牢籠裡，或在自己的身上畜養水蛭——藉此表達內心對神的委身、摯愛與崇拜。無論我們覺得這些作法多麼不恰當，他們卻是想以自己的身體傳達出一個屬靈真理：「神是一切，我們則算不上什麼。我們選擇以這種方式向神表達祂的浩瀚無際與自己的卑微渺小。」

我並不是在提倡效法古人這類做法。然而他們修練克己背後的那一份謙卑，卻值得活在傲慢年代的我們用心學習。我相信婚姻關係將喚醒你我內心這一份謙遜。如果我們在性

經驗中、在一個罪人面前，能捕捉到一絲絲擺上自己的降服經驗，難道不能學習以同樣毫無保留的方式，將自己獻給一位完美慈愛的神嗎？

阿伯拉稍後寫到——這段話應用於此十分恰當——神「所配得的愛，不是阿伯拉對哀綠綺思的愛，而是哀綠綺思對阿伯拉的愛」，他說，我們愛神是「為著祂的完美而愛祂，甚至可以因此捨去祂所應許的登山寶訓之福（快樂或祝福）」。

我們經常為了某種好處去愛神，哀綠綺思卻學會不求回報地愛阿伯拉。這份禁忌之愛能給她的只有痛苦，然而她寧可守著阿伯拉，承受羞辱痛楚，也不願享受平靜快樂而失去阿伯拉。

我們能說自己對神的愛也是如此嗎？

這種俯伏敬拜的禱告眼光召喚我們全然放下神所能給予的一切，而單單享受神自己。如果你曾在婚姻生活中捕捉到這種俯伏傾慕的影子，你將能對禱告多一份體悟。它能教我們「在禱告中渾然忘我」地傾慕神。

我所要說的是，我們可以把婚姻與信心連貫起來，讓兩種經驗相輔相成。下一次愛撫你的配偶時，請想一想這個撫觸將如何為你的禱告生活開啟另一扇窗。下一次你熱情降服在另一半面前時，請想一想你如何同樣毫無保留地將自己交給神。別怯於運用婚姻的每一個部分——甚至是性愛——來

Sacred Marri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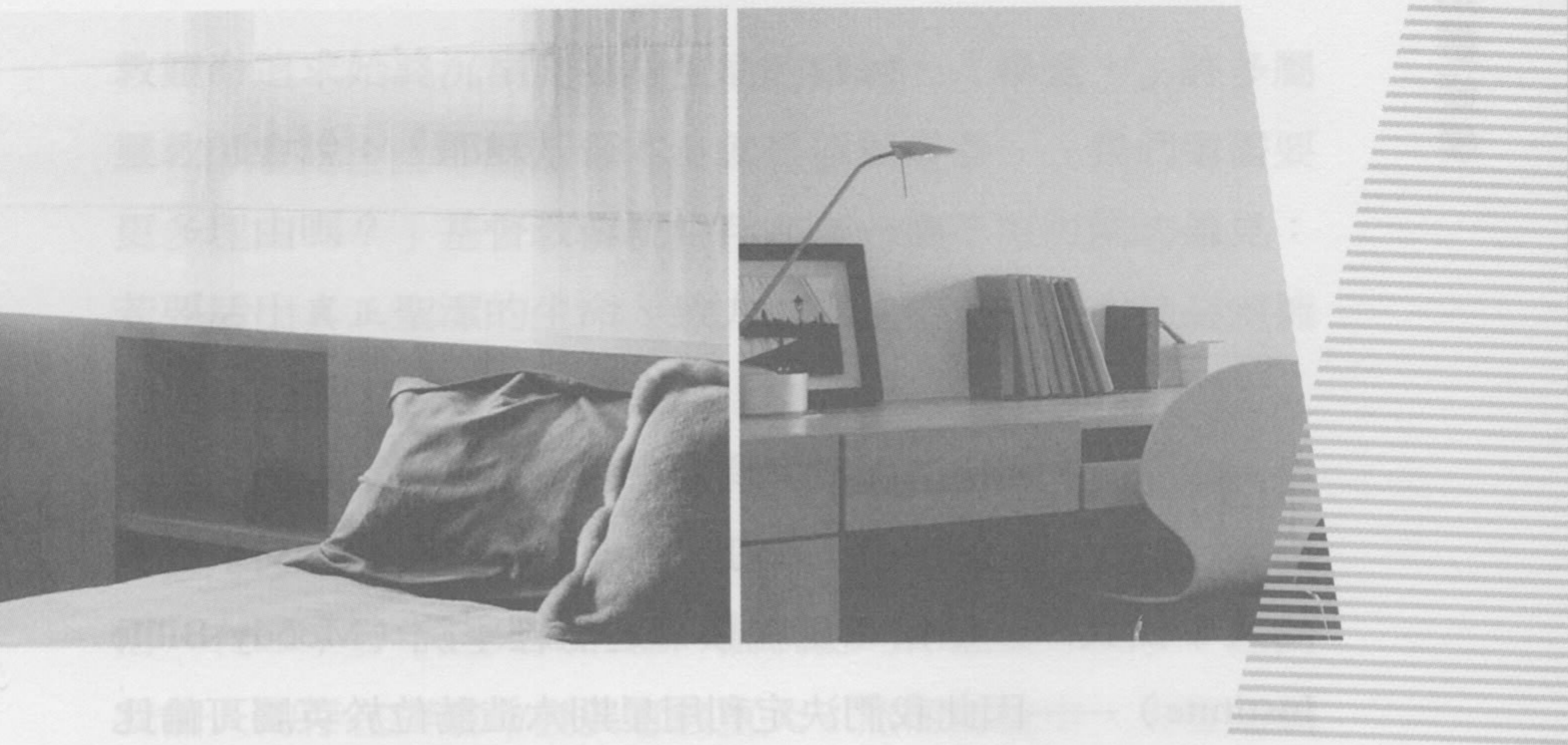
擴充你的禱告生活。

以上我們看到婚姻如何以各種方式滋潤、建造你我的禱告生活。藉著學習尊重彼此、滿足配偶的性需求、化解爭執、從婚姻意象中汲取靈感，我們可以營造出充滿活力、富有意義、且不斷成長的禱告生命。

煉淨你的屬靈生命

06

婚姻揭露你我的罪



婚姻是世間最大的考驗……

如今我已樂於接受它，並無恐懼。

有些人以為婚姻僅僅考驗一個人的脾氣，其實不然；
它考驗著你整個人格，並牽引著你的一舉一動。

艾略特 (T. S. Eliot)

婚姻是女性虛榮與男性自大的無麻醉切除手術。

海倫·羅蘭 (Helen Rowland)

神給你最好的結婚禮物當中，
有一面全身鏡，它叫做配偶。

假如這份禮物還附著小卡，裡面會寫著：

「這份禮物可以幫助你看清自己的真面目！」

蓋瑞 & 貝西·瑞可奇

Sacred Marriage

坦白說，這不是個普通的約會。中學時期的女友來到我的大學找我——她當時正在讀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因此我們決定利用星期六造訪位於英屬哥倫比亞的一所修道院。

一名修士非常親切地歡迎我們。而越過他的肩膀，我注意到一位年紀極輕的修士——他頂多剛成年——正朝我們走過來。他瞥見了我身邊的年輕女孩，立即垂下雙眼，低著頭從我們身邊匆匆走過。

大學時代的我對神滿懷熱情，而我知道這位年輕人會選擇走上修道之路，必定也是熱愛著祂。然而他挪開視線這個小小的動作，卻突顯了我們兩人追求神的方式之不同。我花一整天的時間與女伴同遊，這位年輕修士卻不允許自己不經意的一瞥在她身上多停留片刻。這個經驗讓我印象很深，我還清楚記得他青澀的臉龐、低下頭的角度，還有與我們擦肩而過時的匆忙步履。

對於基督教傳統相當崇仰的我必須承認，歷史上的基督

教靈命追求始終沉溺於獨身生活的修練。「畢竟，」許多屬靈教師會說：「耶穌基督本身就是個獨身者——我們還需要更多理由嗎？」基督教傳統中存在著一個不可否認的偏見：若要活出真正聖潔的生命、致力追求成聖之道，你就必須擁抱單身生活。

有時候這種想法會傷害富有思想的基督徒。瑪莉安·奧莉維（Mary Anne McPherson Oliver）便坦承：「我遲遲才醒悟，有三十多年之久我活在一個親密的伴侶關係之中，它對我個人的存在與靈命發展意義重大；然而傳統中，夫妻這個概念卻不具有任何神學或屬靈價值……我終於明白，一切關於靈命的教導與書寫所說的，都是獨身或修道退隱，而我卻未屬其中。」¹

那天在修道院裡相遇的三個年輕人，都在追求聖潔的生活，然而我們卻踏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年輕的修士繼續過著獨身生活。我結了婚，全時間投入寫作與教導工作，定居於美國。我的前女友也結了婚，並移居埃及成為一名宣教士。婚姻並未侵蝕我對聖潔生活的關切（我在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所作的碩士論文研究就是成聖的教義），但它究竟是不是帶有妥協的意味？

其中關鍵在於，修道院的青年選擇以獨身作為他的成聖之道。那麼，我們是否也可能選擇以婚姻作為追求聖潔的途徑呢？如果是，又該怎麼做？

Sacred Marriage

婚姻使人成聖

儘管許多早期教會領袖對於性生活（除了傳宗接代功能



古人已經體認到，婚姻生活可能比獨身生活還要辛苦。

之外）的正當性都持懷疑態度，甚至將它視為一種罪，很有趣的是，他們卻不見得認為保持獨身比選擇結婚還要困難。事實上，古人已經體認到，婚姻生活可能比獨身生活還要辛苦。

幾個世紀之前，偽亞他那修（Pseudo-Athanasius）引用女教師森格萊蒂加（Syncletica）的話說：「因此，我們將不會以入世之人無所掛慮的誤解來誘惑自己。相形之下，他們的勞苦或重於我們。對一般女性而言，世俗的仇恨相當沉重；她必須面對生產的艱難危險，忍受哺育的辛勞疲憊，伴隨著孩子生病受苦；而在承受了這一切之後，卻仍徒勞無獲。」²

安波羅修（Ambrose）也有類似的體悟：「讓我們比較……已婚女性與處女生活的利弊得失……她結婚而含淚度日。她要以淚水許下多少個承諾？她受孕，然而在迎接新生命來臨前，卻多有磨難……為何提哺育、教養、婚嫁的劬勞？那只是有幸者的憂苦。一個母親能傳宗接代，但這卻增添了她的傷痛。」³

婚後前幾年的某一天，我在夜深人靜時醒來，心中對妻

子的韌性感到驚嘆不已。當時我們有兩個孩子。那段日子裡，我承受很大的壓力，而我的妻子精心安排了一個浪漫之夜好讓我放鬆一下。但那一夜稍晚我們的孩子生病了，其中有一個還在吃奶，而另外一個則堅持要給媽媽照顧。

妻子麗莎累壞了。她已經陪我到夜深，而現在她得哺餵一個飢腸轆轆的嬰兒，卻沒有足夠的母乳。好不容易放下懷裡這個小的，還要抱起正在發燒的老大，放塊濕毛巾在她額頭上，不斷撫摸她的頭髮、安慰她。

我目睹妻子無私地付出自己的每一寸身體，腦中浮現了一句話：「她真是個聖徒！」那一夜，獨身修女的生活對麗莎而言，將有如夢幻假期般愜意。有誰能說麗莎選擇了這般無私奉獻的生活，是在聖潔追求上的妥協？

事實上，禁慾獨身的生活（不論在情感或情境上）若是出於自私的動機，那麼它與放縱私慾一樣，能摧毀我們。魯益師針對人心寫下了這段話：

如果心要保持完整，便不可對任何人付出，甚至動物也不行。你要用許多嗜好及享受，小心翼翼地將它包藏起來；避免任何感情牽連；用自私的骨灰罈或棺材，緊緊將心鎖住。在那罈中，雖然安全、黑暗、寂靜、真空，心卻會變質。它雖然免於碎裂，卻會變得堅硬不破、麻木不仁、無可救藥。⁴

Sacred Marriage

爭論獨身與結婚何者才是追求聖潔的最佳途徑，或許沒有多大的建設性。事實上，這兩條路，古今基督徒都曾成功



要爭論獨身與結婚何者才是追求聖潔的最佳途徑，或許沒有多大的建設性。

走過。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將自己的生活處境視為自己成長的台階。一位真正想在自我表現上精益求精的運動員，不會選擇最簡單的練習；他會去找對自己充滿挑戰的操練。婚姻生活

絕對有其挑戰，若能好好迎接這些挑戰，婚姻將能以各種方式滋養你我的靈命。而其中一個方式，就是使我們的罪與傷人的態度顯露出來，好讓我們學習謙卑。

揭開帕子

保羅在以弗所書五章 25 節寫道：「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他接著說，基督為教會捨命好「洗淨」她，使她「成為聖潔」，如此一來教會便能「毫無玷汙、皺紋等類的病」（弗五 27）。

愛與淨化兩者相互輝映。一位真正愛妻子的丈夫，會渴望看到妻子一天比一天純潔無瑕。一位真正愛丈夫的妻子，會期待見到丈夫一天比一天敬虔愛神。兩人會將聖潔的追求置於財富、名望，與追逐舒適生活之上。

婚姻為我豎起了一面鏡子，映照出我的罪。它迫使我誠實面對自己，讓我檢視自己的性格缺陷、自私本性，與違逆

基督的態度，並激勵我不斷接受神的
潔淨與聖化，以培養敬虔的生命。

凱瑟琳與湯瑪斯·哈特（Kath-
leen and Thomas Hart）夫婦寫道：

「有時在結婚初期令人難以接受的，不是配偶的缺陷，而是自己的弱點。正如一位剛結婚一年的少婦所說：『過去我總以為自己是個很有耐心、懂得原諒的人。如今我開始懷疑，那是不是因為我從來未曾與人深交。結婚之後，約翰和我開始……面對兩人的差異，我才看見自己可以變得多麼心胸狹隘、多麼容易記恨。在自己身上，我發現了過去從未見過的剛硬固執。』」⁵

我也有相同的經驗。九年級的時候，我在學校的年度風雲錄裡被選為「最有禮貌的孩子」。我一直覺得自己頗具耐心，也相當寬厚——一直到結婚以後才發現，從冰庫裡拿出空空的冰塊盒子可以讓我多麼不耐煩。

小時候我家有一個小規定：如果你從製冰盒裡取出一些冰塊，就要先把盒子填滿水再放回去。而現在我卻常常拿到只盛著半個冰塊的製冰盒——對我來說，那根本就是冰屑。

這麼一點芝麻小事就能激怒我，實在是不可思議。我會問麗莎：「妳有多愛我？」

「我愛你勝過全世界，」她會這麼說。

「我不需要妳愛我這麼多，」我說：「只要愛我七秒鐘



婚姻為我豎起了一面鏡子，映照出我的罪。

Sacred Marriage

就好。」

「你在說什麼呀？」她問。

「我剛剛測量了用水填滿製冰盒所需要的時間，發現只要七秒鐘。」

「哦！蓋瑞，又是這個老問題啊？」

有一天我終於醒悟，如果填滿製冰盒只需花麗莎七秒鐘，那麼它也不會花我多少時間。我真的自私到可以讓七秒鐘的不方便成為夫妻間的嚴重問題嗎？我包容體諒的能力就這麼有限嗎？

確實如此。

跟一個人如此靠近是婚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實，這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屬靈挑戰。婚姻生活裡沒有所謂的「中場休息」，因為我可說是二十四小時接受監視，並不是說麗莎讓我感覺受監視，而純粹是我的自覺。我每租一部影片，都會考慮到麗莎將坐在旁邊和我一起觀賞。我的每一個休閒活動麗莎都很清楚。我在哪裡吃午餐（還有吃什麼）、我的飲食控制情況——包括我的胃口、我的慾望、我的渴求，麗莎盡收眼底。

當然，這有一個前提就是我願意面對自己的罪，亦即，我願意詢問麗莎：「妳在我生命中看到了哪些不聖潔的地方？我想知道。我想改進。」

這需要極大的勇氣——我要第一個承認自己經常缺乏這

樣的勇氣。它意味著我願意聆聽麗莎對我的不滿，並且抗拒麗莎或許會因看到我的罪而愛我少一些，甚至離開我的恐懼。

能夠帶來改變的坦蕩與誠實並不是我的天生作風。罪的本性使我習於隱藏罪惡與不堪，並且豎立光彩的形象。艾倫德與朗文以強烈的字眼描述了這兩種極端：「人本該是大膽揮灑的藝術家，他要投入生命渾沌的奧祕中，為它塑造出美麗莊嚴的形體。然而墮落之後的他成了懦夫，他竭盡所能想保護的只有自己。隱藏與憎恨取代了親密與坦誠。」⁶

他們接著說，婚姻是「最能揭露人類墮落、也最能使人活出尊嚴的一份關係」。⁷ 讓我們回到亞當和夏娃的年代，人類第一樁婚姻也是人類第一宗罪產生的背景。而人類墮落的第一項明顯後果就是：婚姻裡親密關係的破裂。亞當與夏娃兩人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弱點如今明顯得有如小女孩第一次偷偷化的妝。突然間，他們開始對自己赤裸的身體感到不自在。他們開始責怪對方。

而人類墮落的第一項明顯後果就是：婚姻裡親密關係的破裂。

你是不是在配偶面前躲躲藏藏？或者，你利用婚姻的聚光燈看清自己並學習在恩典中成長？我們當中有些人需要這盞燈來揭露自己的罪性。

韓瑞克（Howard Hendricks）分享了下列這個小故事。

Sacred Marriage

有一次他剛結束證道，就有個年輕人上前來盛讚他是個「了不起的人」。

在開車回家的路上，韓瑞克轉身對妻子說：「了不起的人。你認識多少了不起的人？」

「比你所想的少一個，」她回答。



當一個人經常受到阿諛奉承時，有一個能夠看穿你真面目的人在身邊，實在是寶貴無比。

我常對人說，我覺得神給予深具影響力的男人一個妻子，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讓他不至於得意忘形。在經常受到阿諛奉承時，有一個能夠看穿你真面目的人在身邊，實在是寶貴無比。

巴斯噶（Blaise Pascal）寫道：「如果我們仍然對人類的軟弱與腐敗感到訝異，那表示我們對人性與自我的醜陋、悲慘，探測得不夠深入。」⁸ 婚姻關係使我不得不認清自己不足之處；它激勵我去「探測」人性與自我的醜陋和悲慘。

作為一種屬靈操練，很少事物能比這種檢測更有幫助。十八世紀基督教神祕論者費奈隆（Francois Fenelon）寫道：「所有聖徒都堅信，誠實的謙卑是一切美德的根本。」⁹ 聖公會作家勞威廉也有相同的見解：「謙卑是健康靈魂的根本要素；一個人若沒有它，便稱不上擁有敬虔合宜的生活。要活出信仰卻沒有謙卑，就有如想看見卻沒有眼睛，想活著卻沒有氣息一般。」¹⁰

那麼，什麼是謙卑呢？就某方面而言，費奈隆告訴我們它是「一種誠實，以及一顆願意承認錯誤、彌補過失、聽從前輩智者建議的赤子之心；它是相當穩固實用的美德，有助於你追求成聖。」¹¹

我相信一個人可以帶著靈命被煉淨的自我期許步入婚姻，如果我們願意將婚姻生活視為一種屬靈操練。要達此目標，你我選擇婚姻的首要目標不該是追求個人成就、情緒滿足，或是浪漫情愫，而是要活得更像耶穌基督。我們必須願意在配偶面前展現自己的缺陷，也讓對方表露他／她的不足。當罪不被外人所知時，它看起來永遠不會太嚴重；透過旁觀者的眼光，我們則會發現它擴大了至少十倍。獨身者可以藉著脫離情境而「躲過」這種挫折感，然而婚姻中的男女卻無處可藏。當你與另一個人同床共枕時，要有所隱瞞是很難的事。

戀愛之舞

我有一個理論：在每個不美滿的婚姻背後，都隱藏著尚未悔改的罪。與其說夫妻間的問題來自於兩人不再相愛，不如說是彼此不再悔改。罪、偏差的態度與個人的失敗，若未加以處理，將會慢慢侵害、腐蝕夫妻的情感，最後更抹煞了兩人



與其說夫妻間的問題來自於兩人不再相愛，不如說是彼此不再悔改。

Sacred Marriage

起初（未受太多污損的情況）在款款深情之下所許的諾言。

所有人都帶著罪的態度進入婚姻。當這些態度浮出檯面時，設法將它隱藏起來，或從另一份關係中尋找遮蔽，將會是一大誘惑。但基督教婚姻要求夫妻維持一定程度的自我表露。從我戴上婚戒的那一刻起，我便承諾讓麗莎進入我的生命當中——這表示她將看到一個原原本本的我，包括我所犯的錯誤、我的偏見、我的恐懼與我的軟弱。

仔細思考這件事，你可能會覺得相當可怕。談戀愛比較像在跳一支舞，你總會試著表現出最好的一面——對於婚姻中必然發生的自我表露，這卻算不上理想的準備。事實上，如果說多數離婚的原因當中，夫妻至少有一人想逃避自己軟弱的比例，不亞於他們無法忍受對方的缺點，我並不會感到意外。

容我提出一個取代逃避的選擇。你可以將自我罪性的顯露視為成長的工具，在其中學習基督教信仰的根本美德——謙卑，進而承認並棄絕自己的罪。接著，你要培養出新的美德來取代罪。如果你在過去習於利用女人，那麼現在請練習服事你的妻子。如果你經常譏諷丈夫，從今開始請多給他一點鼓勵與讚美。

把婚姻當作成聖的入口——這份關係將揭露你帶著罪性的態度與言行，並給你機會在神面前好好處理這些問題。但此處還有一個挑戰：切勿因為自己的軟弱曝光，而對配偶心

生怨懟。在此同時，也請給對方必要的自由與接納，幫助他／她面對自己的軟弱。如此一來，婚姻將能成為墊腳石、一面屬靈的鏡子，幫助我們追求聖潔的生命。

接納他人的罪

以上看待婚姻的方式還包含另一個重要的原則——我不僅要誠實表露自己的罪，還得妥善面對配偶的罪。在我認識了妻子的軟弱之後，我是藉此壓倒她、羞辱她、控制她，還是溫柔慈愛地引導她學習耶穌基督的樣式？

知道一個人的罪是相當危險而威力十足的事。有許多男士私底下向我透露了他們無法原諒妻子外遇的挫折心情。他們的本能反應是拿這件事來讓妻子難堪。這是一種惡意的權力操控。只要對方一提到自己生活上應該改進的地方，他們就想要立刻反擊：「如果我不改，你是不是就要回去找吉姆呢？」或者「我可能脾氣不大好，不過至少我的性生活還有所節制！」

這些男人通常痛恨自己說出這樣的話，他們的妻子也痛恨聽到它。這是殘忍、記恨的言語，然而有時候我們的確是殘忍、記恨的丈夫。



切勿因為自己的軟弱曝光，而對配偶心生怨懟。



知道一個人的罪是相當危險而威力十足的事。

Sacred Marriage

「你有沒有告訴過妻子你有多痛恨自己說這些話？」我問了其中一位男士。

「有，但是她仍然很不是滋味，即使她知道我也不喜歡這麼說。」

若要在這方面操練自己，就得將它與饒恕的功課（第九章



善於表露自己的罪並成為配偶的一面鏡子並不容易。

章將會討論）連貫起來。善於表露自己的罪並成為配偶的一面鏡子並不容易。這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尤其對男性而言）以及彷彿在肥皂劇裡才看得見的溫柔。婚姻生活不應該是一種

「煎熬」，它應該是滋養靈命的經驗——能使夫妻在成聖的道路上，相互鼓勵、彼此造就。「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帖前五 11）。

讓我們從一則真人真事，來看看生活中罪的揭露如何顯現我們的心態動機，並藉此幫助我們成長。

藏在不滿背後的罪

葛雷格一邊看著妻子莎朗（此處未用真名），一邊試著掩飾內心的感受。這是慶祝他們結婚八週年的晚餐，而葛雷格則感到……相當無聊。這位電腦怪才很懊惱，他覺得和同事談電腦比起找話題跟妻子聊天輕鬆愉快多了。

莎朗選擇了一家很有格調的餐廳兼古董店。葛雷格喜歡

收集舊金屬招牌，他努力克制自己想起身逛逛這家店的衝動。他提醒自己，這是他的結婚週年慶，他應該渴望與妻子共度這個特別的日子，而不是只顧著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葛雷格覺得莎朗的世界已經萎縮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除了流水帳似地細數一天所發生的每一件事之外，她沒別的話題可說。「我把地板擦乾淨之後就去沖澡，結果你猜發生了什麼事？莉貝嘉不小心把整碗蘋果醬摔到地上卻沒有把它清掉。然後彼得就從上面走過去，開始到處留下蘋果醬腳印！我可是前一秒鐘才把地板擦得乾乾淨淨呀！」

葛雷格點點頭，拚命壓抑著心中浮現的種種念頭。他心懷歉意，不是很確定自己能不能達到妻子的期望——她希望他能對這些家事所帶來的挑戰充滿興趣；然而坦白說，保持地板乾淨卻一點都引不起他的興趣。葛雷格是個創意十足的人，他喜歡解決各種電腦問題（他解釋「這就好像在玩數位謎語一樣。」），而妻子口中一件接著一件的家務瑣事，讓葛雷格聽了昏昏欲睡。

「可是，」幾天後我向葛雷格建議：「這是你服事妻子的方式——去傾聽她的世界。你覺得耶穌幫門徒洗腳、聽著他們一次又一次狂妄愚蠢的爭論，心裡會很興奮嗎？況且，這也是你的孩子。莎朗當然會覺得你想知道他們一天所發生的事情。」

葛雷格勉強點點頭。「應該是吧！可是……」他的欲言

Sacred Marriage

又止告訴我話題即將切入問題的癥結。「我有一個女同事，我們能夠暢談電腦程式碼——但這是莎朗絕對不會感興趣的事——然後一起解決程式問題，這種經驗實在是美得無與倫比。我覺得自己跟她很契合。」

接著又有很長一段沉默。「莎朗和我，我們不再有交集了。」

自私的謊言就在那個時候暴露出來。「不再有交集？」我問，「那麼莉貝嘉和彼得算什麼呢？」

「也許除了孩子之外。」

「還有共同孕育他們、撫養他們——包括替他們清理髒亂——這些對你來說，都比不上把一堆數字串起來，和這個女同事一起寫程式碼來得重要？這就是你要說的嗎？撫育你的孩子不如寫出一個十八個月之後就會被淘汰的程式來得吸引人，這就是他們在你心中的分量嗎？」

「噢！」葛雷格一聲長嘆。「我大概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葛雷格想要「重寫」事實，好掩飾自己充滿罪惡的想法。事實上，他的確把寫程式看得比陪伴家人還重要——但他不僅沒有承認並調整自己的態度，反而將一切都怪罪到妻子身上：「莎朗索然無味。」「莎朗不了解我。」「我們已經貌合神離。」如此指控比起坦承：「我很自私，我的生活優先順序出了嚴重問題，甚至在心裡面有了外遇的危險」，

來得容易許多。

如果我們有正確的態度，而且願意誠實檢視自己最深層的動機，婚姻可以像是一張照片。我們不見得會喜歡自己的每一張照片。我還記得有一次看到剛從照相館拿到的照片，才突然發現自己胖了多少。「天啊！這個雙下巴從哪裡冒出來的？」你的第一個反應是怪照相時的角度不對，但事實上，這多出來的十五磅肥肉從每一個角度看上去，都一清二楚！

我們在婚姻中所犯的罪也是一樣。我們厭惡面對事實，很容易把責任都推卸給配偶——就像是怪那一台照相機。

在我的另一本書《榮耀的追尋》（*The Glorious Pursuit*）裡，我探討了一個適用於此處的真理。成熟的基督徒以忠實地活在神面前為滿足——也就是說，他的成就感在於成為一個成熟的人，而不是跟某個人在一起。許多婚姻中的不滿其實是出於自我的憎恨。我們不喜歡自己所做的事，或自己所演變的樣子；我們允許自私與罪惡的態度毒害自己的心靈，然後作出鄙劣的事；在這之後，我們突然一心只想脫身。

然而，真正成熟的作法並不是一走了之，而是改變自己。

每當我對自己的婚姻心生不滿時——每一對夫妻都會面臨這種時候——我就會重新檢視自己的生活焦點。我對婚姻感到最心滿意足的時刻，是我竭力想成為更好的丈夫、從中

Sacred Marriage

獲得意義與滿足的時刻，而不是那些要求妻子改進的時刻。

如果你是個基督徒，根據聖經的說法，你不能更換配偶，但你可以改變自己，而這個改變，會帶來你誤以為只有換個伴侶才能獲得的滿足感。說起來好笑：沒錯，我們確實需要換個人，但是該換的不是我們的配偶，而是我們自己！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招有效。我不懂為何在你對婚姻不滿意時，讓神來改變你的生命可以让你突然轉變，開始對同一個配偶心滿意足。我不知道為何如此，只知道它確實奏效。這需要時間，我所說的時間可能是幾年的工夫。然而，如果你的心渴望親近耶穌，你將學習活得更像祂，並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喜樂。這種喜樂，是你絕不可能在一些得罪耶穌的行為中（例如考慮離婚或外遇）擁有的。

在十九世紀，瑪麗·達古夫人（Marie d'Agoult）拋下自己的孩子追隨當時最負聲名的鋼琴家——匈牙利作曲家兼演奏大師李斯特（Franz Liszt）。當熱戀迷情冷卻下來、思子之情浮上心頭時，據說瑪麗做了這番深省：「一個人若敲碎了他身邊所有的一切，他也就敲碎了自己。」

如果我們任憑罪自由發展，它將導致自我毀滅。一種罪，用兩種不同的方式回應，將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它能让一個人獲得更高的智慧與成熟度，也讓另一個人陷入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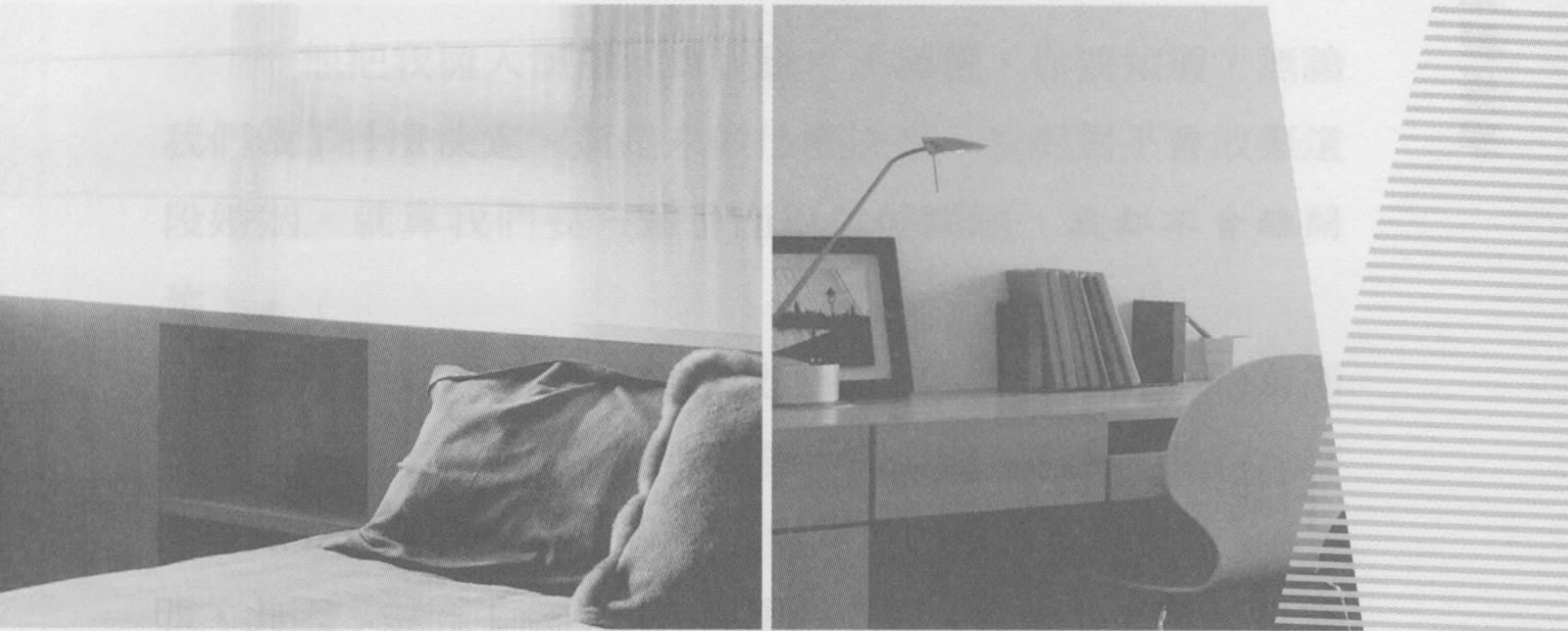
然而，真正成熟的作法並不是一走了之，而是改變自己。

認、欺謊與靈命毀滅的惡性循環。

選擇權操之在我們。罪是這個墮落世上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的婚姻究竟將提高「婚姻傷亡統計數據」，還是戴上「成功的榮耀冠冕」，則取決於你我採取的應對之道。

Sacred Marriage

婚姻靈修學



要保有絕對的忠誠極為困難，
即使是對於事物、思想，
以及最重要的——你所愛的人。
人間沒有所謂完美的忠誠，
正如我們見不到完美的愛或美。
但試著這麼做卻充滿樂趣。

凱瑟琳·安·波特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教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5節

Sacred Marriage

瑪蒂背負著沉重的包袱步入婚姻——一段涉及性關係的失敗感情（非婚姻）與令她傷痛欲絕的分手經驗。因此，即使在婚後，瑪蒂仍然缺乏安全感。她就是不能擺脫「衝突造成分手，而分手帶來痛苦」的念頭。

結婚幾年之後，瑪蒂和先生開始為財務問題吵架。為此他們激辯了好幾個星期（其中偶爾有生氣咆哮的時候），卻得不到任何結論。這番激烈的爭執使夫妻兩人的關係緊張起來。那一陣子他們沒有絲毫的快樂，只感到焦躁與挫敗。

瑪蒂潛意識墜入了先前感情創傷所造成的恐懼不安。由於情傷尚未痊癒，她極度擔心自己的婚姻將無法通過這一次考驗。根據過去的經驗，無法解決的問題意味著無法避免的分手，因此她開始暗自為這份還沒有結束的關係悵然哀悼。

然而有天晚上，在又一次毫無結果的激烈爭執之後，瑪蒂的丈夫作了一件意義深遠的美事，瑪蒂對此將終身難忘。在她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你可以從她眼神所閃爍的喜樂中看見她丈夫的溫柔憐惜：

「他把我擁入懷裡，對我說：『瑪蒂，你要知道，無論我們做了什麼決定，還是未做什麼決定，我絕對不會放棄這段婚姻。就算我們要一輩子面對這個問題，我都不會離開妳。』」

分享至此，瑪蒂不禁熱淚盈眶。儘管夫妻之間時有衝突，瑪蒂卻不希望失去這份關係，而現在，她的丈夫對此許下了堅定的承諾。

瑪蒂夫婦共同擁抱兩人以婚姻所寫下的神聖歷史；他們在「彼此的婚姻將維繫一輩子」這個簡單的事實上，找到了深邃的意義。突然之間，起初的爭執與不合變得不再那麼嚴重。兩人確定將共譜生命歷史，與此相比，先前的問題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我們若能領悟兩個人攜手打造一段歷史的神聖意涵，便能宣告婚姻的預言式恩典。德國哲學家尼采說，婚姻是一段「漫長的對話」，因而鼓勵人找可以當好朋友的人作為結婚的對象。如果他所言正確，那麼尼采所說的，就只不過是在我們之前另一段對話的餘音迴響罷了。

亞伯拉罕的神

一位相當知名的神學家曾經被要求提出證明神存在的最



他們在「彼此的婚姻將維繫一輩子」這個簡單的事實上，找到了深邃的意義。

Sacred Marriage

有利證據。他毫不遲疑地說：「猶太民族。」

在動盪與波折不斷的歷史中，猶太人經常在敵人或暴君的迫害下，瀕臨民族滅亡的危險。然而幾個世紀之後，他們仍然存活下來。猶太民族史，成為一段充滿戲劇張力、情感豐沛的歷史。

這段歷史蘊藏著一件神學事實。舊約的神之所以獨特，在於祂與一個民族建立了特殊關係。數千年來，我們看見人類誠心崇拜山中之神、谷中之神，或海中之神，然而亞伯拉罕、以撒與雅各的神——一個民族的神——卻是過去未曾聽說過的！

更驚人的是，這份關係具有鮮明的傳承性——從亞當與夏娃到亞伯拉罕與撒拉、從亞伯拉罕與撒拉到大衛與拔示巴、從大衛與拔示巴到馬利亞與約瑟。這段歷史具有一份神聖的意涵。對猶太人而言，神與他的父親、祖父、曾祖父以及他們的先祖同在的事實，意義非凡。

神與祂子民的這段關係經營得並不容易。其中有喜樂歡慶的時候（所羅門王獻殿時，神與以色列百姓之間彼此流露的愛），有充滿挫折與憤怒的時候（當神允許異族侵占擄掠以色列），有背叛不忠的時候（當以色列追隨別神），也有充滿煎熬的沉默（包括新、舊約之間的四百年間隔）。

仔細分析這些史例，把它們拆解開來細看，我們看到這段歷史有喜樂歡慶、有挫折憤怒、有背叛不忠，也有充滿煎

熬的沉默。聽起來像不像一段你所知道的感情關係？比方說婚姻。

從這個角度來看，婚姻幫助我們在經驗上認同神，以及祂與以色列百姓的關係。你的婚姻是否有一段充滿喜樂歡慶的時光？神能夠體會，祂也和你一同歡喜。你也許有過遭遇背叛的心碎經驗？或體驗哀傷沉默所帶來的折磨？如果有，你並不孤單，而且你已經擁有了與神建立更親密關係的基本材料。

有一種特質維繫著神與以色列百姓的歷史，那就是忍耐持守。在以色列離棄神的時分，祂並未拋下她。祂也許會選擇在某些時刻退後一步，然而他對這份關係的承諾始終堅定而明確。

我要特別指出神與以色列百姓在新約與舊約之交所走過的四百年沉默。往往我們的婚姻也不好、也不壞——就是這個樣子。一成不變的生活使我們心生倦怠，而我們的靈魂偶爾也對配偶感到麻木。

對於這種體驗，凱瑟琳與湯瑪斯·哈特夫婦如此描繪：「婚姻是兩人同走的一條漫漫長路。沿途景緻有時生趣盎然，有時平淡無味。有些時候，夫妻之中有一個（或者兩個人）會走得很吃力。有時候途中的對話引人入勝，有時候則



婚姻幫助我們在經驗上認同神以及祂與以色列百姓的關係。

Sacred Marriage

沒有太多話好說。兩位徒步的旅人無法精確得知他們的目的地，也不知何時將會抵達。」¹

對於「一成不變」的狀況偶爾感到麻木的經驗，也許在今日更為明顯，因為與前人相比較，我們的婚姻之路實在漫長得多。在前幾個世紀，很多婚姻會因為婦女死於難產而嘎然終止。西元一五三三至一五五三年的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藍麥（Thomas Cranmer）在婚後第一年便失去他的妻子。著有《敬虔生活之準則與實踐》（*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敬虔瀕死之準則與實踐》（*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Dying*）的英國主教兼作家泰勒（Jeremy Taylor，1613~1667年），在結婚未滿十三年即喪偶。加爾文的妻子並未活超過他們的結婚十週年，而約翰·鄧恩之妻安娜（Anne）則在結婚十六年後去世。²

過去的男性也不如今日長壽。在一八七〇年，一般女性還無法期望在幼子長大離家時，見到自己的丈夫尚在人世。西元一九一一年時的平均婚姻壽命為二十八年，到了一九六七年則驟增至四十二年。



在今天，你差不多可以用堅持到底來定義婚姻——維繫一份長期的關係。

在今天，你差不多可以用堅持到底來定義婚姻——維繫一份長期的關係。隨著醫藥科學的進步和平均壽命的提高，你得結婚超過六十年，甚至七十年，才值得哈維（Paul Harvey，

譯註：美國知名的新聞播報員）的新聞報導一提。

夫妻能結婚六十、甚至是七十年這種近代才出現的現象，可以為我們的靈命生活與成長帶來豐富的祝福。在我們與配偶攜手走過人生甘苦的路程中，婚姻幫助我們塑造出與神更相像的性格。每一個婚禮都孕育出一頁嶄新的歷史、一個開始，而婚姻的屬靈意涵就蘊藏在這段歷史的維繫之中。

事實上，有些專家指出，一對夫妻必須花上九年至十四年的時間，才能「創造、陶塑出兩人婚姻的生命。」³ 每當我聽見有夫妻在結婚三、四年之後離異，總會惋惜不已，因為他們還沒有開始體驗婚姻真正的滋味。這有一點像是登山者半途而廢，永遠看不到山巔壯麗的景緻；你這條路走了一半，你的靈魂在奮力掙扎中疲憊不堪，然而勝利在即，你就要嚐到這一切努力的甜美成果。這麼早評斷你的婚姻，就如同搶著吃一塊烤了半熟的蛋糕。兩個人要在最深邃、最親密的層次中合而為一，需要花時間。這是一趟沒有終點的旅程，要讓婚姻的親密感真正舒展開來，至少需花上十年的時間。



這是一趟沒有終點的旅程，而要讓婚姻的親密感真正舒展開來，至少需花上十年的時間。

操練忍耐

我們生活在一個虎頭蛇尾的國度裡。員工一遭遇工作不

Sacred Marriage

順就辭職；雇主一看到盈收降低四分之一個百分點就裁員。人們習慣性地因為一點小問題就換教會。聖經甚至警告說有些人將會離棄真道（參：提前四 1）。

耶穌以撒種的比喻來談離棄真道的誘惑——稱它為土壤

的比喻可能要精確一些，因為這才是耶穌教導的關鍵所在。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穌警告有些聽道者會暫時相信神國的道，「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

我們生活在一個虎頭蛇尾的國度裡。

了」（13 節）。其他人的信心則「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14 節）。而耶穌所稱許的則是那些「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結實」的人（15 節，楷體字為作者所強調）。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始終強調恆切忍耐的性格：「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惟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以憤怒、惱恨報應他們」（羅二 7~8，楷體字為作者所強調）。

公義——也就是真正的敬虔——乃是在我們長久恆心行善中流露出來。要「作個公義的樣子」並不難——偶爾在路上禮讓其他車輛（如果你那一天心情剛好很不錯）、為別人開門（如果你有時間）、在奉獻箱裡多投幾塊錢（只要你確定不會後悔）。然而此類行為只是公義的表面工夫。神所要的公義，是恆久的公義，一種持續行善的決心，即使你不斷

遭遇阻力仍不退卻。敬虔絕對不只是偶爾表現慷慨仁慈的傾向。它是一種恆切降服在神面前的委身。

發現自己「愛上另一個他／她」的已婚男女，必須不斷刻意捨棄不當的行為，並且得看緊自己的舌頭。在這種情況下若要維持表裡如一的誠實，一次的決定是不夠的，他／她必須一再忍耐地持守公義。

因為婚姻是如此漫長的對話，它將經歷許多不同的階段。有些階段比較艱辛。比方說，撫育年幼的孩子必定會對夫妻間的親密與「樂趣」的培養帶來很大的挑戰。生兒育女是非常耗費心力的責任。威廉·理德爾（William J. Lederer）與唐·傑克森（Don D. Jackson）兩位研究者指出，他們「從未在處於育兒階段的夫妻身上，看到持久性的和諧配搭。」⁴

生命所賜予的某些人生季節——坦白來說——是必須忍耐著度過的。在撫育兒女的過程中，我們將嚐到各種為人父母的成就與滿足；然而在此同時，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夫妻獨處的時間——必然會受到影響。但這不過是一個季節，而每一對夫妻都要在這種時候調整、修正自己先前的各種期望，因此，走到這裡就輕言放棄的人未免太傻了。

什麼原因使我們放棄婚姻呢？儘管耶穌「土壤的比喻」並沒有特別提到婚姻關係，然而其中的教導卻涵蓋了許多婚姻失敗的原因。有些夫妻在「遇見試煉」的時候宣告放棄（路八 13）。我們以為婚姻生活總是輕鬆如意；日子一變得

Sacred Marriage

辛苦，我們就臨陣脫逃。

其他人被「今生的思慮」壓得喘不過氣而捨棄婚姻（路八14）。婚姻諮商師告訴我們，理財問題是造成婚姻破碎的最大導因。此外，還有我們的自私與罪，這兩者都能污損那份曾經極為寶貴的感情。

那麼，恆心行善的力量從何而來呢？保羅在我們稍早所



除非我們以永恆的眼光活在今世，恆切忍耐將不具有任何意義。

引用的羅馬書第二章經文中暗示了答案。他說，我們在恆切行善中「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羅二7）。這段話指出了另一段歷史，也就是今生結束後的生命（畢竟，在這個

短暫的世間並沒有不朽）。除非我們以永恆的眼光活在今世，恆切忍耐將不具有任何意義。我們將在下一章深入討論這個真理，此處只順應需要簡單一提。

掙扎於婚外戀情的人，可能必須作出一個在短期內會給自己少一點快樂、少一點歡愉的決定（儘管我認為長遠來說，這樣的決定往往能使人獲得更大的滿足）。基督徒的忍耐根植於他對另一個世界的盼望——一般人稱之為天堂，它永恆不朽，而現在的世界只在為它作預備。這個即將來臨的新天地充滿著榮耀與尊貴，其間之美，值得我們以此刻的犧牲換取彼時的榮耀、尊貴與不能朽壞之福。

你的生活圍繞著哪一個世界旋轉？你的婚姻生活終究將

為你揭開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我們擁有永恆的視野，那麼竭力持守一份艱難的婚姻以預備永生，將會比摧毀一個家庭以求短暫的解脫來得有意義。多數離婚的發生都是因為人們想脫離頂多幾十年的困難與問題——然而，它的代價卻是永恆的榮耀與尊貴。這是個多麼划不來的一筆交易！

能使人獲得屬天獎賞的敬虔，是一種恆久的敬虔。把整本聖經從頭到尾讀一遍，我保證你絕對找不到任何一種「屬天的冠冕」是賜給世間「最快樂的人」；沒有這種獎賞的存在。天堂也不會授與體驗最少痛苦的基督徒一枚勳章。

✠

能使人獲得屬天獎賞的敬虔，是一種恆久的敬虔。

一段神聖的歷史以永恆為第一優先，婚姻是這件事實美麗而有效的提醒記號。我們可以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 5 節讀到聖經最富詩意的經節之一：「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習基督的忍耐。」我多麼希望每一對夫妻都能將這段話擺在家裡顯而易見的地方。

這就是我渴望填滿自己內心的兩樣東西：神的愛與基督的忍耐。這就是聖經關於敬虔生活與「成功」人生的最佳處方。但願我的心能充滿更多神的愛！但願我能學會基督的恆久忍耐！

保羅在羅馬書第二章還提到了另一種選擇。有些人得不到屬天獎賞，反將遭到「憤怒、惱恨」的報應。這是什麼樣

Sacred Marriage

的人呢？就是「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人（羅二8）（譯註：結黨英文聖經作「自私自利」〔self-seeking〕）。還有什麼表現比漠視親身兒女的幸福——一個寧靜完整的家——與厭倦配偶而離棄婚姻的作法，更自私自利的呢？更遑論這將嚴重傷及你在世間的和好職份（見第二章）。



我特別希望男人能明白離婚所隱藏的危機。

我特別希望男人能明白離婚所隱藏的危機，至少那是對一個女性的傷害。在我親眼目睹了婚姻歷史斷裂所引發的危難之後，我學會了以嶄新的

眼光來看待此事。

無法確定的未來

破壞婚姻歷史的重大危險之一，就是我們不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麼事。讓我用一個真實故事來說明。



破壞婚姻歷史的重大危險之一，就是我們不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麼事。

我的自私本性顯露得最猙獰可惡的一次，是我應邀去外地演講，而主辦單位派一位女同工來接機的時候。當時那位姊妹請我與她的兒子一起坐到她的廂型車後座。但車門一開，我就嚇壞了。這輛車真髒。我當時穿著休閒褲和運動外套；由於那天稍後要發表演講，入座時我小心翼翼，因為我很確定

只要一個不留意，下車時就會有食物黏在背上。

為了不想冒犯這位姊妹，入座前我儘可能不露痕跡地悄悄把座位上的食物與灰塵拍掉，然而她的兒子可沒放過我，他不斷催我找位子坐下。

自私、可怕的念頭閃過腦海——「她明知道要來接機，怎麼還能把車子搞得這麼髒？」

幾個鐘頭之後，我才發現這位姊妹已經離了婚，現在是個單親媽媽。「原來車子的髒亂其來有自」，我心想。「她必定是忙不過來。」

接著，我們更進一步認識了彼此，她才說出自己正在接受化療。藥物使她虛弱到一週只能上一天班——她在當服務生。她得用剩下的六天積蓄足夠的體力，好回到餐館再掙個一百塊錢。這位女士收入微薄得可憐，嘗試獨力扶養三個孩子，還得忍受化療的折磨——儘管如此，她仍然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與金錢（汽油可不是免費的！）自告奮勇當我的司機，為一個美好的理由奉獻自己。

她是個百分之百的英雄，而我則對自己氣憤不已。先前對座椅髒亂的暗自抱怨，一心只怕自己的衣服沾到食物會很尷尬——跟這位女士所要面對的現實生活挑戰相比，我的擔憂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在心裡面悔改、調整好謙卑服事的心態之後，我想到了她的丈夫。一個自稱為基督徒的男人，怎麼可能讓這位與他

Sacred Marriage

共同孕育出三個新生命的女人獨自承受這些嚴酷的考驗？我實在心疼這位女士；我的心在為她淌血。電話中我對妻子不斷說著這個令人悲從中來的故事。我說得口沫橫飛：「哪一種男人不會馬上對她伸出援手？更何況他已經在全教會面前許諾，無論「健康或病痛」都要與她相伴？一顆心要剛硬到什麼程度，才能看著你曾深愛的人如此受苦而無動於衷？」

當然，在這位丈夫與妻子離婚時並無法預見她將會罹患癌症。但這正是夫妻之所以要共同建立一段神聖歷史的原因——沒有人能精準地預知將來的事。這位姊妹為了扶養這男人的三個孩子，而把事業擺在一旁，捨棄了學習專業技能的機會。她為了他好，甘願讓自己變得脆弱。然而，就在他事業有成、而她仍背負著扶養孩子的沉重責任時，他切斷了兩人共同打造的歷史，陷她於貧困絕境中。

當你和配偶離婚時，你不知道他／她的明天將會發生什麼事。



當你和配偶離婚時，你不知道他／她的未來將會發生什麼事。

麼事。夫婦離異可能、也往往帶來混亂，因為很有可能夫妻雙方有一人在不久的將來，就需要接受照顧。這種對另一個人生活福祉的漠視，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保羅所指的「自私自利」，而其報應便是神的「憤怒〔與〕惱恨」。

同樣惹神憤怒的是「不順從真理」的人。很明顯的，保羅此處所指為救恩之道。然而這段話還可以引申出另一種真

理——亦即存在於神的旨意與律法中的真理。

我們大多知道神憎恨離婚，因為聖經明白寫道：「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惡的』」（瑪二 16）。耶穌進一步闡述了這種離婚觀點，祂告訴門徒：「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了；人若娶這被休的淫婦，也是犯姦淫了」（太五 32）。耶穌還說，神允許舊約時代的人離婚，是因為他們心硬（參：太十九 8~9）。

親愛的朋友，這是真理。保羅在羅馬書第二章中警告，你若拒絕它，就冒著遭受神憤怒與惱恨的危險。我仍然想不通有些男性基督徒竟可以為了另一段感情而拋妻棄子，任憑他們窮困潦倒，而同時卻還幻想著耶穌基督是自己生命的主。

有個朋友最近打電話找我們大學時期的一個死黨，那個人的太太在電話另一頭回答：「對不起，葛雷不在這裡。」

「那他在哪裡呢？」麥可不經意地問。

「他走了。」

從她的語氣中，你聽得出「他走了」這三個字代表著創傷與結束。

這位大學死黨有三個小孩。麥可說他真想用力把這個朋友搖醒，對他說：「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有多邪惡？」

Sacred Marriage

但我們的文化並不把夫妻分手當作壞事，不是嗎？離婚被誤以為是「浪漫的」、是「勇敢的」，是「長遠來說最好的辦法」。

夫妻共同寫下一段神聖歷史的這份堅持，能教我們恆心行善，即使在我們不想行善的時候。這份忍耐持守的委身幫



如果你不相信天堂，那麼離婚可能充滿意義。

助我們學習基督教的基本操練：捨己。我們必須拒絕「自私自利」的行為，著眼於將來，也就是指向另一個世界的將來。如果你不相信天堂，那

麼離婚可能充滿意義。一旦天堂進入你的考量視野，離婚的代價——神的憤怒與惱恨、讓自私的態度危及未來——將顯得太高、太重。

理想的標準

討論至此，該是強調關鍵重點的時候了。根據定義，離婚是一種失敗——在愛、饒恕、與耐心上的失敗，或者它（至少）是一開始擇偶時判斷錯誤的結果。然而我們每個人都在生命的某些時刻失敗跌倒過。耶穌的教導往往十分嚴峻；根據馬太福音五章 28 節的標準，我以及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男人都犯了姦淫。只需要帶著淫念的一瞥，我們就墮落了。或者當我發出一聲怒罵：「你這個笨蛋！」根據耶穌的標準，我也有被丟入地獄的危險（參：太五 22）。

耶穌提出了許多嚴厲得近乎殘酷的生活教導，而這個世上沒有一個男人或女人不曾犯過其中任何一項。但是看看耶穌的生命，你會見到極大的憐憫。那位犯姦淫的婦女並未受到耶穌譴責，他只告訴她不要再犯（參：約八 11）。耶穌曾告訴我們，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參：路九 62），然而祂卻在彼得三次不認祂之後，仍以慈愛、包容接納他（參：可十四 66~72）。

如果此時你已經離婚，那麼對你不能改變的過去念念不忘，將無法服事任何人——更遑論服事神。這正是饒恕與恩典存在的目的——它給我們嶄新的開始、另一次機會。

我提出了一個很高的理想，有一部分原因是鼓勵正陷於婚姻困境的人堅持到底。然而，我要冒著推翻前面論述的危險，誠實地說，將離棄配偶等同於離棄你的信仰確實是言過其實。當然，每一次的毀約都會嚴重波及你的靈命，而離婚的屬靈殺傷力之所以如此的大，乃在於婚約的破壞需歷經一段時間。它不是一時興起的罪——那種你犯了之後就立刻後悔的錯誤——離婚是一種權衡過的決定，在考慮離婚的過程中，你有許多反悔、拒絕它的機會，這使得離婚至少算是一種在靈命上非常危險的選擇。

即便如此，離婚也有可能是對的選擇。馬太記錄了一種



如果此時你已經離婚，那麼對你不能改變的過去念念不忘，將無法服事任何人——更遑論服事神。

Sacred Marriage

例外：配偶的不忠（參：太十九 9）；而保羅則提出了另一種例外，亦即當未信主的配偶拒絕繼續保持婚姻關係之時（參：林前七 15）。

任何結婚有一段時日的人，都應該能夠體會婚姻之路有時候是多麼難走；儘管身為基督徒，夫妻關係的緊張程度以及彼此間的傷害，仍然可以大到雙方用十輩子的力氣都無法撫平。大多時候，神能夠、也願意給人足夠的力量；有些時候，人卻不肯接受。

在離婚確定之前，我通常會鼓勵當事人堅持下去，學習



快樂也許遙不可及，但靈命的成熟卻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痛苦中忍耐持守，試著從中成長。

快樂也許遙不可及，但靈命的成熟卻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而我重視品格發展遠勝於任何情緒感受。有天國作為將來的盼望、靈命成長作為當下的

事實、很多時候還有兒女作為我們放不下的責任，完整的婚姻是值得傾全力追求的理想。但這並不表示你我該把婚姻失敗的弟兄姊妹視為次等基督徒。耶穌提倡極高的理想與絕對的標準——但祂以包容和恩典去愛最真實的罪人。

此外，有些時候離婚是單方面的決定，另一方只能被迫接受。我所認識的一位姊妹萊絲麗就遇到這種情況。許多基督徒都在萊絲麗離婚確定前就勸她放棄、不要再等下去、開始去找新的對象。如果萊絲麗只關心自己的情緒健康與快

樂，那麼她可能早就接受這樣的建議了。但今天，儘管走過離婚風暴，萊絲麗仍然藉著尊重與珍惜自己和前夫所寫下的神聖歷史，得以更親近神。這不是一段快樂的歷史，但它卻帶來豐富的屬靈祝福——而這就是盡心順服神的美妙之處。儘管自己受到侵犯，我們仍然可以靠著神的恩典在傷害的經驗中成長。



這就是盡心順服神的美妙之處。儘管自己受到侵犯，我們仍然可以靠著神的恩典在傷害的經驗中成長。

殘破的歷史

「萊絲麗，我要離開妳。」

萊絲麗退後了幾步，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聽到這樣的話。年少時的她，總是夢想自己穿上潔白的婚紗、擁有幸福的婚姻、生一堆小孩。她的想像世界並沒有為這幾個字所散發出的可怕冰冷留下任何空間；而說這句話的男人，是她託付自己生命與身體的人，她與他分享了內心最深處的祕密和一生最親密的關係。現在，這個男人告訴她，他再也無法待在她的身邊。

那個時候萊絲麗和提姆都是委身的基督徒。儘管婚前兩人就同居，但在結婚之前他們再一次將自己委身於主，並且立即開始在信心中成長。他們參加查經小組，也經常一起禱告。在兩人結婚的頭幾年，常常有人對他們說：「你們的婚

Sacred Marriage

姻真令人羨慕，」而這對年輕夫婦則會謙虛地回答：「這是神的作為，不是我們自己的。」

婚姻的裂縫出現在婚後第六年，當時提姆向萊絲麗承認自己有了一夜情。他告訴萊絲麗自己非常懊悔，也願意接受諮商輔導。流過許多眼淚之後，夫妻倆終於得以將這件事拋諸腦後。

雖然萊絲麗必須處理一些信任的問題，不過美好的時光很快又回到兩人的生命中。五年之後，提姆接受了教會的長老培訓，而萊絲麗則全時間領導著一項基督教事工。他們承受了不能生育的傷痛，但兩人逐漸走出陰霾，開始預備領養孩子。事實上，萊絲麗與提姆已經作完第一次的領養家庭研究，正在為下一個階段作準備。萊絲麗期望自己很快能成為一位母親。

就在那時候，萊絲麗感覺提姆正在疏遠自己。一開始，這份恐懼似乎並不理性——只是一種預感，如此而已——然而愈來愈多證據接著出現。兩人的距離，就在萊絲麗伴隨提姆去參加一個全國性會議時，完全突顯出來。在這趟旅程中提姆常常丟下萊絲麗一個人，而在一起的時候也沒有給過她好臉色看。萊絲麗覺得自尊心很受傷，滿肚子委屈。她變得「歇斯底里」，這個她如今感到懊悔的反應把提姆推得更遠。

有一次，萊絲麗在家中對她的禱告夥伴說：「若不是因

為我很了解提姆，我會以為他準備要離開我了。」

「怎麼可能？你別胡思亂想了。」她的禱告夥伴安慰她。

提姆出差整整三個禮拜，而週六下午是他應該返家的時候。萊絲麗焦急地等待他準時回家。她希望夫妻倆可以為星期一早上將要進行的第二次領養家庭研究作好準備。

正如萊絲麗所預料，提姆並沒有在週六下午（或晚上）回家。萊絲麗將預留好的晚餐收起來，然後上床睡覺，心想著提姆夜深就會回來。她一早醒來，想看看提姆是不是躺在身邊——但他不在。星期天早上萊絲麗獨自上教會，她很確定回家時，就會在車庫裡看到提姆的車子。可是車庫仍然是空的。

她的心開始往下沉。到了晚上，萊絲麗聽到車庫裡傳來一陣聲響。她打開門，見到提姆正在將高爾夫球具放進後車箱。

「提姆，你在做什麼？」她問。他三個禮拜都不在家，該不會還想在隔天一大早去打高爾夫？

接著，她聽見了這句話——那震碎她整個世界、使她頓時失去方寸的八個字：「萊絲麗，我要離開妳。」

「什麼？」

「我要離開妳。」

萊絲麗幾乎要當場崩潰。「你不能離開我，」她哀求。

Sacred Marriage

「我現在就要走。我已經不再愛妳，從很久以前我就不再愛妳了。」

萊絲麗感覺自己開始變得歇斯底里，她恐慌起來。「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她回憶當時情景：「因為我知道自己變得歇斯底里並不能留下他。此外，我也不希望他對我的最後一個印象是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樣。」

接著萊絲麗低頭看了提姆的手，她整顆心都涼了。提姆的手上並沒有戴著婚戒。

「你沒有戴結婚戒指，這是不是說你要開始找新的對象？」

「沒錯。」

砰！他迅速、冷靜、顯得稀鬆平常的回答，令她驚訝得目瞪口呆。

「你已經知道對象是誰了嗎？」她的眼睛濕了。她真的想聽到答案嗎？

「知道——但我不是為了任何一個人而離開妳。妳跟我，我們就是不合適。多年來我始終活在一個謊言裡，如今我已經厭倦了這個謊言。」

「提姆，拜託你，今天晚上留下來，一晚就好！」

「我辦不到。」

萊絲麗感覺自己開始失控。她並沒有變得歇斯底里，然而此時的她已經淚如雨下、心亂如麻。她強忍著傷痛，直到

提姆驅車離去，這才歇斯底里起來。

發自於內心的哭泣，深沉而沒有邊際。過了很長的時間，萊絲麗終於跪了下來。然而心中的痛苦壓得她無法獨自禱告。於是她起身，跌跌撞撞走到電話旁邊，撥了電話給幾個摯友。「提姆剛剛離開我，」她邊哭邊說：「你可以過來嗎？」

萊絲麗和幾位朋友不斷地流淚、禱告，禱告、流淚。在歷時幾個鐘頭的屬靈掙扎之後，萊絲麗終於能夠稍微鬆一口氣，心中有了一點平安的影子。

她當初並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所要經歷的一切，對此，如今她心存感激。

「要不要我留下來陪你過夜？」一個朋友問萊絲麗。

「不用了，我不會有事的，」萊絲麗回答。她當初並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所要經歷的一切，對此，如今她心存感激。

宣布消息

因為萊絲麗當時正帶領著一項基督教事工，她知道必須告訴自己的同工這件事。他們知道後都極力支持萊絲麗，為她抱不平，然而這些反應卻讓萊絲麗難以接受。

「對我來說，這真的很難受，」萊絲麗坦承。「神在處理我內心的驕傲。過去我總是那個不斷付出的強者，而現在祂要我進入一段生命脆弱期。」

Sacred Marriage

提姆離開後的第一個禮拜，萊絲麗在禱告中感覺神要她將這件事情告訴教會，並請求大家代禱。這不是萊絲麗想做的事；她以為身為一位事工領導者，她必須表現得很堅強。「神啊，」她辯解：「他們會想，我連一個妻子都當不好，又有什麼能耐去領導一整個服事中心？如果我連自己的丈夫都留不住，又怎麼能帶動這個事工？」

在接下來的主日崇拜中，帶領敬拜的人做了一件從來沒做過的事：他邀請會眾分享代禱及感謝事項。萊絲麗嘆一口氣，站了起來。教會裡的每一雙眼睛都轉到她身上。她用力吞下口水，然後說：「我要告訴教會，提姆上個禮拜離開我了……」

這句話一出，立刻引起會眾的驚嘆錯愕，而萊絲麗仍繼續說下去：「提姆和我需要大家為我們的婚姻得醫治代禱。」

成為脆弱的一方，讓萊絲麗手足無措，然而她的分享卻為教會其他面臨婚姻危機的夫婦打破了僵局，使他們得以分享並改善問題。即使在等待著自己的婚姻得醫治的時候，萊絲麗都為這些夫婦感恩。

希望破滅

萊絲麗相信提姆一定會回來，這份信心支撐著她度過接下來的幾個月。她很樂觀地認為，只要她能了解提姆為什麼

離開，以及自己到底哪裡做錯，她就能把一切都「搞定」，及時挽回她的婚姻。事實卻不是如此，她的婚姻將一去不返。當時提姆正在與另一個人密切交往，根本沒有復合的意願。

怨恨苦毒經常侵入萊絲麗內心，然而她總會努力驅散這些感覺，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神開始讓她看到自己的不足——她那自以為是的驕傲，以及為了替初信者豎立風範，而對丈夫和自己所作的各種苛求。

萊絲麗看到自己多年來如何受到完美主義的束縛。她想起有一回，在提姆離開之前，牧師在證道中指向她這邊說她是個罪人。這令她寒毛直豎。她在心裡暗暗叫道：「你在我身上看到什麼罪？趕快告訴我，我好把它清掉！」

「我發現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裡沒有恩典、沒有憐憫，」萊絲麗坦承。幾個月過去了，然後是幾年過去了——直到有一天提姆告訴萊絲麗他即將再婚。

分擔愁苦

有時候萊絲麗整個人會陷入憂鬱恐懼的深淵，特別是當提姆的婚期一天天逼近的時候。然而就在這些時刻——萊絲麗找不到其他方式來形容——神會用雙手輕輕托住她的臉龐，對她說：「萊絲麗，看著我，看著我。」

就在確定自己的婚姻無法挽回之後，萊絲麗二度陷入傷

Sacred Marriage

痛。她叱罵自己、責怪自己，心想當初如果能作一些改變，提姆就不會離她而去。

「不是這樣的，」她會感覺神這麼說：「我以完美無缺的愛來愛他，可是他也離開我了。」

這個念頭使萊絲麗潸然落淚，而她開始體會到自己與神之間一種嶄新的親暱關係。她覺得自己分擔了神心中的愁苦；她和神正在一起經歷這份傷痛。

有些基督徒朋友終究按捺不住，好意地詢問萊絲麗是不是找到了新對象。萊絲麗盡力掩飾心中的錯愕，然後溫婉地回應。她仍戴著婚戒；而儘管有些基督徒認為她應該「放手」，這枚婚戒卻象徵著萊絲麗所立下的誓約。事實上，誓約的對象不只有提姆，還有神。雖然提姆已經轉身離去，神卻沒有，誓約的三方裡有兩方仍堅守承諾。

「這枚婚戒不再象徵我對提姆的愛，」萊絲麗說。「那份愛已經死了。然而它代表著我在神面前所許下的承諾——在祂面前我曾說過：『你我永不分離，直到見主的那一日。』」

一直到提姆於一九九八年再婚的前一天，萊絲麗都戴著



在背叛的傷害中仍堅持自己的忠誠，使她進一步認識了神。

她的婚戒，並且持續為兩人的復合而禱告。在背叛的傷害中仍堅持自己的忠誠，使她進一步認識了神。「以色列的不忠與神的信實，還有何西阿的

忠實與歌篋的背叛，這些故事對我而言意義重大，」萊絲麗說，「這一段經驗幫助我更能體會神的心。我比較能明白神的誓約所代表的那一份不可思議、毫無條件的愛。我愈是請求神容我摘掉這枚婚戒另找對象，祂就愈是向我訴說祂的誓約應許。」

這就是本書所要傳達的要旨之一。就算有如背叛、不忠、逼不得已的離婚等悲劇發生在我們身上，神還是可以讓這些經驗成為我們屬靈的祝福。萊絲麗在提姆背棄了兩人的婚姻歷史之後，仍然保持忠誠，並且尊重這段歷史的神聖意義，於是她學到了寶貴的屬靈功課，得以在這個過程中更親近神。

然而，萊絲麗算得上是個開路先鋒。她的多數基督徒朋友都不能了解為什麼她不乾脆「放棄」算了。「他們可以明白為什麼一個父親願意迎接自己放蕩的孩子回家——那個浪子的比喻」，她說，「可是如果換成丈夫和妻子，許多基督徒就看不出道理何在。」

然而，如今萊絲麗學會用嶄新的眼光來看神。

天上的良人

萊絲麗如今說：「神就是那位完美的丈夫。祂在我未求以先就已滿足了我的需要。我說的不只是重大的事情。祂還以很親暱的方式滿足了我很微小、很私人的需要。」

Sacred Marriage

一九九八年復活節兩週前——就在提姆婚禮的幾個月前——萊絲麗應邀赴一間綴滿著麝香百合的教會演講（譯註：麝香百合盛開於復活節，故英文名稱為「復活節百合」〔Easter Lily〕）。自從提姆離開後，萊絲麗就靠著相當微薄的收入度日。她相信神要她原諒提姆，而不是要求他為自己的背叛「付上代價」，因此她的手頭總是很緊。她覺得要去買一朵麝香百合，對自己而言，是一種「揮霍」，另一方面她卻在心裡殷切祈求：「主啊！這些百合真美！我也好想要一朵。」

復活節前一天，萊絲麗一大早進辦公室時，看見一朵麝香百合躺在自己的桌上。她停下來，瞪大了眼睛，然後開始啜泣。雖然這朵百合來自於一位朋友，萊絲麗卻將它視為神的禮物。神聽到了她的禱告，現在，祂買了一朵復活節之花送給自己的「愛妻」。

「在失去地上丈夫的同時，我更貼近我在天上的良人。」萊絲麗加重語氣地說：「祂是我的丈夫、我的供應者、我的扶持者。」在過去，萊絲麗與神的關係建立在她的



「現在神還是可以修復我的婚姻」，萊絲麗對我說，「但是就算祂不這麼做，祂還是神。」

「成就表現」之上，而這一季的傷痛卻教她學會接受神的恩典。

距離提姆的婚期不到兩週時，我和萊絲麗深談。「現在神還是可以修復我的婚姻，」萊絲麗對我說，「但

是就算祂不這麼做，祂還是神。」她靜默下來，眼神充滿著殷切的期盼。我見到她眼角閃爍的淚光。

「蓋瑞，在這段時間裡，我經歷了好豐盛的屬靈祝福，拿什麼跟我換它，我都不會答應。」

「萊絲麗，妳再認真想一想，」我問她：「這是妳的真心話嗎？」

「是的，我打從心底說這句話。這段經歷之豐盛，深深改變了我的生命。當然，我不是說婚姻破碎了我很高興，但我的確為它所結出的果實而高興。」

萊絲麗進入了一個嶄新境界。她學到這個寶貴的祕密：不管別人對我們做了什麼——哪怕是最親密的背叛——神都能使用這些經歷使我們更貼近祂的心。而且，神還可以藉此讓其他人也來親近祂。

提姆離開兩年之後，有一天萊絲麗的父親打電話給她。這是個很特別的祝福。「我看見妳所遭遇的一切，」他在電話裡說：「也見到妳是怎麼走過來，現在我想要擁有妳的這份信仰。」

這是一次深刻動人的對話。萊絲麗的父親和提姆一樣，年輕時背叛了妻子（萊絲麗的母親），讓萊絲麗不得不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長。然而，當萊絲麗陪伴父親在旅館裡讀完標題為「羅馬之路」的福音冊子，六十二歲的父親跪下來禱告並接受耶穌基督作個人救主時，過去的一切傷害與痛苦頓時

Sacred Marriage

都消失、溶化了。

萊絲麗的父親決志信主這件事隱含著相當奧妙的真理。藉著忠誠對待不忠的丈夫，萊絲麗體現了神對不忠誠的人所保有的信實。她的父親不只一次聽過福音，然而直到在她身上親眼目睹這個真理之後，他才願意親身接受。

萊絲麗現在甚至可以微笑了。「我怎麼能不感激神？」她問我。「老實說，我可是滿心願意禱告：『神啊，祢可以取走我的婚姻，如果這能帶來家人的得救。』我知道提姆信主，所以他會去天堂。如果他的離去可以將其他人帶到神面前，那麼我願意承受。」

在我們結束萊絲麗的故事前，讓我再提一件事：不久前有一位男士打電話向萊絲麗求助，他的妻子剛剛離他而去。他陷入了憤怒與怨恨當中，但萊絲麗為他指出了另一個方向。

「你生命中的這個季節可以是靈命豐收的一季，如果你願意讓神來破碎、陶塑、重造你的生命」，她告訴他。「我們總是不斷責怪配偶，但神卻想先處理我們自己的心。」

訴說你的故事

如果我們真想在婚姻中追求屬靈的成長，就必須說服自

— ✨ —

藉著忠誠對待不忠的丈夫，萊絲麗體現了神對不忠誠的人所保有的信實。

己不去問這個危險的問題：「我娶／嫁『對』人了嗎？」一旦你和配偶交換了誓約，這個問題就不能為你的靈命帶來什麼益處。

此時，思考如何去愛你所選擇的，遠比懷疑自己的決定聰明得多。

安·泰勒（Anne Tyler）的小說《補綴的星球》（*A Patchwork Planet*）裡面的主人翁遲遲才明白這個道理。三十歲的巴納比走過一段破碎的婚姻，而他如今在工作中所接觸到的幾乎清一色都是老人。在觀察到他們歷久彌堅的婚姻之後，他得到了一個深邃的領悟：

我開始想，他們當初是否真是天作之合其實沒什麼差別。你終究是認了：和誰結婚就跟了誰吧。你就是和她結下山盟海誓就是了。半世紀跟她耗了。慢慢認清楚她的人。也慢慢認清楚你的人，甚至，到頭來她倒真和你成了天作之合。或說是成了你惟一的伴侶——這樣說還比較真切一點。真希望以前有人告訴我這點。那我會堅守下去。我發誓我真的會，我絕對不會把娜塔莉從我的生命裡趕走。⁵

若能讓自己的婚姻「故事」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就成功



如果我們真想在婚姻中追求屬靈的成長，就必須說服自己不去問這個危險的問題：「我娶／嫁『對』人了嗎？」

Sacred Marriage

婚姻靈修學

了一半。

在五〇年代晚期，露絲·葛理翰（Ruth Bell Graham）出版了童書《我們的耶誕故事》（*Our Christmas Story*）。在該書的序言裡，露絲的丈夫葛理翰寫下了這段話：

我們很高興有人邀請露絲為世界各地的小孩說一個耶誕節的故事。不過我們也事先警告了出版社，「我們的」耶誕故事將不會是許多人心目中耶穌誕生在馬槽裡的傳統景象。當然，馬槽這一幕是我們家慶祝耶誕節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備受大家喜愛的故事高潮。然而它只是耶誕故事的一部分，因為聖誕節並非開始於伯利恆的馬槽。它的起頭不是路加福音，而是創世記。

一點都不錯。平安夜與耶誕節是一則悠久故事的高潮，這則故事早在耶穌誕生好幾世紀前就已經展開了。這是神以一個丈夫的篤情摯愛、一個遭棄朋友的悲痛淒涼、一個睿智父親的牽腸掛肚，以及一位傷心君王的眼光所寫下的迷人故事。要從任何一個時間點切入來評斷這段歷史都不公平，因為故事的完整性存在於神與祂的以色列子民——祂的新婦、祂的妻子——所共同建立的漫長歷史。

學習珍惜我和麗莎共創歷史的神聖意涵，是我生命中最

有意義的屬靈操練之一。我們擁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早在國中時期，麗莎和我就當了兩個禮拜的「校園情侶」。我們共同寫下一段多采多姿、充滿意義、熱情洋溢的歷史。是的，我們走過不少深淵幽谷。是的，這段歷史有時顯得岌岌可危。但就算旅途時而艱辛崎嶇，能見到沿途的風景與美好的目的地，這一切就已經值得了。

暢銷書作家曾健時（Jerry Jenkins）鼓勵你我沉醉在自己的婚姻故事裡。他寫道：

你要訴說這你們的（婚姻）故事。告訴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姊妹，更要告訴彼此。你愈能將這一則故事深植於內心，它就愈能形成一道堅固的屏障，為你抵擋各種試圖摧毀你婚姻的力量。讓這一則故事構成你的生命質地，為你的後代樹立起榜樣，讓你的子孫也學習不畏艱難高舉堅實、完整的婚姻，讓你的故事成為代代相傳的家族傳奇。⁶

別切斷你和配偶共譜的歷史，神呼召你去愛這個人。神能體會你所面對的每一種感情掙扎，千萬別輕看自己與祂攜手同行的經歷。



神能體會你所面對的每一種感情掙扎，千萬別輕看自己與祂攜手同行的經歷。

Sacred Marriage

婚姻靈修學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教導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等你結了婚的時候，塞繆爾，你就能夠知道並懂得很多你現在不懂的事了。但是，就像教養院的孩子學完了字母的時候說的，是不是值得吃那麼大的苦頭學那麼少的乖，這是要看個人的興趣與愛好了。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有一個人終生未娶，這成了他的地獄；
另一個人締結姻緣，這成了他的浩劫。

伯頓 (Robert Burton)

他們遨遊於相戀的夢境，卻在婚姻中猛然驚醒。

波普 (Alexander Pope)

因為婚姻與其他關係相比，更能反映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並且吸引我們仰望天堂，所以它也就最容易令人嚐到地獄的滋味。

艾倫德 & 朗文

Sacred Marriage

幾乎沒有什麼自然景致比世界第一峰聖母峰還要令人嘆為觀止。地質學家相信，喜馬拉雅山脈是由印度板塊與歐亞大陸兩相撞擊而生成。「撞擊」是作家所使用的誇大修辭，實際上，這兩片大陸以每年十公分的位移相互推擠。這個過程進行得緩慢而持續。印度板塊緩緩北移，逐漸擠壓並舉起南歐亞大陸，巍峨壯麗的天然奇景於是產生。

沒有印度板塊與歐亞大陸的長年碰撞，就沒有今天的喜馬拉雅山。沒有推動板塊的巨大壓力，這個世界將少了一片美景。

同樣的道理，婚姻中的「碰撞」也可以孕育出很美的關係。美麗往往在掙扎中誕生。這些碰撞也許並不「好玩」——事實上，它可能使我們感覺自己幾乎就要撕裂了——但整個過程卻能提高我們生命的韌性，它能塑造你我的品格，堅固我們的信心。

偉大的靈魂導師兼作家費奈隆寫道：「我們愈害怕受苦，就愈需要面對它。」苦難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耶穌

基督自己體現了這個事實，祂在極大的苦難中堅心服事神。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也寫道，我們的生命中若沒有一點禁慾克己的成分，將會很難追隨神。

然而大多數人之所以選擇放棄婚姻、剪斷兩人合寫的神聖歷史，正是因為婚姻太難。大概沒有人以婚姻生活太過輕鬆為理由而離婚的吧！逃避困難的傾向是一種嚴重的靈命缺陷，它可能、也往往使我們停留在基督徒

生命的嬰兒期。偉大的屬靈作家同聲告訴我們，世間的生活確實不容易，而我們應該利用各種艱難逆境來陶鍊自己的品格。

十八世紀聖公會作家勞威廉如此問：「困苦逆境將多少聖徒推向天堂？榮華富貴將多少可憐的罪人擲入地獄？」寫下第五世紀東方基督教信仰經典的聖天梯若望（St John Climacus），嘲諷我們逃避掙扎、視安逸為理所當然的態度：「我不認為那種只求稱心如意、逃避效法基督的信仰具有任何價值。」

耶穌向我們保證每一個人都會被火醃過（參：可九 49；「……必用火當鹽醃各人」）。追求舒適、安穩、毫無壓力的生活，其實就是渴望繼續當個「失了味」、靈命幼稚的基督徒。奮力掙扎能使我們更堅強；它能建造我們，使我們的



逃避困難的傾向是一種嚴重的靈命缺陷，它可能、也往往使我們停留在基督徒生命的嬰兒期。

Sacred Marriage

信仰扎根。

然而，要得此果效，就必須勇於面對困難，不能倉皇逃跑。蓋瑞與貝西·瑞可奇夫婦指出：「我們的主以至高的權能揭示，生命的淬鍊只發生在我們穿越困境、而非繞道而行的時候。聖經裡

充滿了勇於接受逆境的人，他們在走過曠野、紅海、火爐，以及十架苦難之後光榮得勝。神並不會為基督徒免除問題——但祂幫助他戰勝問題。」¹

如果你的婚姻之路走得很辛苦，請屈膝感謝神；感謝祂賜給你獨一無二的屬靈成長機會。你已經具備了發展基督徒卓越品格與謙卑順服的最佳潛能。

看重掙扎

年輕時的我是個長跑健將。在無數比賽中令我最感得意的，是那些必須全力以赴才能換取的勝利。贏得輕鬆雖然愉快，卻不能帶來多大的成就感。我還記得有一次跟另一所小學比賽賽跑。槍聲一響，我就賣力前進——但沒有異常賣力——並在第一哩內遙遙領先對方跑得最快的選手。接著我放慢腳步，等待後面的隊友迎頭趕上，然後兩個人輕輕鬆鬆跑完全程。我和隊友甚至還沿著熟悉的路線一邊跑一邊聊天。



奮力掙扎能使我們更堅強；它能建造我們，使我們的信仰扎根。然而要得此果效，就必須勇於面對困難，不能倉皇逃跑。

那是一次愉快的長跑，但我並沒有為自己的表現感到驕傲。我的體能根本沒有受到考驗，也就無法引以為傲。

不過在另一次比賽中，我面臨了六所中學的激烈較勁。那一天在華盛頓州算是相當炎熱，我從起跑點開始就沒命地衝刺，差一點直接跑進醫院。在長達三哩的賽程中，不斷有選手節節逼近，試圖搶得領先地位，我得不下十次地告訴自己「撐住，別放棄」。

在終於衝破終點線時，筋疲力竭的我差不多沒有力氣為奪冠而欣喜了。那天晚上我發了高燒，接著就大病三天。但即使在付上痛苦代價的當頭，我仍欣慰自己能為這次比賽用盡全力，這種感覺帶著一份莊嚴肅穆。雖然那次的比賽一點都不有趣，卻充滿意義。

掙扎著求取成功與益處能帶給人深刻的喜悅，它甚至勝過無憂無慮的愜意生活。有一次我翻閱著雜誌，看到一篇關於某大名人的生活報導。照片中的他身披浴袍，拉曳著拖鞋閒散地踱出自己富麗堂皇的豪宅；這幅景象卻一點都不吸引我，它甚至使我有點倒胃。照片中的生活——沒有責任、不費力氣、優渥豐裕的日子——也許每年過個一兩週還不錯。但是作為一種生活常態，它似乎帶著冒犯的意味而毫無魅力可言。



掙扎著求取成功與益處能帶給人深刻的喜悅，它甚至勝過無憂無慮的愜意生活。

Sacred Marriage

神造人的方式使我們必須掙扎著求生。生命的成熟與老練是艱難挑戰琢磨的結果。不過若要有所收穫，我們的掙扎必須得有一個目標，它必須具有建設性。兩個人一天到晚爭鬧不休，讓彼此活得可憐兮兮，並不是一種有益靈命的操練。生命的掙扎惟有放在基督徒品格培養與自我犧牲的前提下，才能使人得益處。

耶穌將掙扎描述為基督徒生命的入口，並強調它會我們的信仰生活每天都要面對的事實：「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耶穌將掙扎描述為基督徒生命的入口，並強調它會我們的信仰生活每天都要面對的事實。

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 23，楷體字為作者所強調）。對許多西方國家的基督徒而言，這句話也許聽起來有些誇大其詞。當我誠實檢視自己的生活時不得

不承認，在許多方面我都活得異常輕鬆。我並沒有為信仰的緣故遭受譏笑迫害；事實上，身為一名基督教作家與講員，我的信仰甚至附帶在經濟上支持了我的家庭。

這種相對來說輕鬆舒適的基督徒生活是祖先前輩少有的體驗。現今醫藥的進步使我們幾乎可以不用忍受疼痛。我們有機器代替雙手來清洗碗盤、衣物，有汽車以每小時七十哩的速度載我們四處遊走。我可以在西雅圖醒來，當天就到紐約吃晚餐。

如此不費力氣的生活使我們昏昏欲睡，一個闔眼就墜入

了「日子本該過得輕鬆，或一直會很愜意」的幻夢中。一旦遭遇些許困難，我們就極力想找回舒服安適的日子。但如此一來，你我將會錯失極寶貴的屬靈成長機會。

麗莎和我讀過一篇又一篇關於聖母峰的攻頂故事。故事中我們學到，許多登山者在遇到峭壁險坡時，總會先退一步，彼此討論該如何征服它。登山冒險的樂趣，有很大的成分來自於迎接挑戰，並設法克服困難。如果登山是一項很簡單的運動，它將不會這麼迷人。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上。我們也許並不想跳上直昇機迅速空降山頂，而想採取一種登山者的心態去思考：「這真的很難，絕對是一項艱鉅的挑戰。我如何在挑戰中繼續去愛這個人？」

金碧士（Thomas à Kempis）曾觀察到：「人的肉體愈是因苦難而消損，他的靈魂就愈能在恩典中茁壯。有時候他在苦難逆境中所受到的安慰，以及背負基督十架的熱切渴望，會使他反而不願選擇除卻苦難、哀傷的人生。」

現在請你們心自問：我是寧願舒舒服服過日子，繼續當個靈命幼稚的基督徒，還是甘心受苦——如果這麼作，能使我更像基督？

要假定保持婚姻忠誠很「容易」未免不切實際。派帕（Otto Piper）指出：「婚姻合約的內容總是暗示著一份不信任感。」² 我們之所以在眾人面前許諾彼此相愛、「永不分

Sacred Marriage

離」，正是因為大家知道這份心意將會受到嚴酷的考驗——要不然也不會有誓約的必要！我們不會公開起誓要確保自己能豐衣足食或保養身體。

每個步入婚姻的人，有一天都要面對自己婚姻中的某種「磨損」，而婚約就是為這一天所設立的。神知道我們將有困苦掙扎的時候，於是祂預先提供了補救之道，教我們堅守諾言。

我們在掙扎中成為更尊貴的人。一般成人總以為只有孩子需要學習做人的道理，至於自己的品格早就已經成熟了。其實不然，那是一種阻礙基督徒成長的心態。你我都可以在許多方面繼續追求長進，德性、犧牲與無私只是其中的幾樣。

苦難中的甜美

生命的掙扎也有甜美的一面。成熟的基督徒能夠體會並珍惜箇中滋味，而不致落入自虐狂的病態心理。大德蘭（Teresa of Avila）寫道：「神啊，祢讓自己的愛人受了多大的折磨！然而與祢事後所賜的福氣相比，這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聖天梯若望也有同樣的體會：「如果一個人願意委身背起十字架，如果他決意凡事都為神的緣故忍受試煉，那麼他將能在一切困頓中找到安息、品嚐甘美。」

這句話反映出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四章 17 節的教導：「我

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因為有永恆的盼望，我們不至於眼光短淺地追逐片刻的解脫，而喪失了長長久久的祝福。看待安逸生活的態度揭露了我們真正的價值觀。它清楚呈現一個人究竟是為神的國度與事工而活，還是汲汲營營於自己的安舒與名望。

一位重量級拳擊冠軍的選手，因為躲避所有強勁對手的挑戰、專找實力懸殊的選手比賽，而慘遭批評——他理當受此輕蔑。一個躲避掙扎、專挑輕鬆生活與平順人際關係的基督徒，也沒有兩樣——他在「靠岸航行」，這種不願離岸駛向大海的徘徊、恐懼將會定義他的人生——甚至塑造他的生命。

如果訂婚的年輕男女有一件不可不知的事，那必定是：美滿的婚姻不是你打著燈籠找來的，而是你自己要去建立的。這需要經過掙扎。你必須把自私釘在十字架上。面對配偶，你必須時而提出挑戰質疑，時而悔改認罪。而饒恕的功課更是不可不學。



它清楚呈現一個人究竟是為神的國度與事工而活，還是汲汲營營於自己的安舒與名望。



美滿的婚姻不是你打著燈籠找來的，而是你自己要去建立的。

Sacred Marriage

沒錯，這要下功夫！但你的努力終究值得，因為你將從中建立起一份充滿信賴與支持的美好關係。

當困難與掙扎來臨時，先別想它在你的情緒上造成了什麼損失。想一想它可以為你的靈命成長帶來什麼益處。這種思考方向很有幫助。處理意見不合是相當費力的事。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事，比花精神、下工夫去跨越一道關係的障礙還要吸引我。如果我為了情緒的滿足而結婚，我想我大概支撐不久。但是如果相信婚姻能帶來靈命的豐收，那麼我就有很多理由積極投入婚姻生活，而非僅僅保持婚姻。

派帕給我們這個挑戰：「如果婚姻……對許多人而言，是一種幻滅，那必定是因為這些人的信仰太過消極。神的祝福惟有在人恆切尋求的時候才享受得到（太七 7；路十一 9）——這是一般人不願接受的事實。如此說來，婚姻不僅是一份禮物，它同時也是一項任務。」³

請不要逃避婚姻的掙扎。請擁抱它，在其中成長，藉這個機會親近神。透過這些掙扎，你將更能反映出耶穌基督的風貌。同時別忘了感謝神給予你一次煉淨靈命的機會。

讓我們來觀察兩位在婚姻中奮力掙扎的人——這份婚姻的修練使他們得以成為深具影響力的人物。

偉大的解放者林肯⁴

先別提婚姻，光看林肯找對象的態度，你就能知道他是

多麼有原則的人。

西元一八三六年，林肯同意娶一位三年不見的女士為妻——這是個相當冒險而容易上當的決定——他有很多時間可以反悔。當林肯終於見到自己未來的新娘時，他的心涼了半截。「她與我先前所想像的完全不一樣，」他寫道。

的確如此。「我知道她體型比較豐腴，」林肯坦承：「但是現在的她可是與法斯塔夫（譯註：莎翁名劇中肥胖的丑角人物）很登對了。」看著她的臉，林肯驚恐地發現：「我沒辦法不想到我的母親。」這種感覺來自於對方的兩個特徵：她的「牙齒不全」，以及林肯以樹齡計算方式對她的年紀所作的估算——「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在三十五至四十年內，從嬰兒的大小增長到她現在的體積。」

「簡而言之，」他總結：「我一點都不滿意。」

儘管如此，林肯卻做了一個會讓現代人震驚不已的決定。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林肯決心要娶她為妻。他歷經了求愛、交往的過程，最後並跪下來向她求婚。

歡天喜地的一幕在此刻出現。這位女性拒絕了他。一開始，林肯以為對方只是禮貌性回絕，因此也就依照當時的習俗懇請她再作考慮，直到最後他發現這位女性根本不想、也不打算嫁給他。

對於這次經驗，林肯下了這樣的結論：「其他人也許被女孩子給愚弄了，但我絕對沒有。這一次，我可是徹底愚弄

Sacred Marriage

了自己。」

你也許以為林肯接下來在挑選未婚妻的時候會謹慎許多，然而瑪莉·塔德（Mary Todd）可不是那種可以讓你好好享受個寧靜夜晚的妻子。她其實是個相當衝動而且脾氣暴躁的女性，諷刺的是，這卻也是她吸引這位未來總統的地方。林肯稱她為自己所遇見「第一位聰明懾人的女性生物」。

在婚後不久，瑪莉就開始對他們當時的房子感到不滿意。她告訴林肯「每一個（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都擁有雙層樓房。對此，林肯採取了許多丈夫都用過的策略來應付——表達同意但不改變現狀。瑪莉並沒有和當時多數的婦女一樣，不斷向丈夫爭取。她靜靜地等待林肯出遠門，然後獨自與木匠簽好加蓋二樓的合約。

隨著歲月流逝，林肯在許多方面培養他的耐心。瑪莉暴躁的脾氣使林肯很難留住家裡的幫傭；他每個星期多給這些女孩一塊錢好留下她們。有一次在瑪莉和一位女傭發生激烈衝突之後，林肯安靜地拍拍那女孩的肩膀，對她說：「留下來陪她，瑪麗亞。留下來陪她。」

當一位推銷員來到白宮遭到瑪莉怒聲斥罵之後，他立刻走進總統辦公室——那個年代一定和現在很不同——向林肯總統抱怨第一夫人的舉動。林肯平靜地聽他講完，然後站起來和顏悅色地說：「我忍受了十五年的生活，你絕對可以忍受十五分鐘。」

林肯多次遭受妻子羞辱，從瑪莉公然把咖啡潑到他臉上，到她揮霍無度的作風。那個年代的總統不如今日富裕，然而瑪莉卻喜歡瘋狂購物，一段時間下來，她買了數百副手套。

在林肯夫婦失去愛子威利（瑪莉最寵愛的兒子）之後，傷痛開始啃噬著林肯夫人脆弱的心。她愈來愈無法控制住歇斯底里的反應，有時候林肯自己也幫不上忙。有一回他把妻子帶到窗邊，指著遠方的精神病患收容所對她說：「孩子的媽，你看見遠方山坡上那幢巨大的白色建築嗎？試著控制妳的哀傷，否則它會把妳給逼瘋，然後我們就得送妳去那裡。」

就在承受了巨大傷痛（喪子之慟）與家庭混亂（看著妻子崩潰）之後，林肯受邀作出他將流芳百世的一場演講。當時林肯的政治生涯和他的家庭生活同樣岌岌可危。隨著南北戰爭的僵持不下，林肯正逐漸失去民心。一位政要在聽見總統將於蓋茨堡發表演講時，譏諷著說：「讓死人去埋葬死人吧。」

在林肯起身前往蓋茨堡前不久，他的兒子泰德生病了。這使瑪莉再度想起不到兩年前所失去的愛子，她變得更歇斯底里。由於家中的混亂，林肯在趕赴賓州前只有潦草記下幾



當時林肯的政治生涯和他的家庭生活同樣岌岌可危。

Sacred Marriage

個演講要點。

在這種心煩意亂的時刻無法作一場鏗鏘有力、氣勢磅礴的演講，其實情有可原。當時一位記者將林肯的演說描述為「一串尖銳、不和諧的聲音」。台下的掌聲七零八落，顯得冷清。林肯靠向一旁的朋友說：「這場演講徹底失敗，我讓他們大失所望了。」

然而此次演說的內容句句真摯誠懇，它確實能感動人心



在個人生命最黑暗的時刻，他散發出最耀眼奪目的光芒。

且充滿力量——在報紙的文字記錄中，它擺脫了林肯當日的沉鬱語調，為全美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激勵與感動。後來，蓋茨堡演說成為美國史上最著名的演說之一。後人立碑刻下了

這篇演講詞，讓它伴隨林肯留名千古。這麼說也許顯得老套，卻是千真萬確：在個人生命最黑暗的時刻，他散發出最耀眼奪目的光芒。

我們不難看出林肯的婚姻與使命兩者間的關聯。遇到問題就放棄婚姻的人，不會有凝聚一個分裂國家所需要的堅毅性格。林肯不計代價捍衛著美國聯邦的完整性；還有什麼比棘手的婚姻更能為他鍛鍊出這種擇善固執的精神？

林肯的婚姻問題不僅沒有成為他成就的障礙，你甚至可以說它造就了他的卓越。林肯的性格每一天都在接受考驗與淬鍊，因此當真正的考驗來臨時，他能夠表現得堅定沉穩。

如果林肯只關心自己的快樂，他將不會付出足夠的努力來忍受瑪莉的諸多不是，或凝聚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他能感知自己的天命，在他的心目中這份天命必定重於個人的享受，而順隨天命則使他得以留名青史。

幾乎在每一項關於美國歷屆總統的民意調查中，林肯都高居首位。有些歷史學家更指出他算得上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總統。有趣的是，在一九八二年的歷史學家評選中，瑪莉·塔德在歷屆第一夫人中排名最後。

這個故事拆穿了一個謊言——當一位牧師說：「如果不是娶了這個女人，我真的可以有所作為；」或者，當一個太太說：「想想看，今天如果不是被這個沒用的傢伙給拖累，我會有多麼光采；」這些話的背後就藏著這個謊言。毫無疑問的，美國有一位最偉大的總統娶了一位最難纏的第一夫人。

「偉大的解放者」的頭銜，林肯是當之無愧。有一次走在黑奴難民人潮中，瑪莉問她的丈夫，有多少小孩子以亞伯拉罕·林肯為名？這位總統回答得中肯而不誇耀：「讓我想一想，現在是一八六三年四月。我估計在所有兩歲以下的嬰兒當中，大概有三分之二以我的名字命名。」

「解放者」意指解救他人脫離綑綁與壓迫的人。也許林



或許林肯的一生可以幫助我們掙脫另一種壓迫——對快樂的虛妄追求。

Sacred Marriage

肯的一生可以幫助我們掙脫另一種壓迫——對快樂的虛妄追求。也許他能解救我們脫離另一種奴役——「困難重重的婚姻將羈絆我們，而非預備我們實現生命目的」的謊言。也許他能斬斷另一種鎖鏈——「追求零壓力的生活，比建立充滿意義與性格高潔的生命更重要」的心態。

偉大的飛行家⁵

想像一下，一位二〇年代受過「長春藤盟校」（Ivy League）教育的年輕女性：她愛書成癡，擁有一個成為作家或詩人的夢。她的父親是美國大使，她的家庭是名門望族。她從小就學習崇尚精緻的品味、優雅的舉止，與「優生觀念」。

有一天，一位耀眼得彷彿來自夢境的男人，從她父親的家門走進來，他卻具有她所輕蔑的特質——他不是飽讀詩書的學者，而是個冒險家；他所把玩的是引擎而不是文字。他出身貧寒，但一次從紐約到巴黎的跨大西洋單飛創舉，為他贏得了美國史無前例的知名度。

安妮·林白（Anne Morrow Lindbergh）的婚姻故事就從此處開始。

當我在寫一個相當有名的賽車選手傳記時，出版社寄來一本名人通訊錄；其中收納了時下所有名人資料，從摩納哥王儲艾伯特王子到老虎伍茲和芮妮·齊薇格（一位逐漸走紅

的女演員) 都有。通訊錄的字體很小，每頁分成兩欄，收錄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筆名人資料。整本書共有七十一頁。只要稍微計算一下，你就會赫然發現今天所謂的「名人」為數之多。

二十世紀初，卻是個很不一樣的年代，特別是在二次大戰之前。查爾斯·林白 (Charles Lindbergh) 以單飛橫跨大西洋的紀錄，成為舉世無雙的英雄。他當時的知名度可說史上無人能比。在今天，你不能真正選出一位「最受歡迎」的名人。誰算得上名人、誰算不上名人，在每年最後一期的《時人雜誌》 (*People*) 裡，都會出現不同的答案。

然而林白有一段時間絕對是美國——甚至全世界——最知名也最受歡迎的人物。想像一下整個華爾街股市休市，就為了他的慶功大遊行——而那次遊行吸引了四百五十萬人參加！婦女們會住進他剛住過的旅館套房，好在他用過的澡盆裡泡澡，在他睡過的臥榻上入眠，林白的風靡程度可想而知。他甚至不能把自己的衣物送洗——因為這些衣服送洗後，根本回不來。有一段時間他很難算清楚自己的支票簿餘額，因為大多數店家都不願意去兌換他的支票——大家寧願將它留作紀念。

在安妮見到林白之前，她已經打定主意要討厭這個聲名大噪的飛行家。畢業於史密斯學院、接受優良家教而喜歡讀書的她，根本沒有打算要被這個她揶揄為「群眾英雄」的人

Sacred Marriage

迷得神魂顛倒。她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我才不會崇拜『林白』呢！（這名字實在惹人厭）」她的老師也嘲弄林白，說他「不過是個機械工……如果不是那一趟孤鷹飛行，他現在大概只能管管聖路易市郊的某個加油站。」

儘管安妮決心不對這名偉大的探險家動情，她卻錯愕地發現自己一見面就為他傾心。那個擁有「惹人厭」名字的人，突然間變得「敏銳聰明、熱情洋溢、思考周全」。安妮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澎湃洶湧的思潮，這讀起來與其說是年輕詩人的心情揮灑，不如說是青春少女的情竇初開：「他炯炯有神的雙眼，閃爍著生命熾熱的火焰。生命力匯集在他身上——而當他將自己的生命與力量投注在任何一件事上時，奇妙的事情就會發生。」

由於林白的名聲響亮，兩人的約會開始出現了一些困擾。只要一有人看到林白與某個年輕女性一起出現，報紙就會以照片大肆宣傳並猜測他即將訂婚。林白稍早已警告過安妮：「別為我的傳言報導操心，這是我無論如何都得要面對與接受的，但是我不希望它為妳帶來困擾。」

安妮也學會了應變之道。每當她寫信給姊妹時，總是以「羅伯·波伊」來取代「查爾斯·林白」，以防萬一信件被半路攔截而流入報章媒體。

在直昇機成為一種廣告工具之前，身為一名早期的飛行員有它的好處。有時候林白會駕著飛機把安妮載到長島上的

偏僻草原，讓兩人有安靜談話的時間。在安妮進一步了解林白之後，她開始出現矛盾的心情。從一方面來說，林白深深吸引著她，但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了兩人極大的差異。他們兩個，一個是詩人，一個是探險家，似乎一點都不登對。她在一封信中向姊妹訴說心情：「妳看得出來，我整個人神魂顛倒、完全被征服，卻也陷入了混亂。他是我所見過最了不起也最富有魅力的人，然而卻與我的生命沒有一點交集。」



他們兩個，一個是詩人，一個是探險家，似乎一點都不登對。

超出快樂的疆界

在兩人訂下婚約之後，安妮知道跟著林白過日子並不輕鬆。她曾想像過的將來——寧靜的鄉間別墅、安適奢華而私密的生活——不會發生在林白身上。在一封給好友的信中她寫道：「可麗絲，如果你寫信給我，像一般人那樣祝我快樂，我絕不會原諒妳。別祝我快樂——我並不期望自己會過得快樂，我的生命已經超出了快樂的疆界。請祝我充滿勇氣、力量與幽默感——這三樣，我都需要。」

結婚當天，安妮與新郎必須做好嚴密得荒謬的措施，以逃過大眾的眼光。這多少影響了她結婚的喜悅。為了在婚禮結束後悄悄溜走，安妮必須躺在一輛借來的車子裡面，以躲

Sacred Marriage

過聚集在娘家大門口的記者。接著她與林白沿途換車駛向長島，然後划著小舟登上預先離岸停好的船隻。

他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這對新婚夫婦享受了寧靜的兩天，才在加油站被認了出來。接下來的蜜月假期，林白夫婦就在媒體記者的追逐埋伏中度過。

正當人人稱羨著安妮何其「有幸」能嫁給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單身漢時——這種說法使她聽了就氣，這好像在說林白娶了她比較不幸——這位喜愛寧靜生活的少婦掙扎著接受一夕之間加在自己身上的聲名。

「我實在很難相信，甚至很難記得當時的生活多麼沒有隱私；我們得費好大的力氣才能爭取到獨處的時間，」多年之後安妮回憶道。「在墨西哥市，記者守候在大使館門前，隨時準備以照相機與車隊一路追趕我們。在（我父母的）度假別墅……鏗而不捨的攝影師會爬到附近人家的屋頂和陽台，拍攝我們在院子裡的情景。我們得喬裝打扮，從後門偷偷溜走，到朋友家換車，然後飛到墨西哥鄉間野地找一片清靜，儘管人們覺得那裡有盜賊出沒相當危險。我們決定去飛行，至少在這個時候沒有人會跟蹤我們。不過，我們得先通過飛行場上照相機的重重關卡才能起飛，擺脫群眾，然後降落在草原上野餐——終於，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這種飛越攝影師與記者的經驗並不是沒有代價。安妮自己指出：「完全的孤立隔絕，與完全的曝光同樣都不是正常

的生活。好像逃犯和私奔的愛侶，我們避免同時出現在世人面前，必須捨棄一同散步、逛街購物、遊覽名勝、到餐廳用餐，或參加公開集會的日常享受。就連大使館以及我父母家中所舉辦的社交活動都逃不過侵擾。幫傭受到賄賂、信件遭竊、電報外洩、記者與毫無戒備的賓客或親友聊天，然後登出關於我們私生活的扭曲故事；如果他們沒有故事好寫，就自己發明。」

儘管安妮是個思想敏銳而富有文學企圖心的人，這份特質卻在她與林白的婚姻早期受到壓抑。林白告誡她：「絕對不要說出妳不想被擴音器廣播的話，絕對不要寫下妳不想被登在頭條新聞的文章。」

安妮思憶：「當時我深信我必須保護他和自己的私生活，但是不能誠實說、寫自己內心深處的感受是多麼大的犧牲啊！對我而言，一段經驗若沒有以文字記錄下來，或在對話中分享出來，它就不完整。這個我，在大學時期曾說過生命中最令人興奮的一件事就是溝通……這使我的內在生命消沉枯萎。整整三年的時間我未在日記中寫下隻字片語，而信件也不安全，我試著謹慎地寫，或者用家人間的密語和笑話來表達。」

想像一下這種時時刻刻活在眾人眼光之中的生活是什麼



儘管安妮是個思想敏銳而富有文學企圖心的人，這份特質卻在她與林白的婚姻初期受到壓抑。

Sacred Marriage

況味。即使是最親密的時刻，林白夫婦都必須戒備提防：「當然，結婚之後我可以對丈夫暢所欲言，不過只能在飛機上、原野中，或是寢室裡。如果是在旅館裡面，我必須先確定窗戶與氣窗外沒有人竊聽。」

這個報章雜誌所刻劃的「夢幻生活」有它黑暗的一面。安妮哀嘆：「我們沒有私生活，只有公開的生活……我們沒有家；我們住在旅館裡、飛機上和朋友的家裡。我們不斷旅行。」

這不是一個生來喜愛文字的人所擬想的生活。這不是一位生性安靜、習於沉思的詩人會選擇的生活方式。安妮能夠強烈感受到自己時刻匆忙的腳步。她曾向母親這麼訴苦：「我們永遠躲不過生命的窺伺。它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們。」

在哀傷裡得著自由

一九三二年，林白夫婦的名氣為他們帶來了殘酷的噩運。他們十八個月大的兒子小查爾斯·林白被人從紐澤西的家中擄走。綁匪在窗櫺上留下字條向林白夫婦勒索贖金。接著雙方展開了六個星期的談判，林白夫婦繳付了贖金，然而綁匪卻沒有釋放小查爾斯。又過了煎熬難耐的四個星期——總共過了十週——之後，這段可怕的經歷以悲劇收場。小孩的屍體被發現遭棄置在林白家附近的樹林裡。

身為三個孩子的父親，我無法想像比失去親身孩子更痛

苦的經驗。這種骨肉遭綁架的經驗——惶恐不安、焦急等待、到最終發現屍體——必定使人痛徹心扉。讓名聲偷走你的詩或是你寧靜的生活是一回事；讓它奪走你第一個孩子的生命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嬰兒被棄置在樹林裡，他的身體遭受了野獸的侵襲；警方花了一些時間才辨認出他的身分。有些攝影記者在這個時候卻仍衝進停屍間拍攝，並刊登出小查爾斯腐爛不全的屍體，嚴重污辱了本已傷痛欲絕的林白一家。

這是為人父母最可怕的夢魘再加重五十倍。然而矛盾的是，正是這場悲劇讓安妮得以再度執筆。在名氣所帶來的荒謬限制中，她的生命核心有一部分沉沉地睡去，而這次巨大的災難卻以某種方式激起了新的活力，就像是被森林大火吞噬過的大地又冒出綠芽。

「我開始明白，世上還有其他東西比行事謹慎、甚至是隱私，更為重要」，安妮寫道。「接下來那個春天，因這場悲劇陷入絕望深淵時，我發現自己必須回到一個更深的泉源。我必須誠實地書寫。所以你也許可以說，悲傷在我得釋放的過程中幫了一個忙。」

想想這句話：「悲傷在我得釋放的過程中幫了一個忙。」在今天，悲傷往往是你我不計代價想要迴避的體驗。多數人認為悲傷是敵人、是迫害者、是一種可怕的情緒。如果我們的婚姻裡面存在著悲傷，我們就得轉身離去。畢竟，

Sacred Marriage

有誰能叫我繼續待在一個不快樂的婚姻裡面？儘管少有人願意（甚至應該）勇敢選擇哀傷，然而當我們發現自己身陷其中時，如果能夠安靜下來——如果能試著浮游其上，而非表現得有如溺水的情緒受害者——我們或許會和安妮一樣，發現哀傷能幫助自己得到釋放。

安妮並不是多愁善感，只是誠實而脆弱地表達自己的體悟：「我所說的並不是那句清教徒的陳腔濫調：『苦難是生命的導師』。我並不相信單單藉著受苦我們就可以學到什麼。如果苦難本身可以授與我們生命的功課，那麼全世界都應該充滿智慧才是，畢竟世上每一個人都在受苦。在苦難之上，還要有悲痛、領悟、耐心、愛、坦誠，以及願意保持脆弱敏感的心。」

我們無法控制配偶或他人的行動表現，卻可以掌握自己的言行反應。

自己的言行反應。

這個觀點使我們得以掌握生命的方向盤。我們不再作「哀傷的受害者」，任由情緒擺佈，反而成為打造自我品格



儘管少有人願意（甚至應該）勇敢選擇哀傷，然而當我們發現自己身陷其中時，我們或許會和安妮一樣，發現哀傷能幫助自己得到釋放。

安妮說的沒錯。不愉快的婚姻本身不見得能使人成長。你我還必須在其中學習領悟、愛與耐心——我們必須委身追求美德。我們雖然無法控制配偶或他人的行動表現，卻可以掌握

的建築師。除了這個選擇以外，另一個選擇就是放任怨恨苦毒在心中蔓延擴散，腐化心靈。

在今天的世界裡談「美德」的追求也許顯得過時，但這是因為我們並未真正了解它的含義。在英文裡面，美德（virtue）的根本含義為「力量」。它與另一個更能直接表意的辭彙「剛強」（virile）相關。美德代表著力量——為善的力量、做出正確選擇的力量，克服罪所帶來的軟弱、錯誤選擇、受害心態與自艾自憐的力量。

多年之後林白夫人回想這起綁架事件，她說自己在兩種智慧中找到安慰——一個屬基督教，一個屬佛教。「毫無疑問，」她寫道：「受苦、領悟以及醫治或重生的漫長道路，在基督受難、死亡與復活的基督教信仰中，展現得最生動完整。」

另外一個智慧故事，則在說一位失去孩子的母親，前去請教釋迦牟尼如何擺脫悲傷。傳說釋迦牟尼告訴她，要醫好心中的傷痛，她只需向一個沒有哀傷的家庭要一顆芥菜籽。你大概猜想得到故事結局。這位母親挨家挨戶地尋找，卻找不到一個沒有哀傷的家庭。她最終並沒有尋獲芥菜籽，卻得到了領悟、真理與智慧，還有一個完整的處世觀點。



傳說釋迦牟尼告訴她，要醫好心中的傷痛，她只需向一個沒有哀傷的家庭要一顆芥菜籽。

Sacred Marriage

這個結論也適用於婚姻。每一份婚姻關係都藏著悲傷。每一份婚姻關係都有其挑戰。在這個國度裡，沒有一間兩人共居的寢室，不會偶爾（甚至經常）瀰漫著緊張與僵持的氣氛。許多枕頭都曾被深夜的眼淚與晝夜不止的哭泣濡濕過。對於必須承受的傷痛與試煉，我們並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惟一能做的，只是親身去承受。

解放的力量

儘管林白聲名遠播，也是大家公認寬厚仁慈的人，他卻也有些性格特質帶給安妮極大的痛苦。林白的斯多噶式的克己精神讓他將流淚視為軟弱的表現。因此，他堅持如果安妮要哭，就一個人私下在自己的房間裡哭。在發現孩子的遺體之後，他允許了一次例外，那一次他讓安妮哭泣而沒有責備她。

林白備受愛戴的形象後來有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二次大戰期間他多次前往德國，並強烈反對美國參戰。不久之後，大眾對他的譏諷嘲諷就強烈得有如先前的崇拜與喝采。

「想像一下，」林白的小姨子寫道：「在短短十五年間他從耶穌變成了猶大。」

他也是個相當強勢而且性格古怪的人。林白的一個女兒



在這個國度裡，沒有一間兩人共居的寢室，不會偶爾（甚至經常）瀰漫著緊張與僵持的氣氛。

曾對傳記作家說：「我們只有兩種做事情的方式——爸爸的方式，還有錯誤的方式。」當安妮向林白提起自己想要一個新爐灶時，他堅持要她等到兩人從「個人、經濟、及軍事角度」深入討論此事之後再作決定。有一次林白在出遠門之前要求安妮取消孩子們的牙醫門診預約，因為他擔心美國可能與蘇聯開戰（而這則可能導致敵方在美國的水源供應處施毒）。

這些其實都只是瑣碎的小事；不過林白的名聲、愛子遭綁架的悲劇，以及安妮與林白截然不同的性格確實會在兩人關係上造成極大的緊張狀態。如果安妮在這些問題上鑽牛角尖，她很可能就會怨天尤人，獨自退縮到封閉狹隘的世界裡。安妮並沒有以酒精麻痺自己、在飲食上尋求慰藉，或是拿兒女出氣毀了他們一生，她選擇秉持美德接受苦難，並藉此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生命。

在這份艱辛不易的婚姻關係中，安妮成為一位成就卓越的女性——她是全美國第一位取得滑翔機執照的女子。儘管喜愛讀書與深談更甚於冒險，安妮仍學會操作無線電報，也善於使用摩斯密碼。

在次子強恩年紀還小時，安妮與林白進行了一趟為期近六個月、橫跨四大洲的北大西洋勘查飛行。安妮身為此次飛行副駕駛與無線電報員所作出的傑出貢獻，為她贏得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肯定。一九三四年該學會頒發「哈柏金牌

獎」(Hubbard Gold Medal)給安妮，嘉勉她在地理探勘、研究與發現上的卓越表現。她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女性。

隨著生活步調逐漸緩慢下來，安妮終於可以投注較多心力從事寫作。她在五〇及六〇年代寫下許多作品，其中包括好幾本暢銷書。畢德生將安妮的《海之禮》(*Gift From the Sea*)納入他的「基督徒生命造就」的精選書單內，稱它是「一則深邃動人的故事，訴說一位家庭主婦／母親／妻子來到海邊，透過貝殼的隱喻，在自己家庭主婦的世界中發現了神與人類靈魂之間的聯繫。」⁶

辛苦婚姻生活並沒有限制住安妮，反而釋放了她的生命。她說：「身為已婚女性，我因為丈夫的支持而多了一份自信。有他撐腰，我總能昂首闊步。」



婚姻絕不可能為你免除試煉。但即使嫁給了難以應付的丈夫，即使步入了經營不易的婚姻，女人仍然可以從中建立堅毅的性格，活出神期望她擁有的生命。

這就是一份美好而不易經營的婚姻帶給人的影響。婚姻絕不可能為你免除試煉——事實上，它幾乎總會帶來新的考驗。但即使嫁給了難以應付的丈夫，即使步入了經營不易的婚姻，女人仍然可以從中培養堅毅的性格，活出神期望她擁有的生命（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男性）。

安妮曾在日記中寫道：「當然，深深愛上一個人是一股強大的解放力量，也是能釋放——或說彷彿能釋放——年輕

人的最普遍經驗……發現自己愛上一個人實在是不可思議的體驗，它改變了我的世界，也改變了我對生命與自己的觀感。我在其中獲得信心、力量，還有近乎嶄新的性格。我所託付終身的男人對我和我的能力充滿信心，於是我發現自己成就了意想不到的事，即使是在那神祕、迷人、而似乎遙不可望的雲外世界飛行，也是如此。他為我推開了『真實人生』的大門，我儘管驚恐不已，卻也聽到它的召喚。我不得不跨出去。」

如果在安妮答應林白的求婚之前，有人請她好好坐下來，然後告訴她名人生活真正的滋味如何，一個愛書成癡的女性要成為探險家的副駕駛有多麼困難（林白堅持他的妻子要成為自己真正的夥伴），以及後來愛子的綁架事件將帶給她多大的痛苦——她還會答應嫁給他嗎？

也許會。我們無法確知她的回答會是什麼。然而從安妮在筆墨間流露而出的堅毅性格，我猜想她會答應。在《黃金時刻與沉鉛時刻》（*Hour of Gold, Hour of Lead*）這本日記信箋集裡，安妮談到「沉鉛時刻」——給人沉重負荷的艱苦時刻——如何得以被「冶鍊」成為「黃金時刻」。

「過了十年之後，」她寫道：「當悲劇已成往事，被覆蓋埋藏在新生命的喜悅之下，我寫了一首詩來描繪這種冶鍊成金的經驗。它屬於那種潛意識深處所射出的頓悟之光。」

Sacred Marriage

婚姻
靈修
學

重新播種

給誰

這無處哺予的乳汁

當孩子不再歸來？

給誰這深鎖內心的愛？

它如今落得孤單。

那曾青嫩片片的金穗

淹滿了八月田，

在九月的打穀場上疼痛去糠，

今砌滿穀倉，這不毛的貯藏。

打破它栓緊的門；

扯開、倒出、用力灑，

讓穀粒散落貧瘠大地，

別放過任何一道土壤裂隙。

孤單的心不會豐收；

那愛必須

在永恆裡

重新播種。

痛苦、智慧、與人生功課若僅僅「深鎖內心」或「堆滿

穀倉」，它將無法孕育生命而帶來豐收。要在艱困中成長，我們必須「扯開」麻布袋，將種子灑向我們眼力所及的每一處貧瘠之地。這是基督教信仰關於死亡與重生的主題，「那愛必須在永恆裡重新播種」。這就是充滿屬靈意義之婚姻的核心本質。

徒然的勞苦

你也許會想：「我的婚姻問題可不是一般嚴重而已。你不了解我的難處。」如果不想錯過此處的重點，你我就必須接受一件事實：我們往往無法選擇自己要面對什麼樣的考驗。

在全家從維吉尼亞州搬回華盛頓州的時候，我必須辦理駕照更新。這個程序還包括了視力檢查，我得看著一架儀器，然後讀出裡面的字母。當那位女職員對我說「請讀左邊一欄的字母」時，我知道自己一定是哪裡讀錯了。

我又讀了一遍。

「你讀的是中間那一欄，」她說。

我又看了一次，然後問她：「你是說裡面一共有三欄？」

「你有什麼問題嗎？」她問。

對於她的問題，我可以作出太多種回應，於是我保持沉默。其實，我的左眼患有圓錐形角膜症，因此不僅視力大受

Sacred Marriage

影響，我的周邊視覺功能更是幾乎完全喪失。我甚至不知道測驗表上還有第三欄。

有些人問我這會不會造成困擾。但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幾乎每一個都患有某種生理不適——背痛、嚴重過敏、偏頭痛、關節炎。究竟自己身體的哪一部分會出毛病，我們並沒有什麼選擇權，而多數人在年歲漸增時，都要面對某種退化性疾病。

我認為你我要以同樣的態度來面對婚姻。每個人都會在配偶身上發現一些自己難以接受的特點。我認識有酗酒太太的男人、有霸道丈夫的女人。

但多數人最大的難關就在此處——我們可能在這裡失落了從林肯與林白夫人身上學到的功課。有些人也許會說：「當名人沒這麼慘吧！」他會覺得自己倒寧願擁有安妮的問題。還有人會說：「如果可以當上美國總統，我才不介意有一個愛發脾氣的太太！」

對於過著「市井小民」生活的我們而言，對於那些為著個人問題默默受苦的夫婦而言，對於迷失在婚姻困境、而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獨特「天命」的人而言——他也許在工廠打零工，不知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麼——試煉的包袱對這些人而言，也許更加沉重。在這種情況中，困苦試煉不像是老師，倒像個嚴厲的工頭、一位暴君、一份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重擔。

在前一章裡，我們簡單談過保有永恆眼光的重要性。仰望永恆能幫助我們維繫一段神聖的歷史。它還能幫助你我承受掙扎與艱難。可記得保羅在羅馬書二章 7~8 節所說：「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惟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以憤怒、惱恨報應他們。」

若失去永恆的眼光，世上的試煉、困苦很容易會成為生命無法承受的負荷。沒有天堂的盼望與生命淬鍊的價值，人生就沒有目的可言，也沒有可期待的將來；它將有如一個運動員不斷在進行練習，卻永遠不得上場參賽。生命變得枯燥、冗長、令人厭倦。

如果我們想在神面前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那麼每一天的耐心持守、堅固信心與謙卑順服，將是惟一的途徑。耶穌告訴我們，默默受苦其實是面對苦難最好的方式——要不然，別人可能會認出我們的表現而大肆讚揚，然後這就成為我們惟一的獎賞（參：太六 16~18）。

除去天堂，基督教信仰就顯不出它的意義。沒有一位基督教經典作家忽略了天堂的盼望，這些偉大作家筆下的每一



仰望永恆能幫助我們維繫一段神聖的歷史。



沒有天堂的盼望與生命淬鍊的價值，人生就沒有目的可言，也沒有可期待的將來。

句話都奠基在永恆之上。保羅也說，如果我們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林前十五 19）。

若能憑著信心走過婚姻困境，向這個沉淪的世界見證神使人和好的愛，那麼婚姻的難題就成為預備我們進入天堂的一種操練。當然，《時人雜誌》的編輯不會對我們所追求的理想感到任何興趣；而品格的淬鍊也不會讓你我的故事出現在《運動畫刊》（*Sports Illustrated*），或《浮華世界》（*Vanity Fair*）雜誌裡，但天堂會看到，神會看到，而耶穌的應許終必實現：「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太二十 16）。

有些人嘗試過順服神的人生，卻沒有穩固的天國視野——我為這些人感到惋惜。思想天堂是我所知道最好的屬靈操練之一。對我而言，少有其他操練的效果能與之相比。

「我可以承受這個問題，」我會告訴自己：「因為不會一直這樣下去。」

馬克思把事實說顛倒了。至少就基督教信仰而言是如此。鴉片使人喪失知覺；基督教信仰卻讓它活絡起來。

懷疑論者會說我落入了馬克思所說的陷阱。你也許知道馬克思稱宗教為大眾的「鴉片」；然而馬克思把事實說顛倒了。至少就基督教信仰而言是如此。鴉片使人喪失知覺；基督教信仰卻讓它活絡起來。我們的信心可



除去天堂，基督教信仰就顯不出它的意義。



以為一份失去活力、殘缺衰敗的婚姻，注入新的意義、目的，與神在恩典中所賞賜的滿足。基督教信仰並未使我們陷入毫無知覺的昏迷狀態——它讓我們以及我們的關係起死回生！它為原本空洞的生命注入了趣味、活力與目的。

神從未應許為我們挪去世間的試煉——事實正好相反！但是祂確實保證每一個試煉都有它存在的意義。在試煉之中，我們的性格受到淬鍊，信心獲得堅固，而「屬天的獎賞」則不斷增加。

《星際大戰》（*Star Wars*）裡有一幕至今仍會讓我在心中暗自落淚——對此我有些怯於承認。在路克天行者、莉雅公主和韓蘇洛拯救了反抗軍之後，三個人走進了大會議廳受到光榮的禮遇。他們在眾人注目之下走過長長的走道，登上台階，然後反抗軍領袖就在所有人面前向這三位英雄致敬。

我想這一幕之所以如此感動我，在於它反應了我所渴望的天堂情景。耶穌從未叫我們捨棄野心，祂也從未告訴我們要迴避獎賞。祂乃是叫我們放下這個世界的野心，迴避這個世界的獎賞。祂其實在說：

「讓你自己在這世界為後，好在天國為首。」這是一種交換，而不是全然

捨棄！在你心中那一份對榮耀的渴望是你人性的一部分——耶穌要我們將這份渴望轉向天堂，期待屬天的獎賞。



在你心中那一份對榮耀的渴望是你人性的一部分——耶穌要我們將這份渴望轉向天堂，期待屬天的獎賞。

Sacred Marriage

抱持這種信念並非意味著我們要在世上「忍耐、撐著」等待天堂。我發現順服神能為當下帶來一種寧靜的滿足感。即便在試煉當中，我們都可以體驗到靈裡的滿足。它也許不會像讓人興高采烈的快樂那樣「引人注目」，但卻不易受情緒左右，因此能成為穩定的生命特質。

一份艱難的婚姻並沒有為充滿意義的人生宣判死刑。當然，它帶來一些挑戰，但也同時給予人美妙的靈命成長機會。你可以用以下所列的幾個角度來檢視自己的婚姻：我正在學習什麼功課？這如何幫助我成長？從永恆的眼光來看，它帶給我什麼幫助？看看它是否減輕了你肩頭的重擔，至少在某種層面上來說。更重要的是，請思考、比較一下，婚姻如何讓你更親近神、更像耶穌，以及它如何讓你更接近那稍縱即逝的快樂生活。請用永恆的眼光來看你現在的處境，使徒保羅所採用的正是這種眼光：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八 17~18）。

婚姻授與我們饒恕的功課



夫妻與個體的差別，在於前者必須更刻意求取生存。個體或許會考慮自殺，但極少忘記進食；夫妻則往往忘了滋養彼此的關係。

瑪莉安·奧莉維 (Mary Anne McPherson Oliver)

愛是一顆會移動的心……愛離開自己而趨向他人。

艾倫德 & 朗文

在這個社會上，單單對你的配偶保持忠誠已經是相當了不起的見證。而當你進一步持續、堅定，且創意十足地向他表達愛意時，世界將無法不多看你一眼。神將因此得榮耀。

蓋瑞 & 貝西·瑞可奇

當一個女孩結婚時，她以所有男性朋友的注目換來一個男人的漫不經心。

海倫·羅蘭 (Helen Rowland)

Sacred Marriage

這 是真人真事：

在飛機上，一位商人微微後仰好讓走道上的青年擠進身旁的座位。兩人繫好安全帶後，商人友善地詢問青年是出差還是旅遊。

「旅遊，」青年回答，「我正在度蜜月。」

「度蜜月？」商人不解地問，「你太太呢？」

「喔，她坐在後面幾排。這班飛機滿了，所以我們訂不到連在一起的位子。」

此時飛機尚未起飛，所以商人說：「我很樂意跟她換位子，這樣你們就可以坐在一起了。」

「沒關係，」青年回答，「我已經跟她說了一個禮拜的話了。」¹

一位研究者發現，一般夫婦平均每週積極溝通的時間只有二十七分鐘，而兩人交談最多的時候是在第三次約會，以及離婚的前一年。²

基督徒所要面對的一大屬靈挑戰就是：不要只單顧自己的事。我們天生容易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然而基督徒的婚姻則呼召我們擁抱基督徒生活，以獨特而親密的方式分享團契，並樂在其中。要對另一個人保持興趣、關懷和同理心，絕非易事，但卻很重要；這是不可不學的一門功課。

許多年前，我和幾個好友為了慶祝大夥兒中學畢業，於是結伴到雷尼爾山（Mount Rainier）健行。在健行途中，正當我準備要縱身跳過一條湍急的溪流時，有一個朋友提醒我：「你要記得落地跌倒時，身體要前傾。」這是個相當有用的建議。就算當時我不跳過那條溪水，只要保持身體前傾不斷前進，我就能涉水而過不被沖走。

多年來我一直將這個建議放在心裡，因為我相信基督徒在婚姻中也要學習同樣的動作——傾身前仆。夫妻相處會遇到困難與障礙，會有生氣惱怒，也感到疲憊麻木。在這種時刻，靈命不成熟的人會抽身後退，與配偶漸行漸遠，甚至開始尋覓另一個「比較迷人」的對象。然而只有在兩人堅持繼續向前、一同經歷，並走出冷漠與痛苦時，才能獲致成熟的生命。跌倒是必然發生的事，對此我們並沒有太多選擇。但我們可以控制跌倒的方向——我們可以決定要往前靠向配偶，還是向後倒退遠離他／她。

— 女 —
一般夫婦平均每週積極溝通的時間只有二十七分鐘。

Sacred Marriage

好萊塢式的語言將愛情定義為一種被動關係。通常情侶會說他們「墜入」愛河，或者形容自己被對方迷得神魂顛倒。外遇的人有時候甚至會說：「我們情不自禁；它就這麼發生了！」這種被動態度之於基督教的愛，就有如月亮之於地球一樣遙遠。基督教之愛是主動而積極的委身。事實上，我們選擇要對誰付出感情。

唐諾·哈維（Donald Harvey）寫道：「與親密經驗不同的是，親密的關係是用心計畫的結果。它是建立出來的，發自於靈魂交契的合一感並不會自然發生。如果它存在於你的關係中，那是因為你用心經營，你選擇投注精神並付出努力，兩人擁有親密關係並非偶然。」³



在聖經中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

我花了好幾年工夫才了解到身為基督徒，我有責任不斷靠近我的妻子。過去我總以為只要不攻擊她、不對她口出惡言，我就算得上是個「還

不錯的」丈夫。然而在聖經中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不再繼續靠近配偶，就等於不再去愛他。這等於是迴避了婚姻的目的。

男人的偽裝

我要冒著得罪某些讀者的危險指出，一般來說這個屬靈挑戰對男性而言可能比較大。首先，男人比較不善於溝通表

達，而他或許並未察覺，這種表現會給人漠不關心的感覺。在心裡關懷你的配偶是一回事，將這份心意表達出來又是另一回事。許多男人尚未體認到自己的沉默所造成的傷害。



許多男人尚未體認到自己的沉默所造成的傷害。

其次，男人傾向於將獨立自主當作堅強、成熟與「男子氣概」的表徵。對他而言「相互依賴」是很難去接受的一件事情，它甚至代表著懦弱。

儘管當今的文化崇尚獨立自主，聖經真理卻非如此。我們必須以神的本性作為基準點。雖然在必要的時候（想想耶穌被釘十字架）我們要願意且勇於獨自面對挑戰，然而如果仔細觀看神，我們會發現祂更常去親近人，甚至是罪人。耶穌獨自走上十架道路，是為了讓人能親近神。也就是說，神獨自受苦，好讓祂的兒女聚集回到自己身邊。祂這項「單獨行動」表明了群體關係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渴望活出神的形象，就必須走入人群，在其中接受塑造。

多數男性選擇迴避他人，其實都是出於懦弱，而不是勇氣的表現。一個男人無法處理自己和同輩女性漸趨成熟的關係，於是他與妻子離婚，去娶一個和女兒一樣年輕的女性，試圖藉此保有自己的「權力」。另一個男人不願意接受妻子不是「母親」，而是期待與自己相互照顧的伴侶這樣的事實，於是他在愠怒中緘默不語，而不願承認自己想單方面接

Sacred Marriage

受呵護的心態。還有些男人不願意維持一份完整關係所必要的「公平互惠」，於是他冷落妻子，全心投入工作——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永遠當個優越的上司，享受屬下的屈就服從。

這些並非勇敢的表現，而是男性的羞恥。

當神呼召我不斷靠近我的妻子，祂其實在呼召我活出祂的形象。

複雜的情緒

「傾身靠近」很困難的原因之一，在於我們會有複雜矛盾的情緒。麥德琳·蘭歌（Madeleine L'Engle）寫了一首小詩，將這個事實刻劃得很傳神。⁴ 這首詩以神為對象，但我認為它也適用於你我所愛的人：

親愛的神：

我恨祢。

摯愛，麥德琳敬上

你是不是也有過這種經驗——在厭惡一個人的同時，你



這些並非勇敢的表現，而是男性的羞恥。

知道自己深深愛著他？麥德琳很誠實地表達自己對神的不滿，然而詩中的末兩行卻為這番心情表述帶來完全不同的效果——即使對造物主惱怒不已，她仍誓言愛祂。「摯愛，麥德琳敬上」成為一切互動的基礎。無論麥德琳為了什麼而惱怒，無論她忿忿不平到什麼程度，她與神的關係仍然建立在這一份摯愛之上。

我們的婚姻關係也當如此。即使在憤怒、背叛、痛苦與傷痛當中，神仍呼召我們去追求、擁抱、靠近彼此，用那一份最根本的愛來重新定義心中冷漠、挫折、甚至憎恨的感覺。



即使在憤怒、背叛、痛苦與傷痛當中，神仍呼召我們去追求、擁抱、靠近彼此。

婚姻的血液

這份「傾身向前」的責任要求我們主動去建立親密關係。把婚姻縮減為「我同意不跟其他任何人發生性關係」的消極聲明，將大大貶抑它的價值。婚姻代表著一種遠超乎性生活忠誠度的自我給予。瑪莉安·奧莉維稱它為「生命的相互滲透」。我喜歡這個形容。夫妻結婚代表兩人同意要一起成長，進入彼此的生命中，讓兩人的靈魂交融相契，並藉此建立起獨特寶貴的情感維繫。我們一旦停止這麼做，就等於向配偶犯了詐欺，它表示我們許下一個自己不願實現的承諾。

Sacred Marriage

這種「相互滲透」的經驗可以是美妙無比的——甚至充滿樂趣。麗莎和我結婚幾乎要十五年了。大概從三年前開始，我們會不可思議地說著相同的話。在觀賞一場兒子的足球賽時，我走向一位朋友說：「如果裁判在兒子這一隊差一點射門成功時，多給個半分，我們早就痛宰對手了。」

吉兒瞪大了眼睛。「你剛剛聽到麗莎這麼說嗎？」

「沒有啊！」

「麗莎剛剛才對我說過一模一樣的話，就在十秒鐘之前。」

這種事開始經常發生，有時候甚至令人覺得很詭異。許多夫婦也有類似的經驗。夫妻兩人的思考方式與說話習慣因為彼此間的長久影響而相似起來。

這種「生命的相互滲透」所描繪的事實遠遠超乎了性生



婚姻可以被定義成積極的美德。它意味著把自己給予對方。

活的排他性。婚姻可以被定義成積極的美德。它意味著把自己給予對方。凱瑟琳與湯瑪斯·哈特夫婦寫道：

「一個人可以作出許多愛的表現，卻

仍私下保留那一份真正寶貴的禮物——

內在的自己；事實上，這一份禮物只能藉著溝通來給予。」⁵

因此，溝通成為婚姻的血液，它為我們的愛情之心輸送攸關生命的氧氣。在關係的起頭，溝通可以是極為美妙的經

驗。熱戀時，我們眼前的愛人似乎擁有無限魅力、智慧與神祕感，他／她好像總能帶給我們無盡的喜悅。然而幾個月，或是幾年之後，我們卻驚訝地發現這位「人間天使」竟變得如此平凡有限。

這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人性的卑微。柴斯特頓（G. K. Chesterton）曾說，如果人還有什麼特徵比起他那兩條腿還要荒謬，那必定是他有時會在臉上開一個洞，將外面的東西倒入那個洞裡（當然，他這是在形容我們所謂「吃」的動作）。無論這個年輕女孩多麼可愛，無論這位青年多麼體貼，人性的缺陷終究會顯露出來。每個人身上都會發出奇怪的聲音和氣味。我們從關係中「抽身」，正是因為自己發現了對方的平凡，而有一種彷彿被騙的感覺。

除了言語溝通之外，還有肢體溝通——也就是觸摸。這包括性的愛撫和與性無關的觸摸。通常我不能忍受別人摸我的臉，而我的妻子則特別喜歡人家輕撫她的臉頰。我花了好幾年才能了解常常撫摸麗莎的臉對她來說有多重要。她很享受撫摸的感覺——特別是當她知道這種撫摸不帶有其他目的時。

男人必須記住，不帶性愛意圖的單純撫摸對女性而言很重要；另一方面，許多作妻子的也許已經發現，她在丈夫身上所作的每一個動作如果不是為了性愛，通常都引不起丈夫的注意。任吉兒（Jill Renich）寫道：「一個妻子可以用許多

Sacred Marriage

方式表達自己對丈夫的愛，然而這些努力經常會因她拒絕，或無法享受性愛而一筆勾銷。你可能是個能幹的管家、手藝高超的廚師、孩子們眼中近乎完美的母親，但是如果你在床上一再拒絕他，這些努力都會失去效果。對男人而言，愛與自我價值最有意義的表達方式就是性。」⁶

伍迪艾倫的一部老片子裡有這麼經典的一幕。一位婚姻諮商師分別問了一對夫妻同一個問題，而觀眾則能清楚看到兩人截然不同的反應。諮商師首先問那位太太：「妳和妳先生有多常做愛？」

太太回答：「非常頻繁，一個禮拜三次。」

片中接著出現諮商師詢問那位丈夫的情景。「你和你太太有多常做愛？」

丈夫回答：「少之又少，一個禮拜三次。」

一般而言這是男女間的差異，然而對有些人來說，情況正好相反——哀嘆性生活不夠豐富的也可能是妻子。另外一種刻板印象，則是妻子渴望交談，而丈夫卻想清靜清靜。無論夫妻雙方是否扮演著典型的男女角色，兩人都可以在其中學習無私付出，照顧對方的感受。

靈魂的相互滲透，是每一位為人丈夫與為人妻子的責任。有些人天生具有較強烈的性慾，有些人則比較享受與對方交談。我們的責任是去滿足配偶的需要，而反過來說，我們也有責任不向對方做出過份的要求。作妻子的可以體諒丈

夫所能承受的對話就這麼多；而作丈夫的也必須了解每天做愛對大多數妻子而言都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這種生命相互滲透的委身，教我們放下自己的要求，而竭力滿足配偶的需要。在理想情況下，當夫妻雙方都這麼做時，結果將會是一種愉快而美妙的妥協。然而實際上往往不會這麼容易。經常是夫妻有一方付出的遠多過於另一方，這就構成了婚姻破裂的起點。

但是如果「給予」的一方在自我付出的渴望之外找到另一種動力，情況又如何呢？如果他／她視滿足配偶的需要為自己靈命塑造的一部分，會有什麼效果？一個丈夫也許捨棄這樣的想法：「她從來都不想做愛，我又為什麼要陪她說話、疼愛她？」而採另一種觀點：「不管我們是不是有美滿的性生活，為了蒙神喜悅並在靈命上成長，我決定要樂意陪伴妻子長談。」

一般婚姻書籍在做了以上的陳述之後，就會接著說：「當丈夫真的這麼做時，他會發現太太突然恢復了她在床上的熱情！」然而這實在是言過其實。我並不是建議丈夫去迎合妻子，好讓自己的需求獲得更大的滿足。我說的是，他可以把這份付出當作一種屬靈操練。操練愈是辛苦，他就能獲得愈大的屬靈祝福。如果妻子立刻以熱情回報他，那麼他可



這種生命相互滲透的委身，教我們放下自己的要求，而竭力滿足配偶的需要。

Sacred Marriage

以帶著微笑入夢，但或許就沒有得到太大的操練了。

成熟的夫妻可以在學習妥協與靠近彼此的過程中，讓靈命大幅長進。然而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其中有一個人不怎麼關心靈命的成長；他也許把精神都放在自己的渴望與需求上。儘管這種情形可能導致比較不快樂的婚姻，卻仍然能夠為基督徒提供成長的環境。基督徒的靈命成長絕非取決於他人。真正的關鍵乃在於我們自己的決定。

交談與撫摸是自我給予最重要的兩個方式。拒絕付出自己，有時候是出於惡意，有些時候這種「保留」則是在不經意間發生。某一天醒來，我和妻子突然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做出任何努力，讓自己在肢體、情緒及靈命上更靠近配偶。事實上，多數人也許從來沒有想過，在婚姻關係裡「冷漠」才是基督教之愛的反面。我們以為只要不苛刻、不記仇、不殘忍，自己就做到了基督徒應有的本分。其實不然。

事實上，我還欠妻子一個禮物，那就是：我自己。當我拒絕傾身靠近，當我開始有所保留，我便是在說：「我將不再與妳維持屬靈的婚姻關係。」

團契生活的操練

向著配偶傾身靠近所隱含的屬靈操練，我們可以稱之為



成熟的夫妻可以在學習妥協與靠近彼此的過程中，讓靈命大幅長進。

「團契生活的操練」。除了夫妻彼此的追求之外，還有三樣練習可以滋養我們這方面的成長：學習不逃避衝突，學習妥協和學習接受他人。這些練習能同時為我們的教會生活與家庭生活帶來益處。

不逃避衝突

我見過教會為了最愚蠢無謂的理由爭鬧不休，也看過長期配搭的服事夥伴發生嚴重口角——然後將教會撕裂。團契生活的操練並不容易。有罪的人會彼此傷害，不完美的人以不同的角度看事情，自我中心的人難以了解他人的觀點。

問題是：你、我、每一個人都有罪，都不完美，都以自我為中心！

婚姻為我們提供了培養團契生活的小型實驗室。在社會關係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在婚姻裡找到縮影——意見不合、利益衝突、傷人的言語，以及不同的夢想。

當不同的意見出現時，人的自然反應就是逃跑。我們不願下功夫去處理彼此的誤解（或罪），而採用了比較省力的做法——換教會、換工作、換房子、換朋友、換配偶。

婚姻挑戰了我們這種「逃跑」的傾向。它以一份在神面



在社會關係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在婚姻裡找到縮影——意見不合、利益衝突、傷人的言語，以及不同的夢想。

Sacred Marriage

前許下的堅固誓約把人圈住，使我們不得不試著去處理問題，找出某種解決之道。

成熟的人知道每一份關係都涉及衝突、認錯，與饒恕。除非你真的喜歡成天跟馬屁精在一起，否則零衝突的關係不是意味著它一點都不值得你去關心、堅持，就是表示關係中的雙方因為太缺乏安全感而不敢表達不同的意見。

衝突是一種靈命成長的途徑。要化解衝突，我們必須更投入關係之中。就在恨不得對一個人破口大罵時，我們得強迫自己安靜下來傾聽他的不滿。就在渴望自己被了解時，我們得努力去了解對方。就在滿腹苦水不吐不快時，我們得嘗試去了解他人的傷痛。就在準備要指責別人的錯誤時，我們得嚴厲檢視自己不當的態度與言行。

這份先虛己而後去了解他人的努力，說明了何以當人成功化解衝突時，總能建立起更親密的關係。人說「床頭吵，床尾和」其實有它的道理存在。在衝突出現與化解的過程中，夫妻不得不更靠近彼此。他們必須「傾身靠近」，致力於尋求解決之道，如此行將使兩人對彼此產生一份更親密的渴望。



零衝突的關係不是意味著它一點都不值得你去關心、堅持，就是表示關係中的雙方因為太缺乏安全感而不敢表達不同的意見。



漠視關係中的衝突與罪並不是團契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禮貌性的偽裝。真正的團契關係要求我們傾身靠近。

漠視關係中的衝突與罪並不是團契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禮貌性的偽裝。真正的團契關係要求我們傾身靠近。

學習成功地化解衝突將直接影響我們與神的關係，因為你我也會有對神不滿的時候。聖經中最有名的「爭鬥」之一就發生在神與雅各之間。那時雙方徹夜摔跤直到天明，而那次經驗徹底改變了雅各，他甚至改名為以色列（表示「他與神較力」）。在摔跤結束前，雅各堅持要神給他「祝福」（參：創三十二 26）。神最終答應了雅各的要求，以他這個狡獪、善欺之人的後代建立起一整個以色列民族。

有時候我們也會與神摔跤。「祢怎麼能把這個孩子從我懷中帶走？」「祢怎麼能在我們最拮据的時候，讓吉姆失去工作？」「祢怎麼能靜靜地看著這一切發生而無動於衷？」

假裝自己不在意神的沉默，並不是成熟基督徒的表現。健康的靈命將會促使我們向神傾身靠近，正如我們靠向配偶一樣。這種「傾身靠近」，遠遠勝過當神允許那些人無法理解的事情發生時，就把祂排除在外，趕出自己的世界。

如同雅各的經歷一般，與神「摔跤」很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祝福。我們也可能和雅各一樣「終身跛腳」，即便如此，一切與神的互動終將帶來益處，只要我們不斷地靠近祂。

Sacred Marriage

學習退讓

在婚姻的團契中，我們可以學習的第二種操練是妥協。可悲的是，在這個社會上「妥協」往往是個令人討厭的字眼。但是幾乎每一份關係，如果要維繫得長久，都必須以某種形式作出妥協。正如韋特夫婦（the Whiteheads）貼切地指出，妥協不是放棄，它可以是一種表達「我愛你」的方式。它證明我們重視一份關係的維繫，更甚於自己的權益、偏好和願望，並且願意單單為這個理由讓步。妥協是團契關係的黏著劑。

現今許多教會都要面對這樣的挑戰：例如：如何迎合年輕人的「現代敬拜」取向，而同時兼顧老一輩的「傳統敬拜」偏好。有些教會將主日崇拜分成兩場，有些教會則試著結合莊重的儀式與輕鬆的氣氛。有些教會把管風琴賣掉，有些則買了更大的管風琴，但偶爾也讓吉他的樂聲來代替琴聲。世界各地的教會都在學習妥協的藝術。

同樣的道理，夫妻也必須在瑣碎與深邃的問題上（例如：在哪裡過聖誕節？要生幾個孩子？）學習妥協。要達成妥協，夫妻必須經歷許多「小型喪禮」。我們必須埋葬自己的偏好，學習退讓；另一方面也要學習不因配偶的讓步而沾沾自喜。



要達成妥協，夫妻必須經歷許多「小型喪禮」。

接納與忠誠

第三種團契生活的操練是學習接受他人的真實原貌。我們常常看到基督徒在初到一個教會的時候，會興奮地讚嘆著牧師講道多麼精采、敬拜讚美小組多麼能夠帶領人體會神的同在，而教會會友又是多麼親切友善。然後，過了一兩年，在聽過牧師最精采的故事、唱過敬拜小組最喜歡的歌曲，而最後換成自己得邀請別人共進午餐時，很奇怪的，那間自己視為「全世界最棒的教會」突然變成了「死氣沉沉的肢體」。

這種情形也常常出現在婚姻生活裡；妻子眼中原本充滿自信的丈夫，如今變得驕傲自大。而曾經以「安靜、溫柔」的特質深深吸引丈夫的妻子，如今則顯得軟弱而不值得尊敬。

以浪漫愛情為基礎的婚姻，信奉著一個理想化的謊言（一種迷戀），當事實浮出檯面時，它不得不與之決裂。以耶穌基督的生命為基礎的婚姻，則邀請我們摒棄謊言（擁有一個完美的配偶）、擁抱事實（兩個罪人掙扎著維繫一份終身的承諾）。正如韋特夫婦所觀察到的：「真正的挑戰不是恆久去愛自己心目



以浪漫愛情為基礎的婚姻，信奉著一個理想化的謊言（一種迷戀），當事實浮出檯面時，它不得不與之決裂。

Sacred Marriage

中的新郎（或新娘），而是我們真正所嫁／娶的那個人！」⁷

團契的操練要求我們學習忠誠的藝術。當附近的教會新來一位年輕有為的牧師時，並不代表我們就要捨棄在這間教會裡多年來的付出與感情，去追隨那位教牧「新秀」。身邊出現了一位更年輕的女性或更體貼的男人，並不代表我們就要捨棄自己所許下的終身承諾。

能否忠誠的關鍵就在傾身靠近。當你遇到一位非常迷人的異性，但你選擇嚴守關係的界線，然後加倍保護自己對配偶所許下的諾言。當你受到伴侶自私的傷害時，你不以冷戰、愠怒來回應，反以主動、溫和而尊重的態度，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

有趣的是，傾身靠近最終將為你的婚姻帶來更大的滿足。儘管本書的目的在於幫助你我藉著婚姻更親近神，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往往會發現自己的婚姻也會跟著改善，並帶來更大的滿足。對此，唐諾·哈維說得很精要：「將婚姻關係放在優先考量的夫妻，最有潛能達到自己對婚姻的期許；而不看重婚姻的人擁有美滿婚姻的機會則相對減低。道理就這麼簡單。」⁸



有趣的是，傾身靠近最終將為你的婚姻帶來更大的滿足。

縮都是詐欺的行為。請學習靠近你的配偶，神將他帶到你面前，為的是要教導你愛的功課。

學習饒恕

當另一半不希望我們傾身靠近——當他把我們一把推開時，該怎麼辦？

聖經提供了清楚的指引。浪子的父親放手讓孩子離去，但不變的愛使他隨時準備要張開雙手迎接兒子歸家（參：路十五 11~32）。

別人的舉動並不能左右我們的回應。神差派自己的兒子來到一個恨惡祂的世界。如果神要等這個世界「配得上」祂愛子的降臨，耶穌將永遠不會來到世間。這個真理帶來另一種團契生活的操練——最艱難的屬靈操練之一，就是：學習饒恕。

我們當中較強勢的人，也許會以配偶的罪作為自己抽身的理由，但這並不合於基督精神，因為每個人都冒犯了他人。事實上，我相信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教我們如何饒恕他人。這項屬靈操練給了我們力量，得以在這個罪惡的世界中堅持傾身靠近。



我相信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教我們如何饒恕他人。

Sacred Marriage

恩典饒恕

西雅圖一位雕刻匠依照某位女士的指示，替她已故的丈夫刻下墓誌銘，寫著：「願君安息。」

幾個月之後，這位太太發現丈夫在生前背叛了她，於是她回去找雕刻匠，請他在墓誌銘上多刻幾個字。雕刻匠照著做了，而現在墓碑上寫著：「願君安息……直到我來找你。」

婚姻裡的罪比其他人對我們的冒犯還要傷人。這種罪帶著背叛的意味，能使人傷得很深；有時候人們甚至會氣得非得吵到進棺材，才肯罷休。

人們因為許多不同的理由而結婚。「因為它給我一個學習饒恕的機會」這可能不在新婚夫妻的主要答案中。然而練



你決定要嫁（娶）的這個人一定會傷害你——有時候甚至是故意傷害，因此，學習饒恕是一項不可欠缺的屬靈操練。

習不斷靠近配偶，則給人一個學習饒恕的絕佳機會。婚姻中的罪（夫妻雙方的罪）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實，它是你我必須持續面對的關係障礙。你永遠找不到一個完美無罪的配偶。你決

定要嫁（娶）的這個人一定會傷害

你——有時候甚至是故意傷害，因此，學習饒恕是一項不可欠缺的屬靈操練。

保羅在羅馬書裡，提供了一些很有用的建議。他寫道：

「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羅三 20）。

在讀過這節經文似乎不下百次之後，我——和你——都接獲了嚴正的警告：我們的配偶永遠不可能「在律法的標準」上無罪。它就是不可能發生。事實上，我們會受到冒犯、侵害，我們會受傷。在受傷的時候，你我必須做選擇：我們可以任自己陷入傷痛、怨恨、與苦毒當中，也可以從中成長，學習基督饒恕的功課。

神創造律法，並不是為了讓夫妻可以為彼此定下不可能達到的標準，好痛快地修理對方。一個「自以為是」的配偶，就算能維持短暫的律法公義，就算不是犯錯的那一方，他仍是個惹人厭的配偶，而這樣的人也會跌倒犯錯。

✠

神創造律法，並不是為了讓夫妻可以為彼此定下不可能達到的標準，好痛快地修理對方。

那麼，我們究竟該怎麼做呢？

保羅接著說：「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羅三 21，楷體字為作者所強調）。而這份公義以「基督耶穌的救贖」與人的「信」為根基（羅三 24、27）。

當夫妻有一方故作敬虔，拿律法來壓倒對方時，婚姻必定會破碎；因為沒有人可以藉著律法稱義；每個人都侵犯了它。婚姻教導——甚至可以說是強迫——我們去學習寬厚、饒恕得罪自己的人。

Sacred Marriage

如果我學會原諒並接納自己並不完美的配偶，我將更能饒恕他人。我深信寬宏大量並不是人的本性，饒恕的功課必須不斷加以練習。



寬宏大量並不是人的本性，饒恕的功課必須不斷加以練習。

厚愛罪人

是一隻蟑螂。這位猶太家庭主婦痛恨蟑螂。更糟的是，這隻蟑螂怎麼殺都殺不死。她用力踩，把牠撿起來丟進馬桶，然後在牠身上噴了整整一罐殺蟲劑，直到牠一動都不動為止。

終於，家庭主婦滿意地走出浴室。

稍晚，她的丈夫下班回家。如廁時，他把煙蒂丟進馬桶裡。灌滿殺蟲劑的馬桶頓時噴火，把他的敏感部位燒得淒慘。

這位太太馬上叫了救護車。醫護人員火速趕到現場。檢查了先生的傷勢之後，他們判定他需要送醫治療，於是把他抬上擔架送下樓。

在得知這位先生受傷的經過之後，醫護人員忍不住笑了出來。他們愈是想克制自己，就笑得愈厲害，到最後竟然人仰馬翻地把他摔落在樓梯間，這下子又摔斷了他的骨盆和肋骨。⁹

我猜想在此時要學習原諒，對這位先生來說，可是一大

考驗。但就算在最佳情況下要原諒一個人仍不容易，饒恕本身就違反人的本性。

有一回我因為擔任某聖公會教會同工造就會的講員，而來到了一個羅馬天主教退修中心。那裡的教堂很小，但設計得相當別緻。我抵達會場沒多久，就開始四處閒逛。在教堂的後邊有一間告解室，我把它的門打開，驚訝地發現在許多東西當中放了一個檔案櫃。

有時候婚姻就像這樣：當配偶向我們承認自己的過錯和軟弱，我們就把每一次告解都儲存在大腦的檔案櫃裡，隨時準備抽出檔案資料作為自我辯護或攻擊對方的根據。然而真正的饒恕並不是一次的決定，它是一個過程。我們很少能夠藉著一次的原諒就把心裡的疙瘩都撫平。我們往往得不下十次拋開心中的怨懟，一再選擇不去論斷冒犯自己的人。

這就是饒恕之所以如此困難的原因。在《恩典多奇異》一書中，楊腓力（Philip Yancey）如此寫道：

有次與太太爭得不可開交，她道出了一針見血的神學觀念。我們正在激動地討論我的短處，她說：「我認為啊，我能原諒你做的那些惡劣事，實在是不可思議！」……饒恕並不是甜美的柏拉圖式



我們很少能夠藉著一次的原諒就把心裡的疙瘩都撫平。

Sacred Marriage

的理想，像芳香劑一樣那麼容易散佈於世間。饒恕困難得令人心折，而且遠在你饒恕之後，那些傷口——我的頑劣行徑——還留在記憶裡。饒恕不是發諸自然的舉動，而我太太那句話發出不平之鳴：恩典是這麼的不公平。¹⁰

克勞德·藍茲曼（Claude Lanzmann）所拍攝的納粹大屠殺紀錄片《浩劫》（*Shoah*）裡面有這麼一幕：一位華沙猶太區的起義領袖談起心中的怨恨，他說：「如果你去舔我的心，你會中毒。」



一顆有毒的心不只會傷害去舔它的人，它本身就具有傳染性，它會把毒素散播到當事人自己的生命。

有一些婚姻關係也是如此。夫妻間的攻擊與傷害已經嚴重到兩人的心中充滿了苦毒。悲哀的是，一顆有毒的心不只會傷害去舔它的人，它本身就具有傳染性，它會把毒素散播到當事人自己的生命。從這個角度來說，饒恕是一種自衛行動，它止住了

不斷湧出的怨恨之血。

每一個能磨練饒恕能力的生活情境，都能塑造你我的品格，使我們更像耶穌基督。而據我所知，很少生活情境能像婚姻一般，要求我們經常性地學習饒恕。

盧雲（Henri Nouwen）曾將饒恕定義為：「去愛那愛得

很差勁的人。」他將饒恕的意義總結得真好。如果拿耶穌的愛作為標準，那麼我愛得很差勁，你愛得很差勁，大家都愛得很差勁。我們可以選擇去責罵配偶的不完美，或者，我們可以和心中那記恨、復仇的魔鬼爭鬥，並贏取幾場勝利。

在這項屬靈操練上，婚姻使我們不得不去實踐基督教的老格言：「你要仇視罪惡，厚愛罪人。」這是個很艱難的挑戰，因為我們身上每一個自以為是的細胞都在催促著我們，將自己對罪惡的反感轉移到罪人身上——也就是配偶的身上。楊腓力鼓勵我們藉著揣摩耶穌愛人的心境，來學習厚愛罪人。耶穌擁有道德完美的生命，想像一下祂見到罪惡時心中的反感將有多麼強烈！然而，卻沒有一個人能夠像耶穌那樣深愛罪人。

魯益師也坦承自己想不通，要如何在恨惡罪惡的同時，又真心去愛罪人。有一天他恍然大悟：

但數年之後，我發現在我一生中，我一直以這個方法對待一個人，那個人即是我自己。不管我多麼厭惡自己的懦弱、欺騙或貪婪，我卻仍舊在愛我自己。這麼做並沒有絲毫的困難。事實上，我所以恨惡那些事的原因，乃是由於我愛這個人。正因為我愛自己，所以我不願意去發現自己是一個做那些事的人。¹¹

Sacred Marriage

我們可以如此寬待自己，那為何不以同樣的態度對待配偶呢？海樂·坎博（Heather Campos）選擇了寬待自己的另一半，她的一生因此而改變。

— ✨ —
 我們可以如此寬待自己，那為何不以同樣的態度對待配偶呢？

最大的背叛

海樂·坎博認為自己擁有「堅定穩固」的婚姻，它「是一份真正的夥伴配搭關係，是一個避風港，一個帶給人醫治與成長的地方，她熱愛這份婚姻。」

然而一九九七年，在結婚將近二十五年之後，這個「避風港」遭到前所未有的風暴襲擊。海樂身為牧師的丈夫瑞尼開始變得退縮，成天沉溺在網路聊天室裡。一位同事勸他休息一陣子。瑞尼同意請假兩個月，稍後卻宣布他需要一整年來「整頓」自己，而且他將不會回到他們教會的教牧崗位。瑞尼的區主任牧師請他重新考慮這個決定。瑞尼接受了建議，並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不久之後——這是結婚以來第一次——海樂開始懷疑丈夫是不是始終對自己保持忠誠。她身上出現了婦科疾病，接著醫生診斷她受到一種性病的輕微感染。身為懷孕危機救助中心的主任，海樂很清楚性傳染病的前因後果。瑞尼注視著海樂的眼睛告訴她，這疾病絕不可能來自於他。

海樂眼看著瑞尼的生命慢慢崩解。他變得刻薄、憂鬱。

他不斷回到電腦前面。瑞尼曾尋求諮商師的協助輔導，但到了十月，海樂又發現他再次回到電腦桌前。她問瑞尼：「你是不是跟線上某個人特別要好，所以不願意離開那個聊天室？」

瑞尼顯得侷促不安，「好像是偷餅乾的小男孩被逮個正著的樣子」，海樂追憶道，然後嘆了一口氣。

「沒錯，」他終於承認，「我們還通電話。」

在海樂的堅持下，瑞尼回去找他的諮商師。諮商師不斷在輔導過程中處理瑞尼欺瞞的問題，因此當海樂再一次質疑瑞尼時，他終於坦白了些。「你覺得我會笨到相信自己無緣無故就得了性病嗎？」海樂問道。瑞尼默然無語。

那是海樂經歷過最可怕的沉默。她已經了然於心，而瑞尼稍後也明白地承認。那是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一個海樂永遠忘不了的日子。

一開始海樂只覺得整個人茫茫然。她回到客廳拿起了聖經，開始讀何西阿書。「神知道這種背叛不忠，」她告訴自己：「我得知道該怎麼辦。」

瑞尼跟了進來，但海樂還沒準備好和他一起面對這件事。她必須先獨自靜下來思考一些問題。在那個時候她惟一能告訴瑞尼的就是：「其他夫妻也經歷過這種事情，而且走了過



「其他夫妻也經歷過這種事情，而且走了過來，我也渴望能夠這樣。」

Sacred Marriage

來，我也渴望能夠這樣。」

海樂恍恍惚惚度過了幾天，然後猛然想起瑞尼的家人將在周日過來一起慶祝他母親的生日。

瑞尼還在當牧師，而海樂也仍參與敬拜團隊。在那個禮拜天，這一對落魄的夫妻帶著沉重的心情來到教會。海樂要「照常服事」的決心很快就受到嚴重打擊。在敬拜練習開始不久之後，海樂發現那天瑞尼所挑選的詩歌都在表達「個人強烈的愛」。

「練唱這些歌曲，讓我幾乎受不了」，她回憶著。「我衝進隔壁的小房間，坐下來心想：『我辦不到。』」

海樂打起精神走出練習室，一眼就發現台下有三分之一都是瑞尼的親戚。其中包括她尚未得救的小叔，一個癌症末期的病患。

— 女 —

「神啊！祢必定在這裡安排著比我的痛苦還重要的事。」

海樂接著感受到一陣強烈的痛苦，其中卻摻雜著對小叔深深的同情。這讓海樂突破了心理障礙，她開始禱告：「神啊！祢必定在這裡安排著比我的痛苦還重要的事。我知道這

些詩歌不是針對我，而是針對祢，還有那些靈魂失喪的人。」

在瑞尼的親戚圍繞下，海樂完成了敬拜讚美的服事，然後聆聽丈夫證道。而當病重的小叔決志接受耶穌基督作為個

人的救主時，她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次深刻的體驗」，海樂回想。「雖然這件事對我而言痛苦萬分，但這卻沒有高過神。」

振作精神之後，海樂知道她必須原諒瑞尼。「我還記得自己看著瑞尼，對他說：『我知道我應該原諒你，也打算這麼做。』當時的我並沒有想要饒恕的熱切心情。我得接受自己必須去原諒的真理。饒恕是一個選擇。」



「我得接受自己必須去原諒的真理。饒恕是一個選擇。」

她與一位牧師分享內心的掙扎。之後，這位牧者告訴她，饒恕並不意味著信任，也不會帶走她的痛苦。海樂體會到饒恕他人對自己的靈命生存與成長相當重要。「神讓我明白這是一個順服的功課。如果我要在這次可怕的經歷中對神保持開放，我就必須順服。」

請注意海樂首先關心的是自己與神的關係。她願意原諒丈夫，因為這是她與神保持良好關係的必要條件。此刻，婚姻的重要性居於其次。正確的屬靈決定才是海樂最關心的事。

由於瑞尼的事情一點一滴地洩漏出來，饒恕成為海樂必須一再學習的功課。總是會有新的問題要去消化、去了解。她努力排拒心中的怨恨——她鐘愛自己身為師母的角色，她熱愛投入自己的教會，但瑞尼的舉動卻奪走了她生命中非常

Sacred Marriage

寶貴的東西。

幾個月之後，瑞尼終於攤牌。他說出了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海樂聽到許多令她心痛的內情，包括瑞尼曾有過外遇，甚至覺得自己可能還「愛著」這個女人。

根據聖經的說法，海樂知道自己「有權」把瑞尼趕出自己的生活，然後重新來過。然而，她卻從未認真地如此考慮，她說：「饒恕絕對是比較難走的一條路，但我從來不覺得離婚是對的。」

我相信這是海樂在這次殘酷不幸中得到靈命成長與成熟的關鍵。她告訴我：「我始終秉持著這樣的信念生活，我並不怕選擇比較難走的路。」

海樂正是在這條苦難的路上開始學習、成長，然後更親近神。她絕對不想再一次經歷這種熬煉。然而憑著正確的態度與樂於饒恕的心，她學到了在其他地方學不到的功課。

「我明白即使陷入極大的痛苦之中，我們都沒有藉口不去關心別人、不去見證神的信實。」

儘管海樂感到茫然，她仍試著無私地關心她的孩子、她的教會，甚至瑞尼的靈魂。她並沒有嚴厲抨擊瑞尼。比起遭受背叛更令她傷心的，是罪在瑞尼的靈命上所造成的打擊。

老實說，這實在令我欽佩。聽海樂的分享，感覺就像聽

— 父 —

「饒恕絕對是比較難走的一條路，但我從來不覺得離婚是對的。」

著明日聖徒在說話。而事實就是如此！

對海樂而言，這是一次非常、非常嚴酷的考驗。然而她以饒恕遏止了心中的怨恨與憤怒。她最終挽回了自己的婚姻。最後的結局是：瑞尼得以悔改，而她的生命又更接近耶穌基督完美的樣式。海樂是如何辦到的？我相信關鍵就在她這句話裡：「我並不怕選擇比較難走的路。」

神本是喜愛饒恕人。祂承受了十架殘酷的死亡，為的就是要赦免這些迫害祂的人，而這種饒恕的精神並非人的本性。我們必須加以學習，而且一再學習，即使過程充滿痛苦、傷害與驚慌失措。如果因為害怕痛苦而拒絕選擇「比較難走的路」，我們將永遠不會成長。

我問了海樂一些較尖銳的問題。如果我的妻子背叛過我，我想最大的困難會是恢復兩人身體上的親密。畢竟，你如何忘卻配偶曾經做過的事呢？

然而藉著饒恕，海樂說自己與丈夫步入了兩人婚姻的「蜜月期」——就在結婚二十五年之後！瑞尼的背叛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它所帶來的傷害曾時時刻刻刺痛著她的心。海樂絕對不會想再回到那樣的生活。然而透過饒恕，她活出了聖方濟·沙雷所指出的真理。沙雷告訴一名困惑的年輕女子（參本書第一章）：「婚姻生活對一個人的美德與忠貞要求度遠超過其他生活層面。它是永無止盡的操練克己……從這株百里香苦澀的汁液中，你也許可以提煉出聖潔生活的甘美

Sacred Marriage

之蜜。」

生命給了海樂一杓苦澀的汁液，她把這苦汁交給神，而神則將它轉變為滋潤靈命的甘美之蜜。

我見過有人做了正好相反的選擇。在我擔任講員的一場研討會中，一位坦承自己患有飲食障礙的太太說：她無法原諒丈夫曾以色情書刊自娛。她的丈夫在她婚後體重暴增一百磅時，仍然溫柔寬厚地對待她，而她卻無法忍受任何一個男人以她利用食物的方式來利用女體裸照。她受傷的心情可以體諒，但很不幸的，這股怨懟使她看不清自己的掙扎與丈夫的掙扎有多麼類似。她完全陷溺在自己的問題當中，而無法去同情擁有其他問題的人。

團契操練的關鍵在於認清這個根本的事實：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掙扎，你我眼前都有一些尚未克服的缺陷。對已婚的人而言，事實就是，我們的枕邊人必定在某些方面有所缺失。



這個墮落的世界有罪、有掙扎、有背叛。問題在於我們要如何來面對——要藉此更親近神，還是因此與造物主和其他人漸行漸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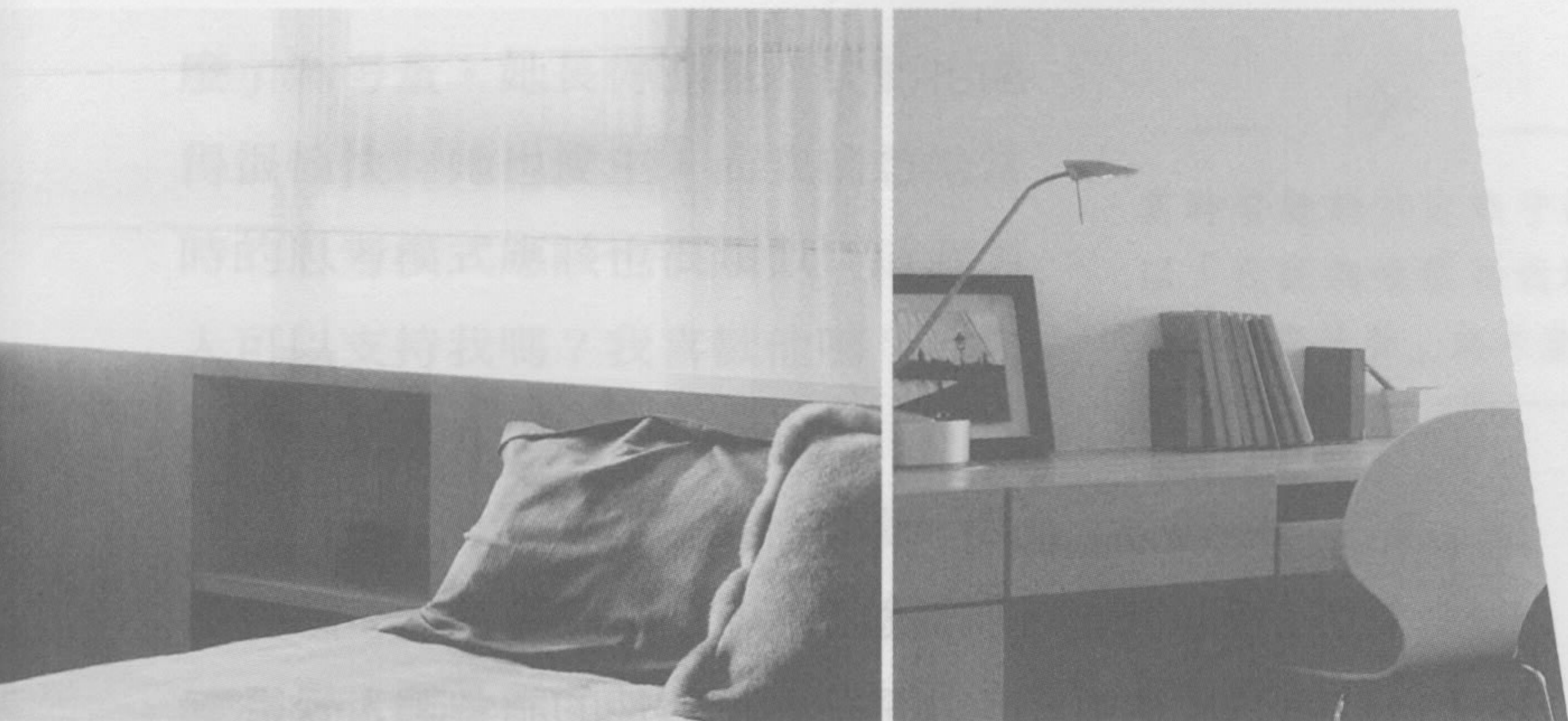
而這份「苦澀的汁液」可以讓我們充滿怨恨苦毒，也可以成為一項屬靈的磨練，並轉變為敬虔生命的甘美之蜜。這個墮落的世界有罪、有掙扎、有背叛。問題在於我們要如何來面對——要藉此更親近神，還是因此與造物主和其他人漸行漸遠？

我們將傾身靠近，還是轉身離去？

甘心樂意的服事

10

婚姻為我們培養僕人的心



婚姻的約束力何其大！
它甚至使夫妻中的強者也受牽制；
在這份約束中，雙方都有責任服事彼此。
沒有一方可以任意脫離婚姻之軛，
因為他受到配偶（性愛渴望）的束縛……
你看到了婚姻的奴役性表露得多麼明顯。

安波羅修（Ambrose）

Sacred Marriage

基督教信仰的根本精神就記在腓立比書第二章。保羅在其中告誡我們凡事不可（就是這類絕對性的語彙讓人覺得聖

— ✨ —
基督教信仰的根本精神就
記在腓立比書第二章。

經如此惱人）「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3~4）。

保羅將這份教導提升到效法耶穌的層次：祂雖然「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腓二6~7）。

成為一名基督徒，就是成為一名甘心事奉的奴僕。單在口頭上肯定一套教條信仰是不夠的。神呼召我們謙卑行事，看別人比自己強。聖經明白禁止我們為了追逐名利而高舉自己。派帕捕捉了婚姻使人培養奴僕之心的潛力，他形容婚姻體現了「一種兩人負起相互服事的責任之意願。」¹

正是這份服事的責任，使婚姻具備極大的屬靈價值——也使它特別不易經營。我向妻子求婚時，只有二十二歲。當時娶她的決定幾乎都是以「我認為她能為我們的婚姻帶來什

麼」為考量。她長得漂亮；我們相處得很愉快；她也愛主。而我猜想她當時的思考模式應該也很類似：這個男人可以支持我嗎？我喜歡他嗎？他會是個好父親嗎？



當時娶她的決定幾乎都是以「我認為她能為我們的婚姻帶來什麼」為考量。

能好好思考這些問題並不壞。然而，婚禮一旦結束，如果想建立一份真正的基督徒婚姻關係，我們就得一百八十度轉過來問自己：「我可以如何服事另一半？」

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多數基督徒男性很少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大家都認為作妻子的要在一切事上單方面服事她的丈夫。即使在當今的美國文化中這種觀念已經受到質疑，仍然有些男性對於服事妻子這種說法深惡痛絕，因而到美國之外的地方去尋找只能算是奴隸新娘的結婚對象。

一間名為「櫻花婚姻介紹所」的公司就利用菲律賓的社會貧困（一九九七年平均國民年所得為 1,160 美元）來賺取利益。該公司為年齡層較高的美國男性與年輕的菲律賓女性（有些極為年輕），提供「相親」服務。男性顧客會購買一本題名《島國之花》的目錄，其中收錄許多單身女性的照片與簡短的自傳。接著這些顧客再付一筆費用給介紹所，以取得書中女性的通訊地址。

這些男人為目錄中的女人提供一個機會，使她得以脫離人口擁擠、泥濘髒亂、充滿著衣櫥一般大小的簡陋房舍的小

Sacred Marriage

鎮。然而這種「救贖」不是沒有代價。一位男性寄了一份密密麻麻、長達兩頁的合約書給他的新娘人選，其中有一段是這樣：

妳在生活中的首要功能就是服事我……次要功能是能成為一位模範母親……但這絕不能影響妳對我的關注。……妳每天必須在清晨約六點鐘起床，在刷牙、梳頭，以酒精或洗面乳洗完臉之後，就要去叫孩子起床。……每天我下班回家時，家裡必須保持絕對整潔。……妳一天至少要洗三次臉。……我對妳說話時，妳要立刻作出口頭回應。……在性生活方面，我期望妳隨時配合並且充滿熱情。²

另一位男性似乎打定主意要找到最走投無路的新娘，好完全滿足自己的性需求。他寫信告訴一位有意願與他結婚的年輕女士：「已經有兩位小姐……寫信告訴我她們會為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我給她機會成為我的終身伴侶，當然，還有來到美國。薇歐瑪，告訴我妳心裡怎麼想？……妳也願意答應我的一切要求嗎？」他接著具體提到某種性行為，然後寫道：「我所想要的，是一個能隨時樂意而且技巧純熟地為我做這件事的伴侶。」

這種看待配偶的態度嚴重侵犯了基督教信仰與基督教的

婚姻觀，它與終身嫖妓只有一線之隔。這類男人只因為自己有錢，就想去買女人的服務——不是一夜，而是一輩子的金錢交易。性是他們打算得到的服務，而不是他們計畫給予的東西。也許下一次當我們聽到一位「櫻花」新娘抱怨自己在新婚之夜「感覺像是被強暴」時，並不會感到太訝異。



性是他們打算得到的服務，而不是他們計畫給予的東西。

儘管有些女性主義聲明帶來了極為敗壞的道德觀點——例如：墮胎合法化與正當化、荒謬的性別角色定義等等；然而，它提倡婦女不該有如婢女一般單方面服事丈夫的主張，容我直言，這樣的主張頗具預言性的價值。不幸的是，現今許多女性並沒有聽到這份男女相互服事的呼召，反而變得與男人一樣自私自利、自我中心。

蓋瑞與貝西·瑞可奇夫婦對此觀點提出挑戰：

與大眾觀點正好相反，女性受造的目的並不是追求自我成就。（男人也是一樣！）她乃是要成為一位協助者、一位撫育者。這個事實並不容易接受。我們很可能會這麼忿忿不平地想：我一定還有什麼更具有意義的任務！一位家庭主婦在一週內洗了五十次衣服，或是盯著又一堆等待刷洗的碗盤時，她並不會問自己：「我在做的事情有什麼意義

Sacred Marriage

與價值嗎？」然而在神的眼中，沒有什麼比起謙卑服事更有價值。服事是通往真正偉大生命的途徑。

緊握權力與名望是人的自然反應。謙卑服事他人則是超自然之舉。今天有許多女性一心沉迷於「意義與價值的追尋」，而錯失了這種超自然生命。諷刺的是，她愈是致力追求自我價值，就愈得不到滿足。原因何在呢？因為一個人的價值在於奉獻你的生命，而非自私地追逐個人的幸福。³

男人的愛：在服事背後的犧牲



在這段裝備造就期間，我受到許多挑戰，其中包括自己對待妻子的方式。

雖然許多人都說現今的神學院校缺乏活力，我卻在維真學院（位於英屬哥倫比亞的溫哥華）經歷了完全不同的體驗。在這段裝備造就期間，我受到許多挑戰，其中包括自己對待妻子的方式。

還記得有一個學期我擔任戈登·費依博士（Dr. Gordon Fee）的助教。當時費依夫婦邀請一些學生和他們的妻子過去享用點心。麗莎那時正懷著老大，已經有孕婦的模樣。聆聽費依博士講課，讓我學到許多如何在證道中感動人心的學問。閱讀費依博士的著述，讓我得以用嶄新的眼光來讀哥林

多前書。而那一次的造訪，則讓我學到為人丈夫寶貴的一課。

麗莎一進門，費依博士馬上站了起來。「來，」他說：「妳需要一張最柔軟的椅子。」

他言語中帶有真摯的關懷。我的妻子對這番禮遇大吃一驚，不過仍然在那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我也在她身邊坐下。接著我尷尬地發現費依博士依然站著。

「我幫妳拿個枕頭墊背好嗎？」他說。

「不用了，謝謝。」麗莎說。

「渴不渴？要不要喝杯水呢？」

「好啊。」我的妻子回答。

費依博士走進廚房，然後端了一杯水出來。「室內的溫度還可以嗎？」他又問。「妳會不會覺得太冷，還是太熱？要不要把腳墊高？」

此時麗莎幾乎羞怯得滿臉通紅，而我則感到慚愧。我從來沒有像教授這樣服事過我的妻子。看到他的善解人意、他竭力讓另一個人感到舒適、樂意任我的妻子使喚，著實讓我大開眼界。我看見了一顆奴僕的心，也看到自己要成為一個成熟的丈夫，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感佩於一位神學教授的生命風範是一回事，發現自己在服事妻子，



發現自己在服事妻子，甚至比不上一個職業的美式足球選手，又是另一回事。

Sacred Marriage

甚至比不上一個職業的美式足球選手，又是另一回事。

四次入選明星盃的「美式職業足球聯盟」（NFL）後衛球員克里斯·斯比曼（Chris Spielman）到三十三歲的時候，已經踢了二十六年足球。他是那種能夠真正享受比賽的球員，甚至可以為一場球賽作出荒謬怪誕的準備。有一段時間他每天光著身子吹強力冷氣睡覺，以預備自己迎接水牛城「瑞奇球場」的刺骨寒風。

斯比曼在一九八三年與妻子史蒂芬妮相遇，當時他只有十七歲。兩人於一九八九年共結連理。史蒂芬妮長得很美，在成為全職母親之前，她是個模特兒，婚後兩人展開了相當豐富的婚姻生活。斯比曼為底特律獅隊（Detroit Lions）踢了好幾年球，然後在一九九六年與水牛城比爾（Buffalo Bills）簽下合約。

一九九七年是充滿考驗的一年。那年七月，就在季前訓練即將展開之際，醫生說出了夫妻最怕聽到的兩個字：乳癌。史蒂芬妮這位美麗的模特兒選擇進行乳房切除手術，並接受為期六週的化學治療——在這段時間裡，她的頭髮會全部掉光。

斯比曼夫婦有兩個小孩（當時都未滿五歲），而克里斯知道化療差不多會耗盡妻子的體力。他必須作一個決定。「這在考驗著我，」克里斯告訴《時人雜誌》，⁴「這是定義我人生的關鍵時刻。」

為了表示與妻子同心，克里斯理了光頭。更重要的是，他退出球壇——並非永久退出，而是休息一年，等到史蒂芬妮重新站起來。

「史蒂芬妮總是百分之百支持我，」克里斯解釋：「我必須回報她。」

史蒂芬妮並不希望克里斯作出這麼大的犧牲。「我從來沒有因為乳癌的病痛哭過，」她坦承，「我是為著這場病對克里斯的影響掉眼淚。」

於是，克里斯也不看球賽影片，也不跟教練碰面。他每天一大早起床餵兩個孩子（他發現老大不喜歡自己盤子裡的不同食物碰在一起），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再備好妻子的早餐、叫她起床。接著他會洗衣服、帶孩子去上體操課、檢查史蒂芬妮是否按時吃藥。

我不知道克里斯是不是基督徒，但很顯然他懂得如何為妻子犧牲付出。他活出了保羅在以弗所書五章 25 節裡對男性的期勉。保羅告訴作丈夫的人，要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而他非常明白地解釋基督如何愛教會：祂為她捨命。

克里斯告訴《GQ》雜誌：「有整整十年的時間，我們的生活都圍繞著我。我的足球生涯永遠是第一優先，史蒂芬妮作出各種犧牲，無條件地支持我。……如果在史蒂芬妮病倒的時候，我不為她放下一切，那我算是什麼樣的丈夫？我希望在疼痛當中握著她的手的是她妹妹，只因我不在身邊嗎？」

Sacred Marriage

我希望讓她的母親去醫院陪伴她接受各種注射與可怕的化學治療，還是希望親自陪在她身旁？……這是我的家。這是我的責任。」⁵

在《婚姻藍圖》有聲系列中，馬哈尼呼籲男性重新擁抱這種自我犧牲的態度。他指出，一件事若沒有使我們付上什麼代價，就算不上犧牲。接著他讓這個充滿挑戰的問題迴盪在聽眾的耳際：「男士們，你每天為妻子做了什麼犧牲？你為她做了什麼要你付上代價的事？」⁶

馬哈尼以他貫有的風格不斷闡述這份由恩典而生的信念。「我是利用太太的敬虔來求自己的好處？還是努力效法為我捨命的基督？」

為了提供實際的教導，馬哈尼說明為何在晚上樂意與妻子「細談瑣事」對自己來說是一種犧牲。「一天結束之後，我就不想再去多談，」他坦承：「這是我自私的想法……這種沉默並不能滿足我妻子的需要，也無法培養親密感。」

我的朋友凱文·李曼（Kevin Leman）喜歡告訴人，至今他還沒有發現一個男人會在忙碌的一天結束後對自己說：「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和太太進行一場四十五分鐘的深入對話。」但這正是男性願意這麼做之所以能對靈命帶來益處的原因——這讓他付上代價，同時也教他如何犧牲自己。

一九九八年，我應邀到某大學進行一場福音性的演講，題目是：「耶穌：女性的解放者？還是性別歧視者的救世

主？」有位學生認為演講中最引人非議的部分，是我關於「彼此順服」的闡述。有些學生滿腦子充滿了「照顧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第一」這樣的價值觀，於是順服於任何一個人的說法，成了他們聽過最極端的主張。對這些年輕人而言，「犧牲」與「感情關係」就是合不起來。保羅的教導在今日文化中絕對是個極端的觀念。

婚姻提供一種生活情境，使我們學習將被人疼愛呵護的渴望，轉化為一種更高貴的渴望——服事他人，甚至犧牲自己。這個呼召是針對丈夫也針對妻子。婚姻可貴之處，就在於它每天二十四小時，時時刻刻都在激勵著我們無私地服事另一個人。在疲憊不堪、筋疲力竭、感覺自己最悲慘的時候，我們就有機會藉著起身服事配偶，來對付自憐的心態。

基督教的婚姻標記

就是這種犧牲服事的精神，使我們得以宣揚婚姻的屬靈價值。潘霍華曾寫道：「基督教婚姻以操練克己為標記……因此基督教信仰並未貶抑婚姻，反倒使它變得神聖。」⁷

這是傳統基督教信仰發展較薄弱的領域。有數個世紀之久，基督教信仰幾乎等同於「獨身信仰」，瑪莉安·奧莉維



婚姻提供一種生活情境，使我們學習將被人疼愛呵護的渴望，轉化為一種更高貴的渴望——服事他人。

Sacred Marriage

說這「並不完全，有時甚至有害，對夫妻而言更是如此。」奧莉維接著將獨身信仰定義為「一切排除性關係的宗教生活模式，在其中，人的首要責任乃是自己，他的理想關係模式，則是一種沒有束縛、能夠收放自如、自給自足的關係模式。」⁸

儘管奧莉維的說法或許過於嚴苛——雖然許多修士修女都活出慷慨仁慈的生命，他們滿懷憐憫並能真摯地關愛他人——然而你不覺得她所描繪的這種自我中心的形象，正好與耶穌基督所提倡的無私生命背道而馳嗎？願意毫不保留將自己獻給神，是值得稱許的事，然而如果一個人選擇在獻身於神的同時，也將生命奉獻給另一個人，與他成為共同服事的終身夥伴，一起撫養並服事他們的孩子，以培育榮神益人的下一代，這樣的人就不值得稱許嗎？

這個觀點長久以來遭到埋沒的原因，在於絕大多數的人



絕大多數的人在步入婚姻時，並沒有準備要成為一個謙卑服事的奴僕。

在步入婚姻時，並沒有準備要成為一個謙卑服事的奴僕。婚姻關係往往被視為是自私的關係，因為我們結婚的動機確實多半出於自私。然而我渴望能重新宣告，婚姻可以是基督徒活出

無私生命的最佳選擇之一。

要聖化這份婚姻關係，我們必須依循耶穌的生活之道：將自我犧牲與服事當作每日的操練，來與另一半同心經營婚

姻。正如耶穌為我們捨去生命，你我也當為彼此付出自己的精神、體力與生命。

凱瑟琳與湯瑪斯·哈特夫婦談到了婚姻關係的「復活奧祕」，也就是夫妻在生活模式上的死亡與重生過程。每一天，我們都要在自己的渴望上死去，以奴僕的形象重生。每一天，神都要我們認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難，並藉著祂的復活重新得力。我們埋葬自己的期望、要求與恐懼，而在妥協、服事與勇氣上重生。

就這一層含義來說，真正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求婚是一種給予，而非請求。當我們邀請另一個人共築人生時，我們不再是問：「你將會給我這些東西嗎？」真正的問題應該是：「你願意接受我所要給你的嗎？」

如果能以這個眼光面對婚姻的每一天，我們將不用再談婚後的失望與幻滅。因為夫妻雙方會一心一意關心自己有沒有好好服事另一半。

所謂的「配得」

我們必須記住，服事是你我該向神負起的責任，而履行此責任的惟一方式就是服事他人。很久之前我就學到，神呼召我在他人生命中服事祂，無論這些人是否「配得」我的服事。我曾在一個懷孕危機處理的救助機構工作多年，這份事工的一項挑戰（至少是有些人的想法）就是：懷疑那些前來

Sacred Marriage

尋求協助的女性只是在自食惡果，為什麼還要幫助她？

當然，許多人是因為做出得罪神的決定和舉動而陷入絕境，然而使徒約翰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幫助人的議題：「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憫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約壹三17）。約翰並沒有說看見無罪的弟兄或姊妹窮乏，他的教導直截了當得多，他認為一個人的窮乏決定了我們服事的責任。服事關乎神的愛，而非人的評判。

我向他人伸出援手，是因為神先愛了我，並且要我以愛人來回報祂，而不是因為我所愛的人「配得」這愛，或是因為他會向我報恩。我並沒有資格斷定他是否「配得」接受服事。反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評斷。我該做的只是藉著去愛他人來表達自己對神的愛。

神永遠配得我們的順服與服事，因此當我以順服的心去



神永遠配得順服，而祂呼召我去服事我的伴侶。

服事，接受我服事的人不一定要配得——他只是因著我對神的虧欠而受益。沒有錯，要將這個真理落實在婚姻裡並不容易，畢竟夫妻生活充滿著

諸多期望與要求，但我試著以這個事實提醒自己：神永遠配得順服，而祂呼召我去服事我的伴侶——因此無論她在某個特定時刻待我如何，我都要以奴僕之心來回應。



約翰並沒有說看見無罪的弟兄或姊妹窮乏。

在這方面，耶穌的榜樣給了我極大的挑戰。在最後的晚餐上，沒有一個門徒配得讓祂洗腳——所有人都將在幾個小時之後離棄祂——然而耶穌仍然一個、一個為他們洗淨雙腳（參：約十三17）。耶穌甚至洗了猶大的腳，而這個門徒再過幾個時辰就要出賣祂。

神並沒有叫我們只愛配得的人，或是只服事知恩圖報的人。如果你處在一個單向的婚姻中，感覺自己不斷在付出卻沒有獲得任何回報，那麼我對你深表同情。你可以學習以神為導向，在某種程度上改善這種情況。也請提醒自己，這個處境能幫助你在靈命上大幅長進。如果基督教精神的核心是服事，任何能為你塑造奴僕之心的情境都值得經歷——即便是一面倒的婚姻。

但我們要做的不只是勉強接受這份真理。事實上，基督教服事的重要成分，就是一份美麗的服事心境。

服事的心境

基督教美德的一大挑戰，在於依據聖經教導活出行為背後的內在生命。耶穌說，我們可能為錯誤的理由為善、捐獻（例如：炫耀自己），而



我們要做的不只是勉強接受這份真理。基督教服事的重要成分，就是一份美麗的服事心境。



我們服事也可能基於錯誤的動機。

Sacred Marriage

失去了屬天的獎賞（參：太六1~4）。毫無疑問地，我們服事也可能是基於錯誤的動機。

一個人可能為了強調自己的優越感而服事配偶：「強勢的人可能會想將婚姻的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這樣的人想要凡事一手包辦，而沒有邀請配偶來分擔服事。……儘管這看起來像是一種犧牲的愛，實際上卻是出於主導他人的慾望。」⁹

「服事」也包括讓你的配偶付出——如果他／她願意的話。換句話說，服事不只是替人洗腳，有時候它是讓別人來洗你的腳。

服事的另一個特徵是甘心樂意。發著牢騷的服事可不是基督徒的服事。我有一個習慣，我確定它會令百分之九十五在讀這本書的太太們受不了——我喜歡用看書的方式來看影片。我通常不會一口氣看完一部兩個鐘頭的影片，而會將它分成兩三個晚上來看。我會先看前半個鐘頭來熟悉一下劇中人物，然後看四十五分鐘來了解劇情，最後再用三十分鐘左右來發現結局。這種看影片的方式讓我有時間思考影片內容，還可以早點上床睡覺，因為我喜歡早起工作。

有一個週末我租了一部電影，然後開始用這種速度來觀賞——禮拜六先看一點，禮拜天再接著看。第二天晚上我發現時間不早了（至少對我而言已經很晚！），所以我說要先去睡，星期一再把剩下的看完。

「我的衣服快洗好了，」麗莎說。「你再等一下，陪我看一點點吧！」

我答應了她，於是又多留了十五分鐘。麗莎還沒做完她的事。

「我要去睡了，」我又說，「你可以繼續看下去，明天我再倒轉回來就好了。如果我再等下去的話，明天早上會怨妳的。」

就行動上來說，如果我要「服事」麗莎，我猜自己應該要撐下去等她做完家事。但我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如果我的服事開始出現了牢騷不滿，那就不再是服事神。真正的基督教服事是一種自由樂意的給予。

—— ✨ ——
真正的基督教服事是一種自由樂意的給予。

我學到了自己不僅要培養服事的行動，也要保守服事的心境。如果我服事麗莎時總是沒好臉色，如果我每為她動一根手指頭，就要發一句牢騷，那麼我並沒有展現耶穌基督的服事態度，我只表現出驕傲的偽殉道者心態。

回想當時耶穌為猶大洗腳的情景，你認為耶穌在搓洗他的雙腳時會特別用力嗎？你覺得耶穌會扭一下猶大的腳踝，警告他將要發生的事祂都已經知道了嗎？

—— ✨ ——
你覺得耶穌會扭一下猶大的腳踝，警告他將要發生的事祂都已經知道了嗎？

Sacred Marriage

我想不會。

自由服事的婚姻原則幫助我們明白，夫妻有各自要扮演的角色與不同的服事途徑。在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麗莎和我建立起一種合作默契。每次一起遠行回家時，麗莎一定會先檢查電話留言，而我則把行李拿下車。麗莎討厭加油，所以我要出遠門之前，總會試著確保汽車的油箱是滿的。如果麗莎知道我就快要回家，她會很省著用每一滴汽油，一直撐到我回來。

我並不會因此感到不平，而麗莎也不會埋怨自己要邊摺衣服邊看錄影帶，我則可以翹起二郎腿呆坐在電視機前。

我們不僅在家裡模仿基督的行為，更想學習祂的心境與態度。我們有服事對方的時候，也有被對方服事的時候。

這種委身服事的美妙之處，就在於它讓我和麗莎都能仰賴神，而非依賴彼此。如果麗莎在我情緒暴躁時忠心服事我，而我卻不怎麼想表達感激，她心中仍然可以獲得一份來自於神的肯定與滿足。她的內在生命會見證神的喜悅。

成為奴僕，意味著培養非常堅強的靈命。它代表你將免於各種瑣碎要求與牢騷埋怨的拖累——這不知拖垮了多少人、讓多少顆心陷入落寞失望、自我沉溺與怨懟自憐的苦毒之中。

當一個人以誠摯的心服事他人時，他可以體驗到真正的喜悅。

金錢與權力的挑戰

服事不僅止於偶爾幫忙收拾碗盤，或放配偶一個晚上的假，可以不用顧孩子。我們應該在婚姻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上都保持服事的心態，這也包括時間與金錢的運用。艾倫德與朗文對此闡述得很精妙，值得我大幅引用：

金錢是權力的媒介，而問題的癥結往往在於權力而非金錢。這場爭戰不在決定誰比較值得信賴，或誰比較願意為對方犧牲，而在決定誰握有掌控家務決定權的最大籌碼。

時間也成為雙方爭奪的資源。妻子應不應該上班，讓丈夫在下班回家後也照顧孩子？丈夫是不是花太多時間應酬而忽略妻子？

這些關於金錢與時間的爭吵只是表面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為對方的益處與榮耀而犧牲？關於金錢與時間的爭吵通常反映出我們想「擁有」自我生活的自私心態，而非渴望以自己的財富與生命來服事配偶。為了誰應該接送孩子而起的爭執，通常是在吵誰的時間比較寶貴、誰比較辛苦、誰比較不受珍惜。輪流做家事或分攤責任本身並沒有錯，然而一份痛苦爭鬥的關係，經常反映

Sacred Marriage

在雙方從最瑣碎的事情上劃清戰線。¹⁰

下一次你為了財務或時間問題和配偶爭吵時，請先靜下來提醒自己，你渴望能更像耶穌基督的心志正在接受考驗。請誠實問問自己：我現在是玩著一個醜陋的權力遊戲，還是讓生活中的現實問題磨去自己的頑固本性，以培養一顆奴僕的心？



夫妻如何讓時間與金錢成為服事彼此的工具，而非操控對方的武器？

夫妻如何讓時間與金錢成為服事彼此的工具，而非操控對方的武器？你可以藉著珍惜你的配偶、藉著先去了解他、藉著謙卑虛己來服事對方，而別急著假設你的工作、時間和需求是最重要的。

一九九八年至九九年期間，美國國家籃球協會為了分配二十億經費而陷入激烈的惡鬥，讓全世界目睹了一場貪婪人性的戲劇化演出。你會覺得分配二十億美金應該是相當愉快的一件事。這筆驚人的數目（要分給為數不多的人）應該能營造出一種感激、慷慨與仁慈的氣氛；然而事實正好相反。這整個事件都籠罩在怨恨、論斷、控告與人身攻擊的愁雲慘霧中。

我在設法分配著三萬五千塊、五萬塊，或十萬塊美金的夫婦身上見過同樣的怨恨與惡毒。金錢的數目並不如花錢背

後的用意來得重要。事實是，金錢的運用涉及一個人的根本動機、優先考量，以及期望。

我如何以一種服事的心態來支配金錢呢？答案是藉著提醒自己：基督徒最大的成就與滿足，在於運用自己擁有的一切（包括時間與金錢）來服事他人，其中配偶是僅次於上帝的第一優先；這一份委身將摒除醜陋的權力遊戲。如果我藉著抬舉自己在家庭財務上的重要地位而羞辱妻子，抑或妻子要指出我對某些家務事束手無策，那麼我們不只貶抑了彼此，也輕看了自己。我們摧毀了基督教團契的根本信念，否認了基督肢體的每一部分都有價值的事實（林前十二14~31）。

我們的配偶或許不會察覺或感激我們每一次小小的犧牲，這讓持久不變的無私奉獻更加困難。然而如果能保護自己的心免於怨懟和不滿的啃蝕，我們將能在服事中獲得最重要也最有價值的肯定——天父的稱許。

正如服事的心態將左右你我運用時間與金錢的方式，它也會影響夫妻性生活的互動關係。事實上，婚姻床第是另一處考驗我們服事能力的地方。



婚姻床第是另一處考驗我們服事能力的地方。

Sacred Marriage

權力腐化人心，還是予人服事能力？

高爾夫傳奇球星蓋瑞·普雷爾（Gary Player）曾被記者問到，如果要在妻子薇薇與自己最心愛的高爾夫球具之間作一個選擇，他會選哪一樣。普雷爾毫不遲疑地回答：「我會想念她的。」稍後普雷爾回到旅館，發現他心愛的發球桿披著性感內衣躺在床上。

性愛的渴望釋放著巨大的情感力量。基督徒惟一能正當享受的性生活，就是與配偶之間的性愛歡愉。這使得拒絕與操縱很容易就出現在婚姻的床第上。任何身體親密關係的拒絕，都會構成徹底的拒絕，因為對方將找不到其他正當的排解途徑。另一方面，為了彌補其他無法滿足的需求，而讓配偶承受過重的性生活負荷，也是一種權力的操弄、濫用。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這句老格言特別適用於婚姻關係。人類經驗當中少有能比擬婚姻性生



有時候如果心情惡劣而知道妻子想親熱，我會容易落入惡意拒絕的試探。

活所存在的絕對權力。有時候如果心情惡劣而知道妻子想親熱，我會容易落入惡意拒絕的試探。這是一種專橫卑鄙的權力展示——「我有你想要的東西，不過你就是得不到，怎麼樣！」它是情感上的希特勒主義，它利用權力來破壞、譴責、表達仇恨。

而善用權力的最佳實例，則出現在耶穌在世的最後一晚。在約翰福音十三章 3 節裡面，使徒約翰告訴我們：「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裡。」然而祂並沒有擺出一副睥睨眾生的暴君姿態，反而從餐桌前起身替門徒洗腳。耶穌並沒有拿自己的權力來耀武揚威、苛責他人，或沾沾自喜，相反地，祂以這份權力來服事人。

性愛的屬靈之美就在於服事——深情真摯地滿足配偶的生理需求。基督徒性生活的屬靈價值來自於給予。權力在握時，我們學習以負責、恰當而仁慈的方式來運用它，藉此在基督裡成長，讓自己更像天上的父，得以活出在服事中愛神的生命目的。

夫妻的性生活將成為彼此服事的歡慶樂趣，抑或是相互爭鬥的戰場，主要取決於一方或雙方的無私態度。如此說來，性關係提供一個絕佳的機會，讓基督徒的美德接受最實際的考驗。如果要說我們的靈命光景在性關係中顯露得最清晰透明，這說法並不為過。



如果要說我們的靈命光景在性關係中顯露得最清晰透明，這並不為過。

當性不再成為一種相互滿足的關係時，它便有害於靈命。青少年性意識高漲，以及人們對色情書刊媒體的沉溺等現象，存在著一個問題：這些態度通常不具備付出的觀念。它太容易流於新奇的體驗、縱情享受，或解開神祕感的心

Sacred Marriage

態，換言之，它使性成為一種索取。

這種情況很容易成為屬靈成長的致命傷。在性關係中，我們握有驚人、獨特的能力，以最充滿人性的方式去服事另一個人。然而現今的性卻往往淪為一種索取、要求、強迫、羞辱與傷害的行為。

請捫心自問：在夫妻性生活方面，我是樂意付出，還是拒絕給予？對我而言，性是一種索求，還是一份付出？它是我操弄配偶的工具，還是我表達愛意的途徑？如果神只鑒察我的性生活，祂會看到一個成熟的基督徒，還是一個與異教徒沒有兩樣的人？



如果神只鑒察我的性生活，祂會看到一個成熟的基督徒，還是一個與異教徒沒有兩樣的人？

坊間有許多談論性愛技巧的書籍，而我猜想這類叢書有它的用處。但性生活的真正挑戰乃在於屬靈操練的純熟。一個健康、無私的性生活，並不容易經營；然而它為人的靈命提供了絕佳的成長環境。

若去掉這一層含義，性生活似乎就與節制克己的生命背道而馳。反過來說，在服事配偶的前提之下，性能帶領我們登上靈命成長的高峰——在體驗過人類極致歡愉的驚人力量之後，願意使它成為一項服事配偶的工具，而非苛求、剝削、與利用對方的武器。天主教哲學家狄克·威斯利（Dick Westley）指出：「真正發自於愛與靈魂的性生活是自我沉溺

的反面。它是禁慾克己的極致表現。」¹¹

想想看，神可以使用性慾和金錢這類塵世的俗物來刺激你我的靈命成長，這不是很奇妙嗎？請學習在性愛中給予，學習減少自己的要求、體會配偶的需要，這些生活中的小決定將為你帶來莫大的屬靈祝福，因為它教你如何活出無私的生命。你可以從中學習耶穌基督，培養奴僕的心志，以活出基督徒應有的樣式。

夫妻能享受豐富、幸福、酣暢快意的性生活，是一件美事。把它當作你的目標之一並沒有什麼錯。然而，除了這個目標之外——應該說，在此目標之上——你應該渴望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讓婚姻床第成為你學習無私地服事配偶的地方，它會帶給你豐盛的屬靈福氣。

同樣的服事心境可以感染婚姻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打點家事、夫妻交談、時間安排、金錢運用——請帶著學習付出的渴望來面對這些責任。祈求神藉著這些生活情境除去你的自私本性，教導你溫柔、饒恕、慷慨與仁慈的功課。

基督教信仰的本質，就是活得更像耶穌。沒有人可以問心無愧地說自己已經活出完美的服事生命，而婚姻每一天都給我們機會在這上面進步成長。

Sacred Marriage

婚姻靈修學

婚姻床第能啓悟靈性、塑造品格



愛與一切真正奧祕之事無異，
它同樣正當而深入扎根於這個世界和我們的軀體。

凱瑟琳·安·波特

身體並不是人類接受恩典的阻礙，而是神愛的禮物。
如果真能接受這份真理，
即使在性愛的朦朧歡愉中，
我們都能認識神。

愛芙琳 & 詹姆士·韋特

(Evelyn E. Whitehead & James D. Whitehead)

我們不僅在靈魂的渴望中見到神，
也在身體的碰觸中發現祂。

愛芙琳 & 詹姆士·韋特

Sacred Marriage

婚姻靈修學

那是發生在國中的時候。有一次我正要湊向一群神祕兮兮的同學時，我最好的朋友從裡面跳出來擋住我。

「不不不，」他說：「你不會想參一腳的。」

「你到底在說什麼呀？」我問。心想這傢伙竟然把我排擠在外。

「這不是你的風格。」

事後我發現這個朋友阻止我去看一本在校園四處流竄的書。它在講性，還附帶各式圖片，皺摺的書角顯示它曾經被匆匆藏匿在無數青少年的儲物櫃和褥墊底下。

大多數人對性的認識都始於不正當的接觸。看「淫穢」

的書刊，或是遭長輩的性侵犯，使我們太早進入性的世界。它的自然結果，就是多數人都必須克服內心對性所懷有的深度焦慮。對許多基督徒而

大多數人對性的認識都始於不正當的接觸。

言，性不是一份讓人滿懷感激的禮物，而是一種引發罪惡感的慾望負擔。任何與罪惡感連在一起的東西，都很難被人當

作通往聖潔的階梯。

這種罪惡感有一部分是正當合理的，心理學家威勒·蓋林（Willard Gaylin）稱之為「人類善性的守護者」¹。在背離神完美的旨意時，我們理應感到愧疚。然而罪惡感並非總是那麼可靠，它也未必會在不必要時自動解除。

儘管人們面對性愛議題或感忐忑，多數已婚基督徒卻也知道肌膚之親能為人帶來片刻的昇華——一種對於永恆的驚鴻一瞥。在狂喜之下，我們捕捉到了屬靈真理的影子。

於是人陷入了這樣的困惑與苦惱：性往往帶來了生命中最美好與最糟糕的時刻。它能使我們羞愧得無地自容，也能給我們無與倫比的活力生氣。

在這一章裡面，我期望跳脫道德敗壞的性經驗所衍生的羞愧與傷害，進一步探討這種高度感官的體驗如何能提高人的屬靈敏感度。如果性能使我們更親近神、更靠近彼此，那麼從基督教觀點來探討它就顯得至關重要。在此處，基督教信仰至少帶來三種好處：它揭露了性愛之善，同時也提醒我們還有比性更重要的事。它讓我們得以體驗歡愉卻不將它奉為神祇。它告訴我們性可以豐富生命，卻不能完全地滋養靈魂。

採用這個正面觀點來看待性愛，讓它映照出我們對神的



如果性能使我們更親近神、更靠近彼此，那麼從基督教觀點來探討它就顯得至關重要。

Sacred Marriage

渴望與熱情，將會使婚姻關係顯出絕對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把性限定在婚姻關係之內——藉此使它得著聖化——那麼要透過性來親近神，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當然，就算在婚姻關係裡，性仍然可能受到濫用。因此我們要再進一步指出，性愛是我們服事配偶的途徑，而人對於性愛的強烈渴望反映出他對神的無盡傾慕。在這個基礎上，將性愛視為靈命成長的輔助經驗，就能顯出它的道理來。

為了領會本章關於性的種種觀察與洞見，請你試著跳脫過去經驗中與性愛連在一塊的傷害、羞恥、罪惡感，和焦慮感。你或許曾經歷過、談論過，或見過不當的性關係，因而



思考神如何能藉著婚姻中的性愛歡愉向你揭露祂自己。

對性感到不安。但同性戀、婚前性行為、充滿性幻想的自慰，以及色情的媒體，都不在此處的「性愛」定義之內。請用伊甸園的眼光重新定義性愛；請用亞當與夏娃「同房」生養後

代的角來定義它。先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性，然後再思考神如何能藉著婚姻中的性愛歡愉向你揭露祂自己。

當夫妻上床的時候，神並不會撇開祂的臉。這聽起來令人震驚，卻是事實。因此在我們和配偶共享肌膚之親時仰望神，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立場曖昧的先祖

有數個世紀之久，基督教作家筆下的性愛都難逃爭議。對於性的必要性，基督的教會小心翼翼地避開不談，期望能藉此駕馭性慾之潮——這有時甚至顯得滑稽可笑：

西元二世紀時亞歷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允許信徒在一天當中的十二個小時期間（指夜晚）從事以傳宗接代為目的、非享受性的性行為，然而到了中古世紀——儘管如今看來荒謬——教會進一步禁止夫妻在以下期間內從事性行為：聖誕節期前四十天，更為重要的是復活節前四十天與後八天、五旬節後八天、各種節慶期間、禮拜天（為紀念耶穌復活）、禮拜三（紀念大齋期首日）、禮拜五（紀念耶穌受難）、婦女懷孕期間及產後三十天（若為女嬰則需四十天）、婦女月經期間，以及領聖餐前五天！

以上共計二百五十二天，這尚不包括節慶期間。如果節慶有三十天（這算是相當保守的猜測），那麼一年當中夫妻獲得教會許可從事性行為（但不能為了享受而行）的日子就只剩下八十三天（當然，這是假定婦女剛好不在經期、懷孕期間、

Sacred Marriage

產後期間，並且夫妻也打算繁衍後代）！²

這讓我回想起有一次和孩子到海邊的情景。那是漲潮的時候，而孩子們正在蓋一座沙灘城堡。有四十五分鐘之久，我們用盡各種方式拯救城堡免於海水的吞噬。我們在城堡四周蓋起很高的屏障，撿來許多漂木作為擋水牆，然而結果可想而知，海水仍然淹沒了沙堡。

試圖在婚姻關係內以重重限制來駕馭性這種強烈的慾望，終究要功虧一簣，這就好像試著要逼退潮水一般。控制



控制婚姻性愛的企圖心，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於對它的恐懼。

婚姻性愛的企圖心，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於對它的恐懼。我們都知道人類若要傳宗接代就少不了性——當神告訴亞當「要生養眾多」（創一 28）時，

祂明白地吩咐人類始祖去建立性關係，然而在宗教方面的顧慮卻令人覺得「最敬虔」的人總會以某種方式迴避性的歡愉。這種觀念意味著只有較不敬虔的人才會生兒育女。如此一來，人類後代的靈命前景將十分令人堪憂。

這份對性的恐懼崛起得很早，它在古人對性愛色彩鮮明的雅歌所作的詮釋中，尤其明顯。俄利根（Origen，約主後 185~254 年）的著述清楚呈現這種觀念：充滿感官愉悅的經驗在這世上並不具有任何價值，「靈魂的喜樂」才是一切。

艾倫德與朗文指出：「俄利根將充滿感官色彩的雅歌詮釋為一個靈魂生命的隱喻，正如他拿起刀子闖割了自己，他也以同樣的方式對待這卷書。」³

一個世紀之後，在著名的尼西亞會議上（Council of Nicea，舉行於西元 325 年），一些激進人士開始提議主教應該保持獨身。當時德高望重的獨身主教彭諾許（Paphnutius）堅決反對這項提議，他妥切指出男人與妻子「同住」是「貞潔」的。⁴ 這樣的觀點出自一位獨身禁慾的主教之口，格外具有意義，因為他並不能從中得到任何好處。然而彭諾許畢竟是少數例外，他的主張很快被史上赫赫有名的教父奧古斯丁埋沒起來。

奧古斯丁對基督教思想的深刻影響少有人能匹敵。他主張性行為會傳播原罪，當事人將因此（或許無心但仍可悲地）使罪與性糾葛數個世紀之久。因此教會往往很難將聖潔的生命與活躍的性生活融合起來。瑪莉安·奧莉維指出在被封為聖徒的歷代人物當中，已婚者少之又少，而「其中沒有一人因為婚姻生活的美德受封為聖徒。」⁵

到了第四世紀，安波羅修稱婚姻「值得推崇」，但卻立即指出貞潔的生活「更值得推崇」。當時教會的普遍觀念仍然是：如果以繁衍後代為目的，性行為能夠被「接受」；除



奧古斯丁對基督教思想的深刻影響少有人能匹敵。他主張性行為會傳播原罪。

Sacred Marriage

此之外，一切婚姻關係中的性生活仍屬「可獲赦免」的罪——它可以被原諒，但仍舊是個污點。

儘管如此，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曙光乍現的時刻。有證據顯示在中古世紀，神父有時會在新婚夫婦的床前為他們祝福。很有趣的是，清教徒似乎能以異常輕鬆的態度來面對性愛歡愉。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曾指出，夫妻應該「享受」彼此的情愛、陪伴與對話。他寫道：「讓你的婚姻之愛熱情不褪。」他進一步說夫妻不應該讓彼此的愛變得「不冷不熱」。⁶

然而此類觀點多數都延續不久。一種古代索爾儀式（Sarum rite，一五四九年《英國國教祈禱書》〔*Anglican Prayer Book*〕就是根據此儀式）最晚從西元一一二五年開始，就在婚禮中加入了這樣的誓言：「今以吾身拜汝。」這對任何一個時期的教會而言，都是一份大膽聲明，遑論是在中古世紀。因此有人在一七八六年把這句話從《英國國教祈禱書》中刪除，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直到今天，人們仍然無法將性與聖潔放在一起，儘管第二次的梵蒂岡會議（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多少捨棄了已婚信徒為次等基督徒的觀點。羅馬天主教會在一篇以「教會歸聖之呼召」為標題的文件中，「強調神的萬民都領受了基督教全然聖潔的呼召，而這種聖潔是每一位信徒在各自的聖召中都可追求的目標。」⁷

儘管如此，正如瑪莉安·奧莉維所指出，在二十世紀受封為聖徒的已婚信徒都是殉道者、擁有聖痕之人、寡婦、宗教團體創立者，以及拋妻妻子而成為宣教士或修士之人。這些人雖然已婚仍然受到推崇，並不是因為他們在追求聖潔婚姻的委身上卓然出眾。

也許我們應該對先祖（以及自己）所懷有的性焦慮反應寬厚一些，畢竟沒有人能否認，從某個層面來說，「性是神加在人身上的沉重包袱。」⁸ 聖經對性所持的正面肯定態度是無庸置疑的——雅歌可為例證——然而同時，聖經作者也能深刻體察到淫蕩之罪的陷阱，以及人容易濫用性的傾向。

正是這種人性傾向，使得婚姻制度在我們航行於性慾之海時，顯得格外重要。惟有在婚姻關係之內，性才能展現它的屬靈意涵與祝福。

打造屬靈的性愛觀

■ 聖經中對性的看法

如果要採用完整的聖經觀點來看待性，並藉此將感官的親密經驗與信心的屬靈意涵結合起來，那麼一個恰當的神學基礎，即使對身為平信徒的你我而言，也是不可或缺。在這方面，基督徒可以從信仰中的猶太教淵源學到一些功課。

基督的教會在性議題的處理上遠比猶太先祖們來得辛苦，這是有神學背景可循的。對古猶太人而言，沒有什麼事

Sacred Marriage

比家族延續與血脈維繫更重要。這群「神的選民」認為，以不能生育為理由休妻是很正當的做法。對他們而言，一個人能給配偶最大的傷害就是不予生育，因為生養後代是讓神所揀選、血統純正的族類得以綿延不絕的途徑。

猶太人的性愛觀超越了傳宗接代的意義。古代猶太婦女保有三種「基本權利」：食物、衣服與生育責任以外的性生活（*onah*）。一份以血緣命脈為基礎的信仰，可不能輕看男女之事。

猶太古文獻《聖箋》（*The Holy Letter*，由納奇曼奈〔*Nahmanides*〕於十三世紀寫成）將性愛視為一種與神相遇的神祕經驗：「透過此性行為，他們成為神的創造夥伴。這就是先聖哲人所說的奧祕：『當男人與妻子在聖潔中合一，示金拿（*Shekinah*，神的榮光）就在他們之間，在男女交合的奧祕中顯現。』」⁹ 當你發現此處所說神的榮光，就是摩西與神面對面交談所經歷的榮光時（參：出二十四 15），便會驚覺這句話的意義深邃。

與中古世紀的基督教規條正好相反，納奇曼奈鼓勵夫妻經常在安息日體驗性愛，藉此歌頌他們的信仰。他之所以能如此大力提倡性愛，是因為他深信神所創造的每一件事物——包括性器官以及它所帶來的感覺——都是美好的，因為



對古猶太人而言，沒有什麼事比家族延續與血脈維繫更重要。

神自己這麼宣告過（創一 31）。

然而對基督徒而言，救恩不在於民族命脈的傳承，而在於靈裡的信心。信仰生活的最高目標不再是傳宗接代，而是信心的造就。因此當一個人為了培養更堅定的信心而選擇迴避性生活時，他往往被認為是選擇了更高潔的生命。但是，根據基督教觀點，性不再有助於人的得救或神國度的維繫，這並不表示它就不能教我們任何成聖或屬靈成長的功課。我們可以繼續保有「在救恩之道上，信心重於傳宗接代」的信念，而同時學習猶太人的觀點，在婚姻床第中尋求神的榮光。

若要將性當作一種屬靈操練——也就是說，使信心與肉體合一——我們要有穩固的神學基礎，可以將猶太傳統的性愛觀融入思考當中。神創造了我們的身體；祂造人體，也造了奇妙的感官。雖然男性性器官有多種功能，但女性的陰核卻只有單一功能，就是：它讓人享受性愛的歡愉。神刻意設計了一種人體器官，而它惟一的目的，就是讓女性享受性的高潮狂喜。這不是撒但的主意，而是神的設計。神看祂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創一 31）。

— 女 —

祂造人體，也造了奇妙的感官。

貝西·瑞可奇以女性觀點來詮釋性的議題：「在誓約之愛與相互服事的關係中，熱情沒有過火的時候。聖經說，我

Sacred Marriage

們的性生活應該要充滿活力（箴五 19）。……信不信由你，藉著培養對丈夫的渴望並迎接他對自己的慾求，我們榮耀了神。」¹⁰

如果性體驗帶給你的是罪惡感而非感激，請練習為它美好的一面感謝神。例如，女性可以很直接、同時很敬虔地禱告：「神啊，感謝祢，讓我能在丈夫撫摸我的胸部時，覺得這是件迷人的事。」夫妻甚至可以為兩人結合的歡愉一起禱告感謝神。這麼簡單的感恩之舉，就可以聖化兩人的性生活——有太多基督徒將它與靈命生活隔離開了。事實上，性使人歡愉，因為這是神的設計。

在思考過婚姻性愛觀的神學基礎之後，我們要接著檢視其中的情緒態度。在這裡，感激必須取代愧疚。

■ 以感激取代愧疚

在《信心看世界》（*Through the Eyes of Faith*）一書中，哈洛·貝斯特（Harold Best）說了這個真實故事：有一位年輕人過去投入一種邪教活動，「它不是馬馬虎虎的宗教狂熱，」貝斯特寫道：「它具有很深沉嚴肅的目的。」這門邪教專門根據巴哈的曲子發展出一套相當精密嚴謹的膜拜儀式。

這位年輕人稍後信了主並開始參加教會崇拜。在敬拜過程中一切都很順利，直到管風琴手奏出了一首巴哈曲目。年

輕人頓時驚懼不已，倉皇逃離了聖所。

貝斯特說，巴哈的作品「是基督教敬拜的偉大樂章。然而對這位年輕人而言，它卻一點也不崇高，反而成了一切邪惡、恐怖與反基督教精神的化身。」¹¹

對某些基督徒而言，性也是如此。過去的不當聯想與罪惡感為性愛設下了重重的屬靈路障。沒有人會說巴哈的音樂本身很邪惡，但這位年輕人卻感覺如此，因為在他的經驗當中，巴哈的曲目遭人濫用。同樣的道理，有些基督徒努力嘗試不去相信性愛是壞事，但因著過去的負面經驗，他很難不覺得性是邪惡之事。要減少這些屬靈路障，我們可以建立符合聖經教導的性愛觀念，同時練習認罪悔改。如果你曾遭到性侵犯，你或許可以考慮尋求諮商輔導，以協助自己建立起一種新的、甚至美好的性愛觀念。

性如果被毫無憑據的罪惡感所纏累，它就不能帶來屬靈的祝福。在這種美妙的體驗中，感謝神是絕對必要的態度；否則，性的力量將使我們陷入自我沉溺當中。



性如果被毫無憑據的罪惡感所纏累，它就不能帶來屬靈祝福。

諷刺的是，性的膜拜與性的罪惡感帶來了相同的結果——無論是出於享受或絕望，兩者都使我們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反過來說，心懷感激則會使我們的心轉向神。

我花了很久才明白，因為自己遲遲不肯接受性愛歡愉的

Sacred Marriage

神聖價值，我無意間污蔑了神。要我想像一個人在禁食的痛苦中尋求神，一點都不難。但是，如果神只在我的痛苦中顯現，在我的歡愉中卻隱沒，那麼我所擬想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神？對於性愛的歡愉體驗以及妻子所帶給我的身心親暱，我不僅不該心存懷疑，更要抱持深厚的感激與敬畏之情。¹²

在重新檢視過性愛神學與情緒態度之後，我們還要思考自己的期望——也就是說，要思考我們在尋求哪一種親密關係。

■不只是情人

要將性愛當作一種屬靈操練的第三個預備步驟，就是提醒自己，在基督教婚姻中，夫妻不只是情人，也是在基督裡的手足。

在訂婚期間我寫了一首詩給麗莎，詩名叫做〈我的妹子，祂的新娘〉（*My Sister, His Bride*）。詩中我談到兩人即將展開婚姻生活，此事在世間具有重大意義；然而我們早已建立起更重要的永恆牽繫，它將維持得比執手夫妻更綿長久遠，那就是在基督裡的兄妹關係，而這份屬靈的兄妹關係之深度卻往往被人忽略了。

派帕這麼解釋：「在神面前建立婚姻的信徒，將會著重自己與神的交通，他的婚姻會因此超越單純的性關係。他的配偶不再只是個性伴侶，更是他在基督裡的弟兄姊妹。如此

一來，愛裡所包含的本能性渴望就變得十分真切，它使我們在世的生活蛻變成與神同在的生活。」¹³

這表示，雖然肉體上的歡愉正當且美好，我們卻不該將性貶抑為純屬肉體的經驗；它的意義比這大得多。在歡愉之外，性更揭露了深邃奧祕的屬靈真理。

— ✨ —

在歡愉之外，性更揭露了深邃奧祕的屬靈真理。

保羅說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林前六 19），這句話為性經驗帶來嶄新的意涵。在基督教婚姻中，女人所甘心納入的身體，還有男人所願意進入的身軀，都是神聖的身體——神藉著聖靈住在其中。在尊崇與敬虔的心境下，兩個人的身體相交合一。

如果保羅告訴我們，男人不該與妓女行淫，因為他的身體乃是聖殿，如果我們應該使用聖殿的意象來避免犯罪，難道不該藉著同樣的意象在夫妻結合的獨特經驗中，尋求神的面嗎？當神的兒女在身體上合一時，他難道不是以某種方式進了神的殿，入了「示金拿」神的榮光之門嗎？這不是在鼓勵我們，在夫妻肉體結合的同時，也可以思想神嗎？

派帕催促我們將性看作一幅呈現屬靈真理的具體圖像：「我們在神裡面合一，蒙祂呼召建立家庭並服事祂；祂就住在我們裡面，我們得以用身體表達祂的屬靈真理——我們不再是兩人，而是一體。」¹⁴

Sacred Marriage

以上所提的性愛屬靈成分，是幫助男性擺脫性癮問題的重要工具。性若被貶抑為純享樂行為，那麼就不可能有妻子能滿足丈夫的期望。歡愉本是在瞬間溜逝，它無法持久。我曾讀過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成功克服了對色情書刊上癮的基督徒。文中他清楚指出，在過去，他永遠需要另一本雜誌。儘管他所擁有的女體圖片已經多到足以貼滿整間房子（他在一天之內看不完），然而他還是需要再去找新的女人、新的照片。



一個妻子不可能每天換個樣子，因此作丈夫的並無法藉著將妻子假想成寫真女郎，來澆熄自己對色情刊物的渴望。

一個妻子不可能每天換個樣子，因此作丈夫的並無法藉著將妻子假想成寫真女郎，來澆熄自己對色情刊物的渴望。他必須學習在婚姻床第上尋找，並發現另一種極為不同的東西。他能在富有屬靈意義的性愛中尋找更深厚（但往往較溫和）的滿足感，並在歡愉體驗之外，追求神以及基督徒的團契生命——這絕對

不是迴避歡愉，但也絕不是將肉體的享樂奉為偶像。

請記住，每一種肉體的誘惑都在利用我們的需要，而神能夠更完整滿足這些需要。世間惟一聖潔的性愛，就是婚姻中的性愛。禁忌中的性愛是靈命的垃圾食物——它總是先給人嚐甜頭，再逐漸毒害人的屬靈胃口，使我們渴望那終將毀滅我們的東西。禁忌中的性愛只會削弱你我對敬虔、公義與

神的敏感度。

人們在享受性愛的奇妙感官經驗時，可以不必感到罪惡；此外，性愛關係還能帶來更深層的靈命滿足。請別將性愛縮減成純屬肉體或純屬靈性的體驗。事實上，它是兩者的結合——一種奧妙的結合。

在討論過性愛的神學基礎、情緒態度與期望之後，我們還得泰然面對性慾當中每每顯得可怕的渴求。

性的力量

性的生理渴求不同於飲食的需求，這意味著你可以不經歷任何性高潮而安然過一生；然而性確實是一種生理驅動力。它具有可預測性，同時涉及人的生理與情緒層面。最重要的是，這份生理渴求讓人感覺起來恍如一種需求——也就是男女之間的相互渴慕，這乃是出於神的創造，是神將這份「需求」放在我們心中。

我們如何以基督教觀點來看這份需求呢？或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比喻，讓它幫助你我窺見另一種很類似的需求，就是人對神的渴望；這份渴望述說著：沒有神我們就不完整，我們必須一再與祂結合。正如湯瑪斯·哈特所說：「我們對性的著迷相當近似於對神的著迷。」¹⁵

性不能取代神，它無法構成神的替代品；然而以健康的態度來檢視性，能夠幫助我們思想自己對神的需要與渴慕

Sacred Marriage

——那種生命不完整的感覺，在我們把自己完全交給對方時，將蛻變成喜樂與滿足。

渴求愈大，滿足就愈甜美。我只有在飢餓的時候才能真正享受一頓美食。對有些人來說，熱情是可怕的；渴望的感覺提醒我們，讓我們感覺到自己是不完整的。然而事實是，神造我們本來就是不完整的。祂創造我們，讓我們需要祂，也需要彼此。

我記得年輕的時候閱讀雅歌時，心裡會感到惶惶不安。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害怕自己有一天將如雅歌中的愛侶般，手足無措地渴望擁有一個人。雖然那時年紀很輕，但我已經知道這種渴望會帶來極大的痛苦、幻滅與悲傷。

有時，渴望神會是一件讓人感到驚恐的事。萬一祂不出現該怎麼辦？渴望著另一個人更令人驚恐。萬一他把我們一腳踢開，或是拿這份渴望作為武器對付我們，該如何是好？

困難就在這裡：我們不能保證配偶不會拿這份渴望來對



我們不能保證配偶不會拿這份渴望來對付我們。

付我們。但即便它可能成為一種操弄人的工具，卻也能夠為你我提供靈命成長的機會。這份渴望能幫助我們在

服事配偶這件事上成長。當夫妻在健

康的婚姻關係中以愛來滿足彼此的性慾時，兩人也能學習體會天父的賞賜。耶穌說，世上的父親不會在兒子求餅時，反給他石頭（太七 9），祂藉這個比喻鼓勵人相信，神會給求

祂的人極美好的賞賜。同樣的道理，一個人也能在配偶慷慨滿足自己的性需求時，對神的祝福敞開心門。

事實上，若少了這一份生理的驅動力，許多夫妻彼此將會漸行漸遠。人的本性自私，喜歡向對方隱藏自己。持續、穩定地追求與體念另一個人，違反了我們自我中心的原罪傾向。然而，神創造了這一份生理渴求，邀請你我學習與另一個人分享、團契，並以奧妙的方式進入他的生命與靈魂之中。

以上概念在於說明性愛可以成為靈命成長的輔助工具。然而要對這個議題探討得透徹，得用一整本書來談。以下我們要來看一些代表性的例子，思考夫妻如何透過身體的親密接觸，在靈命上成長。

在性愛中培養美好的靈命

克勒窩的伯爾拿（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年）說：肉體的、世俗的愛是人類學習愛神的第一步——這有一點像幼稚園，它在「正式學校教育」開始前，先教我們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安靜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伯爾拿進一步指出，在這世上擁有血肉之軀的我們，理應以具有肉體成分的愛來愛神。在你閱讀一些神祕論者的見證時，會發現他們對神高亢熱情的愛有一種近乎性愛的激越色彩。

面對這份性的渴望，人毋需倉皇逃跑。我們可以疏導

Sacred Marriage

它，使它流向恰當的方向。魯益師寫道：「歡愉體驗是榮耀之箭，它射入我們的感官……請將它化為崇拜神的管道。」¹⁶ 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這個主題：將世間的婚姻歡愉及挑戰轉化成為敬拜、仰慕神的管道。

坊間許多書籍教人變化多端的性愛姿勢，以及各種讓性生活保有新鮮感的祕訣。在這裡，我則是要進入性愛的屬靈層面一探究竟。我要思考夫妻如何在親密的肉體經驗中讓靈命有所轉化。要這麼做，我們就得試著改變自己的審美眼光、付出自己所有的、踏出自我的世界、培養熱情，並陶冶歡慶頌讚的藝術。

在神眼中的婚姻之美

婚姻將性的原始力量與親暱的情感、相伴的情誼、家庭責任，以及持久的關係連繫起來。它藉此提供了一種靈命成長的環境，激勵我們珍惜品格、美德與聖潔，更甚於姣好完美的身軀。

婚姻藉此提供了一種靈命成長的環境，激勵我們珍惜品格、美德與聖潔，更甚於姣好完美的身軀。

一位國際知名女星為了預備拍攝

一部充滿裸露場景的電影，每天花長

達五小時在健身房跟著個人教練鍛鍊身材。健身房的塑身運動會加強她的窈窕曲線，讓過去所作的整形手術發揮更大的效果。事實上，如果有充裕的時間與金錢，再加上專業髮型

師和化妝師隨侍在旁，差不多每一個女人都能擁有漂亮的一面。

我並不否認自己喜歡上麗莎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她長得漂亮。但如果麗莎一心一意只關心自己的外表，會是好事嗎？每天把三個小時耗在健身房裡，拚命對抗身體的自然老化，極力想保持十幾歲少女的平坦小腹，還有成熟女人的臀部和在哺乳期間母親的胸部，你想神會同意這是對時間的妥善利用嗎？

耶穌的門徒彼得並沒有留待我們自己去摸索答案。他說得很清楚，婦女不該追求外表的美麗，不該仰賴那「外面的……裝飾」，「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為寶貴的」（彼前三 3~4）。

請注意，在美的追求上，作妻子的必須竭力培養在神面前極為寶貴的那一種美。她的丈夫所注重的也許並不在此，但彼得仍勉勵妻子追求神眼中的美。這個教導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在魯益師所寫的《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裡面，魔鬼大榔頭哀嘆門生蠹木竟讓自己所看管的人戰勝了性誘惑。大榔頭的下一步策略便是：「如果無法從他的性慾下手，讓他荒淫無度，就必須試著利用性慾來促使他被你我樂於見到的那類型婚姻套牢。」此處魔鬼樂於見到的婚姻，從基督教觀點來說，可是災害禍患。大榔頭接著談到了眾魔頭的伎

Sacred Marriage

倆：

這些魔頭的職責就是在每一個世代醞釀所謂的性「品味」。他們通常透過一小撮人，像通俗藝術家、服裝設計師、女演員和廣告設計者等，來決定流行的類型，目的是誤導男女兩性，讓他們不去選擇其實最適合與自己共同締造有益心靈、幸福美滿、又有生殖力的婚姻對象。……至於男性們的品味，我們也改變了許多。在某個年代，我們引導他們喜愛像雕像般有著貴族氣質的女性美，把男人的虛榮和慾望混雜在一起，鼓勵他們與傲氣凌人又揮霍成習的女人交媾生子。在另一個世代，我們挑上了女性化被過度誇大的那類型，也就是嬌慵無力到隨時會昏厥的女人，以致愚蠢和怯弱，以及伴隨而生的虛假和小心眼，成了搶手貨。……這還不夠，我們同時驅使社會放寬尺度，任由女體寫真（根本不是真正的裸體）在藝術領域、表演舞台或海灘上演出清涼秀，其實都是作假。當然啦，通俗藝術中的女性裸體畫根本失真；真正的女人穿起泳衣或緊身衣，其實都需加墊或束身，才能讓自己看起來身材既苗條又凹凸有緻，比自然容許一個發育成熟的女人更……結果男人的慾望被我們引導去追求那根

本不存在的，使得眼睛在性慾的滿足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而其所渴求的也愈來愈不容易在現實中找到。這會導致何種後果，你應可預料得到！¹⁷

一個基督徒丈夫的責任就是將這種偏好逆轉過來，降低「眼睛在性慾的滿足上」所佔有的地位，轉而擁抱性愛歡愉的屬靈真理。視覺對男人而言永遠很重要——神的設計本是如此——但我們可以讓自己的審美眼光更成熟。品味偏好是能加以培養。不同文化享受不同的料理，因為人們一輩子都在吃這些食物。如果麗莎在孩子們面前擺了一碗飯當作早餐，他們鐵定會皺起鼻子；在中國，孩子們則會歪著頭、好奇地盯著一碗麥片。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性愛的偏好。不同年代的人追隨當時的流行時尚，而欣賞著不同類型的女人。今天的超級模特兒須具備纖細修長的身材（擁有成年女性的胸部、少女平坦的小腹和纖細的大腿），而古梵文中有一個形容古代印度理想女性美的詞（*gajagamini*），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步履如象的女人」。人類歷史上還找不到一個美的絕對標準。人們對於美的評判從未達成共識。而男人和女人所沉溺追求、幻想渴望的形體，將會左右他偏好的渴望。

敬虔的婚姻將我們的審美眼光拉到了一個人的內在特質。《聖箋》裡面提到，當男人只為了一個女人的外表而娶

Sacred Marriage

她時，「兩人的結合並不具備任何天堂的意義」。¹⁸ 美麗是好事，但它並不是基督教婚姻裡惟一的、或是最高的價值。

單身女性往往得面對極大的誘惑，要使自己變成男人會娶的那一型——這個類型很可能與負起責任活在神面前的女性特質有所衝突。但未婚女性知道男人特別容易受哪種外型吸引，也可能因此花較多精神在外表的改變上，而忽略了敬虔特質的培養。婚姻可以讓女性脫離這種虛幻的追求。一旦結了婚，她就可以多花心思來培養神看為迷人的內在之美。

這不是說男人和女人不需要負起照顧自己身體的責任。保持健美身材是我們可以送給配偶的禮物，但還有一種禮物叫做包容、接納，這是為人丈夫尤其必須具備的。我們要接受一個事實，就是歲月與女性的生產會改變每一個女人的身材和外表。婚姻幫助男人不再沉迷於那「根本不存在的」形體，而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與優先考量。

舉例來說，婚姻要求我們調整焦點，將自己的渴望放在一個特定的男人或女人身上，而不去追隨這個社會品評男女的標準。身為男人的我們，娶了枕邊這個女人為妻，對她的身體如此的熟悉。是這個身體生育了我們的子女。神給了夫妻彼此的身體，使兩人歡暢快活，但在接受這份禮物的同



敬虔的婚姻將我們的審美眼光拉到了一個人的內在特質。

時，我們不該再奢想得到另一個人。

結婚的那一天，我這樣禱告：「神啊，求祢幫助我用麗莎的身體來定義我眼中的美。塑造我心中的渴望，讓她成為惟一吸引我的女人。」箴言告訴我，我要喜悅我的妻，而不是一般女性。箴言的作者說：「要喜悅你年幼所娶的妻。她如可愛的麀鹿，可喜的母鹿。願她的胸懷使你時時知足，她的愛情使你常常戀慕。我兒，你為何戀慕淫婦？為何抱外女的胸懷？」（箴五 18~20）。

這件事如果要仔細解說，一定會讓我的妻子很難為情，所以我就大略提過。神確實答應了我的禱告。麗莎的體態特徵成為我眼中最吸引人的女性特徵。

另一方面，對為人妻者而言，培養內在生命之美也同樣重要。她要追求聖潔過於設法讓自己穿上小號的洋裝。這份內在之美永遠不褪流行。

婚姻裡的性愛能幫助夫妻重新調整自己欣賞與重視的特質，藉此塑造我們的靈命。許多人並未真正了解這個世界與它的價值觀有多麼膚淺。現代的年輕男女可以富裕得不像話、出名得令人咋舌——無論他是否具備了美好的品格、崇高的道德觀，以及足以為人風範的智慧，只要願意在好萊塢最新的電影裡寬衣解帶即可。這樣的傾向所



婚姻性愛能幫助夫妻重新調整自己欣賞與重視的特質，藉此塑造我們的靈命。

Sacred Marriage

帶來的效應就是讓不具備特定身材體態的男女受到貶抑。

我相信，藉著神住在你我裡面的聖靈，我們可以被神熱情鍾愛的事物深深吸引。藉著摒棄偏差的慾望並默想美善的事物，以美善的事物為滿足（包括「戀慕」妻子的愛情），我能訓練自己單單渴望那應當渴望之物，對於不恰當的感情與性關係，我可以不抱持興趣。

這是成熟生命的必備眼光。對此，愛芙琳與詹姆士·韋特夫婦說得簡潔有力：「當此身成為愛的惟一居所，改變就成了敵人。」¹⁹ 從基督教觀點來說，改變不是敵人，而是婚姻的目標——我們渴望生命能變得更加聖潔。如果我對妻子的接納是建立在她的外表而非內在特質上，時間終必腐蝕我對她的情感。

單為性愛享樂與刺激而活的人，只能體驗到非常狹隘的生命，當身體逐漸衰老時，他會感到極度的沮喪挫折。當人不僅在性生活，也在撫育子女、服事神以及恆切持久的禱告生活上，找到人生意義與滿足時，他將享受更寬廣的生命。

毫無保留地給你

你還記得第一次看見另一半裸體的情景嗎？我的好友試著以「漸入佳境法」來過新婚之夜。他們先把燈關掉，然後一起沐浴。不幸的是，當時浴缸的水溢了出來。別忘了，他們在一片漆黑之中，對於這個陌生飯店的澡盆束手無策。後

來，兩人不得不懊惱地把燈扭開，光溜著身體，開始擦拭地板。他們精心設計的「溫柔、緩慢的前奏」瞬間成了聚光燈下的狂想曲！

在二十出頭時，以纖瘦姣好的身材將自己展現在配偶面前是一回事。可是，到了年將四十、四十好幾，甚至過了六十大壽之後，會是什麼情景？在妻子生過孩子以後（也許是生了二、三個），在丈夫的新陳代謝緩慢下來，腰際浮出了「游泳圈」之後，又會是什麼情況？

持續將自己的身體獻給配偶，將為你帶來極大的屬靈祝福，即使你覺得它已是一件「毀損物品」，它仍能激發你謙卑服事的心並培養以他人為中心的眼光。此外，它還體現了一個充滿力量的屬靈原則：付出你所擁有的。

神常常要我們在不理想的條件下持續服事祂。我們或許想向鄰居傳福音，卻覺得自己不夠聰明，或是對聖經的認識不足。我們或許耳聞一項值得贊助的慈善事業，恨不得自己有好幾千塊美金可以奉獻，心裡卻很清楚，就連要拿出一張二十塊鈔票都有困難。

婚姻教導人去給予自己所擁有的。神賜給我們一個身體，祂吩咐我們的配偶要享受它，而且單單享受它。我們若



持續將自己的身體獻給配偶，將為你帶來極大的屬靈祝福，即使你覺得它已是一件「毀損物品」。

Sacred Marriage

保留自己的身體不肯將它給配偶，就等於完全拒絕了他。我們可能不認為自己的身體是完美的，但那身體是我們惟一必須給予的，當我們說：「我願意把自己最好的給你，即使我不覺得它有那麼棒，」將會帶來極大的幫助，這樣的委身讓我想起彼得對耶路撒冷的乞丐所說的話：「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徒三6）。

多少人對神、對他人「一毛不拔」，只因為他無法付出一切。你可以漸進地學習順服神的功課——藉著獻上你所擁有的給神，藉著付出所擁有的給配偶，即使它不完美，即使它很有限。

走出自我的呼召

在思考基督教信仰過程中，令我最苦惱的問題之一，就是要承認化學作用對人的影響有多大。看見一個重症患者在體內化學平衡一經改變後就恢復健康，這著實發人深省。

科學家發現，男人隨著年紀增長，會因睪丸素的分泌減少，而顯出較能關懷照顧他人的特質；而年紀較長的女性則在動情激素產生變化後顯得比較有野心。隨著荷爾蒙的影響減弱，兩性的差異就開始變得模糊（但從未完全消失）。

我們的性慾傾向與體內化學因子有著無法抹滅的密切關係。我可以禁慾一段時間，但隨著時光流逝，這種禁慾之舉

就走了樣。對於屬靈的掙扎具有生理因素的事實，我並不是完全樂於接受，但這確實是神針對你我的設計。

但我們還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性可以是神讓兩個人相互聯結的方式。這份肉體關係有時會迫使夫妻不得不去解決彼此在情感與靈性上的



性可以是神讓兩個人相互聯結的方式。

衝突。聖經中關於離婚與再婚的教導在此處顯得極為重要。太多基督徒在辦理離婚手續時，以為一旦手續完成，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再婚。但假定我們要接受聖經的觀點（而且我們的民法和教會領袖也加以支持），那麼在多數情況中，你我就要面對這樣的聲明：「你可以選擇離婚，但此後一輩子再也不能和其他人發生性關係。」如此一來，若非全部、也會有大部分男人會去找出辦法與妻子和好。他們通常不會選擇禁慾獨身。

我記得有一回與兩位基督徒男性暢談基督教理想婚姻。那時我毫不避諱地承認：「有時候和妻子爭論時，我為了晚上有求於她，只好屈從她的意見。」兩位男士聽完我的話，頓時解除心防，相繼面帶羞赧地承認他們也做過同樣的事。對於因為「有求於妻」而沒有在她面前堅持信念的表現，我並不覺得自豪，我特別不喜歡讓自己的靈命態度被生理需求牽著鼻子走的感覺，但我可以學習運用這一份需求，來追求屬靈的益處。

Sacred Marriage

讓我簡單扼要地說明：我們可以學習使用性驅力來修練自己的品格。基於一份與妻子親熱的需求，為人丈夫的可以學習更溫柔體貼妻子。作妻子的則可以透過身體的接觸來吸引丈夫的情感。是的，丈夫的情感。最理想的情況是，夫妻雙方應該主動追求成長，因為這是基督徒所接受的呼召。事實上，讓這種肌膚之親的需求推我們一把，幫助你我進一步塑造品格，也無害處。

要記得我們是墮落的聖徒。當然，神已將我們贖回，但你我仍陷在罪的泥沼中，成聖的過程不會在這個世上完成。像保護婚姻這麼重要的事（特別是當孩子還小，亟需穩定的成長環境時），是不可能單純依賴利他主義的。

性驅力呼召我們走出自我，進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只要這「另一個人」是自己的配偶，那麼它就是個具有果效的操練。它強化了我們在第九章所談的「傾身前仆」的概念。在走出自我的同時，我們培養了兩種極有價值的基督徒屬靈操練，就是：相互依賴與團契生活。

熱情的代價

從以色列王大衛的生平記錄與詩作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是個熱情洋溢的人。當先知拿單告訴他一個富人偷取窮人僅有的羊羔這個故事時，大衛火冒三丈。他怒斥道：「行這事



我們可以學習使用性驅力來修練自己的品格。

的人該死！」（撒下十二5），卻不知拿單所說的就是自己。而在敘寫自己對神的熱情時，大衛流露出無與倫比的強烈情感：「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祢，我的心切慕祢」（詩六十三1）。

毫無疑問，大衛的豐沛情感有時會讓他身陷麻煩——拔示巴的故事許多人都耳熟能詳，然而聖經卻沒要求我們走向另一個極端，選擇一種沒有表情的生命。啟示錄更說，神寧願我們或冷或熱，也不要我們有如「溫水」一般（啟三16）。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說，熱情使我們感知這個世界。請仔細想想「使我們感知這個世界」這句話；一個性生活活躍而滿足的女人會散發著某種生命熱力。一個從妻子身上獲得性滿足的男人，也會流露出幸福的氣息。滿懷熱情是很健康的事。

和愛一樣，熱情也能拓展我們的生命。它不是「限量分配」的情感，每表達一次，就減少一分。正好相反。我們對一件事愈是充滿熱情，就愈容易對其他事物也抱著興趣。對妻子滿懷熱情的人，也可能熱中於追求公義、神的國度、養育子女和環保。反過來說，如果他在婚姻中面臨嚴重的性生活問題，一份失意消沉的感覺會有如厚重的陰霾般，籠罩著他的工作、信仰與團契



和愛一樣，熱情也能拓展
我們的生命。

Sacred Marriage

生活。於是，他可能會變得心不在焉、自我沉溺。

斯多噶精神（Stoicism）從來就不屬於基督教哲學。事實上，我們所服事的神是一個感受深刻、熱情洋溢的神。

熱情使人散發活力，毫無感覺的人卻是可悲的。我們往往對熱情懷著一份恐懼，因為它可能使人陷入婚外情、爭鬧、鬥毆等麻煩，甚至讓人採取毀滅性的行動。然而問題的解決之道，並不在於選擇平淡無味的生活，而是為自己的熱情找到正確的出口。

聖經中的歷史以及兩千年的基督教傳統，都見證著同一件事實：基督教信仰主要就是對神和祂在世上的旨意，保持深切的渴慕與熱情。不可否認，熱情有時會使我們走叉了路，但基督教的婚姻教我們如何管理這份強烈的情感，正如看管華盛頓州的水壩一般。你很難沿著華盛頓州西部開一百哩車而不看到任何水壩，所以我的家人對於水壩的管理程序非常熟悉。有時候水壩管理員會大開閘門讓河水傾瀉而出，其他時候他們則會把水流控制得很緩慢。

這就是婚姻教導我們做的事。有時候讓你的熱情在婚姻關係中自由流瀉是一件好事，即使我們害怕自己就要越過情慾的界線。有些人在陷入激情慾望時，誤以為上上之策就是將這些感覺一刀斬斷。這種處理性生活的方式，就有如厭食症患者對待食物一般：我不想因為飲食過量而變胖，所以乾脆什麼都不吃。²⁰ 這不是一種健康的態度——而是相當瘋狂

的作法。

在一個健康的生活當中，人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我經常旅行，因此有許多時候我和妻子必須收斂自己的性慾。有小孩（特別是嬰兒）的夫妻，很快會發現，兩人不再能隨性表達自己的生理渴求。在其他時候，我們的另一半也許病了、倦了，在此時對他抱著性期待，則是不仁慈的做法。在這類情況中，收斂性慾是恰當而必要的。

然而人也有盡情享受歡慶的時候。其實我們對性所說的每一個「不」，都有其相對應的「是」，讓以下這段話來為此作解釋：

把愛情（*eros*）當惡事作為收斂性慾的理由，並不合乎基督教精神，它是對於神的創造不健康、也不敬虔的逃避做法。我們禁慾時所說的「不」只有在以生命中那些珍貴的「是」為理由時，才能顯出益處來。費力的禁慾、禁食，乃是為了成全歡慶與盛宴——我們的禁慾要有一個目的。若不是為了值得追求持守的目標，我們將沒有理由抑制任何興奮和慾望。²¹



在一個健康的生活當中，人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

Sacred Marriage

換句話說，禁慾克己不是個死胡同，而是條長長的坡道。與妻子分隔兩地時，我的禁慾有一個動力，那就是回家後能享受的親密溫存。我並沒有真的對自己的慾望說不，我說的是等一下。這不是全然棄絕慾望，而是將它導向正確的地方。性慾的克制對單身男女（未蒙呼召保持獨身的人）而言，也具有相同的本質。我們勸青少年為愛等候，因為這麼做將會使他／她未來的婚姻倍加甘甜。事實上，夫妻間的忠誠會以許多美好而奇妙的方式滋潤著婚姻床第。

我不想將這個議題過度屬靈化。在享受婚姻關係的時候，我們不須時刻想著「屬靈」的事。熱情讓我們全心投入生命。它也是守安息日誡命的核心要旨。神的這項吩咐有兩面：在一週六天當中，你應該工作——要全力以赴——而第七天則要休息。神要我們勤奮地工作，也要適度休息，這兩者都是充滿意義的人生不可少的一部分。有些時候，性具有清晰的屬靈意涵；而其他時候它則在歌詠肉體的歡愉。但只要在婚姻裡，它都是聖潔的。

此處的重點就是：熱情投入是很重要的態度。人們必須在婚姻關係裡培養這份熱情，並且讓它充滿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歡慶的時候

我很容易在信仰上變得太嚴肅，因此杜魯柏（Elton Tru-

eblood) 所寫的《耶穌的幽默》(*The Humor of Christ*) 給了我很大的挑戰。杜魯柏寫道：「人們口中的基督教信仰，若無法在某些時候以歡慶的色彩表現出來，就是造作、虛偽。」²² 他這麼說是有充分的聖經根據。在舊約，至少談到了三種節慶：逾越節、五旬節，和住棚節，除此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宗教慶典（參：利二十三；民二十八、二十九）。這些可是相當講究的歡慶活動；舉例來說，住棚節包含了七天的歡樂慶祝，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在此時要歡喜快樂，不可舉哀。

神配得我們為祂不停地歡慶。耶穌曾說，人若閉口不讚美神，就連石頭也要歡呼（參：路十九 40）。神可不要我們被一堆石頭給比下去！

我必須不斷學習放下自己嚴肅的本性。我生來正經八百，很容易會覺得歡慶之事顯得「輕浮」，或不夠莊重，但這是我正在努力克服的個人偏見。

婚姻裡的性愛提供了一種相當獨特的歡慶氛圍。當兩人裸裎、依偎在彼此懷中，不管你是坐擁百萬美元資產，還是掙扎於財務危機都不再重要。你可以躺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頂樓的豪華臥榻，也可以到汽車旅館享受沒有孩子在旁的夜晚。你可能在歡慶著二、三十歲時的青春年華，享受蜜月時



神配得我們為祂不停地歡慶。

Sacred Marriage

的甜美酣暢；也可能在歡慶著耳順、從心所欲之年，讓生命的熱情復甦、更新。無論在哪一個人生階段、擁有什麼樣的身分地位，你都在跳著一支奧妙的生命之舞，而創造這種飄飄欲仙之體驗的偉大設計師，不是別人，正是宇宙全能的神。

收斂節制有定時。有些時候我們必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有時候我們要「被火像鹽醃過」。然而其他時候，我們則在與配偶分享、探索彼此身體的時候，昇華跳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們當中有些人需要放開心胸投入歡慶，有些人則必須體認清醒節制、寧靜莊嚴，以及慎重負責，皆有其重要性。婚姻為你我提供了一個豐富充實、充滿互動與責任的生命體驗——它的確賦予我們一定的責任，但伴隨這份責任而來的，是性愛生活的歡慶體驗，這輕輕提醒了我們神為祂的兒女所預備的天堂之美。

感官之外



基督教的世界觀並沒有貶抑形體，而是歡喜擁抱它。

對一些夫婦而言，要能將肌膚之親視為一種靈命、信心與成熟的表現，可能需要好幾個月時間。不幸的是，儘管基督徒應該在這一方面成為開路先鋒，其他宗教卻在大眾文化中

拔得頭籌。如今有無數書籍在談東方哲學、佛教密宗與性愛經驗的融合，但多數論點都強調以靈性刺激感官。我們則正好反其道而行——我們主張讓感官經驗來提高屬靈的敏感度。基督教的世界觀並沒有貶抑形體，而是歡喜擁抱它。但它也提醒我們，在感官歡愉之上還有更寶貴的事，那就是：這個世界終將過去，生命真正的喜樂與滿足藏在我們與神的關係，和與祂兒女的聖潔團契之中。

夫妻若要完整地體驗婚姻性愛，以及神所賦予它的目的，就要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帶上床，要拆除肉體親密與靈命交契中間的那一道牆。多納爾·喬禎（Donald Goergen）寫道：「性與靈的二分、獨身與婚姻的劃清界線，都是具有破壞性的不當做法。兩者融合的關鍵，在於領悟如何同時成為性愛與靈命兼備的人，在於體察人若在獨身與婚姻之間擇一，並不會貶抑另一種生活方式。」²³

毫無疑問，性關乎肉體的接觸，然而它絕不僅止於此。它表達了我們的內在生命。要建立美滿的性生活，意味著我得關心如何在床上慷慨服事另一半，更勝於呈現自己平坦的腹部。它意味著我要將妻子視為神的聖殿，而不只是個迷人的身體。它甚至意味著性愛要成為一種身體的禱告——一幅屬天親密的具體圖像，可比美於遠古「示金拿」榮光。

我們的神是個靈（約四 24），在夫妻身體纏綿的歡愉中，在兩人身體接觸的悸動和汗水中，我們都可以發現祂，

Sacred Marriage

祂並沒有轉身離去。祂要我們擁抱性愛，並在其中追求祂的榮面、培養屬天的價值與美德。若能以這種方式體驗性愛，那麼它將有如屈膝禱告般，轉變你我的屬靈生命。

體驗神的同在

婚姻讓人敏於感知神的同在



基督教家庭是信心的產物。它給人無可比擬的機會，得以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份關係中接受神聖靈的澆灌。夫妻既然生活在一起、也逃不開彼此，生命中的每一時刻、家庭裡的每一項活動，便都成為兩人同跑天路的一項挑戰。

派帕 (Otto Piper)

Marriage

光有誠意是不夠的。

我可是在新婚不久吃足了苦頭才學到這一個功課。在我結婚幾個禮拜之後，就是麗莎的二十歲生日。才剛當完新郎的我，對於夫妻對話的微妙藝術一竅不通。因此當麗莎說：「沒關係，我的生日又沒什麼大不了」時，我犯下了一個嚴重錯誤。

我竟然老老實實地把她的話聽進去。

除此之外，我那時還能做什麼呢？求學時期，我的校園牧師告訴我：「要找愛神的女孩，」我就照著做了。麗莎確實是我在大學裡遇見最愛神的女孩之一。惟一的問題是，我的校園牧師從來沒有警告過我，愛神的女孩偶爾也會撒謊。

於是，我並沒有花太多心思計畫麗莎的生日，而且我剛開始一份新工作，身體又感微恙，也就沒有預備好要去達成麗莎對這件「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所懷有的高度期望。

麗莎滿二十歲的前一天，我到書店裡買了三本書作為她的生日禮物。隔天一早就笑容滿面地把書交給她。

還好那一天我面帶微笑，至少我們之中還有一個人笑得出來。事後我才學到，因為我喜歡書就買書給麗莎，並不叫作愛——那叫期待！（我有時會把兩者混淆在一起。）愛是選擇一份可以肯定麗莎的禮物，讓她知道我了解她、珍惜她。

我有一個朋友也犯了類似的錯誤。吉姆有一回買了烹飪量杯給佩姬作生日禮物。根據吉姆的說法，這可是兩杯一套、極盡奢華的「杯中極品」。然而在佩姬眼裡，它則可能是吉姆最大的婚姻敗筆。

事實上，吉姆和我都必須學習，要愛妻子，光靠誠意是不夠的。我們得有一些實質的表現。

雅各書的作者雅各告訴我們，這個原則也適用於人對神的愛。「靈性」在今日美國文化中是個流行的字眼，但許多人誤把誠意看作是「靈性」追求的最高價值；根據大眾的觀點，我們信什麼、信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誠心相信。

然而這卻不是聖經真理。雅各書一章 27 節以簡單幾句話道出靈性的真理，排除了這種心誠則靈的說法：「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汙的虔誠，就是……。」如果有一種虔誠是神所接受的，那必定也有祂不接納的那一類。如果神希望人以某種方式來愛祂，那麼祂必定不希望人以其他方式追求祂。

換句話說，光有誠意是不夠的。

我並不打算在此為「基督教信仰」提供一個絕對完整的定義，但我要指出基督教信仰裡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乃在於旨重關係的特質。基督徒的靈性生活並不在追尋靈魂的頓悟，新奇體驗，或是神祕玄妙的智慧。它奠基於人對神的熱切追求與回應。我喜歡韋特夫婦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將基督徒的靈性生活描述為：在日常生活中持續努力地回應神同在所帶來的喜悅與要求。」¹

此處的關鍵字在於同在。歷代偉大的基督教作家也都強調了時時刻刻感受到神同在的重要性。活出卓越信仰的基督徒，幾乎都發展出一種由靈而感的記憶，他可以時時刻刻體驗神與自己同在的事實，並隨時預備聆聽神的輕聲耳語，領受祂的挑戰、鼓舞、肯定、與愛的責備。他隨時隨地在觀看、在留意、在傾聽。

轉身是描述時刻感知神同在的方式之一。史上屬一屬二的基督教神祕論者費奈隆在十七世紀寫下這段話：

善用時間的一個通則，就是培養持續仰賴聖靈的習慣，時刻接受神喜悅給予我們的事物，一旦心有疑惑就向祂提說，在疲乏軟弱時轉身向祂，當心靈受物慾衝擊，悄悄偏離、遺忘祂時，呼求祂的名，來到祂面前（楷體字為作者所強調）。²

在這方面最經典的基督教文學可能要屬勞倫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所寫的《體驗神同在》（*Practicing the Presence of God*）。在十七世紀從事寫作的謙卑修士勞倫斯，格外能享受神的同在，他感覺無論自己是在廚房裡削著馬鈴薯，還是在聖殿裡屈膝禱告，神都與他親近如一。

勞倫斯說，我們應該「透過與神的持續對話，在祂面前建立自己」，他認為讓雜念旁鶩打斷自己與神的交談是「令人慚愧的事」。他敦促我們「讓神崇高的意念來餵養我們的靈魂，如此我們將能感受與祂同在的極大喜樂。」

剛開始，時刻感知神是一種刻意的操練；一段時日之後，這項操練就會變得自然。正如勞倫斯指出：「要培養時刻與神對話的習慣，一開始需要刻意費心……但在一些努力後，祂的愛將會自然地吸引我們來到祂面前。」³

就是這種對於神同在的追求，讓無數男女走進了修道院。這些熱切的靈魂相信，體驗神同在的最佳方式，就是投入一種不為生計奔波、除卻家庭煩擾的生活。儘管古代修道院形形色色，差異頗大，但多數修士修女的生活都圍繞著這一份對神的惦念，也就是時刻感知祂的同在。他們一天的生活以禱告開始、以禱告結束，其間往往有很長的靜默時間，而整個修道院的環境都在為人營造仰望天堂的生活氛圍。

那麼，身為已婚聖徒的你我，又該如何藉著每天匆忙的腳步，與看似失序的家庭生活來提醒自己神的同在？毫無疑

Sacred Marriage

問，我們有許多挑戰要克服，但難道沒有辦法運用婚姻使我們更親近神嗎？難道婚姻只會讓人對神變得遲鈍未覺，一方面嘴裡稱頌祂，一方面又活得彷彿沒有祂的存在？除了讓婚姻催眠我們的靈命感知力之外，有沒有可能藉著它使人們的靈魂再度甦醒？

事實上，舊約裡面有一幅不可思議的圖像告訴我們，這大有可能！

二基路伯之間

神的約櫃上面有一對精金鑄成的基路伯，兩者彼此相對，翅膀交合。我們讀到，在這兩相連結的基路伯中間「我（神）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出二十五 22）。

神出現在「二基路伯中間」成為舊約時期很普遍的意象。在撒母耳的年代裡，以色列百姓試圖取回神的約櫃，他們將它形容為「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的約櫃」（撒上四 4）。詩人則寫道：「以色列的牧者啊，求祢留心聽！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祢發出光來！」（詩八十 1）。先知以賽亞也使用了同一個意象：「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賽三十七 16）。它甚至出現在新約聖



除了讓婚姻催眠我們的靈命感知力之外，有沒有可能藉著它使人們的靈魂再度甦醒？

經裡面：「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座……」（來九5）。

當兩下相連，神就在其中顯現。神「住」在這種交會連結當中，這是一幅很美的圖像。

在靜默獨處中尋求神，這已是歷史悠久的傳統；但聖經也很明顯談到神出現在關係與社群之中。想想耶穌在馬太福音裡的這段話：「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十八 19~20）。

請注意耶穌說的是：「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能夠享受耶穌同在的家庭，是由熱切邀請耶穌深入兩人婚姻生活的夫妻，所同心建立的家庭。這樣的婚姻結合，不是為了逃避寂寞，不是為了匯集財產，也不光是為了排解性慾。兩人共結連理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在生命中體現信仰、堅固自己對神的信心。

就算這不是你結婚的理由，你仍然可以選擇以它作為婚姻維繫的基礎。一旦這麼做，你會發現婚姻可以幫助你在日常生活中體驗神的同在；它激勵我們用心溝通、提醒我們靈魂深處的強烈渴望、幫助我們注視神，並給予我們機會參與祂的創造。

Sacred Marriage

談話的操練

年輕的時候，我總認為人在靜默中最能感知神的心。當時我所參加的教會在週報上印了這麼一個提醒：「請存敬畏的心預備崇拜。」靜默的屬靈價值在基督教傳統中，確實有很長久的淵源。舉例來說，「特拉普派」（Trappist）修道士的責任之一就是保持沉默，因此此派修道院中的成員經常以手語來溝通。根據歷史的記載，古代修士曾有人三十年、甚至更久沒有開口說過話。

正如特拉普派修道士以靜默作為追求聖潔的途徑，婚姻中的對話也可以幫助我們更接近神。二十世紀初的法國出現了一種新主張，認為我們應該視交談為一門屬靈操練。人們發展出了所謂的 *le devoir de s'asseoir*，其字面翻譯就是「坐下來的責任」。⁴

在婚姻關係中，溝通是一份責任。當然，每一個婚姻都需要安靜沉思的空間。然而就夫妻關係而言，溝通是愛的操練。在主動與配偶溝通時，我們映照出神主動親近人的事實，並能藉此進一步體會祂的同在、認識祂的性格。新、舊約聖經都記載了神在夢中對人說話，這說明祂可以在白晝黑夜裡的任何時間向我們傾訴。神並沒有以觸摸得到的臂膀擁抱我們，而是藉著話語來表達祂的愛。我們可以用同樣的言語來愛另一半，並從中學習基督的樣式。

艾倫德與朗文指出：「神呼召我們藉著話語的力量，幫助配偶活出基督的形像。」⁵ 話語如何達此功效呢？至少有一部分道理是：「美善的言語能平息混亂，帶來喜樂與生命；而惡毒的話則會挑起混亂，導致絕望與死亡。」⁶

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在舌頭轉動之間不是邀請了神，就是把祂推開。我們對家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不是使對方經歷神，就是讓他陷入混亂。



我們對家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不是使對方經歷神，就是讓他陷入混亂。

雅各書將駕馭言語視為基督徒的基本操練：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裡，叫牠順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這樣，舌頭在百體裡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雅三 2~6）。

Sacred Marriage

根據雅各的說法，舌頭是我們的屬靈溫度計，由它而出的話語標記出人與神的關係熱度。

舌頭在口出惡言與不說好話這兩方面顯得殘忍。我們必須認清在婚姻關係中，持久的沉默是一種傷害。有時候靜默具有醫治效果，有時候它卻帶有惡意。你會很清楚自己的心。你會知道自己的靜默不語是為了醫治，還是出於自私、懦弱與惡毒。我若因怯懦、自私與倦怠而不願說話，便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倒退了一步。

神呼召我開口，不過，是謹慎地開口。我必須學習和妻



神呼召我開口，不過，是
謹慎地開口。

子溝通，去了解自己如何因為不說話或說錯話而惹火了她。也就是說，若要維繫愛的婚姻，我必須學著馴服自己的舌頭。

溝通迫使我們進入另一個世界。要跟妻子溝通，我必須先跳脫自己的思考框架，試著了解同一個字對我們兩人而言何以意義不同。這是一種能帶來極大屬靈福分的虛己操練。

出於惡意的話語可以傷人很深。言語能毀滅、能連續傷害、能築起高牆堅壘。艾倫德與朗文在這方面提醒、鼓勵我們要謹慎選擇言詞：

我必須用話語播種，讓它長成神所喜悅的果實。……我們選擇言詞，要有如挑選攸關生死的工

具一般謹慎。一旦明白了話語的力量，我們將不會因害怕而拒絕開口，或率性多言而種下毀滅的種子。我們要說勉勵的話，引導心愛的人擁抱神的心意；我們要說責備的話，粉碎人心自以為是的驕傲本性。⁷

溝通的另外一面是傾聽，這是我學得最吃力的部分。我常常會陷入自己的思緒中，對於有人要我停下來去聽他的想法感到不耐煩。然而在我娶了麗莎之後，我便下定決心與她保持溝通、互動。

我的妻子是《標竿雜誌》（*Guideposts*）的忠實讀者。她愛極了那些悲劇與近乎悲劇的故事，還有往往能賺人熱淚的「奇妙道路」之專欄文章。說有多巧就有多巧，這可不是捏造出來的！就在我打著這段文字時，她過來請我稍事歇息，好聽她念一篇《標竿雜誌》裡的故事。

麗莎知道這並不是我會去讀的那一類文章。我每年閱讀三、四十本書以及無數雜誌，但這些雜誌通常都是個人經歷的分享。儘管如此，傾聽麗莎訴說這些故事，已經成為我委身的一部分，它幫助我走進麗莎的世界。愛是用心刻意地靠向另一個人。

傾聽如何幫助人體驗神的同在呢？傾聽神的聲音是禱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在第三章引用約翰·巴哲的話來思考

Sacred Marriage

這個主題。此處或許可以複述片段：

女人的愛卻流露得靜默悄然；她說話宛如耳語呢喃，而我們，則必須屏息專注，才能聽見她愛的言語，也才能了解她。

神不也是如此嗎？

祂不也在多數人生命中輕聲細語嗎？我們若不仔細聆聽，不斷嘗試，便會錯過神聖之愛的微聲低吟，不是嗎？真正愛一個女人並接受她愛的回應所必須具備的美德——傾聽、耐心、謙卑、服事與忠誠的愛——這些正是我們愛神並感受祂的愛所必備的美德。

與人溝通要求我們走出自己的世界。建立充實的禱告生活，與培養美好的婚姻都同樣必須以溝通為前提。溝通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神的同在。此處的真理就是：在言談之間，我們不是邀請了神，就是一把將祂推開。

與人溝通要求我們走出自己的世界。

靈魂深處的強烈渴望

在與配偶交往期間，你曾走到了一個階段，使你願意捨棄一切可能的追求者，而與這個人廝守終身。對單身男女來

說，配偶的選擇有無限多種可能性——只要有人願意接受你，你就可以和他結婚。然而，從這世界上幾十億人口當中你卻選中了一個人——就是你的配偶。

作為一種屬靈操練，請再次提醒自己，無論這個選擇結果如何，你可是心甘情願選擇了他。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你請求這個人嫁給你（或是答應他的求婚）。當時你覺得這是再恰當不過的決定，你甚至願意拿一生作為賭注，你打從心底相信，與他攜手建立的婚姻，將會是你一輩子珍惜的感情，只有死亡能將你們兩人分開。

就在我們發現自己並不能從另一個人身上獲得一切內心渴求的愛時，婚姻關係給我們一個機會，體認自己對神的需要，這一份不可避免的幻滅可能使人落入不斷再婚（或重婚）的痛苦中。有一些人並未體認到只有神能完全滿足我們真正的需要，於是他不斷在新的感情中尋求滿足，以為只要「找對了」伴侶就好，而這樣的伴侶通常是指新戀人。基督教信仰並未鼓勵人致力於尋找理想的配偶，而是要求我們成為理想的配偶。

讓你的不滿足，甚至是生活與感情上的枯燥乏味，成為一個指南針，讓它指出你熱情歸屬的正確方位是：神自己。請提醒自己，不斷更換配偶的做法只會讓歷史一再重演——興奮的邂逅、驚奇的探索，接著就是不斷擴大的幻滅、失望。

Sacred Marriage

這又讓我回到了第一章那個電腦的比喻：拿我的四八六電腦去換另一台四八六電腦並沒有什麼幫助。或許有兩個禮拜時間，我會覺得螢幕新了些，機體造型炫了點，但最後我還是會發現自己遇到了同樣的操作瓶頸。

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是四八六電腦——而你我渴望的卻是高一等級的 Pentium 系統。事實上，另外一個人不會、也不能填滿我們的生命。新歡也許會有一、兩年看起來很有新鮮感；他也許少了幾條皺紋、多了幾分神采；然而我們終究會發現，他與舊愛有著相同的限制。奧古斯丁的名言如今已成了陳腔濫調，雖然我引用時很遲疑，但它仍然千真萬確：「我們的心若不在祢裡面，便不得安息。」

不過我要在此提醒一下：儘管我們的心只有在神裡面才得安息，然而聖經卻記錄了一件驚人的事實：在造出亞當不久之後，即使神很享受自己與這個人的關係，神仍然說：「那人獨居不好」（創二 18）。很明顯地，神創造人的時候，也給了我們一份與他人建立關係的需求，而不只是要我們單單親近祂，⁸但在人的心目中，神必須居於最核心的地位，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則居次要。

讓婚姻關係指出你最大的需要，即：神的愛與祂的同在。

讓婚姻關係指出你最大的需要，即：神的愛與祂的同在。最重要的是，切勿因自己的不滿而怪罪於配偶；而是要責備自己沒有與神建立美

好的關係。那些以獨身的身分追求神而得到喜樂滿足的修士和修女，都見證了這個事實：缺乏婚姻裡的親暱並不代表生活就會很悲慘，它也不妨礙你享受屬靈生命。一旦認識了這個真理，無論身邊的人是誰，你都能得到驚人的滿足。

要處理一切對婚姻不滿的最佳方式就是做這樣的禱告：「神啊，這正是我需要祢的原因。」我們體悟到在自己靈魂的深處有一份顫痛，即使是眼前這個非常特別的人也都無法獨力撫平。聽起來也許奇怪，但在過去的經驗中，我發現影響我對婚姻的滿意程度最大的因素是：我與神的關係，而不是我與麗莎的關係。當我對神冷淡下來，我其他的關係也受到波及。因此當我感到妻子逐漸疏遠，或發現自己對她的愛情冷卻時，第一個要檢查的就是自己與神的關係。如此一來，麗莎成為我與神之間關係的溫度計。

定睛注視神

每晚入睡時，我的身邊都躺著一面神的鏡子。

聖經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都是按著神的形像受造（參：創一 26~27）。這個真理應該能時時提醒人去體會神的同在，因為它讓你我明白，我們能從配偶身上進一步認識神的本質與性格。

艾倫德與朗文說明了男女為彼此活出神的形像有多麼重要：「丈夫的剛強既能反映出神的堅毅特質，他就能藉此幫

Sacred Marriage

助妻子更認識神權能的一面，即使他體現得並不完全。而另一方面，妻子的溫柔與憐恤則能協助丈夫進一步體會神的慈悲憐憫（彼前三 1~2）。」⁹

我曾經「拜託」一位大學好友不要結婚。當時他和女友交往的時候成天吵架，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的性格正好屬於兩種極端。史蒂夫是那種粗聲厲氣、直腸子、很不圓滑的人，而他的女友羅菈則是我所認識最細膩、敏感的女性之一。有一次，史蒂夫提出了羅菈身為女朋友所犯下的七大點缺失，來與她「當面對質」。當我不可置信地問他，怎麼能一次給女友這麼多打擊時，史蒂夫回答：「可是，蓋瑞，我原本還可以說更多！」

然而，隨著史蒂夫與羅菈在耶穌基督裡成長，兩人都有了許多正面的改變。史蒂夫過去也許沒學會人情世故，但值得肯定的是，他開始效法基督的謙卑，樂意從羅菈身上學習善體人意，而羅菈則欽佩史蒂夫對於真理直言不諱的勇氣，她體認到在每一種情況中都保持「溫和」不見得恰當。走過了十三年的婚姻生活，他們建立起很美的感情，是我所見過最深厚的婚姻關係之一。藉著兩個近乎極端的個體反映出神的剛毅與溫柔，他們幫助彼此在性格的發展上更接近神。



婚姻不僅提醒我們神的本質與性格，也提醒我們神的道德標準。

婚姻不僅提醒我們神的本質與性

格，也提醒我們神的道德標準。基督教信仰的一大問題，就是人健忘的傾向。神吩咐我們依據特定的優先考量來生活，但我們卻常常「忘記」神的優先次序，而回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神始終與我們同在，然而我們卻「忘記」祂在身旁。於是，我們以一種在牧師或會友面前不會表現出來的方式對待妻小。

敬虔的夫妻會讓神在家中顯得更真實而突出。我很愛看電影，不過這不是一種百分之百「安全」的娛樂。因此在這項消遣上，麗莎就成為我的一面良心鏡子。基於某種我並不以為自豪的理由，我猜想如果知道麗莎不會在房間裡和我一起看影片，那麼我挑選片子的尺度標準將會降低。即使結婚已經十五年，和麗莎一起看電影感覺還是有點像與神一同觀賞。我可以想像什麼時候她會在心裡叫道：「你租了這種片子？」

身為二十世紀早期的路德宗神學家，潘霍華因為提倡新教的教會恢復告解制度而震驚了整個神學界。他做此主張，並不是因為相信人必須向他人懺悔才能得到神的赦免，而是因為這種做法有其實用目的——它使我們的罪顯得更真實。

如果你懷疑這個真理，請問問自己，為什麼向神懺悔遠比對你的牧師認罪來得容易？何以被另一個罪人發現我的軟弱，會比只有被全然聖潔的神知道，更令我感到羞恥？

這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神在我們生活中的分量太輕了呢？

如果你我真的明白，並珍惜神的榮美與聖潔，當我們來到祂面前時，將會更加震驚。但神沒有形體，這往往帶來一種緩衝效果，減輕了祂的同在所應產生的衝擊。

神藉著人的形體，在我們配偶的生命中顯得真實。眼前的



藉著人的形體，在我們
配偶的生命中顯得真實。

的壞事令坐在身旁這個有血有肉的人
瑟縮不安，而我則沒有一點反應，於
是她柔軟的心就突顯了我的剛硬頑
強。

當然，這種影響是雙方面的。例如：有時候我會試著幫助麗莎明白，她疲倦時說話的語氣如何讓孩子受罪。之後，她一看見我臉上的表情，就知道自己已經先被別人惹得犯罪。

夫妻可以鼓勵彼此在敬虔中成長，藉此相互提醒神的同在；但是這麼做可要相當謹慎——它的目的是讓對方察覺神的同在，而不是遭受我們的論斷。協助配偶體察神的同在，是夫妻生活的基本屬靈操練。

一份具有屬靈察驗功能的婚姻，將會是使人成聖的工具。看著自己的配偶，你我能感知神的形像與祂的同在；而在神的面前我們渴望活出更聖潔的生命。希伯來書的作者寫道：「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來十二 14）。

這種與神配合以追求聖潔的操練並不容易，因為我的自

然反應並不是努力改正自己的錯誤，而是將錯誤隱藏起來。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不是選擇把精神花在遮掩過錯、戴上光彩亮麗的假面具，就是真心悔改、與神配合，然後成為更聖潔的人。和一位擁有神形像的女人一起生活，會敦促我保持誠實並追求成聖——如果我願意讓婚姻提醒我神的同在與祂對我的要求。

創造的潛能

佇足在維吉尼亞州「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的邁銳崗上(Marye's Hights)——那是一八六二年南北戰爭一場浴血鏖戰發生的遺址——我不斷暗自深嘆：「可惜！可惜！」當時北軍為了攻下這座牢不可破的堅堡，從山腳下發動了一波又一波愚蠢的上坡攻勢。對於南軍而言，這次交鋒輕易得有如一場打靶練習。第一波進攻的北軍全數慘遭屠殺。當時的北軍將領柏恩賽德將軍(Ambrose Everett Burnside)下令展開第二波攻勢。南軍先是為敵方攻堅部隊的勇氣喝采，然後等待他們進入射擊範圍之內，再將之一一擊斃。

柏恩賽德將軍發號第三波攻擊命令，結果同樣慘烈。當時每一位陣亡的士兵都是某個人的兒子、丈夫、叔父、父親或兄弟。每一條失去的性命至少都為另一個人帶來錐心刺骨的傷痛。而這些生命真可說是白白浪費掉了。

Sacred Marriage

幾乎沒有什麼事能比無謂地失去生命更令我憤怒。每當聽到中學孩子因為瘋狂飆車而在十九歲生日前失去生命，每當讀到大學青年去參加狂飲派對，未滿二十一歲就死於酒精中毒，每當我得知此類可以避免的悲劇時，心中總有一股異常深沉的悲悽。

這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我的神學信念。我相信身為擁有神形像的人，我們有責任從事創造。無論是開創一份事業、蓋一棟房子、建立一個家庭、寫一本書、建立一個生命（透過醫藥服務或教育），或從事任何其他創造性的活動，我們都必須善加運用生命，而非枉度人生。

婚姻帶領你我走進創造的領域。若沒有婚姻，就沒有孕育新生命的聖潔途徑，這是無庸置疑的事。新生命的降臨總是那麼奧祕、莊嚴而奇妙，它改變了這個世界。當妻子接過我們第一個還沾滿著血液、赤裸著身體的小嬰孩時，我心中湧出了一股從未有過的感動。一夕之間，我脫去了被動主義者的身分。我不再重新考慮自己對基督徒參戰的立場，只是打從心底知道，自己將會極盡所能來保護這個孩子，以及生育她的妻。

建立家庭是最能使我們反映神的形像的一件事。生養出有你幾分模樣的孩子，以及神創造出有祂形像的人，這兩者間存在著太驚人的相似處。我很喜歡逗小孩子玩，我喜歡耍

—— ✨ ——
幾乎沒有什麼事能比無謂地失去生命更令我憤怒。

一些把戲逗他們開心。而現在我九歲大的兒子也有樣學樣地對待年紀比他輕的小小孩。我更驚訝地發現，在自己的信心獲得更新的同時，我的兒子也對神產生了一份新的渴望。我發現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塑造著三個小生命。

這樣的創造是一種費力的創造。我曾經拜訪過某位牧師的家，發現他的孩子們乖巧得令人難以置信。在看見他十幾歲的女兒有如天使般優雅的舉止之後，我轉身問一同造訪的朋友：「你如果用針戳這些孩子，他們也會流血對吧？」我的朋友捧腹大笑。

然而隔天共進早餐時，這位牧師告訴我，在我前一晚外出時，他花了超過一個半小時跟女兒討論了一個棘手的問題；而他也保持每天與兒子進行同樣的長談。總是會有引起他關注的事情要溝通。

這位神的僕人在家人身上所付出的努力、時間與用心良苦，帶給我強烈的震撼。對於家庭，我並沒有做到他這般地投入。看到他犧牲自己生命很大的一部分用來建造其他生命，於是我明白，經營家庭不只是副業，它要求你投注大量精力、關注與捨己的付出。

當這一份創造感不復存在時，婚姻便失落了某種超凡的屬靈價值。以下艾倫德與朗文用傑克的故事，來說明創造力的消失為追求各種目的的人



當這一份創造感不復存在時，婚姻便失落了某種超凡的屬靈價值。

Sacred Marriage

生所帶來的衝擊：

傑克不願想像，如果讓神進一步掌管自己，生命將有何等展望。他拒絕接受靈魂的創造潛能，因此在妻兒身上，他不抱一絲憧憬。對於他們的生命與成長，他沒有異象，這正如同他看待自己一樣。嚴格來說，傑克愛他的家人，但卻未曾因他們有夢。在工作上他是個創造者，在家裡卻不是。於是，他的家人陷入中產階級的混亂——他們在膠著狀態中漫無目標、疲憊而孤獨地過日子。¹⁰

我們若沒有培養出一份敬虔的創造感，將會很容易因為生活空虛而怪罪於婚姻。但事實上這份空虛感並非來自於婚姻，而是起因於你我未能投入婚姻；是因為我們沒有運用這份充滿力量的關係從事創造。

在許多演講中，我告訴我的聽眾，人受造的目的就是敬拜。你我若不在敬拜神上學習成長，就會轉而崇拜他人或他物，例如權力、金錢、聲望、某支明星球隊等等神以外的任何事物。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不在婚姻中從事創造，如果你我不去實現這份生命的目的，空虛不滿將會很快臨到。工作升遷不會填滿我們的靈魂——至少它不會帶來長久的滿足。搶著看最新推出的連續劇也不可能為靈魂帶來滿足。

你可曾察覺在美國文化中，一般大眾多麼習慣靠著觀看他人的創造來過日子？想想看電視節目表上，有多少頒獎典禮？葛萊美獎、人氣明星獎、電視指南獎、百視達獎、MTV獎、金球獎、白鴿獎、艾美獎……獎項多得不勝枚舉；而多數人就活在他人的成就與表現當中。

神要你去創造。如果你不帶著敬拜的心情與巧思投入創造——無論是準備三餐、佈置居家、追求事業目標，還是負起責任培育子女，你會覺得自己活得不完整，因為這樣的生活確實低於人的生命層次。一輩子做著枯燥乏味、毫無前景的工作，每天晚上在電視機前度過，到了週末則找事情「打發時間」——這聽起來像是地獄般的生活，因為它就是。這是浪費掉的生命，它缺少神的創造力。你在人類歷史上是找不到任何一個婚姻，能滿足漫無目標、缺乏創造力的靈魂。

婚姻召喚我們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投入創造；它帶領夫妻從事各種創造性的活動。我的妻子為孩子們策劃過一些精采無比的派對。她最近為小女兒佈置的情人節宴會應該上雜誌專欄報導才對。你我要好好把握這些創造機會，盡情投入其中，毫不保留。如此一來，我們將能體驗創造所帶來的成就與滿足。

當然，創造必須有恰當的目標，也就是追求神的榮耀。



神要你去創造。

Sacred Marriage

「創造」出與自己同樣膚淺的小孩，可不同於創造出成熟服事主的下一代。打造一番榮耀神的事業，也有別於建立個人的豐功偉業。出於自私理由的好客行為，例如：炫耀與博得掌聲，是很容易讓人察覺。它絕不是真誠的服事。

當夫妻委身於幫助彼此在基督裡成長、共同培育出認識神並榮耀神的兒女、致力發展有益於天國建立的事業，並以好管家的態度管理時間與金錢，兩人便是投入了生命的創造歷程。而它將為健康的靈魂帶來無法測度的喜樂、意義，與成就感。

神給我們機會與榮幸，使我們得以與家人一起踏上「榮耀追尋」之旅¹¹，也就是效法耶穌基督的樣式，在神聖生命中有份（參：彼後一4）。當我們積極而溫柔地帶領全家一同走成聖之路，便能油然映照出神的榮耀。

婚姻所營造的生活情境明白邀請我們投入創造性的活動。這是你我的屬靈責任與最高層次的操練。

有清楚目標的婚姻



夫妻信仰真正的絆腳石是對婚姻抱持放任不管的態度。

以上所討論的各種事實應該能很清楚地說明，婚姻本身不會也不該阻礙人追求神、享受祂的同在。夫妻在信仰上真正的絆腳石是對婚姻抱持放任不管的態度。當我們不願主動去溝

通；當我們無視於靈魂深處對神的渴望，而企圖找一個人來撫平內心的顫痛；當我們看不見配偶身上神的形像，而虛謊度日；當我們不願全心投入婚姻，享受它召喚我們進行的創造活動時，我們最終將可能與神隔絕。

從許多方面來說，婚姻之路是一面滑溜的斜坡，一個不小心，我們就可能向後跌倒。一旦鬆散懈怠，我們的靈命知覺就會遲鈍起來。反過來說，你我若能帶著敬虔的動機與目標用心走進婚姻，它將以難能可貴的方式塑造我們的生命。它將領我們來到神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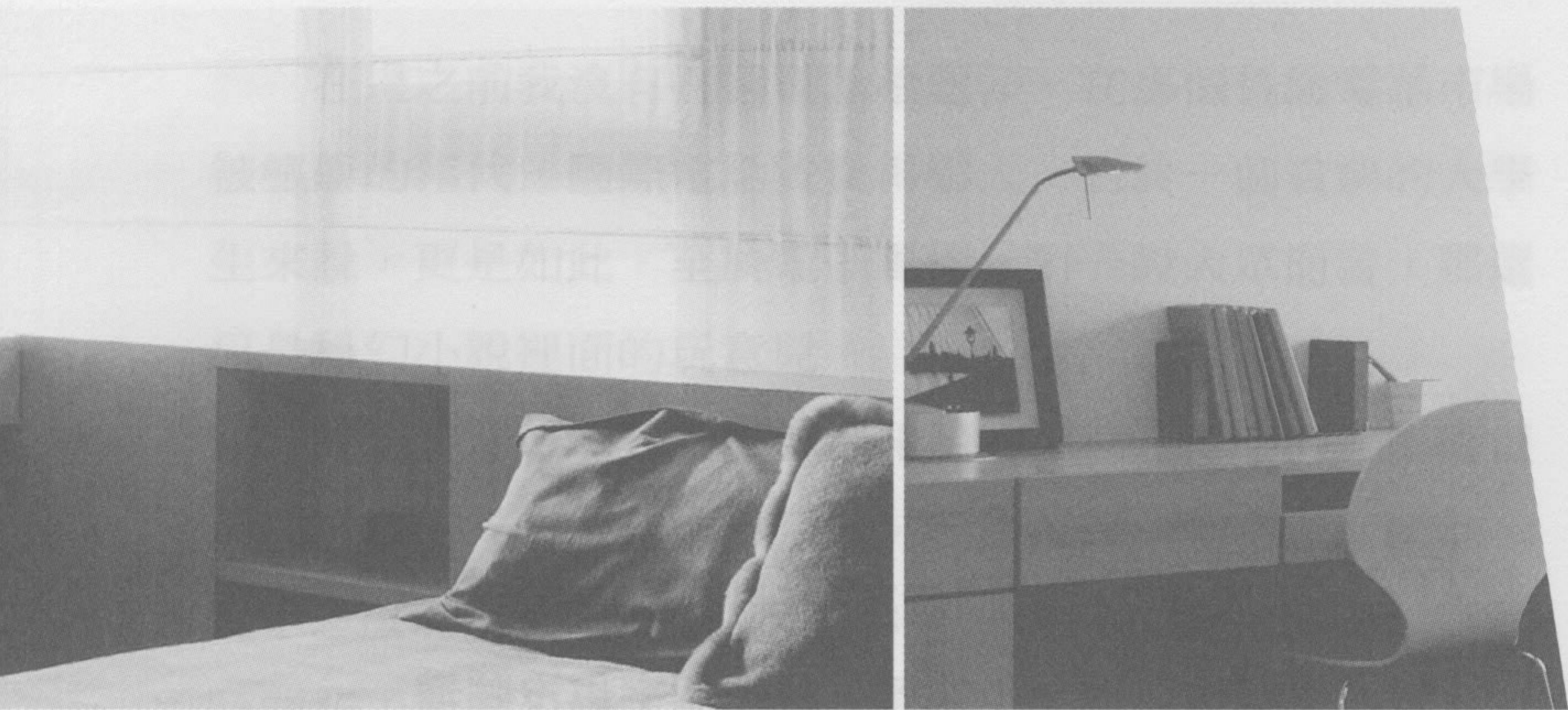


從許多方面來說，婚姻之路是一面滑溜的斜坡，一個不小心，我們就可能向後跌倒。

Sacred Marriage

婚姻靈修學

婚姻幫助你我追求神的呼召、使命與目標



基督教信仰早已召喚我們擁抱這個真理：
婚姻生活不能侷限於婚姻本身，
因為不去服事生命的愛，終將死亡。

愛芙琳 & 詹姆士·韋特

Sacred Marriage

「是……麗莎？」我口齒不清地用西班牙語問道。

對方機關槍似地一串答覆，我一個字也沒聽懂。

「是……麗莎？」我再說一次，期望著這位墨西哥女士可以聽出這個提示，然後請我的女朋友來接電話。

麗莎的聲音終於出現在電話的另一頭，然而這段長途對話卻是一點快樂的氣氛也沒有。老實說，我們兩人都不禁洩氣地長聲嘆息。那是我們訂婚之前的夏天，麗莎人在墨西哥市進行宣教活動。隨著炎炎夏季一天天過去，麗莎的信讀起來日漸生疏。她愈來愈少談自己的狀況與感觸，反而都在寫她所做的事情，以及那位與她長時間相處、體格壯碩的男性助理。

在信中，她幾乎沒有提到我們兩人的事，也未用隻字片語表達對我的思念，這可是強烈的警訊。接著在一封信裡面，麗莎就那麼輕鬆地短短幾句話告訴我，她考慮要將宣教時間延長至一年。她提說的方式與內容帶給我雙重打擊。如果我沒記錯，這位男性助理也在做著相同的打算。

在這之前我沒有打過電話給麗莎。在那個長途電話市場被壟斷的年代，國際電話費貴得嚇人，對於一個貧窮的大學生來說，更是如此。至於電子郵件，對一般大眾而言，那還只是科幻小說裡面的玩意兒。

我忘了當時的對話是怎麼開始的，只記得中間有一段很長的沉默——至少超過一分鐘。我最後以一句不怎麼體貼、也不怎麼聰明的話打破了沉默：「妳知不知道這段不說話的時間花了我多少錢？！」

對麗莎和我而言，兩人要在一起並且服事神，早在訂婚之前就開始顯得不容易。我希望麗莎服事神是沒有錯——但是她要跟我一起服事。其他可能性都不在我當時的考慮範圍之內。

其實那時的我，本可從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德國牧師潘霍華身上，學到一些東西。潘霍華曾經因為涉及密謀推翻希特勒，而遭逮捕入了提格（Tegel）監獄，當時的他已經訂婚，正陶醉於甜蜜愛情的他，必定面臨了極大的誘惑，要重新考慮不計代價地反抗納粹這份個人使命所帶來的險惡結果。如果他及時抽身，也許能享受比較平順愜意的生活——與瑪莉亞結婚，一輩子當個神學院教授。然而，潘霍華卻寧願冒著失去安穩人生的危險，毅然投入革命運動。



對麗莎和我而言，兩人要在一起並且服事神，早在訂婚之前就開始顯得不容易。

Sacred Marriage

入獄期間，潘霍華問了一些相當深沉而根本的問題。他在囚牢中藉著一首詩自問：「我是誰？」他發現人們總說他友善、愉快，而從容，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對自己究竟是誰卻似乎有著另一番體悟。在極度痛苦之中，潘霍華問了自己一連串沉痛悲切的問題：

我是誰？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我？

今天一個樣子，明天另一副德行？

或者我同時具備雙重人格？

人前假冒為善，

人後是卑劣、寒酸的懦夫？……

我是誰？

嘲弄著我的，是自己這些孤獨的問題。

不論我究竟是誰，

神啊，祢知道：我是屬祢的。¹

我所要強調的部分是詩的最後兩行：「不論我究竟是誰，神啊，祢知道：我是屬祢的。」

多數人都渴望擁有婚姻關係裡的那一份親密。但我們要如何與另一個人結合，卻又不失去個人在神面前的使命感呢？在你我誓言要將自己完全擺上，做神的事工之後，又如

何許下承諾，毫不保留地「傾身前仆」靠向配偶？

要在一份具有高度需求的強烈情感，與一份無所不包的靈命委身之間取得平衡，實在不容易。婚姻的一大挑戰（這也是少有人探討的議題），就是如何在兩人同行的生活中，仍然保持一份個人使命感。

關於這個議題的論述之所以寥寥無幾，原因很簡單，因為大多數古代基督教文獻都假定，「認真」看待信仰的基督徒會保持獨身。儘管如此，我仍找到一位傑出的基督教作家毫不避諱地討論了這個主題，他就是聖方濟·沙雷。沙雷具有豐富的法律與神學知識，並積極從事一份以書信指引信徒靈命的事工。這使他儼然成為十七世紀的蘭德絲（Ann Landers，譯註：現今美國著名專欄作家）。他所提供的指引貼切實用、充滿洞見，因此我想用本章的一部分篇幅來呈現他為「塵世」基督徒所提供的種種建言。



大多數古代基督教文獻都假定，「認真」看待信仰的基督徒會保持獨身。

給塵世之人的信札

曾有一位已婚婦女寫信給聖方濟·沙雷，說她為著婚姻責任與靈命委身之間的衝突而擔憂。沙雷立刻排除了這份憂慮的必要性，並且鼓勵她：「讓我們誠實當自己，好好當自己。」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已婚，就要接受這個既定的事

Sacred Marriage

實，而不該企圖追求獨身的生活模式。沙雷指出，我們若能抱持這種態度來生活，「就能榮耀造我們的主。」²

若要接受這一番建議，我們就不能重複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所犯下的錯誤——選擇結婚，卻拒絕因應需要而調整生活。衛斯理說，他絕不因婚姻而放慢自己服事的腳步，就連一場證道他都不會刪減。這是個不切實際的想法，對配偶而言絕對不公平。結婚有它的責任——其中一些責任對野心勃勃的人來說，格外具有挑戰性。有時候我必須放下自己在服事上追求成功的野心，以便專心投入妻子和孩子們的生活。而當服事與婚姻之間出現緊張關係時，我們應該問：「我若是為了做神的工而忽略祂的女兒或祂的兒子，這算是榮耀神嗎？」

讓個人野心侵蝕婚姻中的責任，可能是某些男性基督徒所面臨的最大誘惑。他甚至可能在虧待配偶時，拿信仰作藉口來自圓其說。然而沙雷警告我們，即使是靈命生活的投入也有「熱中過頭」的時候。在結婚時，我們向配偶許下承諾，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神，並且主動付出，來建立並培養夫妻的感情。選擇步入婚姻卻活得有如單身男女，算是一種屬靈的詐欺行為。

對另一位具有類似處境的婦女——她渴望成為修女，卻被婚姻所羈絆，沙雷提出這樣的建議：「神並不依照服事工作的貴賤大小來評斷祂的僕人，」祂所看的是人在服事裡的

忠心態度。一個女人究竟在經營著一所醫院，還是辦理著家庭學校，看在神的眼裡沒有太大差別，只要這女人在自己的使命上忠心服事。

還有一位女性寫信向沙雷表示，她很難讓自己的婚姻與事工和諧並行。沙雷回應道：「完美生命的追求之道，依據各人身分職責而異：神職人員、寡婦、夫妻都必須追求完全的生命，但他們所依循的途徑卻不盡相同。」他提供一些屬靈操練給這位女性作參考，但隨即提出以下的警告：「在一切操練中請特別留心，切勿因為教會的服事太久、個人獨處（禱告）的時間太長，或是忽略了照料家庭，而讓妳的丈夫、僕俾和父母受罪……妳不僅要敬虔地熱愛服事，更要讓這份服事在每個人眼中都顯得可愛。」³

你我若為了自私追求敬虔生活，而拒絕身邊的每一個人，就不算真的在服事神。「有時候我們得離開主的身邊，」沙雷說：「好用一顆愛祂的心來滿足他人的需要。」

✠

你我若為了自私追求敬虔生活，而拒絕身邊的每一個人，就不算真的在服事神。

我見過婦女因為丈夫尚未信主，無法與自己一起全心投入教會生活，而備感挫折失意。我想沙雷必定會勸這些婦女勇於接受這份挫折感；他會說，讓屬靈責任抹煞婚姻責任並不是愛神的作法。

婚姻給我的一大挑戰就是，夫妻生活中有看似做不完的

Sacred Marriage

家務事。院子裡的草皮要修整、垃圾要拿出去倒、孩子要跟我獨處、成堆的髒衣服要洗、三餐要準備、車子要送修……，我如何在這一件接著一件的任務中，擁有一顆寧靜的心、專注感知神的同在，並全心投入敬拜中呢？

對於擁有相同困擾的一位女士，沙雷並沒有一絲責備，反倒溫柔地鼓勵她。「我記得妳曾告訴我，生活中的諸多事務如何成為妳肩上沉重的包袱，」他寫道，然而他不僅沒有指責她，更進一步這麼激勵她：「這是個培養真正美德的好機會。」

根據沙雷的說法，我們若能以捨棄老我與追求屬靈長進的態度來面對這些塵世雜務，它們就不僅不會成為阻礙，反而更能滋養你我的靈命成長：「塵世雜務之繁多，構成了綿延不止的苦難熬煉；正如惱人的蒼蠅為夏日旅人所帶來的痛苦更甚於旅途跋涉的辛勞，塵世雜務的繁重、多樣，也比事務的本身更難以承擔。」

沙雷在字裡行間裡透露出一個今日美國文化早已失落的觀念：一件事愈難，就能帶給我們愈大的屬靈祝福，因它淬鍊一個人的品格。在面臨排山倒海而來的諸多責任時，呼求神給我們解脫，乃是人之常情。然而沙雷敦促我們，要在這些挑戰當中，求神幫助我們培養出耐心、美德，與更像基督的生命，以從中拾取最大的屬靈祝福。

其中的關鍵就在於此：真正的耐心只能從諸多挫折中琢

磨出來，而充滿繁複責任的婚姻生活，正是培養耐心的最佳情境之一。沙雷懇請我們「下定決心，在一天當中發現自己失去耐心多少次，就試著把它找回來多少次。」

他進一步鼓勵這位女士，不要錯失「任何可以溫柔待人的機會，無論它顯得多麼微不足道」。這麼一來，她便練習了「禁慾克己」。培養溫柔的美德特別不容易（沙雷承認自己的建議只有靠著神大能的幫助能實行），因為行善是一回事，抱著正確的心態為善，又是另外一回事——而我們的動機與品格必定會在婚姻生活中受到考驗。沙雷接著解釋：「我主張『溫柔的勤奮』，因為暴躁的勤奮會傷及人心、擾亂事務，它不是真正的勤奮，而是輕率與災難。」

沙雷認同「成為一個更成熟的人，與行善一樣榮耀神」的觀點。婚姻絕對會限制我們所能做的事，但它大大增加了我們生命成長的機會。一個男人或女人若能追求靈命的成長更勝於成就表現，就能看見婚姻關係為基督徒的使命發展所提供的美妙環境。

— ✨ —

成為一個更成熟的人，與
行善一樣榮耀神。

沙雷知道，要「身兼數職」穿梭在諸多雜務之中，有時會令人不勝負荷，他鼓勵為人母親者藉著仰望天堂恆久忍耐：

很快我們就要步入永恆，到時候你我將發現，

Sacred Marriage

這個世上的一切事務都是這麼微不足道，事情的成功與否並不是太嚴重的事……作孩子的時候，我們以何等殷切的热情拿著小磚、木片與泥土，堆砌著娃娃屋！如果有人毀了它，我們就會傷心哭泣；現在回想起來，這不過是芝麻小事。我們走進天堂的那一天也是如此，我們會看見，這世上的一切思慮，確實只是像一場孩子辦的家家酒遊戲。

沙雷立即補充說明，他並不是說「這世上的事務」一點價值都沒有：「我不想抹滅我們對這些瑣事的關心在意，因為是神將它交付與我們，作為我們在這世間的練習；但我卻要驅除伴隨這份關心而來的激情與焦慮。」⁴

在另外一封書信中，沙雷鼓勵了一位沮喪的懷孕婦女。這位婦人當時對自己的鬱鬱寡歡感到相當失望，但沙雷安慰她：「一個嬌弱的身軀，在懷胎十月的沉重負荷、形體消磨，與諸多苦楚中，並不能讓一顆心如此輕盈、活躍而機敏；但這絕對無損於更高層次的靈魂活動。」⁵

他溫和地勸戒她：「我最親愛的女兒，我們不該對自己作過分的要求……對妳自己有耐心一點。」

與獨身相較，婚姻生活必然會帶來更多的情緒起伏。我特別記得某個禮拜天早上家中的情景。那天的前一晚我剛在某個宴會上發表過演講，而當天我則要在地方教會進行四場

證道；那天一大早，我有兩個孩子竟然決定要在廚房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當時麗莎忙著準備上教會，於是管教孩子的責任就落到我身上。由於相當疲憊，我不禁發了脾氣。

「這真是太好了！」我想要這麼諷刺地吶喊。「生活在這一片混亂中，我怎麼去講道？！」

那天早上我怏然敗興地上了教會，並向同工說明稍早家中所發生的事，請他們為我代禱。一直到了第一堂崇拜結束之後，我才感覺「暖好了身」。儘管那天早上發生的事並非我所樂見，但如今想起來，這整個經歷長遠來說卻使我受益良多（就我個人的品格培養而言），當然，這並不是「一場表演」前的最佳準備。

沙雷在每一件生活難題中都能看出靈命成長機會的驚人能耐，不斷在挑戰著我。當一位婦人因丈夫臥病在床，而寫信向沙雷訴苦時，他回覆道：「請容我直言，我願意將你摯愛丈夫的病痛當作好事，因為它能幫助你在感情與情緒上學習無私克己……這個世界太常將壞事說成好事，而更常將好事說成壞事！」

從以上的書信以及更多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沙雷並未將婚姻視為個人在使命上的妥協，因為如果神帶領我們走進婚姻，它就成為我們的使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不是惟一的使命，但至少是屬於使命的前線之一。

我們之所以能下此結論，乃是因為使命不僅關乎我們做

Sacred Marriage

什麼，也關乎你我成為什麼樣的人。基督教是少數結合內在生命與外在順服的信仰之一。我們不能只依靠表面功夫來追求信仰——這麼做，就犯下了法利賽人致命的屬靈過失。反過來說，只著重內心的虔誠而沒有實際的服事，也是同樣嚴重的錯誤。事實上，我們的婚姻將會因夫妻向外延伸服事，而更加穩固。

向外延伸

我的朋友麥克是個不可多得的才子。他是我所見過最善於言語溝通的人之一，是那種會讓你笑得人仰馬翻，然後冷不防給你下一道屬靈挑戰書的人，他的文章也同樣引人入勝。

他所創立的大學校園事工，在短短幾年內由六位成員增長到六百多個會員。接著，他跌破大家的眼鏡離開了這份事工，轉而設立起一家相當成功的管理顧問公司。在「工作之餘」，他為校牧出版通訊刊物、籌畫全國性校園牧師造就會、發表文章、出書，還有畫漫畫。

你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多麼才華洋溢的人！

我還記得多年前有一天，他邊誇獎著妻子邊走進教會辦公室（當時我是他的同事）。「你該看看她昨天晚上的模



使命不僅關乎我們做什麼，也關乎你我成為什麼樣的人。基督教是少數結合內在生命與外在順服的信仰之一。

樣，」他興奮地說：「我真是以她為榮！」

薛麗向她的教會長執提出了一個傳福音給新媽媽的構想。她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在學生時期信主得救，那麼他最可能接受福音的時機就是在剛生下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基於這份信念，她擬了一個計畫，建議教會寄小禮物與卡片給社區中每位剛生產完的媽媽，邀請她如果還沒有自己的教會，就來他們的教會一起崇拜並享受團契。因為地方報紙會登出每一個新生兒的資料，所以這項計畫實行起來將會格外容易。

薛麗全心投入天國的拓展事工，反而因此博取了丈夫的歡心。這聽起來不可思議，卻是事實——藉著在婚姻之外的服事，薛麗鞏固了她的婚姻。

在一份靈命活潑的婚姻關係中，
夫妻兩人會努力追求兩人世界之外的
共同異象，這個事實古今皆然。我心
目中的另一位德國英雄毛奇將軍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

就寫下了令我深深感動的家書；他和

潘霍華一樣，也是密謀推翻納粹政權的革命烈士。

毛奇將軍對妻子的一往情深在他所寫的家書中，表露無遺，看看以下這段話：



在一份靈命活潑的婚姻關係中，夫妻兩人會努力追求兩人世界之外的共同異象。

Sacred Marriage

妳不是神差派來造就我的使者，不，妳就是
我。你是我的「愛的真諦」……惟有在兩人結合的
時候，妳和我才構成一個完整的人。我們屬於……
同一個創造。

儘管毛奇深愛著妻子，他卻也強烈感受到神所賦予他的
使命。就在接受處決的幾個鐘頭前，毛奇寫了另一封信給愛
妻。在你繼續往下讀之前，請先想一想：「如果要寫給妻子
一封臨終訣別書，你會寫些什麼？」

親愛的妻：我的生命已到了盡頭，我可以坦然
無愧地說：「此人已走完豐盛圓滿的一生。」這並
不是說我不想繼續活在世上，這並不是說我不想再
與妳執手同行。但這麼一來，我就必須從神那裡領
受一份新使命才行，因為祂在此生所賦予我的使
命，我已經完成了（楷體字為作者所強調）。⁶

儘管擁有這般甜美豐富、充滿意義的婚姻，毛奇仍說，
要繼續活在世上，他就必須從神領受一份新使命。多麼震撼
人心的一句話——而它出自於一個再過幾個鐘頭就要遭受絞
刑的死囚口中！毛奇的婚姻之所以如此豐盛，是因為他由婚
姻向外延伸，尋找生命的意義，這樣做反而使他的婚姻豐富

起來。

在本書較前面的內容裡，我曾提到在婚姻關係中以「我們」而非「我」的觀點來看事情的必要性。然而，它的做法並不是要一個人完全融入另一個人的生命——無論是妻子融入丈夫的生命，還是丈夫融入妻子的生活。使徒保羅很清楚告訴我們，每個人在神的國度裡都有各自的天賦與角色（參：羅十二 4~8；林前十二 1~11）。每一個人都要在自己的使命上忠心熱情地全力服事。

成熟的婚姻能向外延伸，它不僅掙脫了個人慾望的擺佈，也擺脫了兩人世界的沉迷。有一對夫妻將這個過程描述為：從「我們是……」到「我們關心……」的轉變，它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夫妻的休閒與性生活，會在孩子出生之後產生巨大的改變。就連準備上教會這麼簡單的事，都得大費周章，嬰兒的尿布要先換好，還得包好隨身攜帶的乾淨尿布。兒女情長的清純之愛必須延伸擴展，才能迎接新生命所帶來的諸多責任。

在養育子女的早期，夫妻一步一步學習體會服事的價值。此時在家庭之外，他們能做的很有限。在理想情況中，當兒女長大成人、離家獨立之後，夫妻將會持續培養積極服事的生命。在卸下養育子女的責任之後，兩人就能放眼更寬廣的世界。

我在自己的父母親身上見到這個過程。我七十歲的父親

Sacred Marriage

剛過完「退休生活」的第十年，然而退休其實只是在變換服事跑道。如今他們夫妻倆就連度假期間都在服事。

有一次我們到一個偏遠的野外營地去探望父母，聽他們說起前一天晚上，兩人如何花兩個半鐘頭的時間安慰一個剛失去妻子的人。他們與他只是萍水相逢，但這位男士似乎感覺得出我父母善於傾聽，於是兩位老人家決定放棄「營地音樂節」的活動，而稍稍安撫了這位感到孤獨、傷痛的男子。

過了不久，一位剛從精神病院康復出院的年輕人，跟著家人搬進了野外營地。那時他幾乎立刻黏上了我的父母，在離開營地之前，已經開始喊他們「爺爺、奶奶」了。

退休生活可以變得孤獨冷清，但我的父母卻全心投入這個人生階段，使它成為生命中充滿價值、甚至顯得忙碌的一段日子。雖然偶爾放鬆一下度個假或出海航行頗為愜意，然而他們主要的成就與滿足仍然來自於持續的服事。我父親經常說：「真不知道過去我怎麼有時間工作！」

失去這一份服事的委身與行動，婚姻生活很快就會顯得孤獨。一個自私的婚姻是空洞的婚姻。你我受造乃是為了服事神，沒有任何人類的情感能長久填補這份渴望。

一個生命，兩種異象

野心可以使人致命。

柯西史吉（Lou Kasischke）在一九九六年春天加入一個



野心可以使人致命。

攻佔聖母峰的商業性遠征隊。他因此目睹了一次人類史上傷亡慘重的山難。那一趟登山探險讓許多人在世界第一高峰上喪命，當時全世界的新聞都報導了這齣悲劇。災難發生當天，好幾位登山者拒絕在天色漸暗時往回走，儘管當時已經不該逗留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但柯西史吉決定折返，而這個決定救了他一命。

雖然柯西史吉很認真看待征服聖母峰的目標，他卻不願意冒死攻頂。對此，他作了以下解釋：

我不認為自己可以爬上山巔然後活著回來，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我至少也會失去幾根手指頭和腳趾。另一個原因是……我並沒有背負他們那麼大的壓力……對我而言，這不是值得冒死的大事，這不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我也不圖在報紙上一夕成名。還有媒體焦點、名聲、財富、世界紀錄等等……對遠征隊裡有些人而言，這像在下賭注。……我不否認自己當時也很在意這些東西。但是……我那時的思緒並沒有被攻頂的野心掐得窒息。⁷

「但是……我那時的思緒並沒有被攻頂的野心掐得窒息」，這句話特別引人深思。我見過被個人野心、甚至宗教

Sacred Marriage

野心蒙蔽雙眼的男女，這類盲目的野心確實可能使周遭的親人感到窒息。被野心沖昏頭的人，看不清楚親友家人因為自己的盲目追逐與一意孤行而付出了多少代價。如果配偶無法充分配合，某種屬靈謀殺就會發生。情感、關係、美德將會死去，傷亡是必然的結果。

把野心和情感關係混合在一塊兒，就像把火和甘油和在一起，爆炸是絕對免不了的。若要在婚姻關係中活出自己的使命，我們就得少一分自私，與配偶多一層聯繫。我們要記得，另一半也和自己一樣蒙神呼召。我們要深入關心配偶的使命，去了解他服事的動力與動機。



麗莎和我結婚時，我們好像在追求著兩個不協調的使命。

麗莎和我結婚時，我們好像在追求著兩個不協調的使命。我那時最大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作家。對於擁有此番理想的年輕人，多數專業作家都會和我一樣給予以下建議：「你若當

真想成為一名作家，就去找個可以在經濟上支持你十年的人結婚！」

麗莎從來沒有想到要去外面工作過。她對於居家教學滿懷熱情，一心想營造出能激勵孩子智能、文化與靈命發展的美好家庭環境。

你是否一眼就可以察覺這份關係的潛在問題？作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還賺不到讓麗莎完成夢想所需花費的十分之

一。身為一位家庭主婦，麗莎則沒有任何收入來支持我建立起自給自足的寫作生涯。

我若是讓你覺得這種情形不曾在我和麗莎之間引起激烈的爭論，那就是不真實。如今回想起來，這些「無法和解的差異」可以是一種互補——只要我們兩人不堅持讓對方「輸掉」此類辯論。藉著尊重神對彼此的呼召，我們緩緩向理想邁進——當然這速度要比各自所期望的慢。但回首來時路，我們發覺這個緩慢的過程，其實幫助了兩人培養出更大的耐心與無私，而這是兩種極為寶貴的靈命特質。

此處我所要說的重點就是：我們總以為自己最了解狀況——神啊，祢為何不照我所求的成就這事呢？但很有可能我們所「以為」的，其實出了嚴重差錯。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或許會毀了我們。當我們整個眼裡只有聖母峰，而忘了及時安全折返時，就很可能被自己的渴望刺破了生命。

兩千多年前，一位西班牙總督走到亞歷山大大帝的雕像前放聲大哭。這位剛滿三十歲的總督，比較了自己與亞歷山大三十歲的成就，心中因此倍感羞愧。很多人也許會想，在三十歲就當上西班牙的一名總督根本沒什麼好汗顏的，然而這位年輕人卻悲不自勝。

在短短不到三十年之內，凱撒這位年輕總督一躍成為人



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或許會毀了我們。

Sacred Marriage

類史上最具有權勢的軍事統治者之一。事實上，他因大權在握，使得密友與參謀都暗中策劃要除滅他。他們認為讓任何人集如此強權於一身，無論他的品格多麼崇高，都是極危險的事。

當時的刺殺行動發生在室內。為了讓所有參與行刺的人免於被控謀殺（要除掉一個君王可不容易！），每一位共謀者同意至少在凱撒身上刺一刀。他們一步步逼近凱撒將他團團包圍，手上的匕首一致對準著他；但凱撒奮力反抗，毫髮無傷，孔武有力的他甚至讓其中幾個叛徒吃盡了苦頭。

凱撒持續反抗，直到轉身看到了自己的摯友布魯特斯（**Brutus**）。兩人照面的痛苦讓這一陣騷動頓時停格；接下來是一陣陰森可怕的沉默。就在這個時候，凱撒說出了流傳後世的名言：「布魯特斯，你也殺我嗎？」（**Et tu, Brute?**）。看著眼前的布魯特斯，凱撒失去了反抗的意志。被同事幕僚背叛是一回事，被你最親信的朋友背叛又是另外一回事。於是，凱撒不再掙扎。他以衣衫蒙面，躺了下來，任由這群同謀者將他刺死。

凱撒一心想要揚名天下，卻從未料到自己的摯友將因此而背叛他。我很難想到有什麼事，會比起遭受自己最信賴的朋友背叛、攻擊，還要令人悲痛。

野心絕對是一種激烈的玩意兒；我們犧牲一切所換取的目標，可能就在實現的那一刻反過來埋葬了我們。也許神賜

下一個婚姻，就是要藉此修正你我的夢想。在被迫妥協的情況下，人學會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婚姻要求我們再次評估自己的優先順序，並放慢腳步，慢到足以傾聽、發現另一個人的意見和需求。

很難找到什麼事，會比閱讀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譯註：此人為美國地產大亨）的三本自傳更令我感到悲哀。別問我為什麼還把三本都看完——我自己也不太明白！然而讀完第三本自傳之後，你清晰地看到這樣一個人生：一個盲目追逐企業金錢夢的男人，失去了能賦予夢想意義的親密關係。川普與首任妻子伊凡娜的問題之一就是，她想在家裡談工作，而他只想好好休息。於是，他改娶了對經營旅館興趣缺缺而一心想要建立美滿家庭的瑪菈。很諷刺的是，這一回，川普對於一個期望他準時回家吃晚飯的女人感到畏懼不安。

川普並沒有學習到妥協並嘗試去發現妻子所能教給他的人生功課，反倒以更換伴侶來回應問題。他試過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女性：事業心強和家庭責任感重的妻子，卻發現兩者都有不足之處。你會懷疑，當川普深夜獨自躺在床上，或睡在一個和自己沒有共同生命歷史的女人身邊時，那些在他名下的房地產和賭城究竟能給他多少「溫暖」。



很難找到什麼事，會比閱讀唐納·川普的三本自傳更令我感到悲哀。

Sacred Marriage

婚姻的責任召喚我們走出自我，它提醒我們，自己的異象並非這世上惟一重要的。神建造了完整的教會，其中每一個肢體都很重要。眼睛、手、腳、嘴巴……每一個部分都有它的功用（參：林前十二 14~31）。我們只是機器裡面的一根小螺絲釘，而老實說，神可以輕易置換我們任何一個人。

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我為了凱特·葛林（Keith Green）的意外之死惋惜不已。他是個滿有能力的基督徒樂手，對青少年的影響力大得驚人。神怎能眼睜睜看著這麼有信心的基督徒領導者英年早逝呢？然而，偉大的德國作家兼神學教師潘霍華，以及傑出思想家兼基督教護教者巴斯噶（Blaise Pascal），都在四十歲之前離開人世。就連耶穌自己道成肉身活在世上的時間都不到四十年。



這個事實明白地告訴我，我的忠心很重要，但我的服事並非無可取代。

這個事實明白地告訴我，我的忠心很重要，但我的服事並非無可取代。就算我不再寫書、不再去退修會當講員，基督的教會依然可以繼續向前邁進，她不會有任何一點閃失。

我但願當初自己有能力買下麗莎夢寐以求的房子，我知道麗莎也希望我在剛結婚的時候就能成為一名作家。然而我們兩人也許都不夠「堅持」——如果當時有所選擇，大概就會挑輕鬆一點的路來走。但我不確定到頭來，那是不是最有益處的一條路。或許和凱撒一樣，年少得志反而會毀了我們

也說不定。

超越婚姻的眼界

以超越婚姻的眼界來進行服事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婚姻本身並非永恆。神在賜給我們伴侶的時候，並沒有保證他／她將陪伴我們一輩子。我們當然期望與配偶白頭偕老，但極少數的婚姻關係會因夫妻同時撒手人寰而結束。婚姻是這個世上的緣份，而這個世界將要過去——每個人離開世間的時候不同，但總要離去。

派帕說：「喪偶不僅僅是一件自然發生的傷心事……神居於其中，婚姻的終止，讓生者得以全心投入教會、服事神。」⁸ 請仔細讀他的結論：「因此，每個人性生活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不僅受到神律法的約束，也是神聖救贖計畫的一部分。」

我們若將婚姻放在神的救贖計畫中來看，就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維繫好這份關係，以藉此體現神自己對祂子民的忠實委身；而當婚姻在神的安排之下結束時（指配偶的離世），我們生命的最終目標仍然不會改變。此時我們也許能更「自由」地積極服事神，幫助更多人來認識祂的救贖計畫。

當婚姻本身成為首要目標時，你我將會因恐懼、佔有慾與自我中心，而無法享受這份關係。最能讓我們欽佩、尊敬

Sacred Marri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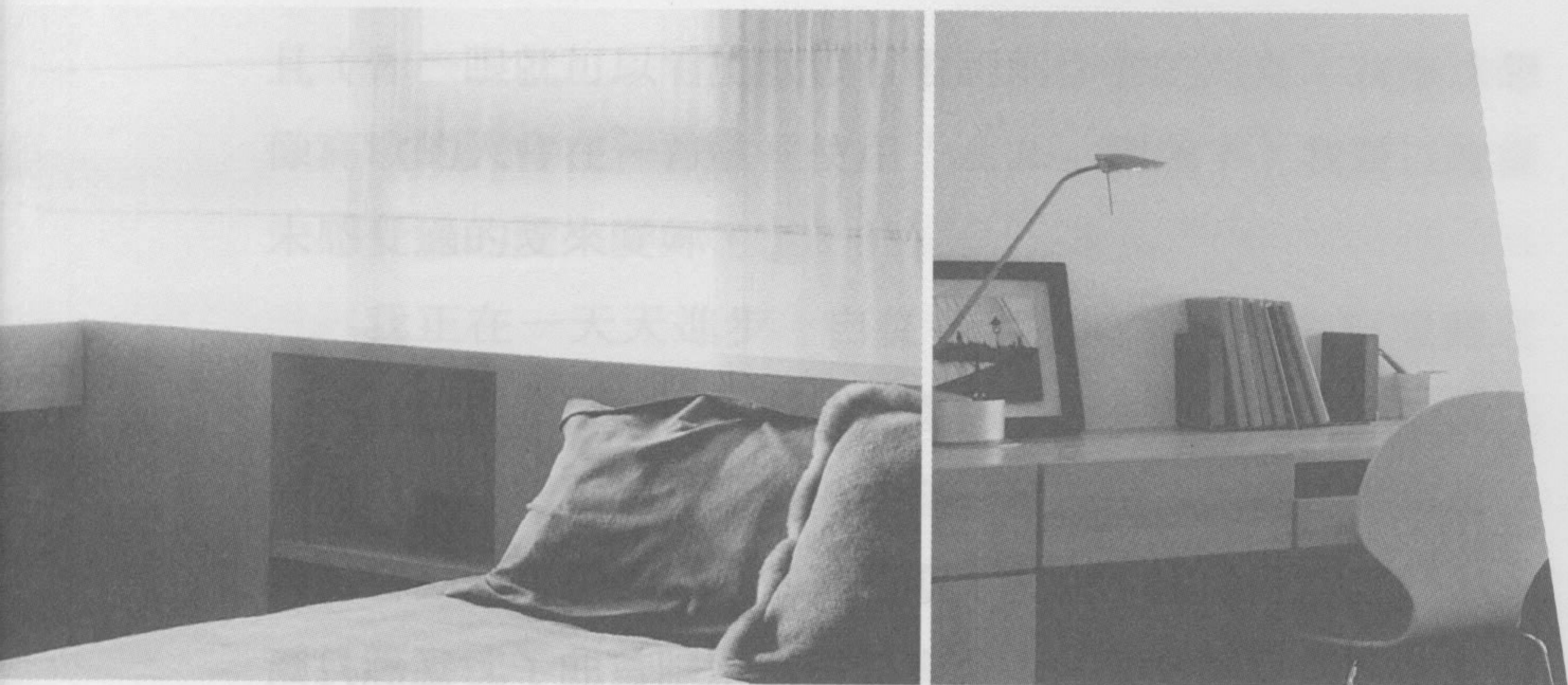
與深愛的人，是擁有比滿足我們自己更遠大目標的人，是追求讓更多失喪的靈魂回到神慈愛懷抱的人。

我們若接受以下兩項核心使命，就能超越婚姻、向外延伸：活出神要你我展現的形像，以及做神交付給我們的工作。如果能夠擁抱這兩樣使命——不是被動接受，而是積極擁抱，我們將能活出多采多姿、充滿意義、豐盛而成功的人生。有趣的是，我們很可能也因此擁有快樂的婚姻，但這將是追求聖潔生活的額外收穫。



當婚姻本身成為首要目標時，你我將會因恐懼、佔有慾與自我中心，而無法享受這份關係。

跋：聖潔的夫妻



我們藉著自己的婚姻告訴下一代，
基督徒眼中的性、婚姻、與忠貞究竟為何物。
我們是先知，無論是好是壞，
都預示了基督教婚姻的未來。

愛芙琳 & 詹姆士·韋特

我們的婚姻是神的試驗場，
祂要在其中贏回你我的心。
我們的婚姻是預備那永恆婚姻的基本訓練，
這份永恆婚姻絕不令人失望。

艾倫德 & 朗文

Sacred Marriage

那時我正獨自開車旅行（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已經超過一個禮拜沒見到家人），收音機裡傳來一首曲子，猛然打斷了我的思緒。在唱出一段動人的感情掙扎之後，歌手以這樣的副歌讓聽眾的心跳躍起來：「不說分手，不，不說分手。這一次，寶貝，我要學會愛你、愛你。沒有人……能像我這樣愛你。」

撇開文句章法，這是含義深遠的一段話。它甚合乎聖經，因為它強調對愛的學習更甚於一切。我突然想到，我若能給麗莎無人能及的愛，就可以算是一個「好」丈夫了。我的目標就是讓麗莎在走到人生盡頭的時候，會這麼說：「蓋瑞有他的脾氣和缺點，但是他所給我的愛，可是世界上無人能比得上的。」

麗莎的父母有五個子女，因此他們無法給她像我所能付出的那種專一。我們的孩子除了媽媽之外還有爸爸，所以也不能像我那樣單單注意她。我的責任、呼召和使命，就是走過婚姻的挑戰與辛勞，並向她保證：「我絕對不會離開，並

且（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沒有歌詞創作者的詩意；我無法想像寫歌的人會在一首歌裡使用「並且」兩個字）我要以妳從未感受過的愛來愛妳。」

我正在一天天進步。自從多年前的那一場生日災難之後，我已經學會如何為麗莎挑禮物。現在她甚至不想給我任何提示或建議，因為她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再說，她很喜歡驚喜。最近的聖誕節期，我在一家店裡發現了一個日式蕎麥枕，我一眼就看出它會讓麗莎愛不釋手——儘管她還不知道有這種東西存在。孩子們都覺得我太瘋狂了，但我就是知道麗莎會喜歡，而且我也知道這份禮物將會讓她明白我很用心在認識她、沒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我是對的。

我在自己的婚姻裡面犯下了好多錯誤。我們曾走過背叛、冷漠、苛刻，與自私的時刻，但婚姻是一條漫漫長路。我們一開始也許走得緩慢，甚至偶爾會迷路，這卻無礙於我們經歷一段充滿意義的旅程。

如果能把婚姻當作一個學習去愛的機會，那麼眼前要去愛的這個人有多麼難伺候並不重要，甚至，他會不會以愛相報也不重要。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變得善於愛人。我們依舊能說：「不管你喜不喜歡，我都要以無人能及的愛來愛你。」

這就反映出基督那無與倫比、與一切人類之愛相較都更

Sacred Marriage

深邃遼闊的愛。這愛能孕育靈魂的生命與重生。俄羅斯正教教士耶爾察尼（Yelchaninove）這麼寫道：「一次深刻鮮明的愛的體驗，能帶領我們闊步向前，它遠比個人極盡所能抵抗著罪更能保護靈魂脫離邪惡。」¹

我們得深入探索人類之愛的力量，藉此豐富自己對神的愛。我們無須將婚姻視為天堂的競爭對手，反而可以把它當作培育信心的學校。馬克西母（Maximus the Confessor，580~662年）體悟到，我們對神、對人的愛並非兩種不同的愛，而是「一種愛的兩個面向」。² 耶穌也提出同樣的說法。當有人問祂什麼是「最大的」誡命時，耶穌說了不只一個——祂說，我們不僅要愛神，也要愛人。

夫妻可以在婚姻關係中練習這樣的愛。就算你的配偶不願意這麼做，你仍然可以藉著愛他來學習成長。

而當夫妻兩人同心追求婚姻更深邃的屬靈真理時，另一項挑戰將會出現，那就是在成為聖潔的配偶之外，兩人更攜手同作聖潔的夫妻。

開路先鋒

我曾在一間教會說過，若有人告訴我：「你的講道是我所聽過最沒新意的一個，」我會將它當作一大恭維。我的使命始終就是將聖經、教會歷史與基督教經典著述融合起來，擷取其中智慧，運用於今日生活。我的興趣不在於開疆闢

土，而在於找回那一片被遺忘的古老原鄉與當代環境之間的關聯。

然而，我們所談的婚姻屬靈價值雖然可能不是創見，卻很顯然屬於少數人的聲音。不可否認地，基督教信仰的主要關切，始終在於獨身生活，與對神的個人追求；這種信仰眼光需要改變。多數教會肢體都是在家庭關係中服事神，因此屬靈生活的教導應有百分之九十以婚姻家庭為背景。

— 文 —
屬靈生活的教導應有百分之九十以婚姻家庭為背景。

瑪莉安·奧莉維（Mary Anne Mcpherson Oliver）以下這段話，給了我深刻的啟悟：

聖潔的婚姻顯然是個距離你我泰半經驗相當遙遠的理想……如果有聖潔的夫妻在附近，我們甚至可能辨認不出來；若不仔細尋找聖靈在性關係中的運行，我們也許從來就沒有注意到這件事的存在。此外，聖徒已屬少有，聖潔的夫妻則更為罕見。依照邏輯推算，前者與後者的比例應該是三比一，因為要形成一對聖潔的夫妻，需要兩個人和一份關係都臻至成熟。³

假如有一些基督徒夫妻願意認真看待這份開疆闢土的挑

Sacred Marriage

戰，將「聖潔夫妻」視為兩人共同追求的目標，將會如何呢？假如他們不再以個人生命來定義自己與神的關係，而是兩人竭力成為聖潔的一體，像那一對翅膀交合的基路伯，栩栩展現出神的同在，這會是一幅什麼樣的情景？

這至少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邀請。是否有人願意在今天、在這樣一個世代裡接受這個邀請？

附註

第一章：世間最大的挑戰

1. Francis de Sales, *Thy Will Be Done: Letters to Persons in the World* (Manchester, N.H.: Sophia Institute, 1995), p.42.
2. Derrick Sherwin Bailey, *The Mystery of Love and Marriage: A Study in the Theology of Sexu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2), p.4.
3. C. S. Lewis, *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5), p.4.
4. 然而費妲最終仍拋夫棄子跟了勞倫斯。這段故事以及關於許多文學家的婚姻軼事皆收錄於提泰爾 (John Tytell) 的書：*Passionate Lives* (New York: Birch Lane, 1991)。
5. Katherine Anne Porter, "The Necessary Enemy,"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 (New York: Delacorte, 1970), pp.182-84.
6. 魯益師，《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曾珍珍、顧華德譯，香港：道聲，2002，110 頁 (C. S. Lewis, *The Screwtape Letters*,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pp.94-5。

Sacred Marriage

7. 我後來發現，保羅在這一節所說的話可能是重複哥林多教會信徒所提出的說法——但我無意在此處探討它複雜的希臘原文含義及句法結構。費依博士在以下一書中對哥林多前書所作的註解，是我所讀過最完整充分的解釋（*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8. "The Goods of Marriage"引述於 Evelyn Eaton Whitehead and James D. Whitehead 的書：*A Sense of Sexuality: Christian Love and Intimacy*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p.100.
9. Mary Anne McPerson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rimacy of Mutual Love in Christian Tradition*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1994), p.12.
10. 引述於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 12.
11. Gary and Betsy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Making a Magnificent Marriage* (Gaithersburg, Md.: PDI Communications, 1993), p.95.

第二章：在婚姻中遇見神

1. Belden C. Lane, "Rabbinical Stories," *Christian Century* (12/16/81). 引述於 Thomas N. Hart and Kathleen Fischer Hart, *The First Two Years of Marriage* (New York: Paulist, 1983), pp.117-8.

2. Bailey, *The Mystery of Love and Marriage*, p.101.
3. C.J. Mahaney, "God's Purpose and Pattern for Marriage," *According to Plan* audiotope series (Gaithersburg, Md.: PDI Communications, 1994).
4. Philip E. Hughes,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2, 1982), p.178.
5. C. K. Barrett, *A Commentary on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2nd. Harper'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175.
6. 引述於楊腓力的《恩典多奇異》，徐成德譯，台北：校園，1999，304頁 (Philip Yancey,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7, p. 263)。

第三章：學習去愛

1. Porter, "The Necessary Enemy," *The Collected Essays*, p.184.
2. 楊腓力，《恩典多奇異》，徐成德譯，台北：校園，1999，307頁。
3. 以上及接續幾段引述取自於 John Barger, *Do You Love Me?* (Manchester, N.H.: Sophia Institute, 1987)。

第四章：神聖的尊榮

1. 引述於 Leon Morri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p.274.
2. 引述於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38.
3.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p.70.
4. 引述於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p.121.
5. John Owen, *Sin and Temptation*, edited and abridged by James Houston (Portland, Ore.: Multnomah, 1983), p.29.
6. William Law,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New York: Paulist, 1978), p.294.
7. Dan Allender and Tremper Longman III, *Intimate Allies* (Wheaton, Ill.: Tyndale House, 1995), p.287.
8.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281.

第五章：靈魂的擁抱

1. 這段引述及接續四段引述皆取自 Terry Glaspey, *Pathway to the Heart of God* (Eugene, Ore.: Harvest House, 1998), pp. 16, 245。
2. 這段引述及接續幾段引述皆取自《今日基督教》雜誌文章 "McCartney on the Rebound," Phyllis Alsdurf, *Christianity To-*

day (May 18, 1998)。

3. 引述於楊腓力的《恩典多奇異》，徐成德譯，台北：校園，1999，306 頁。
4. 在寫完這段話之後，我的妻子走到我背後，她越過我的肩膀讀完這番表述，然後說：「我告訴過你，我覺得你是個聖徒嗎？」但她接著卻咯咯地笑了起來。於是這個問題依舊是懸而未決。
5. 此處的釋經根據為新國際版聖經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而費依博士則在他自己的評論中稍加修改。舊約聖經也有一節經文談到這種「婚姻責任」——甚至在一夫多妻制的社會體系之下也同樣適用（參：出埃及記二十一章 10 節）。
6. Jacques Ellul, *Prayer and Modern Man* (New York: Seabury, 1979), p.56.
7. 哀綠綺思與阿伯拉書信內容之引述取自於 Bailey, *The Mystery of Love and Marriage*, p.5。

第六章：煉淨你的屬靈生命

1.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vi.
2. Pseudo-Athanasius, "The Life and Activity of the Holy and Blessed Teacher Syncletica," trans. Elizabeth Castelli, in *Ascetic Behavior in Greco-Roman Antiquity*, Vincent Wimbush,

Sacred Marriage

- e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p.284.
3. Saint Ambrose, *Concerning Virgins*, book 1, chap. VI, para 256.
 4. 魯益師，《四種愛》，林為正譯，台北：雅歌，1989，128頁 (C. S. Lewis, *The Four Lov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1), p.111。
 5. Hart and Hart, *The First Two Years of Marriage*, p.50.
 6.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278.
 7.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288.
 8. Blaise Pascal, *Pensées*, trans. A. S. Krailsheimer (New York: Penguin, 1966).
 9. 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Christian Perfection*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1975), p.205.
 10. Law,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p.228.
 11. Fénelon, *Christian Perfection*, p.90.

第七章：神聖的歷史

1. Hart and Hart, *The First Two Years of Marriage*, p.15.
2.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26.
3.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33.
4. 引述於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34.
5. 安·泰勒，《補綴的星球》，宋偉航譯，台北：皇冠，

1999，230頁 (Anne Tyler, *A Patchwork Planet*, New York: Knopf, 1998), pp. 218-9。

6. Jerry Jenkins, *Hedges: Loving Your Marriage Enough to Protect It* (Brentwood, Tenn.: Wolgemuth and Hyatt, 1989), p.142.

第八章：神聖的掙扎

1.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p.50.

2. Otto Piper, *The Biblical View of Sex and Marriage* (New York: Scribner's, 1960), pp.114-5.

3. Piper, *The Biblical View of Sex and Marriage*, p.134.

4. 這段林肯的生平故事取材自以下各書：*Abraham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1832-1858*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9)；Frederick Owen, *Abraham Lincoln: The Man and His Faith* (Wheaton, Ill.: Tyndale House, 1976)；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Vols. 1&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1963)；Dale Carnegie,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5. 這段林白夫人的生平故事取材自以下各書：Anne Morrow Lindbergh, *Bring Me a Unicor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Anne Morrow Lindbergh, *Hour of Gold, Hour of Lea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Sacred Marriage

Dorothy Herrmann, *Anne Morrow Lindbergh: A Gift for Life* (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 1993) ; Roxanne Chadwick, *Anne Morrow Lindbergh: Pilot and Poet*. (Minneapolis: Lerner, 1987) ; A. Scott Berg, *Lindbergh*.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8.

6. Eugene Peterson, *Take and Rea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p.44.

第九章：傾身靠近

1. 這個故事取自《讀者文摘》，1998年7月號 (*Reader's Digest*, July 1998, submitted by Pam Hoepner)。
2. 引述於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126.
3. 引述於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p.129.
4. 我於一九九八年在華盛頓州貝林翰的一個論壇中聽見蘭歌吟誦這首詩。
5. Hart and Hart, *The First Two Years of Marriage*, p.19.
6. 引述於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p.152.
7. Whitehead and Whitehead, *A Sense of Sexuality*, p.197.
8. 引述於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p.124.
9. 這則故事刊登於《耶路撒冷郵報》 (*The Jerusalem Post*, May 15, 1998)。
10. 楊腓力，《恩典多奇異》，徐成德譯，台北：校園，

1999，94 頁。

11. 引述於楊腓力，《恩典多奇異》，徐成德譯，台北：校園，1999，324 頁。

第十章：甘心樂意的服事

1. Piper, *The Biblical View of Sex and Marriage*, p.153.
2. 這段引述及接續幾段引述取自《GQ》雜誌 (Robert Draper, "Death Takes a Honeyman," *GQ*, June 1998, pp.2325)。
3.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pp.5.
4. 這段話取自《時人雜誌》 (Jack Friedman and Barbara Sandler, "Winning at Home," *People*, 1/11/99)。
5. 這段話取自《GQ》雜誌 (Elizabeth Gilbert, "Losing Is Not an Option," *GQ*, September, 1999)。
6. C.J. Mahaney, "A Husband's Responsibilities," *According to Plan* audiotope series.
7. 潘霍華，《追隨基督》，鄧肇明、古樂人譯，香港：道聲，2000 (Dietrich Bonhoeffer,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rev. ed.), p.149。
8.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1.
9. Piper, *The Biblical View of Sex and Marriage*, p.157.
10.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p.31-78.
11. 引述於 Whitehead and Whitehead, *A Sense of Sexuality*, p.13.

Sacred Marriage

第十一章：性愛聖徒

1. 引述於 Whitehead and Whitehead, *A Sense of Sexuality*, p.11.
2.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13.
3.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228.
4. 加爾文在以下書中討論這個主題：*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book IV, chap. 12, para. 26。
5. Mary Anne McPherson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Spirituality Today* 43, no. 1, Spring 1991, p.54.
6. Edmund Leites, *The Puritan Conscience and Modern Sexual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 Press, 1986, pp.123.
7. 引述於 Kathleen Fischer Hart and Thomas N. Hart, "The Call to Holiness in Christian Marriage," *Spirituality Today* 36, no. 1, Spring 1984, p.16.
8. Piper, *The Biblical View of Sex and Marriage*, p.79.
9. Nahmanides, *The Holy Letter*, p.60.
10. Ricucci, *Love That Lasts*, p.159.
11. Harold Best, *Music Through the Eyes of Faith*.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3, p.40.
12. 感激之心是基督教的基本美德，也是健康靈命不可缺少的態度。對此，我在以下這本書中有更深入的探討：*The Glorious Pursuit: Embracing the Virtues of Christ*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1988).

13. Piper, *The Biblical View of Sex and Marriage*, p.215.
14. Piper, *The Biblical View of Sex and Marriage*, p.216.
15. Thomas N. Hart, *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 Toward a Theology of Christian Marriage* (New York: Paulist, 1979), p.44.
16. 魯益師，《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曾珍珍、顧華德譯，香港：道聲，2002，118頁。
17. 魯益師，《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曾珍珍、顧華德譯，香港：道聲，2002，118-19頁。
18. Nahmanides, *The Holy Letter*, p.116.
19. Whitehead and Whitehead, *A Sense of Sexuality*, p.75.
20. 參見 Whitehead and Whitehead, *A Sense of Sexuality*, p.150.
21. Whitehead and Whitehead, *A Sense of Sexuality*, p.151.
22. Elton Trueblood, *The Humor of Chris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32.
23. 引述於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28.

第十二章：體驗神的同在

1. Evelyn Eaton Whitehead and James D. Whitehead, *Marrying Well: Stages on the Journey of Christian Marriage*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p.187.
2. Fénelon, *Christian Perfection*, p.4.

Sacred Marriage

3. Brother Lawrence, *Practicing the Presence of God*, trans. John J. Delaney (New York: Doubleday), 1977.
4.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61.
5.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89.
6.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99.
7.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101.
8. 這一點，艾倫德與朗文解釋得最妙：「神並沒有以自己填滿人的心。除了祂自己之外，神還給人其他需要。神創造了不能由祂與其他受造物完全填滿的人，祂這份驚人的謙卑著實令人想不透」 (*Intimate Allies*, p.146)。
9.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161.
10. Allender and Longman, *Intimate Allies*, p.78.
11. 我在另一本書《榮耀的追尋》裡，較深入地探討了這個主題。

第十三章：神聖的使命

1. 潘霍華，《獄中書簡》，許碧端譯，香港：基督教文藝，2005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pp.34-78)。
2. De Sales, *Thy Will Be Done*, p.20.
3. De Sales, *Thy Will Be Done*, p.46.
4. De Sales, *Thy Will Be Done*, pp.478.

5. De Sales, *Thy Will Be Done*, p.85.
6.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 *A German of the Resistance: The Last Letters of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46), p.51.
7. 引述於 Anatoli Boukreev and G. Weston DeWalt, *The Climb*.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 p.142.
8. Piper, *The Biblical View of Sex and Marriage*, p.78.

跋：聖潔的夫妻

1. Alexander Yelchaninov, "Fragments of a Diary: 1881~1934," in *A Treasure of Russian Spirituality*. 引述於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53.
2. 引述於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24.
3. Oliver, *Conjugal Spirituality*, p.75.

Sacred Marriage

婚姻
靈修
學

「福音派靈命成長中心」聯絡資料：

Center for Evangelical Spirituality

P.O. Box 29417

Bellingham, WA 98228-1427

GLT3ol.com

www.garythomas.com

訂購辦法

- 校園網路書房

網址：<http://shop.campus.org.tw>

- 博客來網路書店

網址：<http://www.books.com.tw>

- 信用卡或郵遞訂購

可直接利用傳真電話：02-2918-2248

或者直接郵寄：231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50號6樓

如已傳真，請勿再投郵，以免重複訂購

- 郵政劃撥訂購

劃撥帳號：19922014

戶名：校園書房出版社

- 書目價格為台幣建議售價，但會依當時物價調整，敬請到校園網路書房或致電本社查詢。

- 一律掛號郵寄訂書。郵購金額滿1500元免郵費，500元（含）以上郵費80元，500元以下郵費55元；國外郵購金額1000元以上，郵費以金額20%計；1000元（含）以下，郵費以金額25%計；400元（含）以下，郵費一律100元。

-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本社服務電話或使用電子郵件接洽

(02)2918-2460分機240~244或E-mail：sales@campus.org.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00am~5：30pm